

2005年  
第1期  
(總第12期)

# 黃花崗



##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大中華民國在哪裏

尋找林昭——記錄片解說詞全文

還原一九五七

革命軍、駁康有為書和蘇報案

太平天國：一代邪教政治集團的興與亡

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全民走向死亡之路

兩年半侵奪中國領土150萬平方公里

我所親歷的基層文革



歷史文化





今天，在面對著她的遺像時，我們幾乎沒有人敢自稱是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或民主鬥士……

林昭，一個年輕女子，她那徹底的反抗思想，不屈的反抗勇氣；她對捲土重來的殘暴專制統治——敢於毫不妥協，直至敢於以生命去決戰的大無畏精神；無疑應該使半個世紀以來，我們每一個自稱是愛民主、要自由的中國人，感到內疚和汗顏……。 ——本刊

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連續的瘋狂思想鎮壓中，在黑如鍋底的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還是存在著“一隙之明”。以一位女知識分子——林昭為代表的第一批年輕反叛者，特別是林昭本人，她的反叛之徹底，固然是因為大中華民國的自由思想與共和理念，尚深埋在她年輕的靈魂深處；她的進攻之明確，則是因為她真正地看透了那個已經捲土重來、正在散發著渾身血腥氣味的專制復辟統治；而她那視死如歸的精神勇氣，則不能不說是世界民主大潮、中華優秀文化和進步宗教精神對她的深刻感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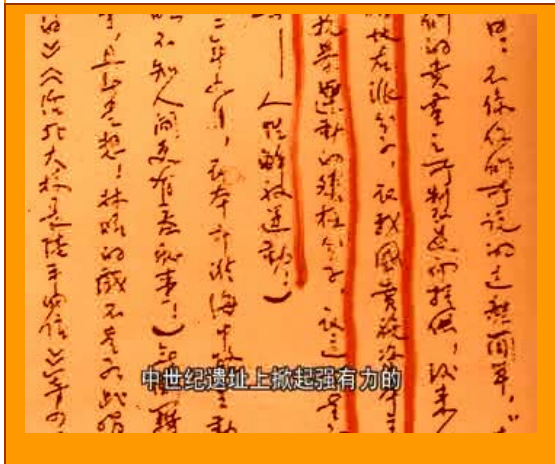
——引自本刊評論員文章：大中華民國在哪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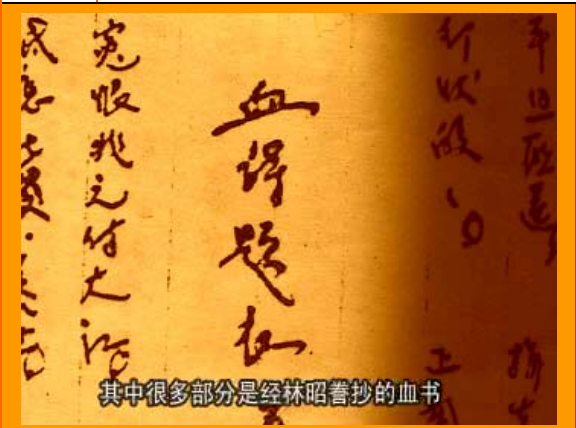
# 寻找林昭的灵魂



林昭在獄中做的船和帆，并題字：  
長風破浪會有時，且掛雲帆濟滄海……



林昭在她的獄中血書中寫道：  
…要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其中很多部分是林昭手抄的血書





皖人吳樾為表示拋棄改良投身革命先成龔啞再炸五大臣壯烈獻身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12

Published

February 27, 2005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uanghuagang.org>  
or <http://www.huanghuagang.com>  
eMail: [hgang2001@hotmail.com](mailto: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歷史文化季刊

2005 年第 1 期總第 12 期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主編 辛灝年(兼)

副主編 李剛 博士

主編助理 丁毅 博士、曉黑 博士

主編顧問兼編審 吳學燦、李勇

美術編輯 恆淨

名譽社長 鄭文英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姚鑫華、易丹軒、賴可正

名譽董事長 周祥(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周美娟、路人、孫雲(兼)

第二屆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丘宏達教授

編委：	丁抒	丁毅	王友琴	宋子明	辛明	余建文
余大猶	呂易	吳林才	阿修伯	李郭平	李剛	余高陽
周健	林牧晨	林君	吳學燦	張育明	郭自生	陳志強
陳維健	陸耘	曉黑	莊思	賴可正	孫雲	易丹軒
秦晉	高優鏗	夏雲	葉寧	謝影峰	楊杰倫	楊柳春
黃偉悌	傅申奇	寧仲康	蔡萌	宋雁軍	魏紫丹	魏玲
王樹一	李悅	李巨水	沈雪	宋雁軍	朱玉河	岳文
胡志偉	胡西山	胡峰迴	許秋	昂藏	高慶	高沉
張玉華	張謙誠	章靜秋	趙蘇	趙增義	謝明	蕭石
樊星	尚戎	朱執中	林斯	莫逢杰		

本刊顧問：向厚祿、趙增義、黃玉振、黃其柱、張學海  
曾華漢、麥青芬、陳慶國、周勻之、張國威

黃花崗雜誌發言人：郭平 博士

本刊法律顧問：海明威律師事務所 律師：葉寧

# 黃花崗 雜誌 第 12 期 (增刊) 2005 年 第 1 期

##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February 27, 2005

讀者反饋黃花崗	是歷史是文化更是良心	紫丹	4
特稿	尋找林昭：記錄片解說詞全文	胡杰	29
新聞發佈會			
圖片新聞	為紀念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征稿啓事	本刊	120
	香港人民高舉著孫中山先生的巨幅畫像“要共和”	封三	
	本刊副主編李剛博士等參加九評共產黨研討會	封三	
	紐約地區僑胞召開護憲救國誓師大會		16
<b>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b>			
護國護法研究	大中華民國在哪裏	辛灝年	5
	大中華民國頌(十四朗誦詩)	本刊寫作組	14
	讚台灣同胞柔性的護國護法舉動	劉丹	15
辛亥革命研究	鄒容的革命軍、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和蘇報案	金衝及、胡繩武	17
紀念黃花崗烈士	黃花崗烈士名單	何彤	24
	趙聲家人有關事跡的斷想	何彤	25
	讀黃花崗起義總指揮趙聲事跡有感	趙明宇	25
<b>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b>			
中共文革研究	我所經歷的基層文革	老衲	49
	中共文革和紅衛兵(記實美術作品連載之三)	陳永生	63
中共專制統治	中共吃人的教育體制	曾仁全	67
<b>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b>			
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胡適	73
	中國哲學的重點何以落在主體性和道德性	牟宗三	84
	還原一九五七	魏紫丹	86
	全民走向死亡之路	王若望	100
	不同時代兩個北大女生的對比	大陸網文選載	45
	陳省身讚美中共	羅思義	59
<b>理論研究 專欄</b>			
	太平天國：一代邪教政治集團的興與亡	史式	105
	試論唯物論、進化論和無神論及其種植(預告)	張育明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專欄****中俄關係記實**

兩年半侵奪中國領土 150 萬平方公里	龍勝熊	115
中共出賣國土零星談	網文選	119

**時代與文學 專欄****詩歌**

紀念大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徵稿		120
-----------------------	--	-----

**抗戰詩歌**

號手	陽光	120
驕傲地笑吧	仲榆	120
老炮手	張帆	121
新春誓言	姚鑫華	28
楊春光詩選	楊春光	136
孫世揚先生詩選	孫世揚	138
嵇哲詩選(續)	嵇哲	139
藉古喻今話巨奸	鄭文英	62
弱者(長篇小說選載)	文思	122
悼冰姿	孫國棟	134

**小說****文藝人物****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王者之聲淺議	連晨	140
從雷震案看兩岸言論自由	李有才	141
飛蛾撲火論自由	東海一梟	142

**編後**

本刊編輯部	144
-------	-----

**《黃花崗》雜誌 公告欄**

本刊董事會第 12 次財務公告		143
新贈榮譽訂戶		134
本刊啓事兩則	16、	62
黃花崗雜誌征訂廣告		144

該期發稿前夕，本刊方接來電，悉芝加哥著名僑領孫羽典先生個人熱情出資，在美中地區九家報紙為黃花崗雜誌刊登廣告。為此，黃花崗雜誌社全體同仁僅向孫先生表示竭誠的謝意……

# 是歷史是文化更是良心

## 敬賀《黃花崗》雜誌創刊三週年

紫丹

刊物寄到，愛不釋手，讀出心得，是為茲題。

我是衝著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一書拜識這本歷史文化季刊的。書與刊一脈相承，志在求真。曰「真」者何？真相、真理之謂也。通過真相求真便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中華文化的本體論，也是治史的精髓，更是天地良心的憑證。

### 一、還原歷史，喚起歷史使命感

歷史之所以需要還原，是因為中共已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可鄧小平卻說：「實事求是毛澤動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09頁）實際上，以實事求是為基本特徵的《黃花崗》雜誌祇得在海外出版，就說明中共視「實事求是」如洪水猛獸。毛澤東思想就是實事求是的「死敵」。「死敵」意味著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他」治下，你不怕死，你就去堅持實事求是；二是人們果真都堅持實事求是，則「他」就會死亡。鄧小平的說法倒是合乎「死敵」說的邏輯的。如果鄧說：「毛澤動思想是一個惡毒的謊言體系」，則他所代表的中共就正好是實事求是，而不是把「實事求是」當作謊言的總包裝了。

人們在毛氏「實事求是」的毒汁中浸泡久了，猛一看到歷史的真相，不禁大驚失色：「怎麼搞的！？」孫中山締造的中華民國成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到成了歷史的倒退，專制的復辟；躲在峨眉山的蔣介石成了偉大的民族英雄，鑽進窯洞裏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抗戰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到成了不抗日、破壞抗日、與日勾搭、讓日本多佔地、開展種植鴉片大生產運動、認賊作父依靠蘇聯打內戰、毀壞中華文化強行

馬列洋教、禍國殃民無惡不作的民族敗類了……呀呀呀！世界全翻盤了！」面對如此神奇搗怪，倒是大可見不怪。因為，「假作真時真也假」不自今日始，祇是於今登峰造極而已。

由於書和刊是以鐵的事實，無可反駁的邏輯，透闢的見解，準確的語言，毫不含糊的態度，審慎而又大膽地揭示出歷史的真相，這就不僅使許多人驚，而且使許多人喜，更使許多人思。大陸一青年來信說：「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

次完整的接觸中國近代真正的歷史，而不是共產黨的謊言歷史，」（凡引自本書刊即不再註明出處）另一位說：「我是上海的一名剛畢業的學生，……我們生活在一個極其腐敗，極其殘暴專制黨的領導下！一直以來這個政黨就善於欺騙善良的羣眾，愚化百姓，慘害異己……在上海的一般老百姓中沒有多少人是支持這個黨的，全國更是如此。」一封來自倫敦的信說：「我作為大陸留學生，能瞭解到祖國的真相讓我高興而又悲哀，我為我不再被騙而高興，為13億同胞仍然被騙甚至淪為幫兇可我不能幫助他們而悲哀……再看看我周圍的人，一個個漠視的眼神，讓我覺得愧對為新中國浴血奮戰的國民黨先烈，我痛心。」更有一位大陸青年為辛灝年教授捏一把冷汗：「我很害怕中共會有什麼下三爛的手段危及先生的人身安全，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想一想，看一看，這位青年的擔心是多餘的嗎？

本來，辛教授作為一介書生，也祇是坐而論道而已，可神經衰弱的中共卻讓特務放出信息：在對王炳章綁架以無期徒刑加害之後，下一個就是辛灝年！半個多世紀，中共血腥的專制統治，更使人們深切懷念孫中山創建的民主共和制度，更激起人們增強護國護法的歷史使命感。辛先生通過國際國內的歷史經驗，告知人們共和革命與專制復辟，護國護法與毀法禍國鬥爭的經歷與前途，使人們認識到護國護法任重道遠，前程多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在現在英、法、德、俄已取得了「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的勝利回合，讓中國人看到了必勝的前景，決然知難而進，作堅持性頑強性的努力，拿出黃花崗72烈士創建中華民國的犧牲精神重建中華民國！（下接第26頁）

# 大中華民國 在哪裏

## 試論大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根本內容、當前使命和戰略意義

大中華民國在哪裏？

在我幾代中華兒女護國護法的萬難歷程之中；

在百年以來所有為推倒專制復辟、捍衛真正共和、追求中國民主統一的海內外華人心頭……

### 一、大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根本內容

#### 第一、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與世界共和進程的高度一致性

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自秦以來的二千餘年君主帝制，創建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從此，中國如同所有曾從專制走向了共和的歐洲先進國家一樣，卻又捎帶著自身歷史所賦予的悠久文化特征和漫長專制特色，終於從“家天下”，開始走向了“公天下”；從維護君權的民本主義，開始走向了維護民權的民主主義；從晚清的專制改良型經濟，迅速轉型為民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從思想和文化的相對自由或不夠自由，立即迎來了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自由和全面自由——從而勝利地開啓了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進程……

這一切，皆鮮明地體現了：經歷了八百年封建專制和二千二百年君主專制的中國，其專制國統終於變成了現代化的共和國統，其專制政體也終於變成了現代化的共和政體——因此，如何保護這個嶄新的國統不被推翻，如何保護這個進步的國體不被毀棄，就成了迄今為止，所有“厭惡專制、寶愛共和”（陳獨秀語）的海內外中國人，所必然要擔負起來的歷史使命。

誠然，這個使命無疑是十分地艱難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前專制國家，在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進程之中，共和國統均遭遇過顛覆，共和法統均遭遇過毀棄，有的更在國際政治勢力、國內分裂勢力、特別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交相進攻之下，不僅被迅速地顛覆過、毀棄過，甚至是不止一次地或長期地被顛覆了、毀棄了！英國如此，法國如此，德意志和俄羅斯更是如此……。但是，不論其社會制度的轉型是如何的艱難，甚至是如何的痛苦，其結果，卻都是最後地迎來了對共和國統的確認，和對共和法統的確立。也就是說，在歷經了共和革命與專制復辟的艱難較量、反復較量甚至是長期較量之後，共和革命終於獲得了她奮鬥的最後成功，共和國終於獲得了歷史對她的最後承認。<sup>1</sup>

如果說祇存在過數百年、甚至是百數年君主專制的英法等西歐國家，其共和的最終勝利，尚需要數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較量”；如果說數百年君主制與封建農奴制並存的俄國，其在共產革命名義下復辟專制的迅疾和漫長，尚史無前例；那麼，背負著八百年封建專制和二千二百年君主專制歷史的中國，要想安然地實現向共和制度的轉型，甚至期望一聲槍響就能夠轉眼贏得共和，怕祇能是“一相情願”或“一番空想”。而她所必然要遭遇的公然顛覆和變相反撲，也就是必然要遭遇的殘酷較量和長期較量，實已為“命



中所注定”。而也正是這命定的較量本身，才決定了她與英、法、俄、德等共和國“一般無二”的護國護法歷程。<sup>2</sup>雖然，由於時代和環境的不盡相同，又構成了大中華民國自身百年護國護法的主要歷史內容，或曰“根本歷史內容”。

## 第二、大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根本歷史內容

**一是堅決反對“公然顛覆共和，復辟君主帝國”。**直言之，就是堅決反對袁世凱“顛覆民國、復辟帝制”。大中華民國的護國運動，不僅因之而起，而且迅疾成功。從而在辛亥之後三十八年間，除掉張勳緊隨已死的袁氏，曾演出過一場復辟滿清的短命鬧劇之外，其後所有企圖復辟專制者，除掉“中國的馬列子孫”和“台灣的反華分裂勢力”以外，無人再敢“公然推翻或暗中屏棄”大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

**二是堅決反對“毀棄共和法統，歸復專制獨裁”。**由於反袁護國勝利之後，凡我大中華民國國民，不僅深知“共和國統不繼，則共和法統不存”；而且深知，一旦“共和法統不繼”，則同樣“共和國統不存”。所以，只因反對張勳復辟而被譽為“共和之大英雄”的段祺瑞，轉眼之間就要頂著大中華民國的國統，以廢棄共和之法，孫中山與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們，為堅決反對“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孫中山語），乃數度發起“護法運動”，其前後十一年間，雖然波濤起伏，甘苦嚐盡，卻終因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從而不僅捍衛了大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而且重建了大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結束了辛亥之後的必然歷史陣痛，實現了大中華民國的初步和平與統一。

**三是堅持反對外族敵國妄圖顛覆我共和的新中國。**此謂大中華民國護國的繼續。歷史的事實是，自歐洲爆發共和革命以來，沒有一家共和國不曾遭遇過外族敵國的干涉或顛覆，甚至是公然的武裝侵略。擁有共和政體的英國就曾聯合奧地利、俄國等君主專制國家，組成七次“反法聯盟”，以圖顛覆法蘭西共和國。中國辛亥共和革命爆發的第二天，列強的軍艦就將炮口對準了剛剛被革命軍佔領的武昌；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建立伊始，列強又在渤海灣和膠濟鐵路蠻橫阻止我革命軍北上；辛亥之後，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茨的名言則是：“就是要使中國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

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如果說上述事實立即證明了列強對中國共和革命與嶄新共和中國的“姿態”，那麼，在其後大中華民國長期而又痛苦的對外護國中，其主要的“外族敵國”，就是指我們的兩個“惡鄰”——共產俄國和日本帝國。

前者作為共和主義之死敵，蓋因它在“革命的名義”之下，背叛俄國二月共和革命、篡立了“蘇維埃黨主帝國”，所以，它作為國際“新興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主體，除掉打著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名號，妄圖在全世界“公開反撲共和革命、陰謀推行顛覆分裂”之外，猶秉承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老沙皇俄國對中國的罪行和野心，既在理論上指罵中國的辛亥共和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誣蔑大中華民國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因而“必須發動中國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以推翻之”。更在實際上屢屢派人來到中國，名為“第三共產國際”建立“中國支部”，“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實為自身擴張之目的，培養了一批“中國的馬列子孫”，制造了一支“紅色漢奸勢力”。在長達二十八年的漫長歲月裏，陰謀扶植和直接指揮了這支紅色漢奸勢力——對大中華民國實行公開的和持續的叛亂及顛覆，甚至不惜公然地侵略中國、分裂中國，制造“兩個中國”。所以，由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先生所堅決提出和堅持到底的“反共抗俄”運動，其實質，就是對外護國，也就是大中華民國護國運動的繼續，雖然它毫無疑問地包含了捍衛“共和”、反對“共產”的政治意義和國際意義。

而後者——日本，這個東方的“少年帝國”，如果說在晚清時代，它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就已經暴露無遺，那麼，在共和革命初獲勝利、特別是北伐已經成功之後，中國的日趨統一和日漸發展，就更加使它坐臥難安。它終因張狂和莽撞而吹嚮了侵華戰爭的號角，也就逼迫著大中華民國不得不在急需要和平建設的歷史時期，發動和堅持一場衛國戰爭以對外護國。這場偉大的對外護國戰爭，雖因舉國團結奮鬥（除中共以外）而贏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祇因它為奄奄一息的中國紅色漢奸勢力製造了圖存與擴張的巨大歷史機遇，才又使贏得了勝利的大中華民國，在長期和艱苦的衛國戰爭中，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被動搖了根基，從而才為戰後大中華民國對內護國戰

爭的失敗，埋下了至為重要的先機。這，也才是“大清非得自於大明，而是得自於闖賊”的現代翻版，即“中共的天下非得自於大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侵略”的歷史由來。<sup>3</sup>

**四是持續反對殘餘專制勢力和新興復辟勢力對大中華民國法統和國統的顛覆。**與英、法、德、俄諸國一樣，此亦為大中華民國護法和護國的繼續。而所謂殘餘專制勢力，在法國則如布朗日等<sup>4</sup>，在德國猶如卡普<sup>5</sup>；在中國，就是指晚清倒台之後的某些舊軍人、舊政客、舊文化人，辛亥之前的“保清改良派”和辛亥之後的“復辟派殘餘”。特別是他們當中由舊軍人而轉變成爲新軍人者——與著名的拿破侖的一樣，祇因他們曾擁護過共和、參加過北伐，一方面因在心理上留有辛亥之後軍閥混戰謀權的歷史影響；一方面則因北伐有功而野心勃發，企圖割地稱雄，甚至妄圖謀取中華民國的最高權力，如李宗仁。<sup>6</sup>特別是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爲避免重現辛亥之後的復辟混戰，而要迅速實現“軍隊國家化”，因此對他們個人的權勢和欲望有所抑制之時，他們便暗中聯合形形色色的晚清殘餘勢力，公開勾結共和陣營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如汪精衛等，紛紛以各種名義或由頭，甚至打著“護黨救國”的旗號，來反對甚至企圖顛覆“已經結束軍政、正在實行訓政、並要向憲政過渡”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但由於他們不再反對大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卻要推倒北伐打倒軍閥的共和成果，所以，從一九二九年春天始，中華民國中央政權逐次平息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不僅是護法戰爭的繼續，而且是護法運動的繼續成功。

雖然，大中華民國志在走向共和的艱難步伐，不曾因軍閥殘餘的大規模叛亂而停滯不前，但是，如前所述，在國際“新興復辟勢力”指揮下的中國紅色漢奸勢力，不僅早已發動了中國的“望岱叛亂”，<sup>7</sup>更藉著軍閥殘餘的大規模叛變，和蘇俄、日本先後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良機”，<sup>8</sup>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之下，將中國“望岱叛亂”的火焰愈燒愈烈，直至認賊作父，甘承俄命，在中國篡立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圖直接分裂、進而顛覆大中華民國。因此，大中華民國也就不得爲了維護“民族的存亡、共和的成果與人民的安寧”，決心征剿這股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旨在叛國叛族的紅色漢奸勢力，及其主要是在

南中國農村所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武裝叛亂。其本質，便是大中華民國護國的繼續。

由是，已經獲得了初步統一與和平的大中華民國，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在獲以迅速的進步，因而被稱爲“十年黃金時代”，但是，由“敵國外患”和“由敵國所制造的內患”而帶來的艱難時世，卻使得她不得不以持續地護國和護法，來捍衛大中華民國共和的國統與法統。這既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大中華民國外患內憂的處境所決定，甚至爲大中華民國日後護國護法的重大失敗，埋下了痛苦的前因。

## 二、大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當前使命

### 第一、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淒慘失敗

回首大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興亡史”，如果說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確已標誌著大中華民國對外護國的偉大成功，那麼，彼時，恰恰是堅決反抗日本侵華的“共同國內訴求”，和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複雜國際關係”，卻迫使著大中華民國對內的持續護國護法——即對殘餘紅色漢奸勢力的征剿，不得不讓位與曠日持久的對外護國戰爭——即偉大的抗日戰爭。這就不僅爲那一股“作亂之心未死”的國內紅色漢奸勢力，帶來了“千年不遇的歷史機遇”（劉少奇語），而且使得歷盡艱難才贏得了衛國戰爭勝利的大中華民國，在舉國歡慶勝利之前，已然是一個有著“國統區”和“解放區”之分的“分裂國家”了！它們一個掛著孫中山的畫像，飄揚著青天白日的國旗，播放著大中華民國的國歌；另一個則掛著馬列的畫像，飄揚著前蘇俄“鐮刀斧頭”的黨旗，高唱著那一支“沒有祖國、也不要祖國、甚至敢於出賣祖國”的“國際歌”……。更加令人憤怒的是，就在日本終於宣布投降的當夜，八年來一直堅持假抗戰、不抗戰、甚至敢於“通敵賣國”的毛澤東，卻向他“養在深山人未識”的數十萬“農民革命軍隊”，而非“農民抗日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志在奪取中原的命令”——內戰，就是這樣地被這股紅色漢奸勢力發動起來了！

此後，大中華民國雖然爲實踐戰時的諾言，在戰後迅疾地推行了艱難的民主憲政建設，但她既未能象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那樣，擊退形形色色復辟勢力對“第三共和”的五次進攻，從而最終地確認、確立了共和的國統與法統；卻如同俄羅斯共和國及其二月共和政府的淒慘失敗一樣，雖然為走向共和憲政作出了慘淡的努力，卻在大中華民國之繼續護法、護國奮鬥中，特別是第三次對內的護國戰爭中，最終地敗給了那個“只要蘇俄黨主專政、不要中華民主憲政”的紅色漢奸勢力。

## 第二、護國護法失敗之後中國大陸的黑暗歷史和痛苦現狀

歷史的記錄是，正是那個“只要黨主專政、不要民主憲政”的紅色漢奸勢力，承俄命對大中華民國持續毀國毀法二十八年，終於在中國大陸所獲得的成功，才給 1949 年以後的中國大陸，造就了漫長的黑暗歷史與深重的痛苦現狀。這個黑暗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制度的殘酷復辟和人民苦難的長期延續，其血浸中華，無前史可比。這個痛苦現狀，亦一言以蔽之，則是晚清專制改良的重演和腐爛社會局面的重現，其腐爛之深廣，猶為晚清所望洋興嘆。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由中共為推行“保共改良”而倡導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sup>9</sup>雖然對解開漫長的思想禁錮不無益處，但它在中共的迅速強行扭轉之下，不僅立即背叛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而且為在海內外，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海外，發動和維係一場長期猖獗的保共改良運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歷史作用。這場“保共改良”運動，相對於百年前的“保清改良”運動而言，其“反對革命之猶烈”和“維護‘黨主改良’之尤其頑固”，早已成為造成痛苦現狀的重要原由之一。

## 第三、黑暗歷史中的“一隙之明”和痛苦現狀裏的政治覺醒

1949 年之後，由那個紅色漢奸勢力所篡立的偽“人民共和國”——前蘇聯的“共產主義衛星國”，正因為它靠賣國起家，靠陰謀發展，靠血腥的暴力而奪取了權力，所以，它才會建國伊始，就“大殺天下”，而非“大赦天下”，意在“封天下之喉舌”，以維護到手的權力。由於它所繼承和依靠的，既是那一套被馬列“近代化”了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

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理論鏈條”；它所照搬和借鑒的，又是這個“反動理論鏈條”在前蘇聯的血腥實踐；所以，它才會在奪權之後，立即建立起一個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對一切敢於反抗者和被懷疑是反抗者，進行殘酷的和持續的鎮壓。特別是它從蘇俄照搬過來的，具有強烈“蘇化”特征的“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更是在從未實行過“教政合一”之極端反動統治的中國（大陸），“獨尊馬列，殺盡百家”，公然建立起一家邪惡的“洋教政權”，施行殘暴的思想統治——思想罪不僅成了重要的反革命罪，思想犯更成為重要的反革命犯，其被迫害和處決之多，竟成為所有死刑犯之首。正是在這樣一個史所未有、世所罕見的極端專制復辟統治之下，一個早已在走向共和的中國（大陸），竟然變成了一個全方位的“黑暗王國”，人民在痛苦中輾轉反側，思想在顫慄中瀕於滅絕，自由共和的理念在專制復辟的毒焰下化為烏有……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連續的瘋狂思想鎮壓中，在黑如鍋底的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還是存在著“一隙之明”。以一位女知識分子——林昭為代表的第一批年輕反叛者，特別是林昭本人，她的反叛之徹底，固然是因為大中華民國的自由思想與共和理念，尚深埋在她年輕的靈魂深處；她的進攻之明確，則是因為她真正地看透了那個已經捲土重來、正在散發著渾身血腥氣味的專制復辟統治；而她那視死如歸的精神勇氣，則不能不說是世界民主大潮、中華優秀文化和正派宗教精神對她的深刻感召……

如果說，殘存在林昭那一代人身上的思想光華和精神力量，早已隨著那一顆顆罪惡的子彈，在中華的大地上消失殆盡；甚至在六十年代下半期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成為“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特別是其中那些“助紂革命、為虐造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所橫加唾棄的“歷史垃圾”；那麼，正是在八九年春天的那一場“民主改良運動”中，在國際歌的歌聲依然刺耳地尖叫在年輕學生遊行的隊伍之中時，來自湖南的三位青年壯士，卻大無畏地將“製造了當代中國所有痛苦與罪行的丑惡根源”，威武地潑回給了那個曠古未有的獨夫民賊，及其所代表的“蘇化共產專制復辟制度”！正是這三位年輕人，在背叛了人民根本利益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



中，在仍然跟著別人向共產黨哀喚著改良的善良人群裏面，堅守並發展了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預示著並代表著革命思想的轟然迸發，從而成爲新一代誓與共產專制復辟決裂的思想尖兵和勇敢壯士。

一九八九年春夏飛進在中國古都北京的人民鮮血，猶如 1898 年北京菜市口的大刀一樣，不僅徹底劃開了“保共改良”和“反共革命”的思想界限，在政治上亦從此開啓了他們的彼消此長。在海外，由王炳璋博士爲代表的孱弱民主力量，猶如百年之前一樣，終於沖破了從中共“專制體制”內所刮出來的“漫天風雲”，從“批評鄧小平和超越鄧小平”的政治改良軌道，終於轉進爲“反共革命、再造共和”的政治革命方向。雖然“四面楚歌”，卻堅定不移。在大陸，於優秀的下層知識分子和廣闊的底層民眾中間，革命取代改良的腳步，非但悄然而至，而且轟然作響。屬於人民自己的思想解放運動，早就伴隨著對“保共改良”的明確認識，和對中共政權及其專制改良的“早已不齒”，一再地和迅速地推動起人民自己的“抗共運動與反共運動”，其自發和自覺相容相間，其決絕與無畏相礪相磨。以至那一個“良知曾醒”的中共領袖，在悠悠十五年之後溘然長逝時，已經對共產黨及其任何領袖都產生了最後絕望的中國大陸人民，也就再也不會輕灑珠淚於他——依然覆蓋著那一面血腥黨旗的棺蓋之上。不，這絕不是人民的“冷漠和愚昧”，恰恰相反，是因爲我們的人民，終於從自己的被害和被騙的漫長歷史中，對這家專制黨主，對那個邪惡洋教集團的任何人物人士，都早已看清了和看穿了！就象 2004 年中國大陸人民高達五萬八千次的反共抗暴鬥爭，竟然與海內外的保共改良勢力毫無關係一樣；當海內外保共改良勢力正懷擁著改良亦將被埋葬的悲哀，對一位中共改良領袖之死“輓歌高唱、熱淚橫流”之際，我們的人民自然“難動其心”……

中國人民終於從漫長的專制迫害和政治欺騙之中，徹底地覺醒過來了！

#### **第四、相輔相成的政治覺醒和歷史覺醒造就了偉大護國護法運動的當前使命**

應該說，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覺醒，是與中國大陸民間已經長達二十年的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相輔相成、休戚相關的。這個民間歷史反思運動，起源於上個世

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知識界對中共“反右”和“文革”的反思和否定；迸發於自 1985 年夏，中國大陸民間對於那一場“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偉大衛國戰爭”，“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所發出的懷疑和追問；<sup>10</sup>發展於何後中國大陸民間，因“北伐和抗日真相”被大量發掘而產生的，對於大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真實歷史的痛苦追尋……。中國大陸民間，恰恰是在對中國現代史的日益反思和深入研究中，因深感被欺騙太久而痛徹心脾；中國大陸民間，更因爲對大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和蔣介石的再反思和再認知，才在“愧恨交加”之中，迅速地清理著歷史的大是與大非，從而一再地揭穿了那個勝利者至今還在用刺刀迴護著的一樁樁“歷史性謊言”……

人民自己的反思，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成果。上世紀末，隨著《誰是新中國》一書在海外的艱難問世，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真相”、“賣國歷史”和“在革命名義下實行殘酷專制復辟的政治本質”終於被徹底揭穿；中國的百年共和之路，亦終於在理論上和事實上被清理出了她的源頭、歷程和方向。本世紀初，由於史詩《走向共和》在國內的拍攝成功，遂使得孫中山先生的真正共和領袖形象、大中華民國的輝煌創建歷史、與中國共和之路之必然要遭遇艱難和反復的痛苦歷程，終於變成了人民心中再也塗抹不去的壯麗史畫……。如果說兩者都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大陸民間近二十年歷史反思的矚目成就，則，政治的覺醒不僅推動了歷史的覺醒，反過來，歷史的覺醒就更加地推動了政治的覺悟。於是，在將大中華民國與歐洲各共和國家“走向共和與完成共和”的艱難歷程，進行過逐一的對比之後，我們終於發現，大中華民國所遭遇的所有顛覆，他們都遭遇過；大中華民國所經歷過的一切苦難，她們早就經歷過；而她們雖歷盡劫波卻終於“走向了共和”的偉大歷史，也就是我們與他們所共有的“護國護法”之偉大進程……。由是，就象偉大的法蘭西人民曾在百年之間一再地和勇敢地挺身護國護法，以重建自己的共和國家一樣；承續和發動那一場已近百年的“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以“重建大中華民國”，已經成爲我們光榮和艱難的“當前使命”。

### 三、在當前承續和發動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的戰略意義

**第一個戰略意義，就是我們終於走上了“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革命建國道路**

五十餘年來，中國大陸人民在反對專制復辟和追求民主共和的萬難奮鬥中，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一直在“旗幟、方向和道路”上處於渾然不清的狀況之中。其根本原由，自然是因為復辟者不僅用刺刀和迷天大謊，遮蔽了我們前人的共和奮鬥歷史，包括我們亟待借鑒的“西方進步文明”；而且用刺刀和馬列邪教破壞了我們一脈相承的優秀民族文化。其結果，一方面使我們對前人的共和奮鬥和西方的進步文明完全蒙昧不知，甚至還要跟著那一伙馬列子孫，去橫加否定前人為共和而艱難奮鬥的光榮歷史，去亂加誣蔑近代西方的真正文明進步。另一方面，蓋因舉國民眾均在刺刀之下被馬列邪教所“洗腦”，因而數千年民族文化“被破壞被焚燒和被批判鬥爭否定”的結果，遂使我們喪失了起碼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甚至是“起碼的歷史文化知識”。<sup>11</sup>所以，當我們一旦想要挺起身來，以再作共和民主的奮鬥之時，豈但是“先天不足”，而且是“後天失調”。這不僅是數十年來，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結果則次次“必被紅旗所打倒”的根由；也是“當朝之保共改良”較之“往昔之保清改良”，非但在時間上苟延得更加長久、甚至在立場和層次上也顯得更加頑固和低俗的原因；更是當今國內外真正民主力量，其一再陷於百般痛苦、卻又一再“難脫思想混亂狀態”之由來。

但是，一旦我們擔負起了為大中華民國而護國護法的使命，則我們的思想旗幟、共和道路、建國方向，就再也不會與共產思想、復辟道路和馬列中國“糾纏不清”了，甚至頓時就“明確和純潔”起來了！我們也再不需要去走“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自戕之路，不需要繼續在“偽共和國”的專制框架內去作“越改越爛”的改良，更無需總是在夢幻中期待著一位“聖主明君”的出現……。甚至對“改良還是革命”的所謂理論問題，都不必要再去作不休的爭論了！因為一百年前，正是這個“爭論”的勝利解決，才迎來了辛亥共和革命的成功，才帶來了為“捍衛嶄新共和國而護國護法”的歷史使命。何況，承續和發動大中華民國

的護國護法運動，就是在“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就是在找回我們自身的共和革命理論，繼承我們自身的共和革命歷史，重新認定我們自己的第一個共和國與真正的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從而滿懷信心地去“承上啟下、繼往開來”！

**第二個戰略意義，則是找回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以歐洲諸國為代表的世界上前專制國家，其從專制走向共和的歷史，無不具有以下四個鮮明的共同特征：一是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頑強反撲、捲土重來、甚至是反復較量，乃是一個共同的歷史現象。二是從專制走向共和的艱難、反復和長期歷程，其共同的政治本質，就是“革命與復辟”，即“共和與專制”作生死較量的歷程。三是蓋因反撲共和者，不論國際國內，皆以“毀共和新國與毀共和新法”為目的，因而，所有的共和力量，其對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進行反擊的共同內容和形式，就都是“護共和新國與護共和新法”，不論其自發還是自覺。四是所有的共和國，都在歷經了這一長期甚至是殘酷的較量之後，均獲得了“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即獲得了對共和國統與共和法統的共同確認和確立。

倘使我們願意將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歷史進程，與她們作一番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其四大特征，除掉最後一條，即我們尚未獲得護國護法的最後成功之外，或曰“他們已經完成、而我們尚在進行之中”以外，其它三個特征，我們一個不缺。特別是自大中華民國創建伊始，我們的先賢和先烈就立即發動過“護國護法”的歷史，則只能說明，他們早就擁有了“護國與護法”的自覺性！就不說“護國”與“護法”這一政治名詞，正是因為大中華民國的明確提出和公開使用，才為世界從專制走向共和的歷史，總結出了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和高度行動意義的正確政治概念。

所以，承續並擔負起護國護法的當前使命，就能夠體認到，我們中華民族“走向共和”的世界共同性和自身艱難性，在實際上竟是如此的一致。我們自然就再也不會自怨自艾、自暴其氣了！就不會哀嘆我們中華民族是“該死”的民族了！就不會辱罵我們的民族文化是全是“腐朽”的文化了！就更不會在共產專制復辟所造成的持續痛苦之中，因羨慕別國共產專制

的已經崩潰，而高聲大叫我們民族的“孽根性”和我們人民的“愚昧性”了！因為即便是被某些“精英”所夸口不已的“優秀俄羅斯民族”，其非但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走向了共產專制復辟道路的民族，而且是迄今為止遭遇共產專制復辟歷史最為長久的民族！就不說倘若沒有這個“先進”的俄羅斯民族——我們的世仇大敵，不是它用欺騙的手段在中國製造了一家紅色漢奸勢力，不是它用犯罪的行為指揮這個紅色漢奸勢力顛覆了我們真正的共和國，我們大中華民族則何來這五十餘年“血雨腥風”和“苦痛纏綿”的復辟歲月！

### **第三個戰略意義，就是“凝聚了歷史的共識，澄清了革命的分野，確認了共和的領袖，明確了奮鬥的責任”**

這個歷史的共識就是：唯有大中華民國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開天闢地的真共和國。她的歷史合法性，既來自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成果，又來自她承認自己與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脈相承”。她的政治科學性，則因她是世界民主大潮在東方的第一個共和成就，所以，她又完全不同與大周、大秦、大漢和大唐——絕非君主帝制的重續，卻為共和制度而創新。這一共識，對於堅定我們今日的共和奮鬥，防止來日的種種混亂與干擾，將至關重要。

這個革命的分野就是：由於大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勝利之後，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使命就是捍衛共和、即護國護法；所以，這就使她既與中國歷史上所有志在“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農民革命，決然地劃開了歷史本質的界限；更使她與意在“顛覆共和國、建立新王朝”的世界共產革命，劃清了兩個革命的根本不同性質。所以。如果我們的護國護法，不得已而必須採用革命的形式，則不論是和平的還是非和平的，我們都只能承續和發動國民革命，而不能在重蹈共產革命、包括種種“社會主義革命”的覆轍。

所謂確認了共和的領袖，是因為，祇有孫中山先生，才是發動中國共和革命、創建共和中國的“第一人”。並且，也祇有孫中山先生，才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身體力行了“天下為公”的現代

共和革命領袖。這兩個“第一”，是“誰也推不倒、誰也搶不去”的。有識於此，對消除當前動輒便要“爭領袖、做第一”的互鬥情形，預防將來那種“打天下就要坐天下”、甚至是“幹共和”就要“開共和”的獨裁慾望，實在是“善莫大焉”。套用史詩《走向共和》里面的一句台詞就是：革命名義下的漫長復辟統治，早已在我們一些所謂鬥士的心裏，埋下了要做一個“偉大革命領袖”的種子……，然而，只要我們擔負起護國護法的當前使命，我們就有可能將這一切的混亂和欲望消彌於無形。

所謂明確了奮鬥的責任，則是指當前海內外的形形色色反共力量，有的是為我們的國家民族而反共，有的則為反對和分裂我們的國家民族而反共；有的反共是因為“逼上梁山”而不得不反，有的反共則是出於所謂的戰略或謀略；就不說那些“認為時機已到，此時不反，將來就怕連一根稻草也撈不到”政治投機商們了……。因此，不論是在艱難奮鬥的今天，還是在已經成功的明天，為了使我們的祖國能夠在轉型期“儘快地與和平地”走上共和軌道，而不是內鬥紛起、外患再疊，國家分裂、再度倒退，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共和人士，就必須為我們“重建共和新國”尋找一個“最大的公約數”，以期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承認和贊同，以消彌可能出現的紛爭和混亂，以避免“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當前海外已經開始出現的“三、四‘國’總統，五、六個國號和上百位領袖”的混亂狀況，實已在預示著將來在全中國爭權奪利的可怕混戰。而這個“最大的公約數”，蓋因我們擔負起了護國與護法的使命，而轉眼即明：它就是對孫中山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繼承或重建。這在明眼人的心裏，是不言自明的；在糊涂人的心裏，是可以弄明白的；對野心家來說，是他無法對抗的；而對別有用心者，則是陰謀難成的。因為，歐洲諸共和國“護國護法”的最後奮鬥歷程，已經為“第一共和”的無可替代性作出了歷史的明證。

### **第四個戰略意義，是在全中國和海內外都能夠做到“目標一致、各務所需”。**

毫無疑義的是，唯有承續和發起大中華民國的護國護法運動，才能使當前的台灣和香港，甚至包括海外，在“各自的利益與大陸人民的痛苦追求相當不一



致的情形之下，展現其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各自奮鬥的高度靈活性”。

在台灣，如果說“兩蔣時代”因堅持護國護法，已經使大中華民國的台灣獲得了護國與護法的地區性成功，不僅使中共的武力威脅，國際的種種干繞，和島內“假民主之名號以求分裂”的社會主義台獨勢力，統統歸於失敗，而且，在大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歷史的奇跡”——即：一家已經統治了廣大中原的專制政權，豈但無力“解放”一個邊陲小島，而且落後得不能與之相比……。那麼，李登輝之後的台灣，則在“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旗號”之下，已經為“走出中國”而蓄意“毀國毀法”近二十年，不但使島內“反華分裂”勢力已成氣候，而且使島內的“親共反獨”勢力迅速形成。這兩股勢力，前者為中共一意要顛覆大中華民國的台灣政權和最後“消解”中國國民黨，而正在“盡其功”；後者則為中共“假反獨之名號”在台灣進行統戰、分化和顛覆，而正在“賣其力”。從而使大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共和國統與法統，遭遇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所不曾有過的危機。由是，絕大多數愛中華、更愛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民，包括經國先生辭世後的那個“中國”國民黨，雖然他們對今日大陸人民的痛苦追求愈來愈“充耳不聞”，對大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前途早已是“意遠心寒”，但是他們對大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國統與法統的維護願望和捍衛勇氣，卻隨著反華台獨勢力的日漸囂張，而愈加不可動搖。這就為在當前發動大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護國護法運動，即他們正在發動的“護憲救國”運動，奠定了思想、感情和人脈的深厚基石；更與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長遠歷史目標，獲得了根本方向上的一致性。所以，我們不但不應苛求台灣人民非要支持大陸人民的民主奮鬥不可，而只要台灣同胞能夠在島內堅持護國護法、即“護憲救國”，它就必然會成為當前大中華民國護國與護法運動的一個積極組成部份。

在香港，由於“一國兩制”的政治欺騙，已經迅速被事實所揭穿，從而導致了“抗共民主運動”的興起。而在這個運動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一輩，居然能一改“因長期殖民歷史而導致祖國觀念淡泊”的傾向，開始高舉起大中華民國的國旗，來彰顯他們的祖國觀念和政治追求了！這無疑使我們對香港未來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的發起和高漲，寄予了極大

的希望。而香港曾作為中國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光榮歷史，以及在她這個光榮歷史上所記載著的——無數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更加昭示了她將為護國護法所能貢獻的力量。

在海外，則中國的國民革命就發動在海外，中國革命同盟會就創建在海外，中華民國的國號就確定在海外……。辛亥之前，中國共和革命的首造成功和大中華民國的輝煌創建，非但也是海外華僑出錢出命的成果；而且，辛亥之後，大中華民國對外對內之長期護國護法，也同樣得到了海外華僑的鼎力支持和大量援助。特別是華僑，“從來祇援助孫蔣的共和革命，卻從來也沒有支持過毛共之共產革命”的歷史事實；和他們在大中華民國慘遭失敗之後，仍然長期承認、支持與呵護大中華民國台灣的動人情景；無疑將絕大多數海外華僑的“愛與憎”，表達得異常鮮明。正因為如此，大中華民國的那一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鮮艷國旗，才至今都能夠飄揚在這個世界的各個國家和地區——這實在是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政治現象”，足令“歷史上所有曾被顛覆的共和國”羨慕不已！所以，不論中共的專制改良和腐敗開放，如何催化了海外政治版塊的“利益取向”；也不論台灣反華分裂勢力的日漸得逞，如何使大中華民國於台灣的國統與法統險象環生；就算是“正在中國大陸一天天爛下去的中共，當真在海外已經被認為是在一天天地好起來”……；在今天的海外，也還是存在著為承續和發動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的廣闊政治空間。當前，台灣華僑已經為支持台灣“護憲救國”而積極行動起來的事實，就已經在昭示著她必將對大中華民國的護國護法有所貢獻的前景……

由是可知，在全中國和海內外，那一桿“護國護法”的大旗，非但能夠使我們“合則共同奮鬥，分則各自進取”；而且能夠使我們“各自為政也能各有前途，團結奮鬥必將眾志成城”！誠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早已指出的那樣：“自辛亥以來的八十餘年歷史，既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旨在顛覆大中華民國新國統與共和法統的歷史，又是中國人民志在保衛大中華民國新國統與共和法統之勝利、失敗、艱難、甚至是慘澹的歷程。並且，偉大而又艱巨的護國、護法歷史任務，不僅至今仍擺在全中國人民

的面前，更是海內外每一個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國人所推卸不了的。”

雖然，孟子曾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但是，孟子又曰：“孔子成春秋，則亂臣賊子懼”；更曰：“若決江河，沛然誰能御之！”蓋因護國護法乃是“繼民國之大業，垂共和之正統”，所以，足令復辟專制者懼。倘使國人亦能如“江河之決”，沛然而皆能為護國護法之一搏，則何愁彼專制復辟不倒，我中華民國之不能再生！法、俄諸共和國，不論他們遭遇的是正宗的王朝復辟，還是邪宗的共產復辟；也不論他們所遭遇的專制反撲有多麼的成功，所遭受的專制復辟又是怎樣的殘酷和長久；甚至是一而再、再二三地斷送過人民用鮮血換來的共和國；祇因為“第一共和”的光輝始終照亮在人民的心頭，指引著“捍衛共和與重建共和”的道路；所有的共和國才因此而最終地得到了永生。我們的大中華民國自然不應例外！

大中華民國在哪裏？

答曰：就在我新一代中華兒女奮起護國護法的勝利明天！

#### 註釋：

- 1、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導論：“革命與復辟”。
- 2、參閱辛灝年：“從英、法、俄、德護國護法的歷史看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歷程和前途”。黃花崗雜誌 2004 年第 3 期，總第十期。
- 3、這是清攝政王多爾袞對明朝降臣洪承疇所言，轉引自《誰是新中國》。
- 4、佈朗日為法國復辟的第二帝國時代的陸軍部長，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後，仍然試圖復辟帝制，後慘敗。詳請參閱黃花崗雜誌第十期辛灝年論護國護法文。
- 5、卡普為德意志帝國時代東普魯士軍事長官，1919 年德意志共和國創建後，曾發動叛亂，謀圖復辟，迅速失敗。
- 6、參閱黃花崗雜誌第十一期黎望樹“李宗仁回憶錄批判”一文。詳請參閱黃花崗第十期辛文。
- 7、1791 年法蘭西共和國創建之後，王黨復辟勢力遂在落後的法國北部望岱地區發動農民叛亂，遂得“望岱叛亂”之名。其時，叛亂農民打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旗號進攻巴黎。受其煽動，法國八十個郡就有六十個郡的農民參加了這一場破壞力極大的叛亂，後被共和政府剿滅。詳請參閱黃花崗第十期辛文。
- 8、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之後，中共在前蘇聯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亂，其兩個高峰期，一是在 1929 年夏，前蘇聯悍然發



動對中華民國的大規模侵略之時；二是在 1931 年“九一八”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詳請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一書。

9、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共為否定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曾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來號召思想解放；但不久，由於人民的思想解放如火如荼，其矛頭已經直指馬列的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共的專制復辟統治，鄧小平遂立即要求將思想解放引導至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裏面去”，一些進入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便立即為這一“倒退”緊跟照辦，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將剛剛發軔的“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毫不手軟地壓迫了下去。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八十年代伊始的真正人民思想解放運動，只能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向前發展了。詳見《誰是新中國》一書下卷所述。

10、1985 年夏，中共曾為對台灣發動新一輪統戰，而藉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週年，由民政部公佈“八十五位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為抗日烈士”，破天荒地為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民間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打開了一個再也不能“合攏”的缺口，更從此揭開了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和艱苦的抗日戰爭期間，非但假抗戰、不抗戰、甚至為圖存擴張和準備內戰而敢於“通敵賣國”的骯髒歷史。

11、參見辛灝年 2003 年發表的“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系列文章。該文指“馬列是洋教，更是邪教”，猶指斥了它對中華民族文化和當代中國人民民族性的巨大破壞。黃花崗雜誌 2003 年第 2、第 3 和第 4 期。

朗誦詩

# 大中華民國頌

根據原《中華民國頌》和2002年12月大陸  
新版《中華民國頌》改寫

黃花崗雜誌寫作組



## 1

蒙古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喜瑪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  
雄奇的五嶽羣峰，托起了九洲的大地；  
偉岸的青藏高原，是黃河和長江的搖籃。  
蒼山洱海的雲貴，連接著釋迦牟尼的故土；  
白山黑水的遼東，曾經是努爾哈赤的家鄉；  
西域的絲路，印有玄奘的足跡；  
南海的波濤，引領鄭和下西洋……  
青海湖的千頃碧波，  
還在訴說著文成公主的膽怯和向往；  
“日出江花紅勝火”的千古佳句，  
畫出了美如天堂的蘇一杭。  
與“三潭”和“二泉”心心相印的“日月潭”啊，  
就在祖國美麗的寶島——台灣……

## 2

古聖和先賢，在這裏建立家園；  
風吹雨打中，聳立了五千年；  
我們的大周，早已使“天下歸心”；<sup>2</sup>  
我們的大秦，早已經推倒了封建；<sup>3</sup>  
我們的大漢，曾文張武弛在萬里國疆；  
我們的大唐，早已在歐洲傳為神話和天堂……  
周公和孔子，熔煉了我們民族的“形”和“神”；  
秦皇漢武和唐宗宋祖們，

示範了我們民族的偉大進取精神；  
諸子和百家、李白和杜甫，  
顯示了我們自由文化的輝煌與傳承。  
五胡十六國、遼金元明清——雖說亂紛紛，  
我們的中華，卻融合成了  
世界第一個民族和睦的大家庭！

## 3

成吉思漢的駿馬曾將封建的東歐踏平，<sup>4</sup>  
也阻滯了大宋萌芽中的工商文明；<sup>5</sup>  
大明的“貧下中農”皇帝，<sup>6</sup>  
要在帝制的下坡路上強化專制，  
才將皇權推向了歷史的峰頂；  
多爾袞的利箭雖然射傷了中原，  
卻迎來了大清的風霜雨劍；  
打開了我們國門的，是西人的堅船厲炮；  
強迫我們昏睡的，是列強用槍炮護送的鴉片……  
是八百年封建、二千年帝制，  
在告訴孫文：中國——也要共和革命！  
因為民族要圖強，國家要圖新，人民要民權！  
於是——黃花崗的碧血，武昌城頭的硝煙，  
終於畫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美麗藍天……

## 4

此後，  
“護國”的隆隆炮聲，  
宣告了袁氏復辟帝制的灰飛煙滅；  
“護法”的槍林彈雨，  
宣示了國民捍衛共和的意志更堅；  
北伐的勝利戰鼓在告訴我們：  
大中華民國的民主、統一與和平，  
已經不再遙遠；  
雖然“十年黃金時代”，依然記錄著<sup>7</sup>  
“走向共和”的無比艱辛；  
在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紀念碑上，  
更閃耀著蔣介石的蓋世功勳；  
在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史詩上，  
輝耀著大中華民國的卓越貢獻！

## 5



大中華民國的共和之路原該有著怎樣光明的前景！

然而：蘇俄長達 28 年的蓄意顛覆，

日本持續 14 年的肆意入侵，

馬列子孫背叛民族和國家的瘋狂熾情，  
終於將中國復辟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  
將中華民族釘在“社會主義的十字架”前……  
從此，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丑惡與倒退，  
晚清的改良悲劇又在“馬列中國”重演；  
從此，中國又陷入了分裂的痛苦，  
要“走出中國”竟成了叛國者張狂的“豪情”；  
那個“沒有祖國的工人階級”啊，  
早已將外蒙古變成了“赤俄”的領地；<sup>8</sup>  
還在噪叫著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啊，  
正在將國土送給他們已死的“社會主義祖先”……<sup>9</sup>

## 6

大中華民族啊，

風吹雨打中，聳立了五千年。

大中華民國啊，

槍林彈雨中，要經得起百年的考驗！

只要心中還在跳躍著那一顆“中華魂”，

我們大中華民族的兒女，

就一定能夠戰勝——“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

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

我們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就一定能夠

推倒共產專制，走向真正共和的明天！

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大中華民國，

就象那共和的法蘭西和美利堅，

一定能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 注釋：

- 1、三潭即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
- 2、曹操的詩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 3、指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統一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統一帝國之一。
- 4、成吉思漢的軍隊曾打到匈牙利，其時歐洲剛剛進入封建時期。
- 5、中國自宋始，已經開始近代市場經濟的萌芽，但元、清兩次落後部族的入侵，延緩了它的發展。
- 6、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 7、指 1927-1937 的中華民國。
- 8、1926 年中共就贊成外蒙獨立以前蘇聯為宗主國。
- 9、21 世紀初，中共仍數度將大片領土劃歸俄羅斯。

## 贊台灣同胞

### “柔性”的護國護法舉動



劉丹

《世界日報》12 月 12 日頭版頭條報導：“立委大選，藍 114，綠 101，泛藍過半。”云云。

A2 版報導其反響。首先是本報反應，社論稱：“選舉就是權力版塊的再分配，泛綠挾持其龐大的行政機器和資源，幾乎無所不用其極的經營政策賄選，和政客們如台東縣長徐慶元交換現實利益，但還是未能扳倒泛藍陣營。”下面引用連戰的話指出其真正的核心價值所在：“國民黨主席連戰說，這是中華民國的勝利。相對民進黨的正名和去中華民國化，這固然是一個準確的描述……”說到此處，便恰到好處，下面的分說就有點兒因果顛倒了：“更重要的是泛藍支持者沒有西瓜靠大邊，沒有選擇現實利益，這才是泛藍領導人最應珍惜的資源。”這裏的問題是，為什麼“泛藍支持者沒有西瓜靠大邊，沒有選擇現實的利益”？這是因為：

一，他們維護中華民國，反對泛綠政客毀國，什麼“中華民國不存在”，什麼“正名”呀；

二，反對泛綠政客毀法，什麼“制憲”，什麼“修憲”呀；

三，反對泛綠政客污辱國父，什麼“孫中山是外國人，敵國人”呀。云云。

正面的表述就是，中華民國的台灣同胞要“護國護法”，尊重敬愛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所以，他們聽到“柔性政變”的叫囂，不但沒有被煽起反國反軍的台獨歇斯底里，反倒用選票顯示出自己的新民意。這裏的潛台詞是，國軍不起而“護國護法”，算是什麼國軍！

一個迷惑人的說法，“如果承認‘一中各表’，就等於投降，就等於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其實大謬不然。就連中共也只能說“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敢聲稱“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所以，說“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連美國都不承認。如果說“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孰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中華民國卸任總統李登輝，各懷陰謀，卻不謀而合，殊途同歸，沆瀣一氣，曰：“中華民國不存在”；豈不發人深思？

“深思”者何？

一、共獨與台獨各自靠吃對方的分泌物以維生。一方虛張聲勢之日，便是對方如魚得水時；一方偃旗息鼓之時，便是對方嗚呼哀哉之日。

二、李登輝過去為什麼能高票當選，陳水扁能當選又能連任呢？根本原因是，台灣同胞反對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深怕如大陸同胞那樣，淪於暴政之下過日子。特別是“六四”大屠殺後，鬼才相信你那個“一國兩制”？如果你對二十左右歲的大學生們都能用機關槍發射開花子彈，怎麼能想像你對“台灣骨肉同胞”特別開恩呢？如果用“已經過去了”的老套來自慰，然而，過去複過去，過去何其多！大陸的《參考消息》當年曾透露，台灣同胞看到毛死後，大陸政治鬆動了一些，開明了一些，對“回歸祖國”，躍躍然欲試。唯一的擔心是，鄧小平在世時都好說，可他已年邁，一旦辭世，政策會不會變？軋軋的履帶，用含血的聲音作了殘酷的回答。導彈的軍演，朱鎔基的發瘋，是共獨為台獨臨門一腳，聲嘶力竭地作了助選啦啦隊！

三、泛藍這次為什麼能過半呢？根本原因是，台灣同胞反對泛綠政客毀國毀法的極獨主張。這次選舉表達的新民意是，他們要永遠高舉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前後的投票，是左右開弓，兩面反對，而其基本含義：“護國護法”則一也。前者反共獨以護國護法；後者反台獨以護國護法。望藍綠紅各方都不要為主觀私欲所蔽而曲解客觀真相。

敬啟者

本刊編輯部已經正式投入流水作業，敬希作者投稿勿寄給私人，包括電子稿件。編輯部在接到稿件後，會及時與您聯係。此致。

黃花崗雜誌社

## 大紐約地區台灣僑胞 召開“護憲救國”誓師大會 建立大紐約地區護憲救國大聯盟 並發表美東僑界“護憲救國聯盟 成立宣言”

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是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我們在此莊嚴的宣佈：“美東僑界護憲救國聯盟”正式成立。

由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先烈們手創的中華民國，現在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少數享受著中華民國優厚俸祿，和卸任至今仍享用著豐盛民脂民膏的巨奸首惡，長期以來都在處心積慮的製造族群分裂與仇恨中華文化、歷史，以摧毀中華民國憲法，進而消滅中華民國為目的。貳零零零年政黨輪替後，當政者更明目張膽地走向台獨，喊出要“制憲、正名、建國”，妄言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公然主張劃分“台灣史”及“中國史”，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宣稱“中國是外國”，甚至誣指“國父孫中山先生是外國人”等等，妄圖推行“實質台獨”，加緊了“去中國化”的陰謀進程。

如上所述，是可忍，孰不可忍！凡我熱愛自由、民主，堅決支持中華民國，反對台獨，有血性、有志氣之海內外仁人志士，豈可坐視？我們深感護憲、救國已到刻不容緩，責無旁貸之際。讓我們攜手同心，共同為反台獨、護憲、救國而奮鬥。

我們的宗旨明確而堅定：

一、愛台灣、反台獨。

二、維護中華民國憲法、堅持中華文化傳統。

三、捍衛中華民國，堅決主張以民主自由統一中國。

不論您來自何方，只要您認同我們的宗旨，我們都歡迎您加入我們的陣容，在“美東僑界護憲救國聯盟”正式成立之際，讓我們以莊嚴肅穆的心情和態度，來迎接新的一年開始，和我們偉大志業的開創！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元旦一日



## 鄒容的《革命軍》

## 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

## 和《蘇報案》

大陸 金沖及、胡繩武

**編者按：**本文摘錄於金沖及和胡繩武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稿》。該文真實地記述了中國共和革命之所以爆發的思想原因和歷史由來。是一篇信史。但由于文中存在著馬列思想的太多浸染，諸如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說教，和指中國的辛亥共和革命是所謂的資產階級革命等等，雖為作者的不得已，但本刊在發表時，還是予以了必要的刪節。敬請作者原諒。

正當留日學生中的**拒俄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革命思潮在國內也迅速高漲起來。這個高漲的起點，是剛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鄒容所寫的《革命軍》一書在上海的出版。

鄒容，原名紹陶，字威丹，四川巴縣人，他的父親鄒子璠是個商人。容幼年時，就很有反叛性。十二歲時，第一次參加考試，就因同考官頂撞而退出試場。他對父親說過：「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戊戌變法時，容年十三，隨日本人學和文。「容因此得識諸學門徑，習聞歐理緒餘，乃瀏覽種種新籍時報，每有所刺激，好發奇辟可駭之論，又縱談時事，人因是以謠言局副辦呼之。無少長貴賤，如其人腐敗，或議有不合，容必面斥之。」一九零一年夏，他到成都考取官費留學日本。他回家時，給大哥蘊丹寫信，痛斥科舉制度：「近國家掇難，而必欲糜費千百萬之國帑，以與百萬帖括、卷折、考據、詞章之輩中，而揀其一二尤者，於天下國家，何所裨益？」並勸他大哥：「其從

事於崇實致用之學，以裨於人心食道也可。」當他準備留日時，他的舅父劉華廷阻撓他說「中國之弱，乃是天運。」「汝一人豈能挽回？」「若裕為國，試看譚嗣同將頭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鄒容在離家到日本後，給他父母去信時，斷然表示：「人人俱畏死，則殺身成仁無可言。」祇要正義所在，「雖粉身碎骨不計，乃人之義務也。」

一九二零年春，鄒容到達日本東京，進入同文書院學習。「容在蜀時，既有所感觸，及東來，日受外界刺激，胸懷憤懣，愈難默弭」，思想更趨激進。凡留學生集會時，他常爭先演說，言詞犀利悲壯。那時，駐日南洋學生監督姚文甫是清朝政府的忠實走狗，經常排斥和迫害留日愛國學生。馬君武不能入成城學校，劉成禺不能入聯隊，都是他出的主意，「人言籍籍」，「多歸怒於姚」。一九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鄒容和張繼、翁浩、王孝縝、陳由己五人，乘姚文甫有奸私事，排闥直入，持剪刀剪斷了他的辮髮。把姚辮懸掛留學生會館，並在旁寫到：「南洋學生監督、留學生公敵姚某某辮。」四月間，他因此被迫回國。回到上海後，住在愛國學社，和章太炎同寓。與章太炎、章行嚴、張繼十分投合，結為兄弟。這時，正值拒俄運動開始高漲。四月二十七日，他參加了愛國學社在張園召開的拒俄大會。會後，馮鏡如等發起組織中國四民總會。四月三十日，四民總會集會，各界一千二百多人參加。蔡元培、馬君武等在會上發表演說。會議決定改名國民總會，「以保全國國土國權為目的」，鄒容簽名入會。接著，他又發起成立中國學生同盟會。國民公會成立不久，內部就發生了分化。康有為的門徒龍澤厚和發起人之一的馮鏡如，把它改名國民議政會，計劃以七月九日為陳請西太后歸政光緒的日子。鄒容十分憤怒，帶頭痛罵馮鏡如，愛國學社學生紛紛脫會，國民議政會無形解散。《革命軍》這部著作，從鄒容自序中的說法來看，大體是在日本時寫成的。一九零三年五月，由上海大同書局印行。上海出版的《蘇報》在六月九日刊登了章行嚴的《介紹革命軍》和署名「愛讀《革命軍》者」的《讀革命軍》，六月十日又刊登了章太炎的《革命軍序》。

《革命軍》這部著作，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史上佔著十分突出的地位。這不僅由於它以通俗曉暢、痛快淋漓的筆墨宣傳革命思想，易於為群眾所接受，從

而產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統地、旗幟鮮明地宣傳民主思想、共和革命和號召創建人民共和國的著作。

一打開《革命軍》這本書，劈頭就可以讀到鄒容熱情洋溢的對革命的讚頌：

「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魂、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昆侖，遊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鍾。呼天籲地，破頹裂喉以鳴於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

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我今大聲疾呼，以宣佈革命之旨於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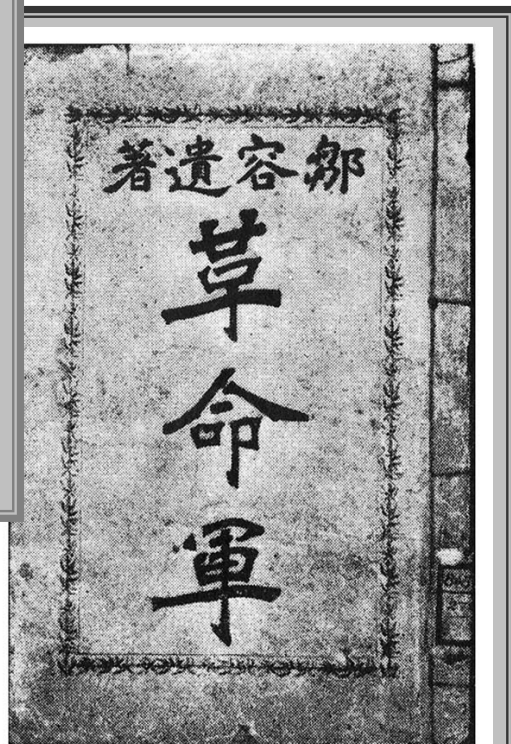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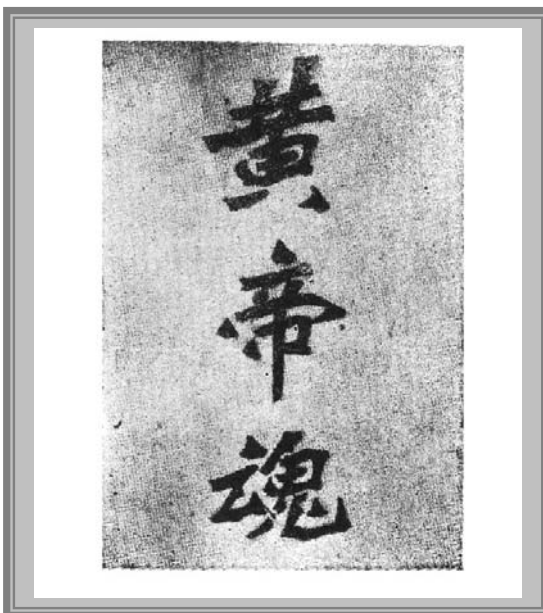
我們不妨作一些比較：在鄒容之前，孫中山自然是有明確的共和革命思想的，他所領導的革命武裝起義的實際活動，也已經在全國人民中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但他自己到這時為止，一直還沒有寫

出比較系統的宣傳革命思想的著作，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又因短於學理，不為人所重；一九零一年的《國民報》是有革命傾向的，但它這種傾向常常以隱晦曲折的方式來表達，沒有正面地響亮地喊出革命的口號；《江蘇》雜誌上《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的發表，已在《革命軍》出版以後。像這樣旗幟鮮明地高舉起革命的旗幟，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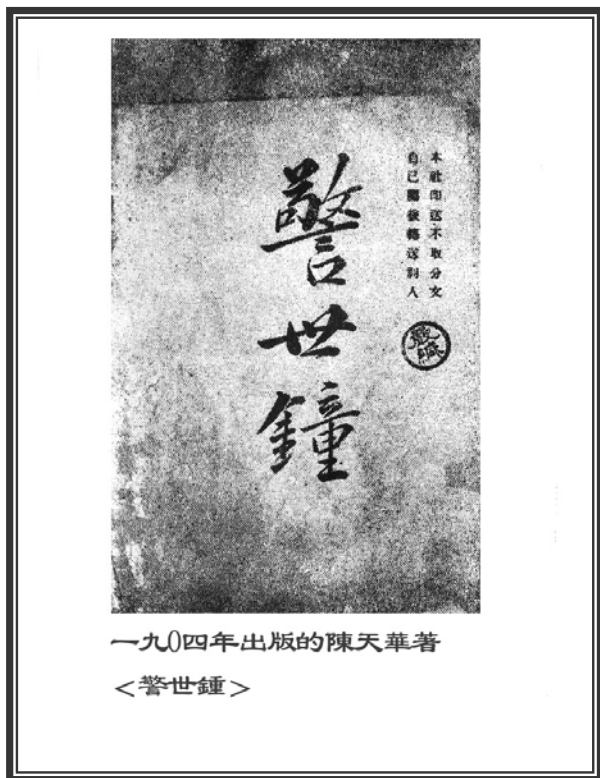
鼓吹革命主張的著作，《革命軍》應該算是第一部。它在當時許多人看來，確實有著石破天驚、振聳發聵的意義，使人耳目為之一新。

鄒容在《革命軍》中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他響亮地喊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他寫到：「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以人種發展歷史之一大原因也。」

他把中國當前的民族問題，集中到「反滿」這一點上來，並從三個方面鼓動人們「反滿」的情緒：第一，引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所載的歷史事實，提出「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曾祖若有靈，必當不名目於九泉」，來重新激起人們「為父兄報仇」的舊仇。第二，從現實生活中，列舉少數滿人專有行政官之半額、八旗駐防各省以防漢人、八旗子弟有自然俸祿等事實，來說明滿漢兩族待遇的不平等，以激發人們的「不平」。第三，從清政府的對外態度中，



鄒容著《革命軍》



以上論中的「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等語來揭露他們賣國媚外的面目，以燃起人們的新恨。從而，要求人們「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推翻清朝政府，「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恢復漢族的國家。

鄒容提出的革命的內容，不祇是民族主義這一個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比過去其它人更加鮮明地、系統地宣傳了民主共和國的理想。

他從國民的天賦權利這一觀點出發來提出問題。寫到：「今試問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他還說：「自世界文明日開，而專制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故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

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如：「定名中華共和國」；「建立中央政府為全國辦

事之總機關」：「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行大總統，為全國之代表人」；「全國無論男女，皆為國民」；「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無論何時，政府所為，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這自然是比較徹底的民主共和思想了。

鄒容在全書最後，響亮地高呼：「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像這樣旗幟鮮明地宣傳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像這樣系統地提出實行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鄒容也是第一人。

在鄒容心目中，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是革命的 highest 榜樣。在他所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中明確地規定：「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他特別推重法國革命時期的啓蒙思想家盧梭的《約論》。在他看來，法國革命也好，美國獨立也好，都是盧梭等人的學說結出的豐碩果實。他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地寫到：

「夫盧梭等學說，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為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魂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則吾請執盧梭大哲之寶幡以招展於我神州之土。不寧惟是，而況又有大兒華盛頓於前，小兒拿破倫於後，為吾同胞革命獨立之表木。」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鄒容《革命軍》一書的發表，在當時思想界，有如響起了一聲震撼大地的春雷。還由於這本書充滿著熾烈的革命熱情，筆調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讀著它就像觸到了電流一樣，無法平靜下來，這就更增強了它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書出版後不久，章行嚴在六月九日的《蘇報》上發表了《讀革命軍》一文。指出：「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幹，以仇滿為用，擲檣往事，積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

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李商隱於韓碑『願書萬本誦萬遍』，吾於此書也云。」它出版後，翻印流傳極廣，風行海內外。香港翻印的稱《革命先鋒》，新加坡翻印的稱《圖存篇》，上海翻印的，有的稱《救世真言》，在橫濱與章太炎《駁康有為書》並列，稱為《章鄒合刊》，還有將它與《揚州十日記》合刊的，銷售總數當逾一百萬冊以上，在清末革命書刊的銷數中居第一位。

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曾說：「……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更有赴日留學生感慨地說道：「……我們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經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氣；到日本以後，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參加了拒俄學生運動；這樣，改良主義思想在我頭腦中就逐漸喪失了地位……甚至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義決裂了。」

如果說，鄒容的《革命軍》是從正面闡述了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那麼，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則是從批判改良主義反動理論的論戰中，論述了革命的巨大意義。這篇文章，是革命派對改良派正面進行批判中，第一篇思想性和戰鬥性都比較強的文章；也是在當時產生了巨大革命影響的一篇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改良派散佈了一系列的謬論，來反對革命，阻撓人們走上革命道路。這些謬論中許多又同社會上長期存留下來的舊傳統觀念結合在一起，保持著巨大的影響。不堅決批判改良派的謬論，革命高潮的到來是不可能的。對此，章太炎逐一進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駁，提出了不少精闢的見解，這就幫助許多人從改良派的精神枷鎖下解脫出來，很有些所向披靡的氣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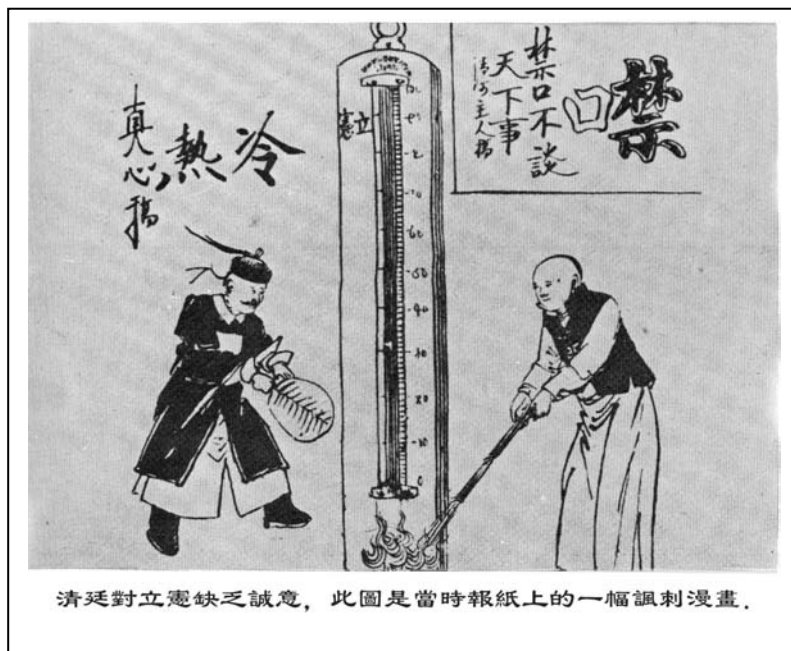
改良派企圖用革命將招致流血犧牲，來嚇唬人們不要參加革命。章太炎卻從歷史上論證：在專制政體下，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權利，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倖免也。」

改良派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為藉口，來反對革命。章太炎則用具體的歷史事實論證：正是革命實踐，才是提高人民覺悟的最有效的途徑。

「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且勿舉華拿二聖，而舉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於饑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觀念，尚無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然自聲勢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饑濟困之事業。豈

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競爭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雖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饑濟困不可已，則合眾共和為不可已。是故以賑饑濟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後或為梟雄。以合眾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後必為民主。民主之興，實由時事迫之，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

改良派以革命會引起社會紊亂為藉口，來反對革命。章太炎則指出：革命不祇是破壞，同時也是建設：「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改良派將光緒皇帝說成堯舜以來未有的「聖明之主」，要人們將一切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章太炎則竭力揭破這種偽造的神話，打倒這尊虛設的偶像。過去，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的名字儼然神聖不可侵犯，天下臣民是萬萬說不得的。誰膽敢提一下，就要大禍臨頭，腦袋就要搬家。章太炎偏偏選准這個目標，直斥光緒的名字。一聲「載湉小丑」，震動遠近。頑固派爲此暴跳如雷，中間派爲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卻爲之揚眉吐氣。它在當時所起的那種震動人心的思想解放作用，今天我們已不容易完全體會到了。

對康有爲，章太炎更作了尖銳的揭露，指出他那封信名義上寫給南北美洲諸華僑“要改良不要革命的信”，其實是寫給清朝政府看的：「宣佈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即康有爲）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固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髦，載湉春秋方壯，他日復辟，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籍，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復，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論。



自章太炎《駁康有爲書》發表後，傳佈內外，改良派在愛國群眾中的影響大大削弱。這篇作品，在革命派同改良派的理論鬥爭中，不愧是一篇起了巨大影響的光輝作品。

但是，《革命軍》也好，《駁康有爲書》也好，最初還祇是秘密的出版物，傳佈和影響的範圍不能不因之受到很大的限制。當章行嚴爲鄒容《革命軍》題簽時，「容曰：『此秘密小冊子，力終捍格難達。革命非公開昌言不爲功，將何處得有形勢已成之言論機關，供吾徒恣意揮發爲哉？』言下唏噓不置。」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他們的積極活動，《蘇報》終於成了他們公開進行革命宣傳的重要陣地。

《蘇報》，本在一八九六年創刊於上海公共租界內。創辦人是胡璋（鐵梅），但由其妻日人生駒出面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註冊。主筆最初是鄒弢。報紙內容多載市井瑣事和作奸犯科的社會新聞，文字粗陋猥褻，曾因刊登黃色新聞並有欺詐勒索等事被人控告。一八九八年，《蘇報》爲陳範（夢坡）購得。陳原爲江西鉛縣知縣，因教案落職，憤而辦報，力倡變法。以後，他的女兒陳擷芬又主辦《女學報》。一九零二年冬，南洋公學學生退學風潮發生後，東南各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蘇報》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增入『學界風潮』一門，乃大爲閱者之所注目矣。」

愛國學社成立後，由於「倉猝成立，經費不足，因與《蘇報》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七人輪流擔任撰述論說一篇，而《蘇報》館則月贈愛國學社百金。於是，互受其利，而《蘇報》遂爲愛國學社師生發表言論之園地」。一九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蘇報》正式聘請愛國學社章行嚴爲主筆。六月一日，是日蘇報大改良，於發論精當時議絕要之處，夾用二樣字體，錯落出之。是日之論說爲《康有爲》，其中「『革命之宣告，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數語，即政府所指控者也。」六月六日，「是日之論說爲《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以風聞北京大學堂學生接應東京義勇隊者二人被拘，且訛傳正法矣。其實並無此事，不過大學堂學生會上書管學，請力阻俄約耳。而海上風謠四起，一日數驚。故《蘇報》有是論。大約此簽議論，乃《蘇報》中之最激烈者矣。」七日、八日，《蘇報》連續刊載論說《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



黨》。九日起又連續刊載文章公開向讀者介紹鄒容的《革命軍》，發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這時，《中外日報》發表了《革命駁議》一文，《蘇報》在十二日和十三日又連載了章太炎、柳亞子、蔡治民、鄒容四人合寫的《駁革命駁議》。言詞激烈，一切在所不顧。它猶如狂飆卷地襲來，上海新聞界原來沈寂的空氣頓時被一掃而空。

這個時期的《蘇報》，公然地、毫無顧忌地昌言革命。《康有為》一文中，除指出「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外，還寫到：「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變之革命，殆為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一文用歐洲共和革命時期學生們起來「殺皇帝」、「倒政府」的歷史先例，來鼓舞人們大膽地行動起來，寫到：「學生為革命之原動力，而京都之學生為中央革命之原動力，是世界所供認者也。巴黎之學生、維也納之學生、柏林之學生、聖彼得堡之學生，撞自由鍾矣，樹獨立旗矣，殺皇帝矣，倒政府矣。」「北京學生諸君將追其跡，而照耀於二十世紀之歷史乎？將為先人雪恥，而壯大吾漢人之聲色乎？吾歌之，吾誦之，吾全國之學生將歡迎諸君矣。望諸君自重，諸君膽壯，那拉氏不足畏，滿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嚇而斂其動，莫惜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國人之希望。則學生之全體幸甚，中國幸甚。」「中國萬歲！中央革命萬歲！」

其中，寫得更激烈的，是《殺人主義》一文。這篇論說中，雖然表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但它所表現的那種同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朝勢不兩立、鼓吹革命一往無前的精神，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寫到：「此仇敵也，以五百萬么 魔小丑，盤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稅，殺戮我祖宗，殄滅我同胞，蹂躪我文化，束縛我自由。既丁未運，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復將我兄弟親戚之身家、性命、財產，雙手奉獻於碧眼紫髯下。奴顏向外，鬼臉向內。嗚呼！借花獻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斬草除根，四海人心應不死！今日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也，公等其念之。」他還寫到：「讀法蘭西革命史，見夫殺氣騰天，悲聲匝地，霜寒月白，雞犬夜驚。懸想當日獨夫民賊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嘗不豪興勃發，不可復遏！黃旗已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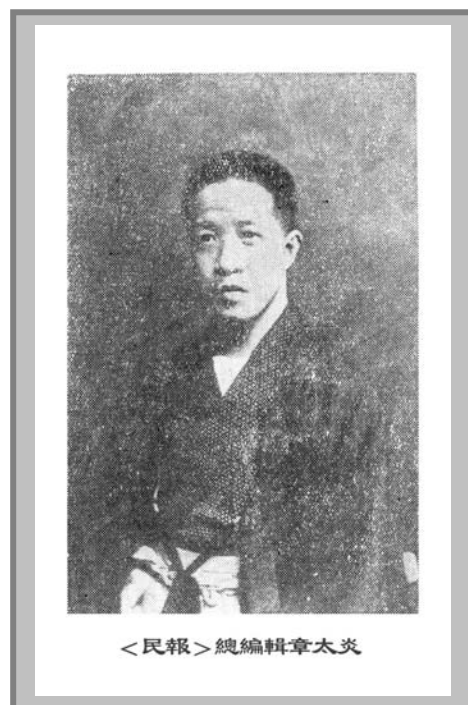
矣。借君頸血，購我文明，不斬樓蘭死不休。壯哉殺人！」

《蘇報》對改良派散佈的教育救國論、變法維新論等阻撓革命的種種謬論，一一進行了批駁。對教育救國

論，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奴隸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奴隸之職。國民主義者，以其知識技能盡國民之職。夫以奴隸主義之人，而增其知識，練其技能，則適足以保守其奴隸之範圍，完全其奴隸之伎倆，將使奴隸根性永不可拔。是其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國民之公敵哉！居今日我國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導之脫奴隸就國民。脫奴隸就國民如何？曰：革命！」對變法維新論，他們嘲笑道：「夫大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總之，國民與政府，立於對峙之地者也。革命之權，革命操之，欲革命則競革命。維新之權，非國民操之，不操之權，而強聒於政府，亦終難躡此革命之一大階級也。悲夫，放棄國民之天職，而率其四萬萬神明之同胞，以仰一異種胡兒之鼻息，是又昌言維新者所挾以自豪乎？無量頭顱無量血，既造成我新中國前途之資料。畏聞革命者，請先飲汝以一卮血酒，以壯君之膽，毋再饒舌，徒亂乃公意。」這些對改良派的批判，比留日學生刊物如《國民報》等，顯得更旗幟鮮明、痛快淋漓，達到了當時最高的思想水平。

《蘇報》的不少論說發表以後，外地報刊如香港《中國日報》、廈門《鷺江報》等紛紛選錄轉載，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上海地區的革命宣傳活動如此大張旗鼓地迅速展開，自然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極大震動。這年的五、六



月間，清朝商呂海寰就函告江蘇巡撫恩壽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恩壽就飭上海道袁樹勳向各國領事照會，指名要逮捕蔡元培、章太炎、陳範等人。介紹《革命軍》的文章在《蘇報》上發表後，恩壽再次飭袁樹勳，稱奉清廷諭旨，要求上海的帝國主義租界當局——工部局，會同查封《蘇報》，逮捕章、鄒、陳等人。又派候補道俞明震到上海，會同袁樹勳辦理此事。

六月二十九日，工部局派中西警探到《蘇報》館，捕去報社帳房程吉甫。第二天，到愛國學社逮捕章太炎。章太炎在被捕時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同天，又在《女學報》館捕去《蘇報》辦事員錢寶仁和陳範的兒子陳仲彝。另有龍澤厚，也因自力軍舊案而被指捕，於當晚自動投案。鄒容最初由張繼藏在虹口一個教士家中，後亦於七月一日到租界巡捕房自動投案。

章太炎被捕後，在獄中致書《新聞報》記者，稱：「今日獄事起於滿洲政府，以滿洲政府與四萬萬人構此大訟，江督關道則滿洲政府之代表，吾輩數人則漢種四萬萬人之代表。」這封信在七月六日的《蘇報》上刊出。第二日，《蘇報》就被封閉。

七月十五日，英租界會審公廨組織額外公堂進行審訊。清朝政府委託律師古柏提出控訴，指責《蘇報》「挑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云云。章太炎在受審訊時，慷慨陳詞，繼續宣傳革命，說：「因見康有為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所指書中『載湉小丑』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祇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這次訴訟，引起國內輿論的沸騰，成為全國視線集注的焦點。案中的陳中彝、錢寶仁、程吉甫三人，因無關重要，被關押四個月後即被釋放。章太炎、鄒容二人，清朝政府原來堅持要求引渡到南京，準備置於死地。但在廣大群眾的強烈反對下，拖延到第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租界當局最後祇能判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可是，鄒容在監禁期滿前兩個多月，竟「因病」死於獄中。「鄒容病急時，已許某時某日出獄矣。先一夕服醫生藥，遂死。故外間生疑，多謂遇毒。」章太炎被關押至一九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方才出獄。

《蘇報》案的發生，對國內思想界的震動是十分巨大的。這件事在上海發生。它對內地所起的打開風氣的作用，自然是日本和香港等地所難比擬的。章行嚴在回憶中說：

「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詞之間，略無忌諱，斥載湉為小丑，比親貴於賊徒者，維香港東京之刊物能為之，在內地則不敢，抑亦不肯。洵入上者，詞鋒朝發，緹騎夕至，行見朋徒駭散，機關搗毀，所期者必不達，而目前動亂之局亦難於收攝也。此其機緘啓閉，當時明智之士固熟思而審處之。然若言論長此奄奄無生氣，將見人心無從振發，凡一運動之所謂高潮無從企及。於是少數激烈奮迅者流，審時度勢，謀定後動，往往不惜以身家性命與其所得發蹤指示之傳達機構，並為爆炸性之一擊，期於挽狂瀾而東之，合心力於一響，從而收得風起雲湧之效。《蘇報》案之所由出現，正此物此志也。」

愚蠢的清朝政府，本以為借《蘇報》案就可以將當時方興未艾的革命思潮撲滅下去。但是，歷史的發展總是大出反動統治者的意料之外。《蘇報》案發生後，在國內知識界引起了更大的激動，更有力地促進了革命思潮在國內的廣泛傳佈。《蘇報》第四期的本省時評說得很清楚：

「前日之《蘇報》與《革命軍》，議論雖激，然而閱此報與此書者幾何人也？一般之國民固未嘗知其所號呼者為何事，其鼓吹者為何事。今日《蘇報》之被禁，章、鄒之被錮，其勢固已激蕩於天下。然『《蘇報》何以被禁，章、鄒何以被錮』之一問題，出諸於一般國民者必多，則必應之曰：為逐滿故。何為而逐滿？則又必應之曰：為漢族受滿族之荼毒已不勝其苦，滿族實漢族之世仇敵。以此而互相問答，互相傳說，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於是，排滿之主義，遂深入於四萬萬國民之腦髓中。」

他們還特地發表《祝蘇報館之封禁》的時評說：「此後，吾但祝滿政府多封報館；則國民之自由心愈發達，吾中國前途愈光明。吾乃於《蘇報》館之事，饗宴以賀之，燃開花炮以祝之。」另一篇時評中更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後之革命風潮，當為奔濤怒浪，不可遏止。吾不知官吏政府，又將以何術濟其窮？」

《蘇報》案尚未結束，在北京又發生了清朝政府杖斃參加自立軍的沈蕙事件。沈蕙，原名克誠，字愚溪，湖南長沙人。先時，與譚嗣同、唐才常友善。他在維新派中是思想比較激進的一個，曾說：「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壞，不為功也。」戊戌變法失敗後，曾東渡日本。後回上海，參與唐才常主持的自立軍事件，為右軍統領。但，「蕙所恃之主義，乃唯一之破壞主義，不喜學問，無複雜之頭腦，故一聞才常之言，以為天下事大可為也。」事敗後，潛入北京，秘密居住兩年，被人告發。一九零三年五月十九日，被清政府逮捕。這時正在《蘇報》案事件起後二十天。沈蕙被捕後，被判死刑。這時，正值西太后生辰，嫌在這時行刑會「破其慶典」，於是就下令在獄中杖斃。七月三十一日，清吏用竹鞭捶擊沈蕙，連續四小時，血肉橫飛，乃未絕命，最後用繩子勒斃。

這個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野蠻殘暴，激起了人們的極大憤怒。《江蘇》雜誌的國內時評寫道：「夫沈蕙以何罪死，滿政府固未嘗有一紙死罪宣判書以告我國民也。夫殺而不能言其罪，則四萬萬人孰非可殺之人乎？」，「嗚呼！吾向者猶以為滿政府不過用其呼爾蹴爾之術以待我漢族，而不知今後竟至於磨刀霍霍而來也。今日杖殺一沈蕙，不過小試其新研之利器耳。血肉橫飛，哀呼宛轉於槌杖之下，又滿政府待我漢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寫影也，吾同胞其將何以待之？」章行嚴更於同年化名「黃中黃」寫了《沈蕙》的小冊子（章太炎在獄中為這本書作了序），書中指出：

「自蕙死後，而滿政府之醜狀盡形呈露，大激動國民之腦筋，發議於各新聞雜誌，以為今日可以無故而殺一沈蕙，則明日即可以無故盡殺吾四萬萬同胞。前言滿族之虐待我漢族，而尚有忠奴為之解脫，自今觀之為何故？同胞視此，則直以為滿政府與吾國民宣戰之端，吾國民當更有一番嚴酷之法對待滿政府。幾致全國之輿論為之一轉。」

上海的激進份子又在愚園召開隆重的追悼會，到會的有數百人。會上，宣讀章太炎所撰的哀詞，鞠躬致敬，並有人演說沈蕙慘死的事實和今後對待清政府應有的態度。到會的人中間，不少人為之流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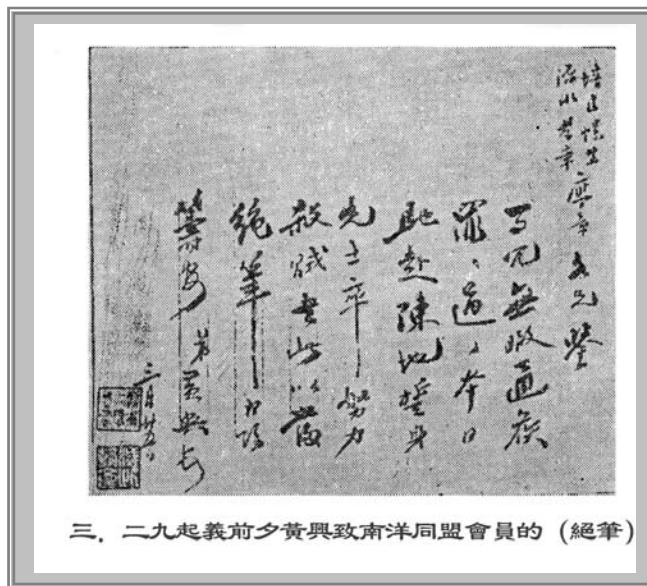
這樣，從《蘇報》案以後，革命思潮在國內，也如決堤的洪水一樣，衝破種種傳統思想的嚴重束縛，洶湧澎湃，一發不可收拾地向前推進了。

## 黃花崗烈士名單



黃花崗起義後，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多方設法收殮烈士遺骸 72 具，合葬於城東紅花崗，後改名黃花崗。1932 年，查得此次死難烈士姓名達 86 人。由於習慣，人們仍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但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直到民國 11 年（1922 年）春才完全查出，乃在黃花岡上勒石記名。

下面是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籍貫：



廣東人：徐佩旒，徐禮明，徐日培，徐廣滔，徐臨端，徐茂燦，徐松根，徐滿凌，徐昭良，徐培添，

徐保生，徐廉輝，徐容九，徐進炤，徐褶成，徐應安，李炳輝，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陳春，陳潮，陳文褒，羅仲霍，羅坤，龐雄，周華，遊壽，江繼複，郭繼枚，勞培，杜鳳書，余東雄，馬侶，黃鶴鳴，饒輔廷，張學銓，周增，林修明

福建人：方聲洞，馮超驥，羅乃琳，卓秋元，黃忠炳，王燦登，胡應升，林覺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時爽，劉六符，劉元棟，魏金龍，陳可鈞，陳更新，陳與焱，陳清疇，陳發炎

廣西人：韋樹模，韋榮初，韋統淮，韋統鈴，李德山，林盛初

四川人：秦炳，喻培倫，饒國梁

安徽人：程良，宋玉琳，石德寬

---

## 趙聲（伯先）家人有關事跡的斷想

---

何彤

趙伯先是黃花崗起義的總指揮，著名的革命家。筆者是他的族人，深深地感覺到他對家族後人的巨大影響。

他能夠積極投身革命，為革命做出巨大的貢獻，並為之付出年輕的生命，與其家族的影響也是分不開的。而他的高風亮節也對其家族的許多人產生了影響。

趙聲家族在鎮江的始祖叫趙子禴，他是宋太祖子趙德昭的後代，宋時隨趙構南渡，落腳於鎮江。當時，趙構封他為朝散大夫，並賜田 200 頃。從此，這個家族在鎮江落地生根，不斷發展壯大了。趙家大多數人到今天也都是居住在大港鎮，因此，也被稱為大港趙家。一些書上稱之為「唐宋以來巨族」。其家譜，美國的圖書館有收藏，國內的吉林大學和一些博物館都有收藏。

大港趙家可以說是人才輩出。文人武人都很多。當年，這個家族曾為抗擊英軍入侵鎮江做出過很大的貢獻。

趙伯先是眾所周知的人物。他的父親、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夫人都參加了辛亥革命。其中一個弟

弟是民國的陸軍少將，為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妹妹也曾積極參與黃花崗起義，幫助秘密運送槍支、彈藥等。後來，她嫁給湖北一個革命者；去世時，是蔡元培先生寫的碑文。

其家族後人中有兩個人是不能不提的。

趙文節，即中國當代著名詩人聞捷。他 29 歲當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寫下了許多詩篇，其中，由個人創作的最長詩篇《憤怒的火焰》，就是他寫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和張春橋發生爭執，自殺身亡。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一個叫戴厚英的女士產生過一段真摯的戀情。這段真摯的戀情促使曾在文革時期走紅的筆桿子戴厚英女士，後來成為大陸最早關注人道主義問題的著名作家。

1986 年，那個激於義憤，在鎮江京口路自焚的趙國安，也是趙聲的家人。他因為幫助幾個權益受到警察損害的農民而遭到非法拘禁，最後在鎮江京口路自焚。他的行為當時在全國造成了很大的轟動，不僅使那幾個當事警察被判刑，並且促成了：從那時起，全國的警察為接受老百姓的監督，要在執行公務時公開佩帶警號。

趙聲繼承了家族的優良傳統；而他又為自己的家族帶來了新的影響。

---

## 讀黃花崗起義總指揮趙聲（伯先）事跡有感

趙明宇

近期，閱讀較多伯先事跡資料，感觸頗多，特賦詩一首，以表心懷。

恨天不假伯先年，  
仍將業績耀史篇。  
文韜武略圖山子，  
英雄再生期君賢！

（註：圖山為伯先家鄉鎮江丹徒之山）



(上接第4頁)

## 二、復興中華文化，驅除馬列洋教

什麼是文化？最廣義的界說是「人化」。什麼是歷史？我在解放前學到的定義是：「人類活動的總成績」。所以，亡我文化即亡我歷史，亡我民族，亡我國家。中共幹的是什麼勾當呢？1945年加入共產黨的，歷史專業學者高思維先生在《黃花崗》總第六期上發表文章《中國人不知中華文化真可悲》，副標題是：「中共黨史就是消滅中華文化的歷史」。可謂極中肯綮之言。

但卻有人不以為然，說毛對中華文化的基本態度是「批判地吸收」而不是「消滅」。讓我們來看看他在「批判地吸收」與「消滅」之間是怎樣玩弄魔術的？他為確立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本著「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方針，對中華文化橫挑鼻子豎挑眼，合馬列則存，違馬列則亡。我敢說，我指出的這個事實連中共也無法否認。但這個事實本身就是荒謬絕倫的，試問：一，中華文化為什麼要由馬列來裁定？馬列國的文化要由孔孟來裁定嗎？二，這種做法不就從事實上導致了如辛灝年先生所指出的：「獨尊邪教，殺盡百家」的局面嗎？你對第二問可能大惑不解，可你要是瞭解了共產黨的語言魔術，你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方，用魔術語言來表述「社會主義民主」：「你的意見跟我的相同，我就完全服從你的意見；你的意見跟我的不同，你就要絕對服從我的意見。」看似機會均等，你也服從我，我也服從你。但是，祇有你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時，我才服從你的意見。在實質上，說來說去仍是，你要完全、絕對地服從我的意見，除此之外沒商量。用同一思維方法可以看出，說來說去仍是，祇存馬列洋教，消亡中華文化。

中共總是得了便宜賣乖。他對中華文化砍殺，歪曲，取其糟粕棄其精華之後，又把他的罪惡行經歸咎於中國文化。鄧小平列舉出毛澤東的諸多惡行，如高高在上，濫用職權，脫離羣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不守信用，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專橫跋扈，一言堂，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黨的一元化領導變成個人領導，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別人都是惟命是從，把上下級關係搞成個人依附關係，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鄧歸

因於：「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更有意思的是下面這句話：「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美，法這樣一些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同上，第287—292頁）這說明什麼問題呢？祇能說明：「共產制度，馬列文化才是萬惡之源。」還有，海內外都有人把周恩來死心塌地、助紂為虐的惡行歸咎於中國的君臣文化。可是，作為中華文化主流的孔孟學說，關於君臣之道是這樣說的：「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卷「定公」章）可見是雙向的。更大膽的是，如君賊仁賊義，則殺之也無妨。「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梁惠主」卷「湯放」章）這又說明什麼問題呢？這說明，「黨內大儒」周恩來雖熟知這些，但因中馬列毒太深而不能自拔，從這方面看，正如辛先生說：「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從另一方面看，作為人類文化糟粕之總匯的馬列文化，它的子孫對中國文化的糟粕特別噬痂有癖，還以「忠君」來說，不僅周恩來如此，全黨皆然，如對毛澤東的「三忠於，四無限」，就是最好的說明。按孫中山的意思，應該相反，不是人民對領袖，而是領袖對人民應該「三忠於，四無限」。孫先生說：「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民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當有人喊孫中山「萬歲」時，因他對擁戴皇帝的這一套表示深惡痛絕而堅決反對。可你知道嗎？在大陸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是毛澤東自己親筆加上「毛主席萬歲！」的。更別提文革時「萬歲，萬萬歲」的聒噪不絕於耳了！用孫先生的言行對照毛的言行，方信辛灝年言之有物矣：「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分，而製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



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是中共毀滅文化的一次集中表現，使人們看清了他們大規模的「焚書坑儒」之浩劫，對於書、儒，即便躲過焚、坑，也躲不過批。如果說，大陸存活的知識份子躲不過生不如死的洗腦運動，那麼，所有古今中外的書和知識份子幾乎都躲不過挨批、焚、坑、洗、批，都是為了破壞文化精華，立馬列糟粕。這已是盡人皆知，故不再展開。我們還是要回到辛先生的話上：「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

復興中華文化並不是刻舟求劍，而是遵循國父遺教：「發揚吾固有文化，並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即現代化。雜誌不遺餘力地從一般論述到專門論述，特別是大篇幅地傳揚了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等大師的文化卓見，以及許多後起之秀的研究成果。大陸的知識份子認祖歸宗的，也都在做著復興中華文化的工作。但有些所謂「精英」們卻仍在咬著屎擦兒硬托，說什麼「祇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堅持正確的方向。」但上面指出的事實已足夠證明，這種削中華文化之足，以適馬列文化之履的做法，不是重建而是出賣中華文化，出賣祖宗，出賣自己的良心。可能他們為的是：活著好邀寵於當局，死後好去見馬克思。而我們卻要相約，死後一塊去見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告訴先生：「那些認賊作父的民族敗類都找馬克思去了！」

### 三、鼓舞良心，激發每個人的一念自覺

良心是人性之本，人性是文化之本，文化是歷史之本，歷史是國家民族之本。共產黨的哲學和實踐，都是不講良心的，毛澤東得意忘形而又冷酷地說：「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們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選五卷第 198 頁）其實，毛對誰也沒有良心。他對兄弟姐妹有嗎？對妻子兒女有嗎？對親密戰友有嗎？就以他對他打下江山的農民說吧，也「是很沒有良心哩！」他坐天下後，戰死的是農民，餓死的是農民，被盤剝的是農民，被逼繳公糧賣餘糧的是農民，被剝奪國民權力而淪為二等國

民的仍是農民！他用以哄著讓農民心滿意足的辦法是，讓他們在地主身上踏上一隻腳，表演一句地方戲的潛臺詞：「有為王在馬上，比官兒還大，思一思想一想，我是皇上！」

你說毛澤東不講良心，劉少奇講嗎？毛的秘書葉子龍「宣揚毛的桃色事件，這事讓劉少奇知道了，劉說：『這是誣衊我們黨，把他拘捕、槍斃。』」（《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322 頁）個人，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你就有權不經司法部門就可槍斃一個人嗎？聯繫到劉對毛是個大淫棍再清楚不過，這件事就不僅表明他無視法制，而更表明他大大地昧了良心。至於周恩來，他一貫是昧著良心以求生存，在儒雅其表皮、馬列其內瓤下，做了數不勝數的落井下石，屍體尿血的事。總之，要想在共產黨裏找有良心的人，不能說是「大海撈月」恐怕得說是「大海撈針」。對全國的知識界也可作如是觀。最噁心人的表現是：有奶便是娘，見奶不認娘，為奶出賣娘。對娘猶如此，確證了一句大白話：「良心全叫狗吃了。」由於共產黨在政治經濟上的壟斷，所以，奶就集中在毛澤東身上，因而也只好「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人啊！墮落到這步田地，不知廉恥為何物。牟宗三說：「什麼叫做糟蹋文化生命呢？在這裏所表現的即是人無廉恥。五代人無廉恥，代表人物即是馮道，也如今日大陸上有所謂的『四大不要臉』，其中領銜的即是郭沫若與馮友蘭。你想，誰願意不要臉呢？誰能沒有一點廉恥之心呢？唐末五代的人難道自甘下賤嗎？但是，五代這個局面就把人糟蹋得無廉恥。大陸上，黃帝的子孫，哪能沒有廉恥之心呢？為什麼能夠出現四大不要臉呢？難道說郭沫若、馮友蘭就願意不要臉嗎？這都是毛澤東糟蹋的！這都是共產主義糟蹋的！才使得人無廉恥。這『四大不要臉』不過是因為他們較有名氣，易受注意，而特別舉出來。事實上，豈止這四個人而已，一般人誰敢有廉恥之心呢？」

各行各業的人不見得都關心政治，但祇要你有良心，共產黨就把你當成他政治上的敵人。法輪功何罪？祇因為宣傳真善忍，說要喚起人們的天良、良知、良心，就遭受到中共予以羣體滅絕的迫害。有名的年輕音樂家楊逢時何罪？祇因為，如她自己所說：「有人對我說，你是音樂家，何必管政治？我說，這不是政治，這是良心，人若沒有了良心，生命就失去

了意義。藝術家若沒有了良知，創作則失去了靈魂。我是個作曲家，我不懂政治。」（《黃花崗》創刊號第 126 頁）為此，她就被中共拒之於國門之外，有家不能歸。這裏有個底細，共產黨是個昧良心集團，他決不見容講良心的人。洗腦就是消滅良心。不會昧良心就是沒有改造好。昧良心者多了，便對中共做的傷天害理、慘無人道的事，不僅無動於衷，且會入股分紅。張三一言說：「最大問題是今天有很大部分的讀書人是被黨包養起來的，是被黨收買了的沒有了靈魂，沒有了良心，沒有了獨立人格的人。今天中國的御用文人之多是史無前例的。站在他們對立面的知識份子就相對弱勢了。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中國文人中反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聲音分貝那麼高的理由所在。從而也說明在中國民間筆桿子與這些御用文人鬥爭之困難。」《黃花崗》便是民間筆桿子在海外辦的刊物。它能堅持發刊 10 期，實在是一支良心的凱歌！同時它通過還原歷史真相，復興中華文化，又在呼喚著和鼓舞著良心！

良心的甦醒，如睡獅猛醒，力量巨大，堅不可摧。讓裝備有核牙齒的中共國家機器，在宣講真善忍的法輪功面前，在追求良知的藝術家楊逢時面前，在真話英雄蔣彥永面前，在天安門母親們面前，在湖南三壯士面前，在一桿筆敢抗三代獨裁的作家王若望面前，在黨內敢言之士李銳李慎之面前，在網絡戰士劉狄杜導斌面前，在還原文革真相的王友琴宋永毅面前，在黃花崗精神傳人王炳章面前……在在顯得黔驢技窮，圖窮匕首見；甚至陷入「現」和「不現」兩作難。由於牟中三先生沒能看到今天的情景，所以他那時說：「中華民族發展到今天，大陸的同胞被共產黨圈在人民公社，不能講廉恥，不能講氣節。這就是作賤人的生命，作賤文化生命，同時也即作賤我們這個民族生命。這個生命被繼續作賤下去，是個很可悲的現象。問題即在於共產黨能夠作賤到什麼一個程度？人性究竟還有沒有復甦的一天？人性能否覺悟，而發出力量把共產主義衝垮？有沒有這麼一天呢？」今天就是「這麼一天」，世界共產主義已被衝垮，中國的共產主義也部分地被衝垮，全部被衝得走了形，正在張牙舞爪地回光反照。《黃花崗》的使命就是繼續鼓舞良心，喚起每個人的一念自覺！

香港著名專欄作家胡志偉說：「首次在網上看到《黃花崗》，精彩極了。這是中國人的文史刊物中最出色的一本。祝願刊物蒸蒸日上，突飛猛進。」這也表達了我的心聲。（轉自芝加哥大紀元報）

## 新春誓言

姚鑫華



流水般的一年又匆匆消去，  
您可又悟出些“生”的真諦？  
中華民國屢經竊國者的誤導和殘害，  
至今可度過了多災多難的“少年時期”？

您可曾警覺到：  
我們的國家仍遭橫逆、  
我們的社會仍陷分歧、  
我們的經濟仍續低迷、  
我們的法律仍被扭曲、  
兩岸政權仍你榨我欺、  
太多的可憐大陸同胞，  
仍在共產政權的欺凌下無助哀泣……

您可曾想過啊：  
今生今世，還能為救國的理想做些什麼？  
此時此刻，是否有悲觀徘徊逃避的餘地？  
該不該讓國父的理想，在專制的反撲下被掩埋？  
忍不忍讓先烈的志業，在人民的痛苦中被毀棄？

我們何不把握生命的餘輝，  
團結、奮發、創造、進取；  
許下個鞭策自己的誓言：  
獻出熱情、智慧、信念、心力，  
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  
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重新在全中國飄揚升起！

（作者為前國民革命軍空軍上校）



紀錄片

# 尋找林昭

解說詞全文

胡杰



胡杰：五年前，我聽到了一個關於北京大學女學生，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裏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大量勇烈的充滿人道激情的血書，最後被監獄秘密槍決的故事。這個女學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時，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整個中國大陸都停止了思想，並生活在謊言與恐怖之中，是這個女孩開始進行了獨立思考，在獄中，當她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情況下。她用髮卡當筆，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牆上、在襯衣上書寫血的文章與詩歌。

這個故事使我最後作出一個決定。放棄我的工作，去遠方尋找林昭飄逝的靈魂……

## 尋找林昭

1999年上海

倪競雄 林昭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同學

倪競雄：我們去訪問監獄的醫生他說：她是從病床上拖出去的，他看著她從病床上拉出去執行槍決的。

問：她是從哪一個病床上被拖走的？

倪：監獄的衛生室。也不叫醫院吧，就是病號住的地方，她好像還住肺病、肺結核的病房。

問：住著院就拖走。

倪：就在病床上拖出去槍斃的，他說好像是上午，至於拖到什麼地方去槍斃，他說不清楚。

問：那是什麼監獄的病床？

倪：提籃橋、提籃橋監獄，這個醫生是提籃橋監獄醫生。他因為我們作為私人親友訪問，也沒帶什麼介紹信，所以他也有很多顧慮。

（公共汽車報站音：提籃橋到了，請從後門下車，開門請當心。）

## 上海提籃橋監獄

（檔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者：林昭 案由：反革命

1965年監獄為林昭加刑的報告

解說：在我見到的這份監獄為林昭加刑的報告中這樣寫道：「關押期間（林昭）用髮夾、竹簽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汗水書寫了幾十萬字內容極為反動、極為惡毒的信件、筆記和日記……公開汙蔑社會主義制度是：『搶光每一個人作為人的全部一

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極權制度。』她把自己說成是：『反對暴政的自由戰士和年青反抗者。』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各項政治運動進行了系統的極其惡毒的汙蔑。」

解說：林昭在她稱爲的紅色牢獄中度過了八年。在她的文稿中這樣寫著「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獄，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慘痛的死亡」。

### 1999 年北京

許覺民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 林昭的堂舅

許覺民：檔案不能發，這是死規定，這是高等法院有批示的，不能發還本人，因爲這裏頭主要一方面是日記，一方面是控訴，一方面還有不少詩。有不少罵毛（的文章）罵的很厲害，他們叫「惡攻」，惡毒攻擊十分厲害，所以不能發。

解說：林昭在獄中留下了大量的詩歌，她針對毛澤東的詩，在獄中的《血詩題衣中》寫到：

雙龍鏖戰玄間黃，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魯連今仍昔，橫槩阿瞞慨當慷。  
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

（毛澤東 七律 《佔領南京》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解說：林昭 1932 年 12 月生於蘇州，中學就讀於蘇州景海教會學校，並積極熱忱的參加共產黨的組織。

解說：林昭的檔案中是這樣記錄的：被告林昭 33 歲，蘇州市人出身爲官吏，本人學生原北京大學學生，1958 年淪爲右派分子留校查看，1959 年藉口養病返滬不歸，捕前住本市名南路 159 弄 11 號。判 20 年。

解說：在另一張林昭家庭及歷史情況中說：母係蘇州市民革委員，政協委員，早年參加過共產黨，後又參加國民黨，抗日戰爭期間偕同林昭一起坐過牢。父係僞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間畏罪自殺。在這裏補充一點林昭父親的資料：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在英國留學，1922 年考入東南大學主修政治經濟，1926 年畢業論文是《愛爾蘭自由邦憲法述評》。1928 年 9 月 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被任命爲蘇州吳縣縣長。

### 蘇州：街巷牆上寫著「拆」字

解說：林昭童年時的家已被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拆掉了。

問：你們在教會學校的課程是怎樣安排的？

陸震華 林昭的中學同班同學

陸震華：課程全部跟當時的國民政府頒發的教學大綱完全一樣，所不同的就是對英語課程稍微多一點，還有一個東西學生每個禮拜天要到禮拜堂去做禮拜，這是硬性規定。就是你不信教的人也得要跟著學校裏安排上禮拜堂。

問：那當時你啊，林昭都要去。

陸：也都要去。這個免不了的，沒辦法的。

問：你覺得這樣一個禮拜的形式最後對林昭是不是有什麼影響？

陸：這個我沒有想過，但是我想我是受過影響的，因爲我的家庭本身就是基督徒。

解說：在這個一時期，作爲共產黨秘密組織的成員，林昭以她少年時就顯露出的文學天賦撰文抨擊國民黨腐敗政治，熱情參加地下黨組織的話劇義演，成爲蘇州城防司令部黑名單上的人。1949 年 6 月，她不聽母親讓她去美國留學的勸告，與家庭決裂，考入中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

### 1949 年

（老紀錄片資料：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解說：1950 年 8 月蘇南新專的同學全部下到基層支援地方工作。林昭參加了土改工作隊，深入到蘇南農村。

（倪竟雄和林昭的合影）

問：土改工作就是讓你們去把地主的的地分給老百姓，整個過程叫土改是嗎？

倪：最要緊的是把地主的威風打下去。

原新聞片資料與解說詞：各級土改工作團深入農村，領導土改，在有 3 億 1 千萬人口的新解放區，土改運動轟轟烈烈。

（歌聲：人民政府愛人民啊，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啊。呀呼嘿咳……）

（土地房產所有證）

解說：林昭在給倪競雄的信中寫到：「土改，誰都知道是我們鞏固祖國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的崗位是戰鬥崗位，這樣一想，工作不努力怎麼也對不起黨和人民。」

倪：槍斃一個地主可以發動一大片一大片的群眾，原來不敢說出來的一些話都說出來了。控訴，徹底的滅了地主的威風，然後是四大財產，土地、耕牛、餘糧、房舍。四大財產分給農民。

（林昭的信）「我現在真是一無所求，就對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裏，他（毛）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動。」

問：當時她對毛澤東是非常的……

倪競雄：啊！非常虔誠，虔誠到極點，稱毛為父親。

（李銳 1958 年毛的秘書，兼水力部副部長）

李銳：「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怎麼來的，1950 年五一節的口號，那時候剛開始搞口號，五一節、十一節都要公佈口號，有這個傳統，五一節口號裏面「毛主席萬歲」最後一句話是他自己加的，朱老總的秘書揭發的。

照片（李銳、周恩來總理）

解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發展了列寧、史達林階級鬥爭的理論，在全國開展了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鬥爭和思想改造運動，使得知識分子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產生了一種深深的負罪感。

解說：林昭在給朋友倪競雄的信中寫道：「對家庭看法問題，我只單純的看父母近日來信，一改過去落後的論調，甚為進步。因此就肯定他們不是反革命

分子，經過團內同志們的幫助、啓發才使我認識到為反動派做事這本身就是一種罪惡，更使我認識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階級意識離開黨的標準還很遠。」

倪：她寫給我的信有時候不寫林昭就畫一個小貓。

陸震華：到土改隊以後，她本來想爭取入黨，結果相反把她批判了，因為她反對土改隊隊長領導的歪風邪氣，她反對。她就看不慣你們蘇北的幹部到了蘇南來就把過去的老婆丟掉了，作陳世美。這個問題她提出來以後就遭到打擊報復，土改團的組織部長點名批判林昭。

倪：「我覺得我自己現在是比過去堅強了，最具體的表現便是不再愛哭了，告訴你，我 1951 年以來只哭了三次。」

（李茂章 原土改工作隊政治工作指導員）

李茂章：她這個人講話不饒人，不饒人。但不講違心話，也不做違心事，她講話的話力很鋒利，但她講理。

解說：這是林昭參加土改時所工作過的太倉八裏鄉。

農民：你們原先的房子在那裏？

李茂章：兩邊是廂房，中間是大房。

解說：原來土改工作隊住在這的教堂裏，現在教堂被夷為平地。

李茂章：這房子什麼時候拆的？

農民：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搶的時候拆的。

李茂章：當時那裏面教徒滿滿的，我們就打槍，乒乒乓打槍，那個牧師就出來說話了，他說：你們違反了共同綱領。共同綱領上：人民群眾有信教自由，你們破壞我們信教自由。

倪：後來林昭是怎麼說的啊？

李茂章：林昭聽牧師說我們違反共同綱領，林昭就站出來說：是的，共同綱領上是有信教自由，但是中央有通知，在土改期間宗教活動一般要停止，這樣一來牧師就走了。

倪：那，這個就是她……

解說：1952 年參加完土改工作的林昭以幹部的身份分配到常州民報工作，在這裏她深入工人之中撰寫了大量報導，1954 年林昭以江蘇最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並在紅樓雜誌社任詩歌編輯。



## 林昭繪畫作品 (1955) LinZhao's paintings

(《紅樓》北大校刊)

(北京大學 Beijing University)

(張玲 林昭的同學 作家)

張玲：她的樣子，笑著，這兩根小辮子，南方式的小辮子，當時南方人的辮子都是這麼掛出來的，到這，當時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然後這裏是工褲，我們叫工人褲，這有兜兜的那種，而且裁剪的非常好，那種上海的裁工，那種做工。

問：張老師當時是你們四個人在這裏拍的照片嗎

張玲：是。

林昭和張玲等同學 (照片)

張玲：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覺的她走起路來輕柔的那樣，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幾首詞：嫵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迎風，淚光點點嬌喘噓噓。

##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沈澤宜 湖州師範學院文學系教授、詩人，原北大《廣場》副主編。)

沈澤宜：天上飄著些微風，地下飄著些微雨……  
啊……微風吹拂我的頭髮啊，叫我如何不想她。

解說：這是 50 年代沈澤宜在未名湖畔追求林昭時唱過的一首歌。

解說：1956 年國際共產主義大家庭形勢驟變，在蘇聯赫魯雪夫作了批判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在波蘭、匈牙利爆發了知識分子領導的民主運動，而秘密報告也在中國的知識界悄悄流傳，這使得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開始警覺。

(陳奉效 原北大數學系學生 退休教師，原北大《廣場》編輯部負責人)

陳奉效：蘇共二十大召開以後，就揭露了史達林的殘暴，北大當時有外文報紙叫 Worker's Daily 就是英國工人日報，就刊登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的全文，當時我外語不錯看了，我和北大數學系的助教任大修，任大修後來死在勞改隊了、還要唐茂琪，當時我們三個看了，還翻譯了這個報告。

解說：針對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在國內設定了引蛇出洞的方案。

(原新聞片圖像和配音：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廣大羣眾和愛國人士積極回應，向個別黨員和幹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評和建議……。

(人民日報——褚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解說：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說：黨報正面文章少登，大字報必須讓羣眾反駁，高等學校組織學生座談，向黨提意見，儘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來登在報上，可以讓他們向學生演講，讓學生自由表示態度，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以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他們是最好的教員。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432 頁)

李銳：他只對他自己主觀與客觀負責，他認識的主觀他認識的客觀，我個人只對這個負責，別的我都不管。毛是這樣一個人。

解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是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總之，這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而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437 頁)

解說：在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中，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張元勳、沈澤宜在五月十九日貼出了用詩寫的《是時候了》大字報，揭開了北大 5·19 民主運動的序幕。

沈澤宜：

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 一齊寫在紙上

不要背地裏不平、背地裏憤慨、背地裏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來、見見天光。

即使批評和指責急雨般地落在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害怕太陽的照耀

我的詩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

（張元勳 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原北大《廣場》編輯部主編 林昭北京大學的同學）

張元勳：在當時來講這是非常驚人的語言，在俺中國沒有人說這樣的話，都一致共產黨好，好好好、是是是，忽然說出這樣的聲音來了，太引人注意了，於是圍著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第二天清晨，我們再到這地方看時，在《是時候了》大字報周圍貼了許多大字報，我們一看有兩類，一類是很好，讚美，真是時候了，一類是：是什麼時候，是你們反革命的時候了嗎？於是這兩類就開始爭論。爭論的大潮就展開了。

（王謹希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學）

王謹希：張元勳、沈澤宜貼出全校的大字報《是時候了》，林昭和他們是一起的。我們當時是沒有參加他們，而且從思想上坦白的講也是不贊成的，對黨提意見、整風可以，不要這樣情緒化。

張元勳：下午北大校園的大字報一下滿了。數不清多少，所有的牆壁全是紅紙，這北大的學生真厲害。於是又引發了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的其他大字報。

陳奉效：哲學系的龍英華帖了一張大字報《我們的一個大膽的建議》要開闢自由論壇，當時我看了以後，馬上我就回到數學系，邀請了張景中、楊路、還有錢汝平我們四個人就寫了一張大字報叫《自由論壇宣言》我們提出了幾點主張，取消了黨委負責制，要求民主辦校，當時的話一下就炸了。

解說：在這一時期，林昭發表了「組織性與良心」的演講，並寫了詩的大字報進行論戰。

王謹希：所以她（林昭）是一個校裏面有了名的人物，我們班還有個王國鄉也是這個情況，他是寫了一篇《有頭腦的人不要這樣想》，那是人民日報點了名的，那個同學 很有思想。

（王國鄉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學 經濟學家）

王國鄉：我寫了一篇文章《有頭腦的人不要這樣想》，我認為解放以後主要的問題就在個人崇拜上，由於個人崇拜，言論、思想、都不能有自由。

張元勳：像譚天榮寫的《第一隻毒草》《第二隻毒草》《第三隻毒草》《第四隻毒草》《第五隻毒

草》《第六隻毒草》，其實就是以毒草命名的大字報。

原新聞片資料與解說詞：但也有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乘機向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進攻，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後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 標語：將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

解說：在北大反右的後期，林昭已經知道了反右的內幕，然而在批判張元勳的大會上，她卻跳上桌子。

張元勳：圍著我的都是中文系的黨員，輪番討伐我，聲嘶力竭，語無倫次。

陳奉孝：林昭原來和張元勳的關係並不是很密切，雖然是《紅樓》的，一開始她還批評過張元勳好像不應該什麼，但是到後來在批判右派時候，變成人身攻擊……

張元勳：後來林昭就跳到桌子上講話了，大家一聽是個女孩子，站在桌子上。因為是夜間，在這個夜色朦朧中看不清林昭的臉。聲音，林昭講話的聲音非常好聽，林昭講話是女中音，不是尖銳的，非常好聽，再加上蘇州話的普通話非常好聽，用南方話講就是很嗲。原來討伐我的惡浪立即靜止了，林昭上去講話，她說今天晚上開的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是不需要鬥爭，鬥爭誰？鬥爭張元勳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鬥。你們這些先生，剛才發言的我都認識，都是中文系的黨員，觸犯他們的喉管子了，你看她膽大包天。

張元勳：她話音還沒講完，後面就有一個外系的學生不知誰說：「你是誰，叫什麼名字。」就這種無聊的東西。結果林昭站起來反問：「你是誰？」黑夜裏看不清。「你有什麼資格問我，你是公（安）檢（察院）法（院）嗎？還是便衣密探，我告訴你吧，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呢。我林昭還沒殺人，我告訴你，我姓林，雙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你看看張口就是非常精彩的話，她把她的名字破掉了，刀口上之日。她說：

「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不考慮了。既然來了，就不考慮刀在哪裡了。」

**標語：首都人民讀了毛主席的報告，反右派鬥爭的熱情更加高漲**

張玲：我當時只剛 20 出頭，剛過完 20 歲的生日不久，對我最大的批評就是什麼，你一個七八年的共青團員，你為什麼七八天之內就倒向右派分子這方面。我當時非常非常慚愧，當時開除我團籍的時候，我沒有別的，我只有眼淚，而且我哀求，希望黨你們不要拋棄我。

**粉碎「廣場」反動小集團**

（反右派鬥爭是關係國家存亡的鬥爭）（人民日報）

沈澤宜：當時我是相當苦悶的，鬥爭非常激烈。

**人民代表警告右派不要自絕於人民**

張玲：在路上不敢打招呼，我跟右派同學要劃清界線，我交過林昭的一張字條，就是交給組織上了，為什麼呢？

問：那個字條上寫的什麼？

張玲：上頭寫的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我覺得這個條子本身這種情緒是不好的，而當時我已經把我所有的日記，我從十二歲開始記日記，就是那麼一大摞，都交給組織了。

**標語：粉碎廣場小集團**

沈澤宜：而黨中央毛主席、中央檢察組說要反右派了，那麼也不必再堅持下去了，革命還有個漲潮落潮呢？不能光只是一個頭去撞。

（《我向人民請罪》——沈澤宜）

王謹希：我們那時也是無能為力對她（林昭），其他的右派都是後來補上去的。對林昭劃右派我們現在回想起來，好像班裏沒有開過她的批鬥會似的。她已經就是這個狀況了。

解說：5·19 運動之後，僅有八千多人的北大，就有八百多人被打成右派。

（陳愛文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學 旅居法國 原北大《廣場》編委之一）

陳愛文：在當時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陳奉孝有沒有檢討我不知道，但譚天榮檢討了我知道，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就是林昭堅決不檢討，還敢在會上頂的就是林昭一個人。人家說：「你把你的觀點講出來」，林昭說：「我有觀點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如果你們一定要這樣幹，那你們就幹去！像這樣的社會有什麼好的，當然不好嘛。」她就是赤裸裸的對當時的政治生活表示反對。那時候我們都不敢，反正只要檢討，只要自己快點過關那麼就算了。

解說：在 1957 年開展的反右運動中，全國有 55 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占全國知識分子的十分之一還多。

解說：1957 年五、六期《紅樓》合訂本這樣寫道：從反右鬥爭開始，編輯部陸續作了組織清理工作，開除了全校著名的極右派分子張元勳，李任，林昭，王金屏。

解說：在獄中，林昭在給《人民日報》的公開信中這樣寫到：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個認識問題，既然從那臭名遠揚的所謂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偽善畫皮底下猙獰的羅剎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容許自己墮落為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

（陸佛為 原中文系黨支部書記 林昭新專與北大兩界的同學 新華社資深記者）

陸佛為：林昭的認識能力，她看到的東西，坦率地說，反右期間，劃右派跟我交談，我都沒敢吭聲。她給我談地很多，這話我都沒給別人談過。談了很多，但憑心而論，並不是她地識別能力特別高，這是常識，實際是常識，因為我們處於歷史的低谷，常識就是反革命，實際就是這麼回事，沒什麼了不起。

沈澤宜：整個反右派已經到了尾聲，幾百個右派已經打出來了，我到南校門外的海澱的小店吃早點，一撩開門簾看過去，林昭在那吃飯，周圍都是北大學生，之間沒法說話，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這樣漠漠的對視了一下，這就是永別。絕對沒想到這是最後此生的訣別。

問：和以前認識的林昭有什麼變化？

沈澤宜：我覺得比以前的林昭更加聖潔了，更加聖潔，臉色蒼白，嚴肅。一種聖潔的光輝。那是因為經受了這次所謂陽謀，所謂引蛇出洞那內心的創傷。

（錢理羣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錢理羣：她抱著理想來參加這個組織，她爲了組織可以犧牲自己。這是她的組織觀。但她又有良心，她的良心有的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反對奴役，她只要看到奴役現象她就要反對，包括對她自己的奴役她也反抗，這就構成了良心和組織性的矛盾。到 5·19 後她有個根本的變化，對這個政權的基本立場變了。她以前承認它擁護它，在這個前提下我提出我的批評，後來她發現她面對的不是一個個人問題，面對的是整個制度的問題，那麼她思想就有了質的飛躍。她就是反抗極權，這一步她是反右邁出來的關鍵的一步。那麼這一步就不是很多人邁的過來的。所以她後來就不一樣了。

（林昭獄中手稿一原件是血書後經林昭用鋼筆謄抄）

林昭在獄中曾用血書寫到：每當想起那慘烈的 1957 年，我就會痛徹心腹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聽到、看到、提到那個年份都會，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澹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氣的流露，那麼在此之後確實是幾乎被摧殘殆盡了。

（譚天榮 青島大學物理系教授 北大百花學社創始人之一）

譚天榮：北大 1958 年的時候，用肥皂沫的臉盆打蚊子，消滅四害的時候。她打了一天的蚊子對我說：「我一整天心裏都感到好笑，笑這瘋了的黨。」那個時候我只感到痛苦，從來沒有像她這麼去想這個黨瘋了。

解說：這個 22 歲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就爛熟於胸的北大物理系學生譚天榮被打成右派後，在北大右派勞動的苗圃和林昭相識相愛。

譚天榮：對，我跟她相處，我們思維的類型不大一樣。

譚天榮：不是毛澤東的思想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反過來是中國的進程決定了毛澤東的思想情況。而且我自己嘲笑自己，我是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我是說，這是馬克思原來的觀點，現在的觀點在我看來都不是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認爲經濟決定政治，決定上層建築而且決定人們的思想。

解說：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說，每一個城市都有一些右派，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們的，對這些右派現在我們正在圍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442 頁）

解說：這是一張林昭在北京大學和物理系同學李雪琴的合影照片，照片的背後有一首詩，因怕惹禍，這首詩在那個年代，被照片保存者塗抹掉了。我只能依稀看出 1957 年 10 月 23 日致雪琴 林昭。

（李雪琴 原北大物理系右派學生）

李雪琴：她啊，特別地熱情，特別地關心人。那個時候我是湖南來的，穿的也比較醜，人也比較鄉氣，她把好看的衣服送給我，那個時候她知道我愛上了王國鄉，他到茶澱（右派勞改農場），早斷了聯繫了，她給我地址找到了，通上信了，她這個人非常機靈並且善解人意，但感情太豐富了，她要愛的就太愛，要恨的就太恨了，特別的極端，特別的走極端。我當時就預感到活不長，充滿了火藥味，不槍斃就病死。她不要命啊，夜裏氣的睡不著覺，起來寫詩哭啊，她們班人都知道她，夜裏跑未名湖去哭啊，她早對共產黨就有情緒，那詩都是噴出來的血，我們寫不出來，沒有感情都寫不出來。

問：主要你們都是搞理科的。

李雪琴：不，我跟共產黨有不同的關係，有點不同，有點不一樣，我是農村生長的，我就死咬定毛澤東是代表農民的利益，她就沒有這個思想，她一直是上海的貴族生活，她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去洗，平常禮尚往來，你看她有紀念冊，還有詩人給她提詞，完全是俄羅斯貴婦人，我們見都沒見過，她什麼書都看過，她真是代表了中國先進的資產階級，這場無產階級革命她不接受，她不接受，她恨到那個地步。而中國當時，中國當時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那種嘗試是成

不了功的，她作了代表資產階級絕對民主、自由來反抗遭到滅頂之災。很明顯就看出來，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個無產階級革命多殘酷啊，經過幾十年失敗不搞得，所以說她要唱國際歌，講馬克思主義什麼的，不是的，她就是代表中國先進的資產階級，但先進資產階級成功不了阿，掌握不了權阿，你看秋瑾不就也是死了嗎，孫中山他們，爲了中國的自由、民主，爲了今天這樣的日子，死了多少人，她就是一個。我們那時比較無知，徘徊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不太清楚，所以就活下來了。是這麼回事，知道吧，不像她那麼純粹。

八哥鳥叫：小姐好，小姐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甘粹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資料室主任）

**林昭音樂作品《呼喚》**（1958年作於北京）：

在暴風雨的夜裏我懷念著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風，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那，飛出去尋找你……

**林昭歌曲稿**（甘粹提供）

解說：在反右運動的後期，林昭寫下了這首歌曲，這也許是中國現代史那場最重要的反右運動中留下的唯一一首不同聲音的歌曲。

北京鐵獅子胡同三號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解說：打成右派的林昭沒有被送往農村而是被系主任羅列先生照顧安排在人民大學書報資料室勞動改造，在這個資料室中還有另外一個爲湊名額而打成的右派叫甘粹。

甘粹：平常也是一塊進一塊出，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這樣進進出出，人的眼睛就有反映了，組織上就找我談話，說你們倆兩個右派不能談戀愛，所謂戀愛啊不是我們倆自己……用現在的話說：建立戀愛關係，而是組織上給我們按下來的，按下來本來還沒有這個關係的這一說反正弄假成真了，越不准我們談戀愛，她的性格，我的性格俺們越談給你看，俺們有意識的手拉著手，那個時候挎著，在那個時代跟現在不一樣，男的女的挎著在人民大學校園裏走著給他們看。

（林昭和甘粹的合影照片）

解說：在這裏林昭完成了海鷗之歌和普羅米修士受難日兩首長詩的創作，並且每個星期天都帶甘粹去王府井教堂作禮拜，給沒有一點基督教知識的甘粹講聖經的故事。

原新聞片資料：

1958年

- 1 大躍進
- 2 大煉鋼鐵
- 3 大鍋飯
- 4 人民日報（1）促進生產發展和集體主義思想成長——農業社辦食堂一箭雙雕（2）新疆小麥空前大豐收、寧夏地區估計可比去年增產八成
- 5 人民公社萬歲

甘粹：那時候結婚要通過組織批准，批准了你，你拿著介紹信才能去婚姻登記。結果我去辦的時候，得到一句什麼話呢？黨總支書記說：你們兩個右派還結什麼婚啊！因爲我們談戀愛他管了，我們沒理他，反對的更強烈，所以這樣肯定咱們不可能結婚，沒辦法他不批嘛。

解說：結婚被校方拒絕後不久，甘粹被發配到了新疆農二師勞改營，在那裏他度過了地獄般的22年。

**上海**

解說：林昭離開北京回到上海母親身邊醫病，在這一期間她結識了因讀了「海鷗之歌」而從天水農村慕名而來的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在這份林昭罪行材料上說：「張回蘭州前，林贈予一本現代修正主義綱領草案及自己寫的反動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日。』後張、顧參考此書公然提出『要在中國實現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並將林的反動長詩編印在反動的《星火》刊物上。」

（顧雁 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教授 1957年畢業於北大物理系 《星火》刊物主要負責人）

問：當時你們刻那些小冊子的時候是冒著殺頭的危險的？

顧雁：那當然，這是一清二楚的事情。我不是給你講了嗎，他（某教師）是正規的投稿到《紅旗》雜誌社，這是完全合法的事情，尚且要判你十年徒刑，我們這個當然…

原新聞片資料與解說詞：（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國十週年生日，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式和七十萬人的遊行大會，慶祝國慶十週年。1960年6月1日至11日又召開了全國教育和文化、衛生、體育、新聞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一大批事蹟突出影響較大的先進單位和個人受到表彰。

人民日報：

- 1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 2 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
- 3 花生畝產一萬零五百多斤

（劉發清 原北京大學中文系右派 廣州青年幹部學院教授）

劉發清：60年春天，我們那裏的農村到處都傳來死人的消息，我當時所謂在一中勞動也是所謂幹部，開始一個人二十六斤指標，後來減成二十四斤，後來二十二斤，再後來減到二十斤，一個月二十斤糧食的指標，當時確實是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如果有點有的話就有點鹽巴。什麼都沒有。

劉發清：一天吃兩頓，一頓就是半個手掌大的玉米麵饅頭，唉呀，餓的我肚子實在是不行了，後來唉，腿怎麼腫起來了，我知道這也是饑餓性的浮腫，無藥可醫。

劉發清 1956年在北大（照片）

劉發清 1960年在甘肅禮縣（照片）

劉發清：我所在的中學是在一個很小的縣，一個縣才四千人，附近就是農村所包圍，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劉發清：死了就可憐啦，我們家是農民啊，我八歲就死了我的父親，我一個寡母就剩我一個獨子。我

死了我的老母親怎麼辦啊。我真的是，別的都沒有什麼，最懷念是我的老母親。

劉發清：正在我的日子難過的時候，林昭從上海給我寄一封信來，那是60年的春天，寄了封信來我拆開，寫了兩張紙，後面有一個小包，另外有個小紙包包掉到地下，唉，我看見這個紙包包揀起來一看，一拆開——一張糧票，二張糧票，三張糧票，四張糧票七張糧票，每張都是五斤五斤的全國通用糧票。啊！我見到糧票，當時我眼淚就流下來了，太感動我了。後來我才看信，信說，大意是這樣：我知道你很困難，我也很困難，但是我很瘦，而且吃的很少，因此把過去節約下來的這一點糧票寄給你。所以當時我接到林昭（信）我確實哭了。後來我給她回信了，當然很感謝她。信後也每次都寫上希望你好好改造，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懷抱。後來她又給我回信了，大意是這樣，她用文言文寫的：我於足下同舟人也，舟要靠岸吾亦可登。這個兩句我記得特別清。

解說：在這本《中國左禍》的書中記載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數達4000萬左右。

劉發清：好，這三十五斤糧票作用可大了，每天就加半斤，多一兩都不能加，每天拿半斤糧就在學校買半斤做好的玉米麵饅頭。三十五斤加過去，已經加了七十天，那時候差不多已經夏天，多少有點菜了，有點蘿蔔，有點什麼東西了，我們生活可以說有一點點改善。我的災難就渡過去了。

劉發清：再通一兩封信以後，我再寄，她再也沒有回信，我也不知道什麼情況？我也不斷給她寫信，她也再也沒有回信，當然我心裏也知道，可能她出事了，但出什麼事我沒有把握。

解說：1960年10月，天水參與《星火》地下刊物的右派與當地群眾30多人遭到捕殺。同時顧雁在上海被捕，判刑17年，關押20年。林昭在蘇州被捕。林昭的父親知道女兒被捕後自殺，張春元逃脫，幾年後被捕，並槍決。至今我們沒有找到張春元一張照片。

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張春元是什麼樣子？



（譚蟬雪 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張春元的未婚妻，因參與《星火》判刑十四年）

譚：他很敏銳看一些問題。看問題很有些獨到的見解。他的個子個子稍微比我高一點點，個子不高。人嗎，他的特點眼睛特別炯炯有神，好像是眉心當中有一顆痣。

（60年代天水地區典型的會場主席臺）

問：在審判會上，張春元當時有沒有喊口號？

目擊者王女士：沒有，絕對沒有，綁的是一個佝僂像，根本沒勁，也沒精力掙扎，他就是那樣，連他的面目都看不清，站不起來嘛，老師說那個女的還能站，那個女的還能站直，那個男了被弄的還不如一個牲口，叫人弄的。

（白振傑 原天水看守所所長）

白振傑：他串連的犯人準備逃跑，以逃跑犯的罪名把他槍斃了。

問：是在（天水）三監獄的時候嗎？

白振傑：是三監獄。

解說：籍河是貫穿古城天水市的一條河流，它的下游便是渭河，1964年春張春元就是在這裏被槍決。

王女士：帶上河堤走了有五十米左右就處決了。就滾下河堤的河灘上頭。是這樣子的。再就沒人管。

解說：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給我們提供了招致這些人被捕、被監禁、被槍決的那份《星火》刊物的目錄。

譚蟬雪：現實教育了我們，也現實把我們推到了這一步，我覺得是就這麼個情況。這個東西也不是憑空我們自己產生出來的，對吧。如果說開始反右是很簡單的，老百姓有這麼一個反映，大家聊一聊，結果一下我們就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到還問題不大，到了農村以後，我們實際接觸、看到了農民的生活，農村的情況，說實在的我們說現實把我們真正推到了右派。我們覺得我們是真正代表農民的。農村裏面幹部的那種浮誇，唉！真是！不是有經常參觀畝產多少多少，放什麼衛星對吧。拍的照片也是真的很，看起莊稼茂盛的很，我們就看到莊稼怎麼來的，連夜把老百姓動員起來，把那些包穀全部移植到一塊地裏面，啊

喲！第二天來到以後真是茂盛的很，參觀完了以後就烏乎哀哉。

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這個《星火》到底是一個什麼樣一個刊物？多厚？

譚：就是，就是八開吧。八開這麼大。

胡：就是這麼一張紙？

譚：不是一張，就這麼大的八開印的，第一頁嘛是有個刊頭，然後下面呢，都是一張一張的，就像報紙。沒有裝訂。

問：當你們都預料到有這樣一個結果

顧雁：但是覺得不做不行，總要有人出來。如果一個民族到沒有一個人出來時。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總有第一個人魯迅講總要有第一個人出來喊啊！

**林昭在獄中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那些自稱為鎮壓機關或鎮壓工具的東西，正在怎樣地作惡，而人們特別是我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一代在這條專政的大毒蛇的鎖鏈之下，怎樣的受難，想到這荒謬的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汙著祖國名字而加劇時代的動盪，這個年青人還能不急躁嗎？

解說：1962年3月，因林昭在獄中病情嚴重，林昭的母親屬統戰對象，又因為《星火》的主要負責人張春元還沒抓到，公安局採取了一種誘捕張春元的手段，同意林昭保外就醫。

許覺民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林昭的堂舅）

許覺民：要她保外就醫，她不出來。（她媽媽）拉她出來，她就拉住監獄裏面的椅子不肯走。她說：多此一舉。她看透了：你以為把我保出來嗎？還要把我抓進去的，何必多此一舉。（她不肯走）：我要坐穿牢底鬥爭到底，她不走。就是這樣一種血性的勇氣。後來，她媽媽許憲民就派了一個力氣大的人把她硬抱出來拉回家的。

解說：保釋出獄的林昭回到了老家蘇州，在這裏她結識了剛從勞改農場釋放回來的右派黃政。

（黃政 原志願軍排長 現退休幹部。）

黃政：那時我跟林昭講：蘇州是天府之國，魚米之鄉，鄰里的老媽媽，老頭浮腫啊，吃豆腐渣，醬油湯，這個地方從來是養人的生人的天堂的地方。

問：他們都是餓的？

黃政：他們都是餓的！沒有東西吃啊。1961年冬天，在農場我們每天要起來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個兩個，那些四、五十歲的小學教師，小學校長知識分子是抗不過來的，倒下就倒下了。

解說：黃政 1950 年參加志願軍入朝作戰，1955 年因家庭成份不好而離開軍隊，1957 年打成右派在江蘇濱海農場勞改，1960 年在農場專門負責埋葬病、餓而死的勞改人員。

黃政：昨天晚上死的，啊，今天有五個，五個我們就要去十人，十個右派。把他們自己的被子包一包拿來根草繩兩邊紮一紮，外邊再用麻繩一個套在脖子上，一個套在腳上，兩個人拿著一根長毛竹，這麼粗的毛竹，一瞪，一瞪，抬幾裏路到西支河邊，挖了坑，埋掉，叭、叭、叭把他們埋掉。埋掉了有一個土包包。好，你埋掉了，老百姓都有看好了。一個，二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十個、二十個、三十個、四十個等你走掉以後，他把那些才埋好的人翻出來，翻出來他要什麼呢？要衣服，要被子，蘇北的老百姓窮的連被子也沒有。那時我們也知道，不是天災，完全是政策上的失誤。

原資料片圖像與解說：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發展了他在 1957 年反右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爲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根源。

（會議公報）

陳愛文：秋天，林昭來找我，我知道她保外就醫。開頭我問她：你幹嘛去搞這些東西，我知道她搞個地下刊物被抓起來。我責怪她：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她的原話我記得住。她說：我認爲我們不應該這樣生活下去，這種生活必須要改變。我呢說：不對！我那時候很相信毛主席的噢，也相信共產黨。我說：共產黨肯定要在全世界勝利。我說的還不是抽象的說

共產主義的，就具體的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要在全世界勝利的，人類要生活在共產主義這個時代裏面的。當然這幾年是犯了錯誤的，三年。我跟她這樣講。這樣講嗎，林昭覺得跟你沒啥講頭。跟你沒什麼話好講，變成沒有共同語言了。

解說：有一次，她去看望了新聞專科學校時期的班主任胡子衡先生。

（胡子衡 原上海解放日報總經理）

胡子衡：她指著我的鼻子，意思是說我很聽你的話。你教會我很多道理，革命道理。但是你沒教我怎麼做人，你這點沒教我。她那做人是打引號的。就是那些壞東西。

胡子衡：但我不和她辯論，我說別這樣吵了，她拍桌子打板凳，我怕別人聽見，那個時候是個什麼時候，我把門關起來，我一個人一個辦公室，外面人還走來走去呢，我說：外面聽見你不要這麼吵，吵幹什麼。你給我講有什麼用啊，她是傾盆大雨連罵帶說。其中她講了一個故事我記不得了，那故事純粹是諷刺我，就是你們這些人愚昧無知到現在還不覺醒。

解說：（林昭手稿）在獄中林昭給人民日報的信中寫到，「長期以來，當然是爲了更有利於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標語：坦白從寬）

胡子衡：她那些話不是一句兩句，然後給你扣一個右派帽子，她是有系統、有理論的。這正是我們要改革的，不是今天，不是一下子能夠完成的。她講的那些是沒有錯的，她看到的問題、當時那些現象，這些現象正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不可能的。

胡子衡：但是她那些話在當時都是犯忌的。如果我對她要同情或者一樣談的話，我就會戴反革命帽子。在當時的那政治條件下，她那一句話我要同情或站在一起說話，我就可以評成反革命。

（上課）1949（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課堂）

（林昭 1949 年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

（林昭文章 1949 年《我們相親相愛就像兄弟姐妹》）

解說：林昭在獄中寫道：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一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辦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解說：林昭和黃政共同起草了一份中國改革方案，提出了八項主張，然而他們的活動早有人監視，林昭再次入獄後，黃政也隨後被捕並判刑十五年。

解說：在我採訪的過程中，陳偉斯先生是唯一看過林昭檔案而又接受我們採訪的人。1981 年他寫了《林昭之死》的文章，刊登在《民主與法制》的雜誌上。然而事後不久，林昭的檔案資料被全部封存。

（陳偉斯 原《民主法制》記者，84 歲）

問：你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參考了哪些資料寫出來的。

答：我到靜安區公安分局去看了林昭的檔案，當時（粉碎四人幫）雖然是民主的開端可以看到了，但是呢還是小心翼翼，有很多重要的材料不敢寫上去。

問：當時的檔案你都看到了嗎？

答：都看到了。都看到了以後我總感覺這篇文章就像鑽空子一樣鑽出去，鑽出去再講，所以保留了不少東西（沒寫），到現在非常可惜。

林昭在獄中寫到：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 疼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月經期間，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時除掉一副。

問：檔案裏有血書嗎？

答：有血書，血寫的。

問：寫在什麼上頭的？

答：寫在一張黃的紙上。所以說仔細看起來就不大好看。

問：認不出來了？

答：認得出來，看還是可看的。經過這麼多年，顏色退了一點。

問：有沒有寫在其他地方的，比如說寫在布上、衣服上的。

答：衣服上的沒看到。

問：她檔案中都有哪些方面的內容？

答：審訊的筆錄什麼都有。

問：聽說那些筆錄，林昭的回答是十分精彩的是嗎？

答：對！我只看半天，你想不可能很細緻地看。最主要的一點是我們：對民主的判斷有信心也不放心，也感覺到這是一次很危險的採訪。

林昭獄中手稿原則是血書，後經林昭用鋼筆謄抄

林昭在獄中曾用血書這樣寫到：這怎麼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著我們善良、單純的心，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煽動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毒無已的迫害、折磨和鎮壓。怎麼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汗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麼不是血呢？

解說：目前在我們的面前擺放著的是林昭「給人民日報的一封信及其它的文章共十四萬字，其中很多部分是經林昭謄抄的血書，這是一位警官冒著生命危險把它拿出來的。至今我們不知到他是誰，叫什麼名字。

「起訴書」跋語（血書）

（自由萬歲）

解說：就我們目前所知，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在獄中用自己的鮮血和髮夾，書寫了 20 餘萬字文稿、詩歌的血書，這在人類思想史上，乃至人類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解說：林昭曾在獄中的牆壁上血書寫到：「不、不！上帝不會讓我瘋的，在生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

理智，與同保存我的記憶！」但在如此固執而更加陰險的無休止的糾纏與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瘋了！上帝，上帝幫助我吧！我要被逼瘋了！可是我不能夠瘋，也不願意瘋呀！……

林昭獄中血書（後經林昭再次鋼筆抄寫）

晨練的老太太唱的歌詞：那高鼻樑、雙眼皮、那不薄不厚的紅嘴唇。洗衣機，我要雙缸的上下水啊，電冰箱最好是三開門，彩色的電視帶遙控。

解說：（林昭在獄中的情況）監獄的工作人員沒有人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

許覺民：至於害死林昭的這批人現在還在，還盤踞高位，聽說還盤踞高位，但是我不知道是誰，我聽說上海有還盤踞高位。

解說：我在採訪中見到了一封林昭在獄中寫給她媽媽信的殘片，寫作的時間不詳，信中寫到：「你弄些東西齋齋我，我要吃呀，媽媽！給我燉一鍋牛肉，煨一鍋羊肉，煮一隻鹵豬頭，再熬一二瓶豬油，燒一副蹄子，炸一隻雞或鴨子，沒錢你借債去。……月餅、年糕、餛飩、水餃、春捲、鍋貼……」

林昭一口氣寫下了五十六種要吃得食物，在信的結尾她寫到：「寫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她隨即題詩一首：「塵世幾逢開口笑，山花須插滿頭歸。舉世皆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致以女兒的愛戀，我的媽媽。

1964年4月12日

林昭在獄中寫了一首悼念舅舅許金元的詩「家祭」：

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塵中的日期 / 三十七年前的血誰複記憶 / 死者已矣 / 後人作家祭 / 但此一腔血淚 / 舅舅啊 / 甥女在紅色的牢獄中哭您 / 我知道你 / 在國際歌的旋律裏 / 教我的是媽 / 而教媽的是您 / 假如您知道 / 您爲之犧牲的億萬同胞 / 而今卻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饑餓的奴隸！

許金元 林昭的舅舅 中共一九二七年江蘇省青年部長，“被蔣介石殺害於南京”

解說：1964年12月在獄中關押了近四年的林昭接到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按林昭的原話說：「夫自有政治起訴以來，未有如此之妙文也，」林昭接過起訴書對它進行了3739字的評註與批判。起訴書寫到：林昭確定了實行私人設廠的經濟路線，妄圖搜羅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林昭註曰：）正確地說是：計畫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 林昭獄中血書 —— 血衣題跋

解說：1965年5月31日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判處林昭徒刑20年，林昭接到判決書後刺破手指，在判決書的背面寫下了判決後的聲明：昨天，你們，那所謂的偽法院，假借和盜用法律的名義非法判處我徒刑20年，這是一個極其骯髒極其可恥的判決。但它確實也夠使我引爲判逆者無尚光榮的，它證明著作爲一名自由戰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節正氣。

### 浙江湖州

（朱郭 林昭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老同學）

朱郭：在沉寂的時候，你喊叫；  
在瘋狂的日子裏，你清醒；  
你流盡最後一滴血爲著親愛的祖國；  
你在陰霾中死去，必定在晴空下復活

### 林昭（1950年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

解說：這是50年代林昭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時期的同學朱郭先生，今天他帶著妻子臨終時的遺言，來到千里之外看望一個他素不相識的人。

### 山東曲阜師範大學

朱郭：（她病重）她讓我一個人來看看你，結果呢，她三月二號去逝了（1999年3月日）所以，我現在不是一個人來看你，我現在是代表兩個人來看你，我也了結了一個心願，我是代表兩個人向你問好啦，希望你繼續講下去。請你保重。

（張元勳 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原北大《廣場》編輯部主編）

張元勳：我這個人不大淌眼淚，因為什麼呢？過去那生活使得我們非常的硬。

朱郭：對對，我也不淌。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案犯張元勳因反革命一案，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解說：張元勳是接受我們採訪並同意我們拍攝的唯一一個在監獄見到林昭的人，這個 1957 年在北大 5·19 運動的點火者，因組織刊物《廣場》而被判處徒刑七年，1966 年 5 月刑滿釋放的張元勳凜然忘死去上海提藍橋監獄，以未婚夫的名義看望了林昭。

### 上海提藍橋監獄

張元勳：進了個院子，就有人在等我們，這個人後來我知道是副監獄長姓段。他直接衝我說：張元勳你來了，經過研究了歡迎，希望通過你和林昭的關係，能夠感化她使她幡然悔悟，好好改造。其實他說的話也是我想的。我也希望林昭能夠策略一些，甚至世故一些能夠保存自己，不需要付出後來那麼大代價犧牲自己。他說：當然了張元勳你知道我們在監獄呆這麼多年。（段說：）你知道接見是對你們的照顧，如果你敢於在接見中有任何行爲，後果很嚴重。那好吧，你現在跟我去。段監獄長領著我們繼續往院子裏走，一直走到不能再往裏進了，抬頭一看一個鐵門。裏面就是監獄了。步聲很亂我以為是林昭來了，不是，進來是武警，十幾個人，都帶著槍，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接見局面。（武警）在前面的椅子坐好，然後又聽見腳步響，林昭來了，終於進來了。後面兩個武警帶槍跟著。多嚴重，對她是看押的，可以說這是一級看押。（她）上面穿一件白色襯衣，（五月份）很髒，外面披著夾的外套，也都很破舊，頭髮很長。白頭髮，最明顯的是三分之一的白頭髮。頭上頂了一塊手帕，手帕上有一個血寫的字「冤」。另外她手上抱了個舊布包。她一進門，站住了，她看見我，我也看見她了，她嫣然一笑，整個屋子都愣住後來他那個隊長說：從來沒有看到她這麼笑過。

解說：林昭在一次絕食甦醒後，咬破手指在監獄的牆壁，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自由頌：

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  
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  
生命巍然在，愛情永無休；  
願殉自由死，終不甘為囚。

張：我買了各種各樣的蛋糕，她很高興。按常規我把提包拿出來了，我對幹部說：你們檢查。毫無疑問都檢查。奶粉使鉗子把蓋，那是原裝的蓋撬開。用鐵釘子都插。蛋糕，每個蛋糕都使鐵釘子……。東西檢查完了，幹部說行了，就一下推給林昭。林昭拿了一塊蛋糕說：你吃一塊吧我請你。我想我吃幹嘛？送來太難了，我不吃。我說你太難吃到了，你吃吧你就等於請我了。她說你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請你。後來她拿起蛋糕吃了，咬一口，乾。接著她就朝後面的拷槍的說：給我倒杯水！就那麼不客氣。那人手朝門外一招，外面馬上就有一个人拿暖瓶進來，也穿警服，拿一個杯子擱到桌上。那女醫生給她倒水，她一面喝水一面吃。就那麼從容。屋裏非常安靜。

張：她說送給你一個禮物。

張：當時我就很難想像她能送給我什麼？她有什麼可送給我的，當時她進屋時帶了一個破布包。她在布包裏翻，翻出一個紙包的東西。我覺得非常好奇，這是什麼東西呢？一直到這東西拿出來，我沒看清是什麼東西。到跟前了，我才知道是一個帆船。意思是：「長風破浪會有時，且掛雲帆濟滄海」這是李白的詩。

張：我現在趁此機會給你講：我萬一死了，被他們殺了，母親、妹妹、弟弟都是弱者，你多多地關照他們，他們太可憐了。千萬千萬。說完以後哭了。

### （血衣題跋）

解說：由於林昭在監獄堅決地抗爭，也使他遭受到了慘毒的折磨，有一次，林昭被一個女獄警毆打後。林昭寫到：我默默地摳著牆上的血點，只有想到那麼遙遠而又那麼切近的慈悲公義的上帝時，我才找到了要說的話。這個滿腹委屈的孤憤的孩子無聲地禱告過：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惡鬼這麼欺負人！我不管了，我什麼都不管他們了。

（摩羅 民間思想家）

摩羅：當時上海槍斃的王申西，就是比較典型的一個人，他的馬克思理論水平非常高，他能夠用馬克思主義來批評當時的一些現實情況，來批評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做法。那個人已經很不錯了，但林昭不局限於馬克思主義的資源，而是找到了西方傳統更加深遠的資源，找到了基督教資源。這個還不是從文化方面談資源的問題，林昭一旦有了這樣的資源後，我覺得，她心中就跟上帝之愛就連接起來了。

### 林昭詩集——自由之羽

摩羅：林昭呢，我們從能讀到的很少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在平時的表述和詩歌中喜歡用苦難這個詞，她用上帝的聖愛來看我們的芸芸眾生感到我們大地上的苦難很多。所以她就有一種非常深厚和寬廣的愛心，甚至是對她批判反抗的物件，也是帶著那種愛心，帶著那種悲憫。

解說：我開始以自己的鮮血寫《告人類》書，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一節，在半天之中一氣呵成。相信，凡讀著它的人們，都不能不感覺到其中深沉而熾烈的悲痛激情。

（錢理羣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錢理羣：林昭她自稱為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這一點可能意義更重大，就是她對自由有一個解釋，她說：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自由。這是在中國近 50 年的歷史上這樣明確地對自由的一個建樹：她說：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她提出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她一再反省自己是堅定而幼稚的，她反省自己 幼稚的時候，開始意識到這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可能，所以她由此提出一個命題，她說：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作奴隸的同時，但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隸制度。我們反抗奴役，但我們自身不能建立新的奴隸制度。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的歷史教訓正好出在這裏。

（文革場面：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解說：在林昭寫下這些思想的兩年之後，毛澤東在中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場面：革命無罪！毛主席萬歲！造反有理！）

（三反分子：彭德懷，張聞天）

解說：1965 年由上海提籃橋監獄所寫的：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間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這樣記載到：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如《靈耦絮語》（約十八萬字）《基督還在世上》《不是練習——也是練習》《練習二》《練習三》《鮮花開放在悲壯的五月》《囚室哀誌》《秋聲辭》《自諫》《血詩題衣》《血衣題跋》等數十萬字。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採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

### 上海茂名南路 159 弄 11 號

這是林昭在上海和母親、妹妹、弟弟所住的房子。

問：哪一間房子

倪竟雄：是這一間房子。請你開一開門，我說明一下。

問：這是原來許憲民住的家，我們來紀念她、出本書，拍一下她的故居。

現住戶：許憲民是誰啊？我不知道。

倪：是這的住戶，原來的住戶

（倪競雄 原上海滬劇團編劇、林昭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同學）

問：倪老師，你以前就是到這裏來的嗎？

答：一直到這來，經常來。

問：到林昭這來、到她媽媽這都是這裏嗎？

答：還有很多人到過這裏，張春元他們都是到過這裏。你來看，這窗框是當時的，這的距離好像還要拉開些，就是這地方，窗框還是那個窗框。



許憲民：一九三六年第三戰區上海淞滬三區專員  
「國大」代表 《大華報》總經理 蘇福長途汽車公司董事長

解說：就是在這間房間裏，林昭的媽媽聽到樓梯下傳來索要 5 分錢子彈費的聲音。當時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在場，這是她的一段錄音。

彭令范：就在 1968 年的五月一號下午，（員警）進來以後，他就問：你是林昭家屬嗎？他說：你女兒被槍斃了，付五分子彈費。當時我母親聽不懂他的話，我在旁邊聽懂了，我的母親聽不懂，後來他就說：怎麼啦，拿五分子彈費！我就從抽屜裏給他了五分，他後來還叫我母親簽字，後來他就走了。我母親那個時候就暈過去了，我們後來知道她是四月二十九號被秘密處決的。

（彭令范——林昭的妹妹）

解說：林昭的媽媽，這個抗日戰爭中的巾幗英雄，熱情幫助共產黨革命的民主人士，7 年之後也死在上海的外灘街頭。有人說是被人打死的，也有人說是暴病而死。

沈澤宜：

不知道為什麼 / 我總會想起 / 山那邊的一盞燈  
在冷霧淒迷的夜晚 / 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 / 孤獨地、美麗的  
凜然不可侵犯地亮著 / 在她光芒所及地方 / 盡可能遠地摒棄著黑暗。

許覺民：她把生命交付給這個民主鬥爭的事業了。她要把她的生、死來告訴世界上所有的人。中國人。她是為什麼而死的。我覺得林昭她所走的路子就告訴了：中國不走民主這條道路，就不會得到人民的真正幸福。

畫外音：林昭在獄中曾用血書這樣寫到：

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

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吶！

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以至對你們懷抱著人性呢？這麼一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著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陰暗、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 1968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被殺害，年僅 35 歲**

**字幕：**林昭說自己這樣作是為了自己迷途重歸的基督徒的良心

解說：通過幾年的採訪，我終於得到了林昭骨灰的下落，我前往上海。在一所巨大的，安放著數千骨灰盒的房間裏，我終於見到了林昭的骨灰盒，小木盒上寫著：林昭生於 1935 年歿於 1968 年。

（上海 安息之園）

（骨灰盒）

（解放日報）

（上海的街頭）

謹以此片獻給林昭的英靈

感謝所有默默為本片提供幫助和支持的人

拍攝者沒有採訪到任何監獄的工作人員

林昭被槍決是誰批准的，沒有記錄

導演 攝影 編輯：胡傑



# 不同時代兩個北大女生的對比

## 中國的墮落和希望

中國大陸網上文章

一百多年來，「北大精神」成爲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家園和價值皈依。「北大精神」就是啓蒙民眾、質疑權力和抗爭不義，爲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杜鵑啼血、百折不撓的精神。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北大」顯然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和教育機構，也遠遠超越了「最高學府」的身份，它一直處於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衝突、撞擊的風頭浪尖上，有力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瀾壯闊，宛如「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滾滾長江水。北大既充當過「五四」運動的搖籃和「八九」民主運動的先鋒，也曾淪落爲毛澤東發動「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謂輝煌與挫敗並存、光榮與恥辱同在。

「八九」之後，「北大精神」雖然不能說蕩然無存，但遭到了強權的整肅、壓抑和篡改，已成殘缺之狀。最近十多年來，北大與其他中國的高等學府一樣，盛行著明哲保身的犬儒主義和恬不知恥的功利主義，相當大一部分的教師和學生打著民族主義和「新左派」的旗號，心甘情願地成爲權力的幫忙和幫閒者。剛剛在各大媒體上炒得火熱的北大女生弓琳繳納一萬多元黨費的事件，就是北大現狀最爲突出的展示。這個漂亮得足以去充當某網絡學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讓我聯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個更加美麗的北大女生——林昭。林昭與弓琳形成了一組非常鮮明的對照：一個爲了捍衛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終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則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業，以一臉天真狀完成了連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塵莫及的一流表演。以「林昭」爲象徵的北大是光榮的北大，我爲之而神往、爲之而驕傲的北大；以「弓琳」爲象徵的北大則是醜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棄、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商業秀·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來，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於通過作秀來撈取個人資本——克林頓訪問北大時，就有一個名叫馬楠的中文系女生當面「痛斥」美國人權狀況惡劣。有意思的是，兩年後本科畢業，她卻選擇了到「人權狀況

惡劣」的美國去留學，後來還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如果不是擔負著從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負重「敵營十八年」的偉大使命，那麼，以我的智力簡直就無法解釋馬楠女士何以會打出這種「翻天印」來。

馬楠給我帶來的疑惑還沒有消除，另一個名叫弓琳的小師妹又粉墨登場了。此人先是因爲擔任某網校「形象代言人」而一舉成名，在獲得一萬多人民幣的報酬後，立即作爲黨費上交。在媒體上看到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當時，一名老師問道：「你是要把這些錢全交作黨費嗎？」弓琳堅定地點了點頭說：「是的。這是我第一筆勞動收入，我認爲真的很珍貴。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給黨。這是一個年輕黨員對黨表達的小小心意。我願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黨的熱愛。」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體的熱烈追捧。數日之間，相關報導就有數千條。看來，弓琳將來如果再接再厲的話，有可能被納入「雷鋒——歐陽海——張海迪——李素麗」的「模範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幾個著名網絡論壇上，對此幾乎全是負面評價，許多人認爲這是一種高明的商業炒作。就連與弓琳同宿舍的一個女生，也表示了這樣的猜測：弓琳很好，但也許背後是網校的又一次商業策劃。在《南方周末》的採訪中，這一猜測被證實了：記者在訪問弓琳之前兩小時，電話採訪了網絡學校的老闆王躍勝。王說，弓琳事前沒有和他商量過，他也是第二天看網絡新聞才知道的，他很支持，「這說明我們的小姑娘愛黨」。但是，弓琳卻對記者說漏了嘴：「我說我想把第一筆代言費交黨費，王總很支持。」記者立即追問說：「但是王總說他是看新聞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對此，弓琳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祇好顧左右而言它：「也許他有他的考慮。」

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話，兩萬元能夠買多大版面的廣告呢？兩萬元的廣告費用能夠讓這所網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於是，他們便合謀選擇了這個「出其不意」的營銷計策，果然一舉成功。

如果僅僅是一場商業秀的話，我絲毫不感興趣。然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它不僅僅是一場商業秀，更是一場政治秀，同時也將北大傳統牽扯進來。弓琳強調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別喜歡的兩句話就是：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須追求自己的生活，祇要你自己心裏純淨就夠了。別人評價你多麼有心機，這些都不重要。這次舉動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連日來她卻馬不停蹄地接受各類記者的採訪。《南方周末》的記者敏銳地寫下了一個小小的細節——就在採訪的中間，弓琳的手機響了，她接電話，顯然談到了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對呀，很牛吧。哪一張報紙上有報導……」顯然，她並不是不在乎媒體的報導。很快，她又參與中央電視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稱的《聊天》節目，作為特邀嘉賓與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廣大人民要愛黨愛國。因此，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問：究竟是誰最先將此事捅到媒體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還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網校的王老闆呢？

在每次採訪中，弓琳都得意無比地談到身上的兩重光環：「現在我身上有兩個最大的光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入黨。這筆錢交給北大黨委，同時回報北大和黨，我覺得這機會太好了。」她以一種「謙虛謹慎」的口吻回顧自己的中學時代入黨的經歷以及對北大的熱愛：「十八歲就入黨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麼苛刻的條件下。那時候，入黨屬於非常榮譽性的東西，相當於給你一種光環。北大是別一個光環。正如一位老師所說，事實上現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費北大、享受北大。因為北大給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實我和北大的關係，我和黨的關係，都是這樣一種關係，我完全是個消費者，沒作什麼貢獻。所以有這個機會的話，我是願意做的。」這是一個無比聰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膽相照」的表白。其實，祇要對北大精神稍稍有點瞭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說的這兩個「光環」不僅不能「重合」，而且互相對立——

「非黨化」是大學精神得以確立的前提。北大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敵人，就是共產黨的專制主義和黨化教育。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對教育和文化的摧殘都是空前的。一個依靠暴力來支撐的政權，一定會把文明當作「不安定力量」。因此，選擇做一個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著選擇反抗專制和暴政、堅守民主和人權的人生道路；而選擇做一個死心塌地的奴隸黨員，也就意味著放棄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為權力架構中的一顆「螺絲釘」。

在兩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種選擇的是林昭，作出後一種選擇的是弓琳，這兩個北大女性從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北大兩個時代不同的「校格」。林昭的同學孫文鑠在一篇回憶林昭的文章中這樣寫到：「獨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戰死為止』的馬寅初，『匹夫不可奪志』的梁漱溟，『決不低頭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長、教授、學生中的最佳體現。可以堅信，這種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壓制不住的，它將會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發揚光大。」我同意孫先生的判斷，但同時我又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像弓琳之流的北大學生、像林毅夫之流的北大教授、像吳樹青之流的北大校長，最近二十年以來正在變得越來越多（按：豈止是這二十年！應該說是自從        年始！）。他們肆無忌憚地敗壞著北大精神，他們卻被當作新時代的「北大代言人」。這是北大的悲劇，這是北大人的恥辱。

### 被忘卻的林昭

誰是林昭呢？當大部分北大學子都忘卻了這個名字的時候，女作家方方卻寫下了一篇題為《林昭的光芒》的文章：「靜夜之時，總會有一個人靜靜地站在那裏，審視著這麼容易忘卻又這麼容易滿足的我們。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著果敢和無畏。她彷彿在說：歷史就這麼過去了麼？你們就這樣輕易地原諒了專制？原諒了災難？原諒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們自己？她的詰問令我們霍然而起。她就是林昭——為了追求真理，為了爭取自由，在監獄中慘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親交上五分錢子彈費而被槍殺的林昭。」一九六八年林昭慘遭殺害之後，北大的湖光塔影依舊；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北大的湖光塔影依舊。然而，今天的北大，除了長袖善舞的

弓琳之流外，還有多少人在記憶、在沈思、在呼號、在吶喊呢？方方接著寫道：「偶爾的時候，也攤開自己的雙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這也是我想對自己說的話、想對那些尚未「奴在心者」的北大校友們說的話。正是因為呈現了這些帶著血跡的文字，方方主編的《今日名流》雜誌在兩年前才被迫停刊——依然還有那麼多醜陋的傢夥不敢面對林昭。

對於今天的北大和今天的中國來說，林昭的價值無論如何也不能被低估。錢理群教授在《面對血寫的文字——初讀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一文中指出：「林昭是憑『感性的直覺』去『行動』的；因此，她不同與張中曉、顧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戰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動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難的殉道的『聖女』。」她比絕大多數同代人更早地透視出了毛澤東的專制魔王和嗜血獨裁者的本質。在那最黑暗的「毛式法西斯」統治的時代裏，林昭如同當年拯救法蘭西的聖女貞德一樣，用生命激活了北大的文化命脈，並且為中國當代知識份子樹立了一個難以企及的「精神高線」。要求人人都成為林昭是不現實的，但至少我們應當保留仰望林昭、敬重林昭的那點青春熱血和心靈渴求，我們必須承認林昭比我們高貴而不是去嘲笑她——如果連這點「道德底線」都沒有了，北大人何以成為北大人？知識份子何以成為知識份子？假如人人都爭先恐後地去學習弓琳的那點「厚黑之術」，那麼林昭也就遭到了第二次更加殘酷的謀殺。

在帶有很大的「自白」性質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裏，林昭最頻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錄的《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裏，曾對林昭列有「一九五七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的罪名。對此，林昭大義凜然地批駁說，這是「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和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份子！」錢理群教授特別指出，林昭又自稱「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這也很值得注意。林昭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贊同這樣的觀點：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祇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

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並作了這樣的發揮：「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面對著林昭數十萬言的血書，錢理群感慨地說：「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並以自己柔弱之軀進行拼死反抗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探討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這本身即有一種特殊的感人力量與思想價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說，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自稱『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大概也是要強調這一點。」早在四十多年前，林昭就認識到並毫不畏懼地宣佈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邪惡。我想，這些林昭在監獄中用血寫下的文字，是值得作為時代弄潮兒的弓琳們好好捧讀的。

當「誰是林昭」在北大成為「真問題」的時候，當言說林昭依然是「禁忌」的時候，電視屏幕上就祇能飛舞著弓琳和倪萍那「忠黨愛國」的淚花。林昭的同窗好友張元勳在《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寫道：「她說出了發自內心的痛苦：『我有受騙的感覺！』她的話是湧自最純正的心靈的真實、痛苦之聲！她終於憑著一顆高貴的良心、詩人的良心、智者與學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體經受了人世間最最殘酷的酷刑、折磨與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輝的三十六年的人生！從那個黑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那個黑夜，她開始義無反顧地背起了那命運的十字架，毫無反悔地走上一條窮途。十一年後，她終於被密殺、滅屍。死，這或許是她在當時已經思及的事，但如此慘死卻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人們發現，林昭在共產黨監獄裏的遭遇，比起江姐在國民監獄裏的所謂遭遇來，不知道要悲慘多少倍。我想追問的是：故作天真無瑕狀的弓琳小姐，假如知道了林昭的遭遇，會不會更熱愛她的「黨」呢？

### 光環與醜聞

我在「關天茶舍」的網絡論壇上讀到一篇署名周秋鵬的、題為《光環與醜聞》的短文。同一天的報紙上有兩則截然不同的新聞：一條是北大女生弓琳交了一萬多元的黨費，另一條是一名在北京某洗浴中心賣淫的女子，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前面一則新聞的主人公被記者寫得金光燦爛，後面一則新聞的主人公則遭到了無情的嘲弄。

對此，作者若有所感地寫道：「首先我覺得她們在我眼裏是相同的。她們兩個都是人，都是父母生的，都有居民身份證，也都有生存的權利和自己的尊嚴。借用《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一句話，叫『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兩個平等的人，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那就是掙錢。她們在掙錢的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就是用自己的身體，給別人提供服務。當然在名稱上稍微有點區別：那個女生做的，叫形象代理；那個女子做的，叫賣淫。但在本質上都是用自己的身體為別人提供服務。結果也差不多，她們都用自己的身體掙到了錢。然後，她們掙到錢的用途，那女生是用來交黨費，那賣淫女是用來養家糊口。我看也沒什麼區別。至少我無法分出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借用那個女生的說法，都是屬於『很私人化的事情』。」將北大女生弓琳與妓女放在一起，既非故意貶低弓琳，也非刻意抬高妓女。這是一種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中少有的寬廣的人道主義立場。

然而，兩人卻擁有著迥然不同的命運，一個人像鳳凰一樣珍貴，一個人像泥土一樣卑微。作者接著寫道：「那個女生的舉動被新華社宣傳，然後又受到各個重大媒體的報導，成了一個熱點人物。面對記者的採訪，她神采飛揚、輕鬆自在地談著自己身上有兩大光環，一個是北大學生，一個是十八歲入黨，當然現在又做了這麼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自然又要多一個更大的光環了。而那個賣淫女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她在正在用自己的身體為別人服務的時候，警察衝了進來。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警察面前，她沒有來得及穿上衣服，可能也沒有機會穿衣服，懷著極度的恐懼與羞恥，這個年輕女子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以為這樣就可以躲避警察的抓捕，但她被更多的警察攔住了，而且她的舉動也上了媒體的社會新聞專欄。作為一個靠賣淫為生的人，身上的醜聞肯定比那個女生的光環多，現在又做了這麼一個舉動，還上了報紙，自然又要多一個更大的醜聞了。」兩個年齡相近的女孩，卻有著天壤之別的人生，真是發人深省。最後，作者用一種平靜後面蘊藏著閃電雷鳴的筆調寫道：「我在為這兩個年輕女子進行比較的時候，始終保持著平靜的心態。儘量不讓自己的文字帶有任何情緒的色彩。但是我的腦子裏也總是在出現一個畫面，就是那個孤立無

援的賣淫女，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體地往外逃跑的樣子，她的處境是那麼的絕望與窘迫，是那麼的恐懼與羞恥，我總是忍不住為她心痛，為她流淚。」

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光環」與「醜聞」倒置的「反義社會」。我們歌頌著那些卑鄙的人物，我們凌辱著那些可憐的靈魂。我們把小丑當榜樣，我們把聖徒當笑料。沒有多少人關心那位裸體狂奔的女子的命運，卻有無數雙羨慕的眼睛盯著弓琳燦爛的笑容。我們學會了以一種跟良知對立的方式來悠哉遊哉地生存，或者乾脆就將良心懸置起來。英國學者巴特勒在《蓋世太保史》中分析了納粹時期的民眾心理：「許多德國人擅長所謂『內心遷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裏，而同時採取服從、馴服的形式。這就產生了納粹政權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監督高效率地控制社會。……在這種形勢下，居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很快便不僅不再持有不同的思想，而且開始支持政權，與政府的目標保持一致並服從它地要求。順從要比反對容易。豈止容易，甚至還會有獎勵。」當說謊成為生存的前提的時候，當認同罪惡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的時候，「吃人」便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巴特勒所描述的不僅僅是希特勒德國，這也恰恰是今日中國的生動寫照，也是弓琳繳納黨費的內在動因——林昭因為說出真話而慘死，於是人們在林昭的屍體前面止步；弓琳因為主動配合作為導演的「老大哥」（奧威爾《一九八四》）演出了一出聲情並茂的好戲而飛黃騰達，於是人們便在這條道路上蜂擁而上。林昭被掩蓋在幕後，而弓琳則出現在聚光燈的中央。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們是如許的美麗——林昭的美麗既是外表的美麗，更是靈魂的美麗，這種美麗是黑暗中的光，從天上來的光，照亮最為難熬的夜半時分；而弓琳那張漂亮的臉蛋，遠遠不足以遮蓋她內心的虛偽和骯髒，她沒有殺人，但是她為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跡。

我寫下了這篇文章，也寫下了對林昭的敬仰和對弓琳的鄙視，同時還寫下了我對北大精神的理解與呼喚。



### 作者前記：

文革的爆發距離今天將近四十年了。四十年前，我從一名斬露頭角的年輕作者變成被中共「工作組」迫害的「牛鬼蛇神」，「反動作家」，又因不堪受辱成為後來聲名狼籍的「造反派」之一員，十年間起起伏伏。回想起來，無論是迫害還是反迫害，造反抑或被造反，都同樣地印證著文革這場曠古浩劫的庸俗和荒誕。我的回憶，不是辯解，也不為懺悔，祇希望能對文革初期，一個地方國有大廠中的心態，人際關係和政治氛圍提供一點有益的記錄。

### 正文：

我自 1960 年中專畢業，分配到西南邊陲貴陽市的一家大型機械廠工作，因為連續發表小說和戲劇作品，成了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但是，文革初期，按中共中央精神派駐進廠，即後來被毛澤東下令驅逐的工作組，因為家庭出身等原因，把我列入“牛鬼蛇神”進行批判。控制一切的廠黨委和工作組黨委，仍舊按照過去運動的經驗，以為運動的模式又是以黨組織為核心，迫害其他異己分子，但他們絕然想不到的是，高深莫測的毛澤東，這一次居然把矛頭對準了自己的黨。值得指出的是，對於中央和毛的真實意圖，基層的群眾和一般幹部在運動初期一直都是不甚明瞭的。中央發動文革的聖旨《五一六》通知在職中工傳達以後，工廠黨委和工作組黨委，也並未按檔精神辦事，仍然牢牢地抓住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由他們控



## 我所親歷的基層文革 老衲



制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利用圍在他們周圍的積極分子，對敢於造反的群眾進行瘋狂的鎮壓。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以後，不少群眾被打成“牛鬼蛇神”。我所在的工廠不少職工，包括中層幹部，因為在國民黨第八軍槍械修理廠幹過，通通被打成國民黨殘渣餘孽，遭到批判鬥爭，有的被逼上吊、跳河。還有一些因為其他歷史問題和其他現實問題，比如平常發牢騷、小偷小摸、男女關係等等，都是橫掃對象，通稱“牛鬼蛇神”。我當時工作的子弟學校以及廠職工醫院由一個“文革”小組領導，組長是譚校長，老譚年輕時也在八軍槍械修理所當過學徒，自己腰杆不硬，實際領導權完全控制在黨總支書記胡 X 顯和工作組長邵 X 達手裏。我被批鬥過兩次，未搞出什麼大的名堂，就暫時放下，派人去省作協檔案室，搜集了我過去發表的全部作品，想從這些作品中找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從中打開缺口。同時鄭 X 芬、趙 X 中、衛 X 亭、朱 X 聖等老師被橫掃出來，成了學校第一批牛鬼蛇神、被停止了教學活動。醫院曾院長和愛人楊 X 芳被揪出來。曾院長在國民黨部隊當過一段時間衛生員，東北黑山阻擊戰時跑過來參加解放軍，抗美援朝時期，在戰鬥中為搶救傷員，多次立功受獎。他為人正直，敢說敢幹，他從來沒把胡 X 顯書記放在眼裏，這次揪他的理由，一是當過國民黨軍隊的衛生員，懷疑他有隱瞞歷史的行為；其次是在一次政治學習會上，他針對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論述，發表自己的看法，他說過去不講螞蟻就看不見螞蟻，現在一提到螞蟻，似乎遍地都是螞蟻。他不同意意識態裏的階級鬥爭，等等。他



愛人楊 X 芳是職工醫院的護士長，十六歲多從湖南一所中學畢業參加志願軍，同時參軍的六個湖南妹子，有四個死在戰場上，有一個負重傷成爲植物人，只有她僥倖活了出來，有人感到奇怪，說那麼多人死了，爲什麼她卻只負了一點輕傷？她肯定是在戰鬥中偷奸耍滑，要麼就是當了逃兵。還有就是她老母親從湖南來探親，一件白褂子洗了晾在一棵竹杆上，有人發現白褂子背後隱約有個“醫”字，斷定楊有偷摸行爲。

文衛支部開鄭 X 芬的批鬥會，曾院長夫婦被叫去陪鬥，負責組織的批判的老師張 X 棋搬來一根長條凳，鄭 X 芬站中間，曾院長夫婦站兩端。曾院長是個東北大漢，楊 X 芳是個嬌小的湖南女子，就像馬戲團玩翹翹板一樣，曾院長一站上去，板凳一端就翹起來，把楊素芳拋了一米多高，又重摔到地板上，摔成重傷，被緊急送往醫院，工作組長邵 X 達要曾院長去照護負傷的愛人。曾院長堅持不去，說在朝鮮戰場上，美國飛機扔炸彈，楊 X 芳曾兩次被炸飛起來，其中一次被摔在水冷的河裏，讓她揀得一條性命。這次不算啥，就當和平時期黨考驗她吧！胡 X 顯大怒，說曾院長有抵觸情緒，影射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美國飛機扔炸彈，於是會場上的口號便震天地響起來。鄭 X 芬老師站在條凳中間，拋得不高，摔得不重，爬起來揉著額上的青胞，重新站上板凳說：“今天是批鬥我，你們不要弄錯方向，曾院長你站在地上陪鬥吧！”邵 X 達說：“鄭老師這態度好，曾 X 庭你就陪鬥吧！”沒等人發言，鄭 X 芬就說開了：“我想先解釋幾句，上次張 X 棋同志……”張 X 棋瞪著眼說：“誰是你的同志？”鄭素芳說：“那，我就叫你張 X 棋敵人好吧？不過你說我是漢奸，我參加過胡傳奎和刁德一領導的忠義救國軍，你搞錯了，忠義救國軍是上海流氓頭子杜月笙領導的，胡傳奎和刁德一是戲中的反面人物，你一個大學畢業生，怎麼連這都不懂？”趙 X 中和我等人都是叫來參加陪鬥的，本來沒有趙的事，但他卻搭嘴說：“也難怪，張 X 棋老師是學化學的，上次陸 X 勝（即我本人）說他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入黨，他反駁說：‘誰說共產主義社會沒有階級、沒有黨？沒有共產黨了，那麼共產主義誰領導呢？’他這人……”寇 X 站起來說：“你故意搗亂不是？現在是批鬥鄭 X 芳，誰發言？”本來這次

批鬥會我只是陪鬥，所謂陪鬥，就是站在挨鬥的人旁邊，聽人發言，接受教育，批得對不對與我無關。可我想到在我挨批鬥時，鄭老師曾頂著壓力爲我說話，現在落到鄭老師挨鬥，我不爲她說話，那就太不夠意思了。於是我舉手發問：“報告邵組長，請問我能不能發言？”邵 X 達說：“批鬥會上，誰都可以發言！”

我真就發言了。我不是批鬥鄭老師，而是質問黨總支書記胡 X 顯，我說：“個人檔案，牽涉到一個人的政治生活，我們學校和醫院職工的檔案，只有你當書記的才能調閱，按理你應當嚴守秘密，但你卻把別人已經做過結論的歷史拋出來整人，這既違法，也很不道德！鄭老師的歷史問題，經過黨組織歷次‘審幹’，是做過結論的，現在張 X 棋卻說鄭老師是漢奸，你當書記的怎麼讓個漢奸來教書？還教政治呀！你不是親口對我說，張 X 棋的母親是國民黨縣黨部委員，父親是被鎮壓的惡霸地主，他怎麼就成了你手下的紅人？”衛 X 亭老師、宋 X 聖老師，都有嚴重的歷史問題，聽我這麼一說，也跟著起哄，問過去共產黨做過的政治結論還算不算？醫院也有一些老醫生提出同樣質疑，一時會場大亂，邵書記只得站起來說：“今天是開鄭 X 芬的批鬥會，其他問題暫時不提，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下來找我交換意見。鄭老師，你對大家的批判，你可以談談自己的認識，你還是內部矛盾，你可千萬不要滑向敵人一邊去，你講吧！”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橫掃牛鬼蛇神”這一階段，工作組先後在學校召開的三次批鬥會，都未開出什麼名堂，那時開會，揪頭髮、按腦袋、坐土飛機等武鬥還不多見，被批鬥的人也不十分害怕。有的還據理反駁，弄得會議主持者很被動，但工廠和學校的大字報卻愈來愈多，廠區中央大道兩旁，專門用竹篩安裝了千米長的大字報專欄，貴陽火車站對著的遵義路（當時叫朝陽路）兩邊，也立了專貼大字報的竹棚，但那陣的大字報，都沒敢涉及各單位的領導和工作隊，更不要說對準省、市委了。我們學校的大字報也不少，除老師們寫的，還有學生互相寫的，你說我考試作弊，我說你上課搗亂。在混戰中，我教過的三（乙）班女生余 X 英，突然在學校最顯眼的地方，貼出一張揭露張 X 棋老師的大字報，說張 X 棋在課堂耍流氓，羞辱工人子女。跟著，余 X 英的父親在廠裏貼出大字

報，說張 X 棋搞階級報復，強烈要求學校工作組把張掃出教師隊伍。二（乙）班鄧 X 平，寫大字報支持余 X 英，說張 X 棋是牛鬼蛇神中的大毒蛇，他經常用下流話挑逗女學生，說張不配當老師，應當清除教師隊伍。張 X 棋馬上像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耷耷的。

有個星期天，我和趙 X 中相約上黔靈山公園，當我們坐在弘福寺側面一棵桂花樹下的躺椅上，面對一杯濃香四溢的茉莉花茶，心裏頓覺輕鬆了許多。我正和趙 X 中交換著對形勢的看法，突然山下闖上一夥年輕人來破“四舊”，他們把廟裏的經書搜出來焚燒，把一些古廟的雕花門窗砸得稀爛，和尚出來制止，他們就把和尚推上石凳，進行現場批鬥。一打聽才知道這些人是市府機關“破‘四舊’，樹‘新風’隊”的。他們除了破“四舊”，還用紅油漆在一些舊街道牆壁刷上新名字，一時間貴陽街頭出現了“向陽街”、“向東街”、“愛東街”、“紅太陽廣場”等等街名和地名，在山下鬧夠了，這才上到黔靈山弘福寺來鬧騰，有些遊山的人擔心焚書的火引燃古廟，自動過來和他們辯論，他們仗著人多，便把那些外地游山客人圍著批鬥，我實在看不過意，一下忘了自己的處境，便不顧趙正中的勸阻，沖過去質問他們：“是誰讓你們這麼幹的？”一位比我年紀稍小的女青年理直氣壯的說：“是毛主席！”我說：“你造謠！佛教進入中國一千多年，佛學博大精深，共產黨講宗教自由，毛主席何時講過佛經是‘四舊’？”他們辯不過，便說我反對破‘四舊’，對我進行拳打腳踢，趙正中趕過來把我拉出重圍，回頭對他們道歉，說我是個精神病人，才從瘋人院出來，他們這才罷手，回頭見有人在廟門前的瓦牌坊上，用紅油漆寫了“紅太陽”三個鮮紅大字。我真是要氣瘋了。

有一天，我碰上子校小學部的余老師，余老師當時三十出頭，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我們走得很近

了他才看清我，他把我拉到醫院大樓的轉角處，見四周沒人，才小聲說：“你知不知道，北京鬧得很厲害呀！”貴州本來就邊遠閉塞，我們工廠距省城又遠，加上省、市當局的封鎖，確實很難知道外界的消息。餘定根過去和一位姓林的女老師關係曖昧，引起林老師丈夫的不滿，胡 X 顯調來子校任書記以後，召開教師會議對余老師進行批判，在批判過程中，有老師揭發余老師收聽敵臺，餘因此受到大過處分。余對胡書記滿肚子意見，總想找機會發洩出來。他找我就是想和我聯名寫胡的大字報，掏心裏話，貼黨總支書記的大字報我還不敢。餘鼓動我：“你怕啥，北京大學領導被撤換了，北京市委都改組了，彭真下臺了，目前北京各大學的學生正鬧著趕工作組……”我一怔，忙說：“你聽外台了？”他冷笑說：“內台靠不住，不聽外台就變成聾子了！這也是逼出來呀！”他又提出要和我聯名寫胡平顯的大字報，他提供材料，由我執筆寫草稿，他負責抄寫。我還是沒有答應。我想到自己現在的身份是牛鬼蛇神，是停職交待問題的“現行反革命”，儘管我什麼都沒承認，但共產黨打反革命本來就是不需要本人承認的。

但是，隔了兩天，余老師寫胡書記的大字報還是貼出來了，貼了整整一面牆壁，標題是《打倒南霸



天——胡 X 顯》，副標題是《徹底揭露胡大麻子的醜惡嘴臉》，不知他在那裏搜集到那些材料，而且每件材料都有根有據，就像他親眼看到似的，不由你不信。這是全廠第一次有人站出來貼一個基層黨總支書記的大字報，它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在工廠一角爆炸開來，子弟學校緊挨著尖山村和五三村兩片家屬區，學校操場

是部分職工上下班的必經之路。余老師貼胡書記大字報的事很快傳遍全廠，不少職工下班就趕來學校看大字報。余的大字報講到，胡書記當初拉攏他，要他秘密監視小學部幾位元家庭成分不好、有歷史問題的老

師，隨時搜集他們的言行向他彙報。看到這裏，我便掏出圓珠筆，在大字報的空白處，批了這樣一行小字：胡 X 顯搞人盯人的特務政策由來已久，他曾佈置我暗中監視張 X 棋、趙 X 中等老師，許諾我加入共產黨，我不幹，他就懷恨在心，尋機整我。

前面提到的這位積極整人的張 X 棋見了我的批字，這才知道他背後也有人盯著，馬上火了，於是反戈一擊，寫出大字報：“胡 X 顯挑動群眾鬥群眾，罪不可赦”，他揭露說，胡樹他為學雷鋒先進典型，鼓勵他爭取入黨，但他必須拿出實際行動，密切注意身邊的階級鬥爭，注意現實生活中的階級鬥爭，注意身邊每一個人的言行，他列舉了一長串人名，都是胡書記要他監視的物件，就連譚校長和醫院曾院長，也要張捎帶注意一下。張 X 棋的大字報貼出不到半天，學校一下子亂套了。小學部女老師多，他們大都是工廠職工和各級幹部的家屬，不到三天，老師們的幾百張大字報對胡 X 顯書記發起猛攻。胡的三代祖宗都揭出來了。余老師為報一箭之仇，也揭發胡平顯一樁“花案”，說胡曾和一個女子生過私生子。胡的女兒在學校上初一，她哭著把這消息告訴了媽媽，她媽又哭著去找胡平顯的老媽，一家人哭叫著要向胡討個說法，胡也氣哭了，去問工作組長邵 X 達該怎麼辦？聽說邵早從戰友的信中知道一些北京的情況，深信這次運動大有來頭，擔心這又是毛澤東撒下的網，便老練地安慰胡平顯說：“什麼怎麼辦？誰又沒撤你的書記，上邊有工作隊和廠黨委撐著，你照幹你的工作。你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千萬不要和群眾對立！”胡 X 顯哪里還有心思抓工作？學校工作全癱了。

最有趣的還是青年工人吳 X 聲辦的那個“馬路社”。這小子別出心裁，在工廠中心區的一塊最顯眼大字報專欄上，貼出一張大白紙，上端畫了一座廣播發射塔，標明“馬路社”，每天“播”放一組消息。有一則新聞說，北京大學出了個學生頭領名叫蒯大富，他號召學生們聯合起來反對工作組，趕走工作組。另一則消息說，劉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北大看大字報，受到同學們的圍攻。隔天，“馬路社”播出一則更離奇的消息，說毛主席從外地回來，劉少奇去見他，遭到冷遇，看來毛、劉兩主席之間有矛盾……這些真真假假的新聞差不多每天都在“播”出，其中有

些話和有些事，我們想都沒想過，比如說江青受毛主席之托，支持文化大革命，反對劉少奇等等。“馬路社”的新聞，受到廣大職工的歡迎，特別是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每天都早早來“馬路社”前邊等



著，只要小吳一出現，大家就問：“又有什麼好消息？”果真好消息播出來了：“江青同志號召北京的大學生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

我一九六〇年分來工廠，在工廠工作和生活了六年多，依我看，工廠的工人和幹部一般都是比較老實、厚道的，他們拖家帶口，自己靠勞力和技術吃飯，惹事生非的人不多。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沒有思想、沒有看法。長期的思想禁固，猶如深藏在地下的岩漿一樣，在一定的外部條件的誘導下，總是要爆發的。現在工廠也一樣，經“馬路社”這麼一煽動，馬上就有人寫出轟工作隊的大標語，鉚焊車間、金工車間、生產計畫科等單位，也仿效子弟學校的樣子，給本單位的頭頭貼出了不少大字報。工作隊懷疑“馬路社”消息的來源，他吳 X 聲一個初中文化的年輕工人，怎麼會知道那麼多黨和國家大事，特別是一些高層人事變動，連工作隊領導也來聽到傳達，認定他在秘密收聽“外台”，於是派保衛處的人對他明查暗訪，忙了幾天，同宿舍的人證明，吳 X 聲連最簡單的礦石收音機都沒有，也不會擺弄，他吳 X 聲控制的“馬路社”仍然天天堅持“播音”（貼出新的消息），來“聽廣播”的人愈來愈多，工作組抓不著他的證據，沒法把他打成反革命，查他檔案，他父母都是上海的血統工人，爺爺還參加過一九二七年周恩來

領導的工人武裝起義。於是有人建議，用大字報覆蓋，反正大字報你能寫我也能寫，你可以貼我也可以貼。工作組採納這個意見，指示政治部一些黨團員，寫出橫掃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或大標語，待吳正聲載有最新消息的大字報一貼出，馬上就用大字報覆蓋上去。一次吳正聲一回頭，見一個女孩子在覆蓋他的大字報，走近一看，是女廣播員徐 X，兩人吵著吵著就抓扯起來，吳 X 聲不小心手指碰上徐 X 的胸部，那正是炎炎夏日，徐丹穿著薄薄的短袖的確涼襯衫，徐 X 大喊：“抓流阿強（流氓、阿飛和強盜的簡稱，是當時很流行的一句罵人話），吳 X 聲耍流氓！”吳 X 聲終於被打成牛鬼蛇神，在廠保衛處關了一夜，押回木模車間批鬥。從此，“馬路社”被迫停止“播音”。後來有人說，這是工作隊施的美人計，專引吳上鉤，要不怎麼徐叫一聲抓“流阿強”，保衛處的人躍出來就把抓了，說明保衛處的人是早埋伏好的。

推毀“馬路社”之後，工作組乘勝追擊，他們把《人民日報》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印成傳單，在全廠散發，說《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它的社論傳達的是黨的聲音，是毛主席的聲音。工作隊黨委和廠黨委，指示廠文革領導小組，動員各單位積極分子，繼續橫掃牛鬼蛇神，那些貼單位領導大字報和企圖趕工作隊的人，通通打成牛鬼蛇神，他們胸前掛著黑牌子，上面用油漆畫著一個醜惡的鬼腦袋。同時，為了殺雞儆猴，工作隊連續召開了兩次全廠性的批鬥大會，第一個被批鬥的人叫謝 XX，重慶工業大學畢業不到一年，在裝配車間任實習技術員，罪名是在一次事件中，參與圍攻黨報《貴州日報》。這是上萬人參加的批鬥會，聲勢浩大，謝 XX 站在臺上，問他什麼他都承認，叫他投降，他就舉手，可手一放下他就翻案，大會開了兩個多小時，上臺發言的十多人，他始終反反覆覆，工作隊只好宣佈他停職檢查，把他關進隔離室。另一個被批鬥的人叫嚴 X 剛，是鑄鋼間工人。嚴 X 剛是省機器製造學校鑄造班畢業生，和我一樣，同屬中專生。但我讀的學校屬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主管，而他的學校屬省機械廳主管。這小子其貌不揚，但野心卻不小。他在自己床鋪上方的牆壁，貼著書本一樣大的馬、恩、列、斯、毛的頭像（杭州織錦繡像），毛主席像的後邊，貼著同樣大小的照片——他的頭像。同室工人向工作組舉報，說嚴 X 剛要和

馬、恩、列、斯、毛平起平坐，想接毛主席的班。工作組派人抄他的家，他的“家”就是床頭一口大木箱，裏面全是馬列著作。但在他枕頭下發現一個精裝的大紅筆記本，翻開一看，他竟模仿列寧的著作《列寧筆記》的格式，用紅色鉛筆在每頁中心豎著畫條紅線，左邊是毛主席的論述，右邊是他的批註。比如毛主席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部分……”他在旁邊批上：“人為製造矛盾！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談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鏤花做文章，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在旁邊批註：“從當時來看，這段話還有一定道理，可現在用這話來對待群眾，對待知識份子就不對了！”等等。嚴 XX 在批鬥會上的表現和謝 XX 不同，人家批鬥他，講的每一條他都承認，可每一條他都不認為自己有錯。說他和馬、恩、列、斯、毛平起平坐，他說有這回事，可有什麼錯呢？不是說革命領袖和群眾心連心嗎？心都可以相連，那為什麼就不能平起平坐呢？說他狗膽包天，竟敢批註毛主席的語錄，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說：“那麼列寧呢？列寧批的是馬克思的語錄，他不是更大的反革命分子？”這次會從下午兩點半開到五半點，也沒打下他的囂張氣焰，最後只好把他隔離起來寫檢查。

子弟學校“掃”出來的牛鬼蛇神有十多人，占全校老師的四分之一，最後餘 X 根也被掃出來了，每天清晨上班，我們排隊站在大操場，由趙 X 中教大家唱語錄歌，曲子全是由李劫夫配的，聲調明快昂揚，我們都很喜歡，都愛唱，唱完歌，由工作組長邵 X 達給我們訓話，講的無非是老實交待自己的罪行，爭取寬大處理之類，最後分開勞動，趙 X 中負責掃廁所，其他人有的打掃衛生，有的鏟操場邊的野草，負責上下課打鈴的牟師傅看管我們。我教初三（乙）班農業基礎知識時，曾帶學生在學校側邊開了一塊荒地，種有菠菜、白菜、南瓜等蔬菜，讓學生結合課本上的知識進行觀察研究，牟師傅交給我的任務就是給菜園鬆土、除草，這工作很輕鬆，我也喜歡。可沒幹三天，工作組來通知我去報到。我放下鋤頭就去工作組，一個工作隊員接待我，他說：“從明早開始，你和汪 X 洋打掃全廠的廁所。”一會汪 X 洋被人帶來了，這是

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個子矮小，結實精悍，他是廠裏分管基建的副廠長，半年前他辭退過四百名家屬工，家屬們不但貼了老汪幾百張大字報，還在工作隊駐地靜坐示威，工作組組長朱 X 夫當然知道，每個家屬背後，還有她們的丈夫，他擔心廠裏一些工人跟著鬧起來，只得把汪作為“走資派”拋出來。汪很委屈，他覺得辭退家屬工是工廠黨委的決定，不應當由他個人受過。他找到工作組大吵大鬧，工作組長朱 XX 說：“你要正確對待群眾！”汪說：“你要正確對待我！”工作隊讓汪掃廁所，可能還有另一層意思。不久前廠裏批鬥謝 XX，汪居然在基建科召開的會上為謝 XX 鳴冤叫屈，工作組這次讓掃廁所，就是想臭臭他，剝削他的傲氣，讓他知道自己不過就是個“臭老九”罷了。

汪副廠長是廠裏出了名的才子，我是小有名氣的作家，工作隊專派我倆掃廁所，其用心顯而易見的。我這人遇事想得開，我是在農村長大的，什麼豬糞、狗糞、牛糞沒見過？退一步說，要是我當初不出來，還不是和我母親、妹妹一樣在鄉下當農民，挑大糞？可汪卻不同，他生長在城市，十幾歲就參加革命，以後當官，雖仕途坎坷，但比當農民還是好多了，因此他根本不知道農民的艱辛，當工作組要他掃廁所時，他憤怒之極，大吵大鬧。我就勸他，我說工作隊是一級組織，既然定了，你就得服從，現在你還是黨員，這也是黨對你的考驗。“欲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你聞聞糞臭，感受一下農村生活有什麼不好？汪大洋冷靜下來，最後笑了，說：“我只知道你小子會寫文章，想不到你嘴硬能說呢！好，我就學你的‘阿 Q’精神吧！”我也跟著笑了，說：“魯迅先生批判‘阿 Q’精神，可我總在想，中國人在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的高壓下，要沒一點‘阿 Q’精神，怎麼活呢？總不能人人都用頭去碰牆呀！”他想想說：“那行，我們就當一次‘阿 Q’吧！不過你比我年紀小，你掃女廁所

吧！”我答應了。我們一道去總務處領來簸箕和掃把。我們把掃把扛到木工車間，請工人師傅在掃把上捆了一棵長長的木條。在這裏碰上“馬露小姐”吳正聲，他的“馬路社”被推毀後，他被打成“流阿強”，也在打掃車間衛生（包括廁所）。我逗他：“馬露小姐，有什麼新聞呀？”他隨口說：“‘馬路社’快訊：貴州省著名作家陸 XX，機械廠副廠長汪 X 洋，由於反黨反社會主義，被駐廠工作隊罰去打掃廁所！”我們被逗樂了。他又建議我們，去鉚焊車間，請工人師傅幫我們把鐵皮簸箕焊個鐵手把，說這樣工作時省得彎腰。

從這天起，我和汪 X 洋開始打掃廁所了。每天清晨上班時，我們在廠總務處門前集合，右肩扛著長掃把，右手提著鐵簸箕，大模大樣的在工廠中央大道走著，有的人朝我們點頭笑笑，流露出同情的眼光；有的人看見我們，趕緊把臉扭到一邊，甚至繞著路走開；還有些不懂事的小孩向我們吐口水、砸石子的。我並不介意，總認為自己並沒錯在哪里，相信有一天總會真相大白的。但汪卻受不了，一路上罵罵咧咧的。他說他當區委書記時，曾親手批准槍斃過惡霸地主，也曾劃過別人的右派。現在是“魚遊淺水遭蝦

戲，虎落平陽被犬欺”。我聽著暗自好笑，覺得他這樣的人整一整倒是應該的。

我和汪畢竟是兩種類型的人，當時我母親還是農村地主分子被人管制勞動，我在寶成鐵路打工時，坐在寒風凜冽的嘉陵江邊插道碴（捶鵝卵石）、挑河沙鋪路基，沒有怕丟人，沒有怕



人瞧不起。我始終生活在下層，天生有一種平民意識，因此我覺得打掃廁所自由自在，挺輕鬆的，到了

廁所跟前，汪直接進男廁所，我卻牢記著鉚焊車間那位好心師傅的話，提高嗓門問一聲：“裏面有人嗎？”後來我改成：“請問廁所有人嗎？”要是廁所有人回答：“有”或“請等一下”，我就站在廁所外邊的樹蔭下，或把身子靠著樹幹，望著頭頂上空的藍天白雲，聽著樹枝上的“知了”的聒叫，感到挺愜意的。有時心煩，心裏就罵：“你知了個屁！你知道我受的冤屈嗎？”

一次，貼了黨委書記大字報的餘 X 根來上廁所，他是溜到廠區來看大字報的。他老婆小崔是外縣的下鄉“知青”，和余結婚以後沒工作便由“居委會”介紹到基建工地當臨時工，不久被廠裏辭退了。他支持他老婆揪鬥汪 X 洋，他見到汪 X 洋也不理睬，實際汪也並不認識他。余說，廠中心區有貼我的一大版大字報，主要是批判我的作品。對這大字報我並沒特別在意，我知道他們在搜集我的作品，批判的大字報早遲總是要出來的。我小聲問餘：“最近聽到什麼消息了嗎？”他反臉看了一眼汪，便把我拉到廁所旁邊的一棵洋槐樹下，小聲說：“我看出，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是毛主席直接掌握的，副組長是江青，許多毛主席不便說的話，都由她說；許多毛主席不便出面的場合，都由她出面。江青沒毛主席支持，她會那麼活躍？誰又會服她？還有陳伯達、康生，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我看出，他們是一條線的。”我壓低聲音問：“你是不是又聽外台了？”他點點頭說：“干擾太厲害，聽不太清，昨晚聽英國 BBC 台，好像說北京師大附中、清華大學附中、北大附中的中學生鬧起來了，他們成立秘密的紅衛兵組織，提出要誓死保衛毛主席。這就怪了，中國幾百萬解放軍，毛主席還需要一些小娃娃來保衛？我真有點糊塗了。不過，我認為中央文革肯定是毛主席支持的，聽中央文革的沒有錯！”

余走後，汪 X 洋問這人是不是學校老師？我回答：“是的！”他又問：“你們談啥呀？談這麼久？”我沒說實話，只說他叫我去看大字報，學校有老師批判我的作品。當時工作隊無暇顧及我們兩個掃廁所的牛鬼蛇神，我把簸箕掃把交給汪大洋，我就徑直去看批判我的大字報了。大字報貼在廠俱樂部外邊的牆壁上，一共用了三十多張白報紙，主標題是《徹底揭露陸元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副標題是

《堅決撕下黑作家陸 XX 的畫皮》。我走到大字報跟前，見那裏已經圍了很大一群人，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大家一下子都把眼光轉到我身上，看得出，有不少人是同情我的，有的還沖我微笑，朝我點頭打招呼；當然也有一些人用不懷好意的眼光看著我，好像在說：“你狗膽包天，竟敢反黨反社會主義呢！”我抱著一種“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的態度。人家朝我點頭微笑，我也點頭微笑。有人用憎恨的眼光看我，我就把臉扭開，他被激怒了，突然踏著腳尖大喊一聲：“打倒黑作家陸 XX！”有人跟著舉手，不少人卻借機走開了。我說：“把我打倒了怎麼看大字報？讓我看大字報接受教育吧！”有些人憋住笑，欣賞我的勇敢，他們說：“不要吵了，讓他看大字報吧！”大家附和：“對對，讓他看大字報！”

我把大字報匆匆看了一遍，我並不知道這篇文章是誰起草的，但應當承認寫這篇文章確實花了不少功夫，看樣子作者把姚文元批吳晗《海瑞罷官》的文章和戚本禹批的《海瑞罵皇帝》的文章都讀過一遍或幾遍，因爲大字報中有些話，就是直接從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裏抄來的。大字報也用了不少小標題，比如第一部分標題是：“陸 XX 是汪 X 川培養的修正主義黑苗子”，第二段：“陸 XX 是吳晗、鄧拓、廖沫沙的黑幫爪牙，他攻擊社會主義是一隻母豬的家當！”等等。而且文章採用了那陣大批判文章通常的做法，上聯下掛。姚文元批吳晗的《海瑞罷官》，上面聯繫到國防部長彭德懷被罷官，下掛著一些“右傾”分子翻案。這篇大字報把我聯繫到省委宣傳部長汪 X 川，說我是汪 X 川手下的大紅人，他讓我參加省作協的讀書班，爲我的話劇說好話，因此，我是他培養的修正主義黑苗子。

批判我的長篇大字報後面，有一張別開生面的大字報，標題是《寧要無產階級的草，不要修正主義的苗》，作者署名“紅掃帚”。他說野草會長不出糧食，但可以喂牛、喂羊、喂豬，可以燒山積肥；修正主義的苗就是毒草，不但對人無用，還會毒死牛、羊，即使放火燒山，第二年長出來的還是毒草。文章說我就是一棵修正主義的苗子，汪 X 川把他培養成黑作家，就是希望他通過他手中的筆，寫出毒草，散佈毒素。因此培養什麼樣的人，這是保證社會主義永不變色的一個重要課題……。我看完大字報就去找汪



XX。汪 X 洋還坐在廁所旁邊一棵樹下等我。他問我大字報都寫的啥？我便把大字報內容簡單談了一下，說他們斷章取義，無限上綱，這種批判怎麼讓人口服心服？汪 X 洋苦笑說：“人家爲什麼要讓你口服心服？整胡風時，毛主席叫人把胡風的一些私人信件整理出來，那更是斷章取義呀！毛主席還親手加上按語，在《人民日報》發表出來，他讓胡風口服心服了？你不服照樣定你反革命！一九五七年反右也一樣，大批右派分子還不是這麼定的，老套路羅！”我一聽，還真有點緊張，難道就按這大字報的調子定我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汪 X 洋看出我有點害怕，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和以往的運動還真有點不一樣，爲什麼叫文化革命？既是文化革命，批判《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燕山夜話》、《三家村紀實》這些他們認爲有問題的作品不就行了，《人民日報》爲什麼要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呢？廠裏一下掃出幾百人，有些人的歷史問題是作過結論的，像國民黨八軍那些老工人，有的入了黨，有的提成中層幹部，這次又翻出來，這不是炒冷飯嗎？以後怎麼收場呢？別說他們想不通，連我都替他們感到寒心！”我早知道汪 XX 其人，但對他瞭解並不多，所以他講話我只是聽著，沒有隨便插話，“毛主席這人喜歡標新立異”，他接著說，“什麼叫牛、鬼、蛇、神？我至今想不出它的出處！許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批鬥，可至死也不知道這牛、鬼、蛇、神到底壞到哪裡？其實牛不但不壞，還是一種好動物嘛！魯迅有詩‘橫眉冷對千夫指，撫手甘爲孺子牛’，現在不是也還在提倡老黃牛精神嘛！鬼也不全是壞的呀，《聊齋》裏面的鬼大都是好的呵！蛇吃田鼠，是國家保護動物，它的皮可做胡琴，肉人可吃，蛇膽、蛇油可給治病；神，在中國可是至高無尚的，受千萬人朝拜的，當年黨中央從陝北遷往河北，路過山西五臺山，毛主席和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不是還上五臺山求神許願嗎？怎麼現在要打倒呢？毛主席就不怕神怪罪他？就不怕遭報應？”那年代像這樣議論毛主席是要打成反革命的，我實在不願聽他再說下去，怕他說出一些更難聽的話來，便催他開始工作了。我們又打掃了兩、三座廁所，就到中午了。我滿不在乎地扛著掃把，提著簸箕回宿舍取飯盒去食堂打飯，我一點也不感到自己有什麼恥辱，我覺得我和那些車工、鉗工、

刨工和銑工師傅並沒有什麼區別，因爲我老想到自己家在農村，更是當初我不奔出來打工、讀書，最後分得工作，一鄉下的地主兒子哪能得到一份這麼輕鬆的工作？還領著一份“豐厚”的工資呵！

中午打飯，我碰到駐文衛支部的工作組長邵 X 達，他是衛生科長，管的是醫生護士，畢竟不是帶兵打仗的，任何時候都顯得文質彬彬的，他笑著問我：“掃廁所怎麼樣？”我回答：“很好！”他說：“那就好，你們去總務領點石灰，給廁所消消毒吧！”我點頭說：“行的。”他想了想問我：“廠裏貼有你大字報，你看過了嗎？”我說：“拜讀過了，我想問問，我能不能寫大字報反駁？就是反批評！”他苦笑著搖搖頭說：“對你來說，恐怕不是反批評的問題，你要端正態度，認真交待自己的問題……”我看話不投機，正要告辭走開，他卻又叫住我說：“你的問題比較複雜，我們已轉到廠工作隊，它們成立了你的專案組，今後你有什麼想法，你就直接找工作隊專案組，我還是那句話，你要端正態度，要相信黨，相信群眾。”我答應著，離開邵 XX，見離上班時間還早，便去學校看大字報，這才發現學校又掃出了幾位老師，這次又揪出了遊 XX，小遊是一位年輕的復員軍人，說他“自然災害”那幾年，每次去食堂打飯，都用三根手指頂著洋瓷碗，一路用筷子“當當”地敲著，發洩他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另一位張老師的罪行更嚴重，說餓飯年代，他在課堂上公然對學生說：“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你們等著餓死嗎？”於是學生們就去偷學校附近生產隊的番茄和紅薯，被社員們抓住打斷了手腳，他還高喊：“陳勝、吳廣哪去啦？”我看了一會，見該上班了，正要走開，聽三（乙）班的女生李 X 芳在叫我，我一回頭，見她身邊還有她的好朋友余 X 英，她跑過來遞給我一封信，輕聲說：“洛洋和沈 X 明他們去北京了，這是他們從北京寄回來的幾張傳單！”她們走開以後，我假裝上廁所，偷偷把學生寄回來的傳單一氣讀完，有幾條和餘 XX 從外台聽來的差不多，有些卻是做夢都不會想到的。比如傳單說，全國的工作組都是按劉少奇的指示派出的，北京各大學都在趕工作組，北京大學部分學生開會批鬥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的支持，陳伯達說：“我們建議撤銷以張承先爲首的工作組，這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

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還有一條消息說，劉少奇主席犯了嚴重錯誤，前指導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綱》是他背著毛主席和彭真一夥人制定的，是大毒草。劉少奇一貫反對毛主席。其餘三張傳單，一張印的是毛主席寫給清華附中學生的一封信，毛主席說：“你們的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第二張傳單印的是毛主席八月五日貼在中南海的大字報，標題是《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全文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篇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造反有理。”

當時的我讀完這些傳單，激動得心臟都快從嘴裏蹦出來了。沒有想到為我們所痛恨的工作組，竟然也是毛澤東要炮打的物件，而毛澤東居然在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國家裏，號召被壓制的人起來造反！這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啊！貴州在祖國西南邊陲，本來消息就很閉塞，加上各單位領導的封鎖，群眾對外面發生的事知道得很少。當晚我趁宿舍沒別的人，就把傳單給趙 X 中看了，趙 X 中又傳給鄭 X 芬，鄭 X 芬把傳單傳給學校幾個信得過的老師，但讀到傳單的人還是很少。我想找李 X 芳和余 X 英把傳單抄成大字報貼出去，她們害怕，有天我碰到二（乙）班的鄧 X 平，我把傳單的內容給她講了，問她敢不也抄成大字報貼出去？她說：“試試吧！”我把傳單給她，叫她不要輕易給人看，她答應了。幾天以後，鄧 X 平把這幾份傳單用複寫紙寫後，貼在學校中學部和小學部的女廁所的牆壁上，又給學校附近家屬區的女廁所貼出幾份，學校女老師和女學生大都看到了傳單，女學生又把傳

單內容告訴了自己的父母，駐校工作組很緊張，因為當時學校已經亂套了，工廠幾百名職工被打成牛鬼蛇神，他們的子女在學校哪能安心上課？老師們大都惶惶不安，今天揪別人，誰知哪天揪到自己？學生無心聽課，老師也無心上課，學校教學工作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工廠也一樣，工人上班做私活，用國家的原材料，給自己敲爐灶、焊煙囪、打火鉗，做各種家庭用具，誰都不服管理，誰也不願管、不敢管。這時候廠裏發現這樣的傳單，無異給乾柴加了火種。不知駐廠工作組根據什麼，他們一口咬定毛主席不會寫那種信，更不會說“造反有理”的話，認定是階級敵人造謠破壞，干擾橫掃牛鬼蛇神的大方向，要駐校工作組認真查清“反動傳單”的出處。工作組長邵 XX 是個明白人，他認為毛主席的話別人是偽造不出來的，加上他常收到北京戰友的信，對北京上層的情況早有查覺。他對查傳單興趣不大，擔心查出那些話真是毛主席說的自己反而被動，但工作隊員寇 X 卻不依不饒，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那個星期天，我和趙正中相約去貴陽市內，想瞭解一下外面的情況。

我又去主幹道朝陽路看大字報。大字報貼得很多，但政治上有點份量的大字報卻很少。有些人對單位領導有意見，不敢把大字報貼在單位，而是用化名甚至不署名，把大字報貼在大街上，寫的多是領導如何整人，如何多吃多占和亂搞男女關係等等，朝陽橋附近，有一版大字報，報頭畫著一輪噴簿欲出的紅太陽，下面寫著“東方紅廣播電臺”，傳播的消息都是某月某日北京訊，講的大多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也有我的學生洛洋從北京寄來的傳單上講的那些消息，有一則消息說，北京不少中學生組織紅衛兵，高舉造反大旗，把走資主義道路的書記、校長打翻在地。還有一則消息說，北京大學有個學生造反司令，叫蒯大富，劉少奇說他是反革命，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顧問康生接見他時說：“不，你是革命的！”接著還有一些“反修廣播電臺”、“紅太陽廣播電臺”等等，廣播的消息都大同小異。有一份題名叫“內參”的大字報，直接點到劉少奇，說劉少奇一貫反毛主席，文革開始，毛主席因事離京，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串通彭真派工作組鎮壓革命群眾。這次文化大革命，最終就是打倒劉少奇！有人在大字報上批字：“造謠！造謠！劉少奇同志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

接班人。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有人批字反駁：“事物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昨天革命，並不等於今天革命；今天革命並不等於明天還革命！彭德懷就是例子！”也有支持劉少奇的，他批著：“劉少奇是老革命遇上新問題，錯誤可以批判，決不能打倒！國家主席可以隨便打倒，憲法何用？”

我把貼在朝陽路兩邊的大字報大致看了一遍，回到宿舍天快黑了，趙 XX 先回來，正和張 X 棋在談話。從他們談話我聽出，寇 X 通過對筆跡，查出學校女廁所的傳單是鄧 X 平抄的，鄧 X 平也承認了，目前正在追後臺，鄧 X 平死不承認有後臺，她一口咬定傳單是她路上撿到的。她說她覺得應當把毛主席的話讓大家都知道，便複寫了幾份貼出來。寇 X 問：“你爲啥不貼在外面？”鄧 X 平說：“我害怕！”這時趙 X 中便對張 X 棋說：“問題不在於貼在什麼地方，關鍵是傳單上那些話是不是毛主席講的！”張 X 棋肯定地說：“是毛主席的話會不寫進中央文件？上邊會不作傳達？”我說：“毛主席的話誰敢偽造？除了毛主席，誰敢炮打司令部？”張 X 棋眼看我眼珠一轉，狠狠地說：“原來你早看過這些傳單，我看你就是鄧 X 平的後臺！”我火了，說：“我就是鄧 X 平的後臺，讓她傳播毛主席的話，宣傳毛主席思想有什麼錯？”張 X 棋瞪著眼睛說：“趙 X 中，你聽著呵！他承認自己是鄧 X 平的後臺，好！”他“砰”地一拉門，氣衝衝走了。

我猜定張 X 棋去找工作組告狀去了。我就去敲職工醫院院長曾 X 庭家的門，恰好有幾位醫生來曾院長家串門，我把傳單掏給大家看，這時候讀到毛主席這樣的話，大家都很好奇，也很興奮，認定這一定是毛主席寫的。我說我想乾脆把它抄成大字報貼出去，大家都支持。曾院長愛人楊 X 芳給我打開醫院小會議室，那裏紙、筆、墨都是現成的。我連夜把傳單抄好，把它貼在廠中心區一塊大字專欄的陰暗處，待天一亮，上班職工都能看見。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學校工作組辦公室，正好胡 X 顯在和寇 X 說話，我理直氣壯地說：“聽說你們在查鄧 X 平的後臺，那傳單是我讓她抄的，也是我讓她貼的，她的後臺不用查了，就是我！”寇 X 一拍桌子站起來，指著我說：“你反動透頂，竟敢支使學生傳抄反動傳單呵！”我毫不客

氣地說：“寇 X 同志，你是黨員，你說話可要負責，你再看看，這是反動傳單嗎？你攻擊毛主席，罪該萬死！”胡 X 顯說：“你首先交待，這傳單是哪里來的？”我說：“貴陽街頭到處都貼著，不信你們去看！”那陣把《毛主席語錄》稱爲紅寶書，紅寶書上的話稱爲最高指示，寇 X 舉著紅寶書說：“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它要是真的，爲啥不登《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你膽敢偽造毛主席的書信……”正吵著，鄧 X 平拉著一個小女孩闖進辦公室，她說：“寇老師，你不要冤枉好人，那傳單是我從地下撿的，不信你問她！”那小女孩說：“真的，我看到鄧姐姐在地下撿的！”鄧 X 平說：“抄毛主席的話還要什麼後臺？我沒有後臺，你們要抓要鬥我撐著！”我心裏好感動，就說：“不不，這事由我負責，你們不能去怪罪一個女學生……”

這時候，廠保衛處來了兩個人，他們對胡 X 顯和寇 X 小聲嘀咕了幾句，然後對我說：“工作組有請！”我跟保衛處的人來到工作隊辦公室，工作組長朱 X 夫指著他桌上的大字報問：“這是你貼的嗎？”我說：“是的，我抄貼毛主席的指示，你憑什麼要撕掉？你封鎖消息！”他冷笑說：“你抄的是不是毛主席的話，我們還要分析、研究，退一步說，就是這封信和大字報是毛主席寫的，該不該傳達？該什麼時候傳達？傳達給什麼人聽？那也是組織掌握的事，毛主席的話你可以隨便抄寫、張貼嗎？”我一時還真不好回答，想想就說：“毛主席的話貴陽街頭到處貼著呢！大街上都可以貼，工廠爲什麼就不能貼？”他冷笑說：“階級鬥爭複雜呢，現在是謠言滿天飛，你不能把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抄回來貼在廠裏，製造混亂。現在我代表工作隊黨委和工廠黨委，正式宣佈，下午召開全廠職工大會，你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批判鬥爭！”他一揮手，一個工作人員便把我帶到保衛處的隔離室，不久，就召開了批鬥大會。

過去在課堂上給學生上課，是可以來回走動的，一氣講九十分鐘，並不覺得有什麼難受，現在一動不動地站在這土臺上挨批鬥，加上天氣悶熱難耐，時間一久，就感到腰杆發麻、發軟，我想這樣的批鬥會，肯定以後還會沒完沒了地開下去，於是我就利用過去學過的力學原理，試著練練腿功。我先把身體重心移到左腳，過幾分又移到右腳，然後移到雙腳前掌，再



## 陳省身

羅思義

倒回到雙腳後跟，不斷變換著力點，使受壓的肌肉不於疲勞，果然好受多了（後來我把方法傳授給不少挨批鬥的人，都說挺管用）。我沒看表，不知這次批鬥會開了多久，後來一場大雨傾盆而至，露天批鬥會只得草草收場，真乃天助我也。

這次批鬥會以後，我以為他們要限制我的自由，但他們認為屬於意識形態裏的階級鬥爭，不會殺人放火搞破壞，仍然讓我和汪 X 洋掃廁所。我又每天提著簸箕站在女廁所門口問：“請問裏面有人嗎？”從廁所出來的女師傅，看我還算條硬漢，都沖我親切的微笑，看來她們並沒把我當成階級敵人，讓我受到了不小的鼓舞。我和汪 X 洋掃完廁所，有時也坐在一起，交換對當前文化革命形勢的看法。老汪比我年長，他一解放就當幹部，他整過別人，自己也挨過別人的整，他的政治鬥爭經驗很豐富，他的意見我是很尊重的。據他的分析，我抄寫的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不論從內容上和文風看，都百分之百是毛主席寫的，任何人要模仿和冒充都是不可能的。肯定了這一點，事情就再明顯不過了。過去搞運動，從“三反五反”，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都是全黨一致對外；即使一九六九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也是以毛主席為首的多數中央主要負責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等少數人。這次就不同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中央有幾個司令部？毛主席會打自己的司令部？這不分明說，中央還有另一個專和毛主席作對的司令部，這就是以劉少奇主席為首的司令部，這可是兩位主席的矛盾、鬥爭，兩軍對壘，毛主席占著絕對優勢，現在毛主席帶頭開炮了，我們也應當有所動作。劉少奇派工作隊鎮壓群眾是錯誤的。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學著北京大學生的辦法，趕走工作組！可廠裏職工，大多拖家帶口，他們大都明哲保身，誰願起來造反？我當時年輕氣盛，加上從我父親身上獲得的遺傳基因——父親曾是村裏第一屆農會主席，共產黨來後，在劃成分問題上，敢和工作隊抗爭，最後被迫害致死。終於，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中午，我在工廠中心區的大字報專欄上，用那時最流行的語言貼出了我自己的第一篇造反大字報：

**造反有理——炮轟工作組 火燒朱 X 夫**

（待續）

數學大師陳省身病逝大陸，他的去世不僅是中國人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因此舉世華人均為他的辭世而惋惜，同時也令人想起他七〇年代去大陸後回到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吹捧讚美。

七〇年代，中國大陸仍在文革期間，但由於美國總統尼克森為緩和水門案的衝擊，石破天驚地扣開中國大陸的重重鐵幕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之後美國華裔學者紛紛步尼克森的後塵，進入隔別多年的中國大陸探親訪友、觀光訪問。

從七二年到七六年毛死江囚前，美國的華裔學者去大陸訪問後回到美國，一個個對中國大陸讚不絕口，對中共統治大陸的種種「成就」吹捧不遺餘力。面對海外好奇的詢問，一律以報喜不報憂的方式回答。當時固然滿足了海外人士的好奇心，但卻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記錄，陳省身隨著大流，當然也曾經有過這樣的表現。

美國華裔學者的表現，使人想起美國本地學者三〇年代對蘇聯的吹捧讚美。他們由於嚮往蘇共對俄羅斯的統治，因此對美國三〇年代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衰疲頗多怨言，甚至希望美國改轍易轍，仿效蘇聯實行共產主義，使美國也可以享受無產階級的幸福生活，然後使美國成為共產主義天堂。

一九七二年九月，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半年後，陳省身在熱愛「新中國」的科學家楊振寧的慫恿下進入中國大陸，停留了一個月，除了舊地重遊就是探親訪友。睽違故園二十多年，心情激動可以想見，因此回來後，他利用學術演講的機會，到全美各大學發言，向美國社會介紹新中國種種「進步的事蹟」，反應熱烈。其中最值得記述的一次演講是一九七三年二月八日晚，他利用去紐奧連杜蘭大學數學系講學的機會做了一場介紹「新中國」的演講，聽講的有七十多位中外教授及學生。

那些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進行中，有關中國大陸的情形外界所知不多，不少傳聞使大家感到好奇。因

此，他們希望透過陳省身的演講去瞭解「閉關鎖國」的「新中國」如何翻天覆地、中國人民如何站起來。

陳省身在演講前先放映他在中國大陸拍攝的一百五十張幻燈片，然後聽眾發問由他解答。所有一切問答都以英文紀錄，然後在大學校刊上發表，十分轟動。

對美國的主流社會來說，七〇年代的中國大陸有如外星，消息封閉、真相不明，中國大陸八億人口生活狀況一無所知，因此對中國大陸一切充滿好奇。問題一開始，有一名大學教授問陳省身：「中國的大學教授生活是否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是否會下放勞改？」陳省身立即回答說：「那不是下放勞改，文化大革命時，許多人都要去農場工作一段時間，即使現在，一部份人仍須每年到農場工作一段時間，學校當局則鼓勵大家一起做研究，不讓單獨研究，因此在這方面與西方國家略有不同。」

又有人問：「中國的大學也像這裡一樣打分數嗎？」陳省身並沒有因這些問題的幼稚而拒答。事實上，文革期間，大陸上的教育制度一片混亂，再加上毛澤東亂作主張，弄得教育當局無所是從，有人主張廢除考試、有人主張不給分數、有人主張不頒學位。陳省身想替中共掩蓋但又不知從何掩起，祇說：「這個問題有點難答，因為大學裡的師生正在不斷討論中，」他說「從這些方面看出，中國大陸比美國更民主。」

又有一個外國學者問：「一個北京大學有威望的老教授，他在文化大革命時願意去人民公社工作嗎？」

陳省身立即說：「是的，他們是願意去的，去人民公社工作是會提高這個教授的聲望，而不是讓人看不起……從我和那裡教授們的談話中，我覺得他們為曾去人民公社從事體力勞動感到很驕傲。」

陳省身的回答，今日看來是他被中共蒙騙，但當時如有人對此有所質疑，立即會招來陳省身的痛斥，把質疑的人視為反共、反華、反人民的份子。

有人問：「中國有沒有身分證，或像美國的社會安全號碼？」

其實提問的人知道中共控制大陸人民的方法是戶口制度，人民根本沒有遷徙、旅行的自由。陳省身明

知其用意，卻回答說不知道，並說「中國目前的電腦系統還不能有效地處理七八億人的號碼。」

在座的外國學者，從中國大陸傳出蛛絲馬跡新聞中知道，大陸文革使許多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於是問陳省身：中國大陸家庭結構改變了嗎？陳省身立即回答「沒有改變」，並說：「儘管社會制度改變了，家庭制度卻是完全保留，一點也不變！」

外國學者質疑說：「根據報章、雜誌報導，由於公社制……」

外國學者的話還沒有說完，陳省身就立即駁斥說：「沒有、沒有改變，即使一家人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政府也會設法把工作地點安排得很好，一家人可以在週末相聚。有人以為家庭制與共產制度衝突，其實不然，家庭制度毫無改變。」

有人問到大陸婦女地位，陳省身回答說：「大陸男女完全平等，婦女不需隨夫姓，有自己的社交活動，到田裡工作，接受軍事訓練，因為婦女頂住半邊天。」

又有人問大陸有沒有宗教自由？陳省身為中共掩飾說：「中國人本身並不具有宗教性，儒家思想被人們當作人生哲學的基礎與生活準則。」陳省身明知共產黨排斥宗教、批判孔夫子，卻似是而非的為中共圓飾，用心良苦。

有人問：「中國社會的犯罪率如何？」

陳省身回答說：「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絕對沒有理由要擔心個人的安全……整個社會制度裡，工作與教育相結合的，如果你犯了罪，他們不會把你留在監守裡，他們會給你一份工作，然後一面工作，一面教育你！」

陳省身的回答，讓美國學者看到一個「共產主義天堂」的景象，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國已在地球上出現，那就是陳省身的「祖國」。

接著陳省身讚揚文化大革命，稱讚「為人民服務」的口號。

有人問陳省身大陸的交通運輸問題，並問：「人們擁有汽車嗎？」陳省身回答：「有公共汽車，沒有私人汽車，但人人有腳踏車！」

又有人問：如果在中國有人說毛主席不好，這個人也許不會被關起來，但會不會害他找不到工作？

陳省身回答得很好，他說：「我不知道，但我想很多人會來與他爭辯。」陳回答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於是引來一片大笑聲，因為他輕描淡寫的敘述，既使人感覺到中國大陸人民自由尺度大，又使人感覺到毛澤東廣受人民愛戴，與海外的「傳言」完全不符。

杜蘭大學師生並非都那樣愚昧天真，他們中有人忍不住問：「我很想知道會不會有傳聞中的嚴重壓迫？」

面對此一嚴峻挑戰的問題，陳省身毫不猶豫地說：「沒有，在你所說的情形下，他們會用很溫和的方式對待你，他們會與你討論，設法說服你，你必需考慮中國的過去，一個農人遇到荒年可能要賣掉自己的兒女，而這種事情是絕不會再發生了。至於自由的問題，由中國的歷史來看，我想中國人現在擁有的自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中國人從沒有西方民主制度的經驗，當然他們也不需要西方社會的自由。」

陳省身這一段話在香港的左傾報章上刊出後，引起香港許多報章的批評。有人指責他過份為中共掩飾，也有說他故意誤導外國人，更有人說他編造謊言，失去了一個科學家求真的精神。現在看來，香港報章對他的批評十分公允。

又有人問：美國學者格林（Felix Greene）提到他一九六六年訪問中國大陸時，食物仍是配給的，由你剛才放映的幻燈片看，我得到的印象是，現在已經取消配給制了？

陳省身立即說：現在除了布料及米糧配給外，食物不再配給了。我們去的任何地方，食物都是充分的，我們到過市場，也隨便去了許多地方拜訪親友，證明大陸人民已不虞匱乏。又有人問：「你可以隨便去許多地方，一個美國人可以隨便到處走嗎？」

陳省身為了解說明美國人在中國大陸行動自由，他回答說：美國人不能自由走動的原因是他們實在需要一個嚮導，有些時候我也需要，即使是一些我童年住過的地方，現在已改變了許多，我已經不認得了。

有人問：大陸教授老師的薪水高嗎？

陳省身答：「我有幾個朋友在學校教書，他們薪水很高，約三百塊錢一個月，但他們沒有地方用錢，他們已有腳踏車，於是把錢存入銀行，利息很高，那裡沒有通貨膨脹。在美國一切都靠錢，但是在中國，

錢多錢少沒有什麼不同，你不用買房子、沒有汽車、沒有奢侈品。」

聽眾以為陳省身的話是幽默，全場大笑。

但有人知道當時大陸反對走資派，不准老百姓做生意，於是問：「城市裡是不是有菜場，農人可以在那裡賣自己生產的蔬菜嗎？」

陳省身說：「對的，你可以像所有中國人一樣，可以吃得很好。在美國我們很難有新鮮的蔬菜吃。」根據陳的說法，大陸物質豐富，又可以自由買賣，外界傳說物質不足，明顯是謠言。

有人問：「中國人對其他國家，如美國人的生活是否很好奇，外國的事是不是有很清楚的報導，或者他們根本沒有興趣？」

陳省身說：「國外的事情他們很清楚，但他們沒有興趣。中國人有自己一套觀念，如人們堆對奢侈品沒有興趣，在他們社會制度下，發展了另外一種評判價值的標準，他們感到很驕傲，對自己現在正在做的工作很驕傲。」

有人問：「中國在經濟上有許多成就，你這次訪問覺得哪方面進步很大？」

陳省身說：「我這次回去訪問，不論在城市或在人民公社，我看到的都是一番新的氣象，人們看起來很有朝氣，很快樂，都相信他們正在做著有意義的事，國家的生產正在不斷地增加，每個地方的人都特別注重統計圖表，這些數字圖表都顯示工農業增產。」

有些聽講的學者在聽到陳省身對中共一片吹捧、對大陸全部美化有點反感，於是發出比較尖銳的問題：「你這次去大陸旅行，會不會認為人們真的能與你交談，或者告訴你他們內心真正的想法？」

陳省身面對他們質難，很謹慎地回答說：這是很難猜測的，但是我遇到幾個我最好的朋友，我沒有什麼理由認為他們不是講真話，實際上你必需把自己放在他們的地位上想。在歷史上許多世紀以來，中國都是外國侵略的犧牲者，先是蒙古，後是滿清，然後是西方帝國主義及日本侵略，如果你住在中國，那些所謂的思想灌輸，要人民團結起來，建立一個像樣的國家，對你就不會有什麼不協調或不方便的感覺了。對於美國人一再強調的自由，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中國人也有，祇是人們會告訴你，個人自由並不是對社



會對國家最有利的。中國人在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使這個國家對每個人都公平，使社會幾乎沒有階級，成為一個照顧自己所絕不對外有野心的國家。中國人這種目標是沒有什麼值得爭論的，因為他們希望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想法，這和西方社會是不同的。在美國的教育是培養個人主義，鼓勵每個人與別人不同，你為什麼對中國的集體意識這樣反感呢？

看得出陳省身對問題的尖銳很不耐煩，杜蘭大學師生不想使氣氛難堪而停止發問，討論會草草結束。事後，在座的中國留學生（來自台灣）說，陳省身對大陸的描述與外界的傳聞距離太遠，他對大陸文革期間的種種一律讚賞，與他們的認知相距太遠，但基於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也就無可厚非了。現在看來，尤其是從中共此刻把文革定為浩劫之後，美國學者當時的提問並不離譜，也不尖銳，祇是陳省身誤把當時肆虐的四人幫夥眾當作祖國熱愛而已。

陳省身自從七二年九月去中國大陸訪問後，他的愛國立場便從認同中華民國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尤其是七〇年代海外若干知識份子親共立場明顯化之後，陳省身與楊振寧等更公開發表談話攻擊台灣，主張聯合國排除中華民國接納中共代表中國。一九七七年，親共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與「全美華人協會」成立後，所有對外支持中共與美國建交的宣傳文稿、廣告啓事，都以楊振寧、何炳樑、陳省身的名義發出，甚至在敦促卡特政府立即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共建交的信函中也有他們的簽名。因此，國府當局對陳省身更不諒解，在老蔣先生未去世前，已把陳省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中央研究院邀陳省身到台灣三次開會，陳省身都受到不得發表政治觀點的口頭警告。

陳省身不像楊振寧那樣熱衷政治，他在演講中提到中國大陸雖讚不絕口，但對台灣也無菲薄之言，他甚至承認台灣經濟比中國大陸好，並說台灣是一個富裕的寶島。在海外華人心目中，他是左傾親共的學者。

事實上，陳省身對台灣的數學人才培養也有貢獻。一九六四年他向李國昇建議成立了台灣的數學研究中心，當六五年七月數學研究中心成立時，台灣得到數學博士學位的祇有五、六人，到八〇年代已有二百多人。

但不可否認，陳省身對中國大陸的感情還是比較深，最後甚至放棄在美國居留返回大陸定居。這與許多在海外左傾親共卻誓死不肯「回歸」的人比較，陳省身還是一個心口一致、得敬佩的中國知識份子。祇是他對中共的讚賞，使千千萬萬被中共整肅而歷劫餘生的大陸知識份子，有不知人間何世的嘆息而已。

順便介紹：陳省身是中國著名數學家，在近代幾何學方面有重大貢獻，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一九四八年在南京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一一年在浙江紹興出生，一九三〇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一九三四年得清華大學碩士學位，一九三六年得德國漢堡大學博士學位，先後在清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學任數學教授；一九六〇年起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一九七二年九月首次回中國大陸，九〇年後期從美國移居大陸，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五日病逝於大陸南開大學，說得上是落葉歸根。

## 籍古喻今話巨奸

鄭文英

大內高手權謀精，助紂為虐逞才能。  
很毒整人不手軟，堪比周興來俊臣；  
方天畫戟弑兩父，漁陽擊鼓又何人？  
犯上作亂害蒼生，罪惡滔天留罵名。

附注：周興來、俊臣為武則天之鷹犬，酷刑整人之殺手。東漢末年之呂布尊丁建陽、董卓為父，均以方天畫戟刺殺之。安祿山奉楊玉環為母，兵犯長安，楊貴妃慘死於馬嵬坡。台北某巨奸，可謂集其大成，禍國殃民，令人人痛恨。

### 敬啟者：

其一、凡給本刊投稿，請不要將文章先行排版，以免給本刊排引時帶來不便。多謝。合作。

其二、本刊稿件十分擁擠，故在三個月內沒有接到採用通知者可另行處理。本刊概不退稿。

其三、因考慮到刊物每一期的“重心”，故即便是已經通知採用的稿件，也不可能來稿即登。對此尚請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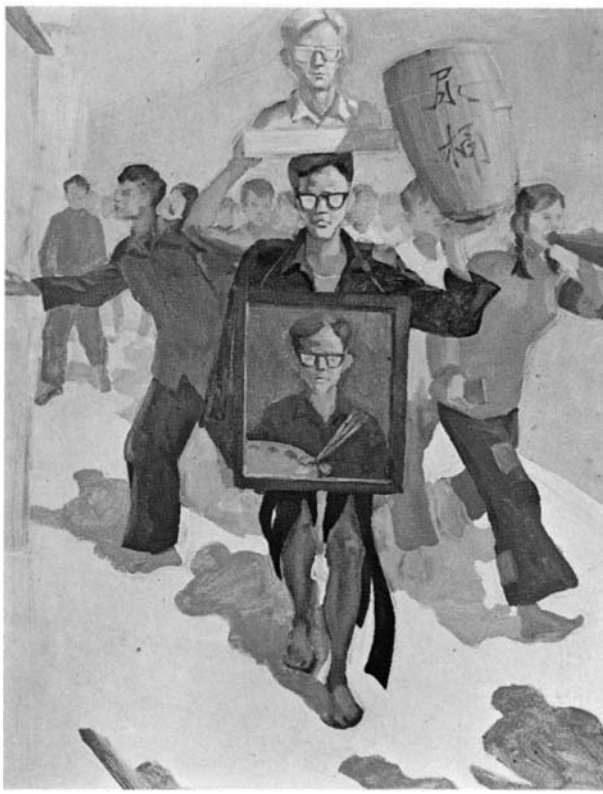
本刊編輯部



記實美術作品連載（之三）

# 中共文革和紅衛兵

陳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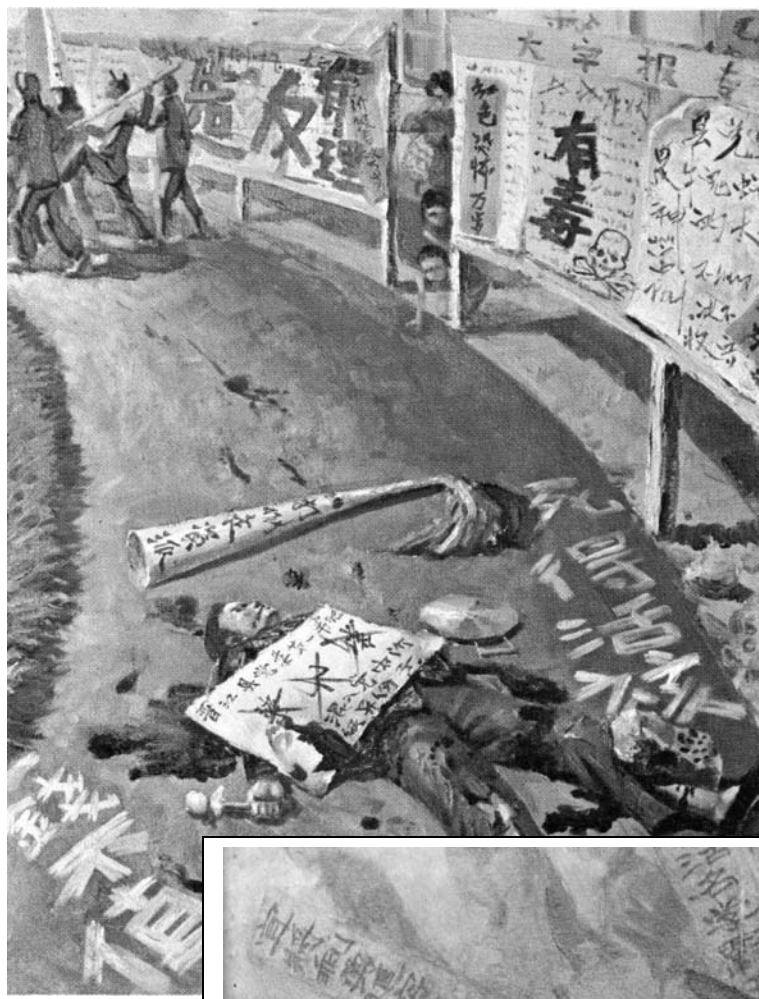
## 自畫像的悲劇

新加坡歸僑美術家許成門，因“私藏”自畫像與自塑石膏像，被指為“目無主席的個人主義者”，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被揪出來遊街示眾，受盡百般凌辱。

## 為共產黨賣命的下場

在“打倒當權派”聲中，前“福州軍區司令員”葉飛及其妻子王于耕（任福建教育廳長），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被紅衛兵逮捕（廈門紅衛兵均以八二九為符號，表示勝利）。同年九月間，葉飛被五花大綁在福州遊街示眾，十月間王於耕被押回廈門毆打成重傷，其後生死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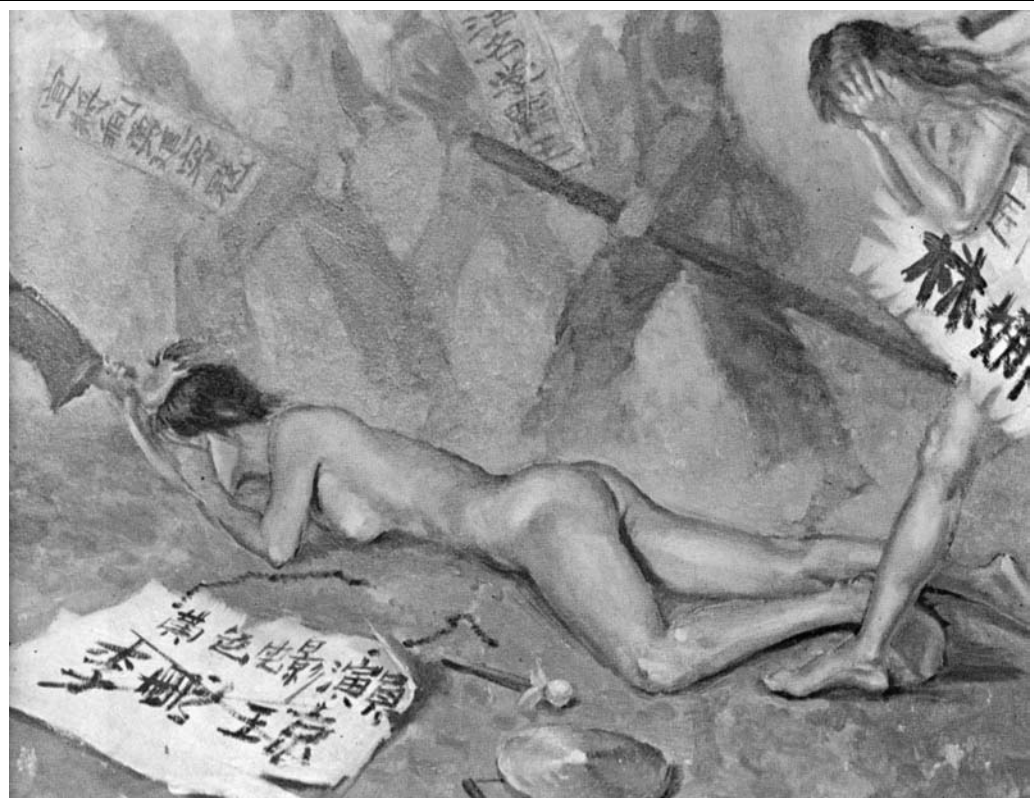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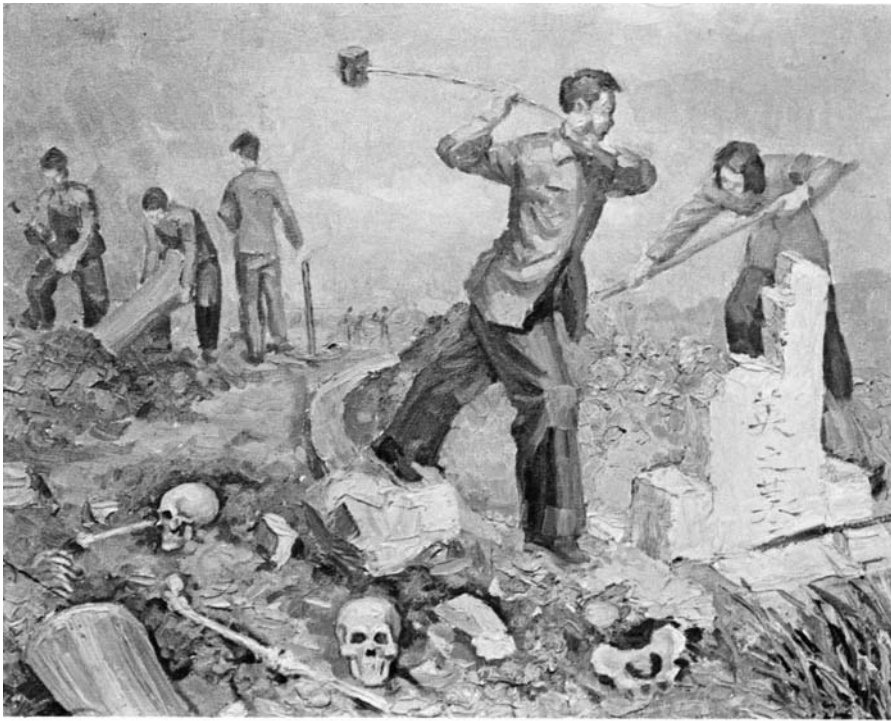
生為“幹部”，  
死歸“何處”？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共晉江縣委第一書記”梁子新，在押解遊街示眾時，被亂棒，石塊砸死，究竟係出於“紅衛兵”暴行，抑為受害羣眾所報復，說法各有不同，但其妻子兒女，均在一旁目睹，為了“劃清界線”起見，連屍體也不敢去收。

愛情何罪

一九六六年十月，曾主演文藝片電影演員李惠瓊，中山醫院（文革後改工農醫院）女護士林娜，因與不屬於相同階級成份的醫生談愛情，均以“腐蝕革命意志”的罪名，抓來裸體遊街。





### 挖“寶”

僅存的少數公墓（多數公墓早被平為農地）在“除四害”聲中，成了主要的鬥爭物件，而予以“暴屍示眾”甚至公開宣稱：“向死人要寶”。據說：“中國大陸變成全世界第一個沒有墳墓的國家”。

### 暴政淫威下， 何處訴怨情？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鬥倒當權派”高潮中，廈門工程機械廠（實系兵工廠）廠長李克忠，有強姦女工四十餘人的“黑材料”，由於該廠直屬中共中央，而且是毛的親信之一，這些罪行竟被解釋為“人民內部矛盾”，被強姦過的女工們，只有暗彈珠淚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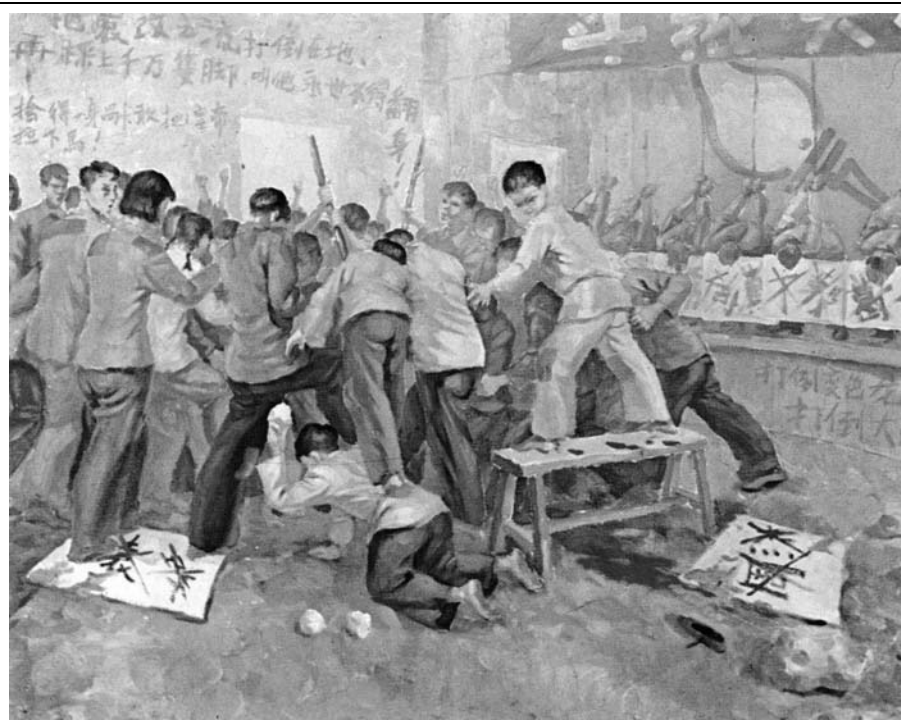


佛像全身砸毀，  
僧尼全是流浪兒…

一九六六年八月，福建最享盛名的古迹南普陀寺，受到紅衛兵的侵擊，廈門大學歷史系學生出面保護，被打得落花流水，廟宇神像打得稀爛，全部僧尼被驅逐出寺在街頭流浪。

當年作威作福  
如今骨斷人傷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廈門市委第一書記袁改和妻子周傑及市委丁毅，葛烈，向真，張漸謀等十餘人，被揪出來“公審”，憤怒的民衆藉機會報仇，袁改當場被打斷肋骨，周傑亦被毆成重傷。





## 教育體制

曾仁全

引子

2004年8月，在遼寧省遼陽市小祁鎮寶雙樹村，52歲的孫守軍留下一封遺書和僅有的52元錢，喝下大半袋殺蟲劑後死了，遺書上寫著：「兒子孫大明考上了大學，我感到無比的高興，但我再也拿不出五千多元錢供他讀大學了，我有愧於兒子，.....我死後叫幾個人抬出去就行了，一切從簡.....」孫守軍為兒子念完高中早已是油盡燈枯，家徒四壁，孫守軍靠白天黑夜在鐵路上卸火車皮掙20元錢供孫大明讀書，因勞累過度患上多種疾病，為了能積點錢，他有時一天只啃兩個乾饅頭.....

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學。今年高考，以454分考入南京工程學院自動化數控系，她三歲喪母，兩年前父親又被人謀害，俊秀的夏文娟求助於媒體，她哀求說：「家裏再沒有值錢的東西，實在湊不起學費，如果有單身男子資助我，祇要他本分，我會考慮嫁給他.....」

2004年7月，19歲的劉朋波以636分的優異成績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學，但他的父親劉改成卻為湊不起9000元的學費而一籌莫展：為了兒子讀中學早已是傾家蕩產，更何況他家裏有高齡的老父和一個殘疾的哥哥，妻子也在一場大病後喪失勞動能力。劉改民在打工中砸斷一隻腳，沒有哪個組織或個人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父子倆商量後，決定一起撿破爛湊齊學費，父子倆不分白天黑夜地撿破爛，但是，兩個月下來，也祇攢下1000多元錢.....

今年元月17日，《中國青年報》以「3個壯勞力供不起一個大學生」為題，發表了青海省政協委員王絢提交的提案，並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作大會發言。王絢在提案中指出：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一個4口之家的西部農村貧困戶家庭，即使有3個身強體壯

的勞動力，一年的純收入也供不起一個大學生。到外地就讀的大學生每年最少花費1萬元~1.5萬元，其家庭經濟狀況更是苦不堪言。

現代教育，作為對經濟振興具有決定意義的強大槓桿，作為創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的源泉，居於特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國的教育已被現有的教育制度所局限，從小學到大學的各個階段，教書育人的本質已全面改變：教育資源被管理教育的權貴們佔為己有，教育陣地祇剩下「吃人」二字。下面，筆者分別進行論述。

### 農民的義務教育體現在哪裡？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開口笑，書中自有顏如玉。」農民希望下一代多學文化，希望下一代出人頭地。然而，一代一代人的期盼，又一代一代地盼來失望。中國農民和工人一直在這種週期性的期盼中。

歧視性的教學體制，是農村絕大多數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義務教育的第一個原因。——遙遠崎嶇的山路、低矮的危房、搖搖欲墜的課桌、喝生水、吃冷飯。這就是許多農村小學的現狀。學校沒有財政來源，民辦教師一年的工資是城鎮工辦教師一月的工資。在四川、甘肅、內蒙古、陝西、青海等地的貧窮農村地區，學校買一張紙、一盒粉筆都靠學校「自籌」，都是學校找學生家長亂收費才得以維持。然而，貧困落後的農民家庭常常三五十元都掏不出來，孩子不能繼續上學。據調查顯示，現階段農村學齡前孩子失學率已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在四川、湖北、河南、安徽、青海等人口密集的山村，學齡前兒童小學沒有讀完就綴學的孩子已達到50%，初級中學沒有讀完就綴學已達53%。八十年代，教師們對於升學率總結為：9—6—3，十個兒童祇有九個上學，其中6個能讀完小學，但祇有3人達到合格的畢業標準。到了九十年代，情況更糟，中小學生流失日趨嚴重，大多數窮困的農村達到了「4—3—2—1」之說，初一入學4人，初二剩3人，初三剩2人，報考高中的畢業生僅有1人了。沒有讀完義務教育的孩子，幾乎都是環境差、家庭窮。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民辦小學已成爲地方財政遺忘的角落。就是有能力給付財政撥款的農村小學，各

級官員也是雁過拔毛，能夠分配到農村小學的也就祇有九牛一毛了。現有的體制沒有能力解決農村孩子真正的義務教育問題。許多學習成績優異的孩子，還沒來得極展示峰芒和才能，就被現有的教育體制淘汰了；所以，才有太多的童工過早地走進了田間地頭，走進了私營業主的工廠。

對農民的身份歧視，是農民孩子不能正常受到教育的又一個原因。同樣的中國、同樣的中國人，卻被人為地分割為兩個世界、兩種人。城市市民的孩子享受著種種制度優惠，而農村農民的孩子卻受盡剝奪和歧視。農民子女在外地就讀，幾乎全部要被強迫收取「借讀費」。

爲了生存，農民到外地打工。外出打工農民的孩子，在就讀當地的學校時，幾乎都要憑戶口管制收取多出正常學生數百元、甚至過千元的「借讀費」；否則，被拒之學校門外。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如何如何採取措施，取消了農民工子女的借讀費，那祇是「鳳毛麟角」。在這種歧視性收費教育中，很多農民工祇有放棄，使自己的孩子不能繼續讀書。

大多數的農村地區，農民的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除農民家庭貧窮的原因之外，最關鍵的原因是教育體制限制了農民孩子進行正常教育的機會，高喊「教育立國」的官僚體制與農村落後的基礎教育設施不成比例。

### 花樣百出的「選苗子」、辦「英特班」

一面是農村窮困的孩子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另一方面，城鎮的重點中學大辦「重點班」、「英特班」來大肆招攬「苗子」，那些天文數字的「集資費」，是對學生家長兵不血刃的宰割，吃人的本質一步一步地暴露出來。

城鎮初級中學「重點班」、「特長班」的悄然興起，始於二十世紀末到現在僅六七年時間。由於有利可圖，全國多數縣城以上的重點中學「開闢」的重點班、英特班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有些地區的初級中學，十個年級班就辦有半數的重點班、英特班。儘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准辦這些班，但是，地方的教育部門總是能打通各種關節大量繼續興辦。

所謂的「重點班」，就是學生家長交納七千元到一萬元的「集資費」的資金後，學校組織「最好」的

教師、營建「最好」的環境，招攬交了錢的孩子就讀；「英特班」也是如此，學生家長交納八千元到三萬元的「集資費」後，學校不僅製造最好的環境、組織最好的教師教學，而且聘請了外國人傳授英語口語。且不說這些重點班、英特班是否真能「揠苗助長」，教出「超長規」的學生出來；僅這些辦學的宗旨，已全面失去了義務教育的意義。既然有能力辦出這些重點班、特長班出來，爲什麼作爲義務教育的學校不能普及這種教育模式？說穿了一句話，如今的教育不是以教學爲目的，吸納學生家長的錢財才是目的。

「『重點班』、『英特班』可以學更多的知識……」、「中考更有把握」。這是學校巧妙的誘導。這些誘導就像一隻無形的魔爪，迫使那些經濟拮据的家庭交錢進「重點班」、「英特班」。他們不願意「錯失良機」，因爲供不起孩子進重點班或英特班而「遺憾終生」。有錢有權的學生家長們，交上數千元、甚至兩三萬元的集資費不成問題；但是，多數普通工人、農民家庭、工薪家庭要在孩子正常的義務教育階段就「慷慨解囊」，各地的教育部門實際上是將刀劍架在他們的脖子上，逼著學生的家長拿錢來。

然而，重點班也好，英特班也好，最後的結果令更多的家長大呼上當受騙：由於孩子的智力良莠不齊，一些智力差一些的孩子仍然不能如願以償地考上重點高中。

### 「封閉式」管理的本質

荒蕪的農村成了教育部門遺忘的角落，城鎮地區的學校又成了權貴們打著教育的幌子攫取錢財的好地方，正是教書育人的「人類靈魂工程師」們及學校管理者，瞪著大眼窺視著學生家長口袋裏的錢財。

在城鎮的小學和中學附近，以牟取暴利爲目的的小商店、小餐館、小網吧、小書店鱗次櫛比，小商小販理所當然地是想要在學生身上擦一些油水。教育部門的官員也早就瞄準了孩子們的消費市場，自然不會讓「肥水外流」，於是，各種形式不同的「封閉式」管理就應運而生了。學校裏辦起了食堂、餐館、商店、書店、旅館，學校的大門緊鎖著，從吃到住全部是一條龍「服務」。通過這種「封閉管理」，嚴格控制學生，只讓他們在學校裏面吃、住和購物。

所謂的「封閉式」管理的學校裏，沒有競爭，沒有監督，學校幸你沒商量，不僅價格昂貴，而且普遍充斥假冒偽劣產品和短斤少兩。在大多數的中小學食堂裏，學生的伙食像豬食一樣差，鹽水白菜、鹽水蘿蔔，根本看不到一絲絲油。單純幼稚的學生處處挨宰，有的學生在學校裏讀幾年書，面黃肌瘦，身體素質普遍下降。

在全國城鎮的大多數學校，幾乎無一例外地實行了「封閉式」管理，特別是住讀的學生，幾乎都祇能在學生的食堂就餐，在學校的商店購物，家長們怨聲載道，學生們無可奈何，因為體制是這樣，全國都是這樣，吃人的教育處處顯露出猙獰的面目。

### 萬能的分數

「分數第一」的觀念壓得中小學生喘不過氣來，「分數至上」是全體中小學辦學的理念。因為祇有考上了高分，才不會被淘汰。現有的教育體制，給予學生求學「成才」的機會太少了。同時，祇要考了高分，從教師到校長才會得獎金、升工資、評先進，名利雙收。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因為期中考試成績不理想，西寧市某中學 5 名女中學生吞服大量舒樂安定片後集體上山輕生，幸虧及時發現搶救生還。此事引起家長、社會的關注。因考試成績不佳而集體輕生，在近十年來頻頻發生。從這些事例不難看出，現在的中國教育體制不僅是吃人的體制，而且可以說是殺人的體制。

中學生因為學習成績不理想而自殺，那麼大學生呢？近年來，高校裏學生因為成績不理想而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據瞭解，清華大學每個學期的半期考試和期末考試以後，主樓上都會有幾個學生「勇敢」地飛身躍下。

考試成績居然比生命還要重要，這樣的考試比起封建時代的科舉制度來，有什麼進步呢？「人」本身是最重要的，而分數是外在的。分數所能夠說明的，也許僅僅是一個學生的無足輕重的某個方面而已。這不僅是她們自身心理素質較差，更重要的是外部環境的壓力。一旦考試成績下降，老師、家長和親戚朋友鄰居對學生的看法立即發生了變化。

責怪孩子是不對的，孩子是犧牲品，是我們的不正常的教育體制的犧牲品。人們在震驚之餘是否認識到，是我們的教育墮落到這樣的地步——教育不僅不能啓發人的心智、促進人自身的解放，反而成爲殺人的工具。經濟至上、金錢至上的教育體制和學校教育中智育至上的傾向，極大地削弱了教育「樹人」、「育人」的教化作用，學生在人格、個性和知識、技能方面的殘缺、孱弱和片面畸形有增無減。

### 高中，難以跨進的門檻

九年的「義務教育」結束後，工人、農民的孩子們想讀高中已是一種奢望，成爲許多貧窮家庭孩子遙遠的夢。在許多貧困地區，讀高中難於上大學。首先，地方教育部門辦高中班「容納」有限，據統計，各地「容納」高中生不到應屆初中生的一半，也就是說，還有一半的初中生，即使都想讀高中，當今的高中學校也「容納」不下，是現有的教育體制將一半以上的學生排拆在高級中學的大門之外。在其他貧窮縣市，情況還要嚴重一些。四川省巴東縣今年的應屆初中生 7093 人，縣教育局下達到各所高中的招生總數爲 2250 人，還有 4800 人沒有機會上高中。

其次，想進高中，如果不是中考時分數出類拔萃者的話，就得交納「調節費」。教育部門有意地設置了分數檔。一分之差就是數百元，甚至是數千元費用，真可謂一分值千金。中考的分數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法碼，分數不高的，學校就要逼著家長在天平另一頭不斷地加銀子，教育部門有意將不出錢的計畫內指標縮小，將計畫外的指標擴大，以此在學生家長身上索取更多的錢財。各地雖然情況不同，但計畫外想進高中的學生，最低也得兩三千元以上，如果想進縣城以上的重點高中，最高達五萬元，最低也得一萬元人民幣。鄉鎮最差的高中學校也要二千多元的「調節費」。因此，「調節生」指標是所有高中學校的搖錢樹。

一對工人或是農民夫妻省吃儉用的全部積蓄，在自己的孩子讀初中以前就耗費光了，根本不夠供養自己的一個孩子進入高中的大門，要想供孩子讀高中，幾乎都要找親朋好友借貸。

即使正常的考取高中的學生，學生的家長也要被扒幾層皮才能供養孩子讀完高中。因為即使進了高中



的門檻，也就像是進了「銷金窟」一般，學校裏，從官員到教師，對學生獅子大開口，各種五花八門的收費令人乍舌。昨天才交了校服費，今天又要交保險費，明天要交資料費。家長們上了教育部門的「賊船」，除了忍氣吞聲挨宰之外，別無選擇。學生的家長，被扒皮抽筋般地投入重金，才能使孩子讀完高中。

### 學習資料車載斗量

大多數農民的孩子，讀不起中小學的原因，除交納不起昂貴的學費、集資費及生活費外，最主要的是進了學校的門檻，也買不起成捆成捆的學習資料，教書育人的學校，無處不散發令人噁心的銅臭味。

工人、農民家庭的學生，多數讀到初中就被「淘汰」了，高中是個大門檻，孩子能夠進入高中就讀，孩子的家長已經被吃人的教育體系啃得只剩下骨頭了，能夠堅持到最後讀高中的，除了成績特別優異之外，幾乎都是家庭條件較寬裕者。

因為分數是衡量辦學質量的唯一標準，所以，高壓式的學習方式是現階段高中以下教育體制的普遍現象。學生提高分數的唯一辦法，就是在教師的指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解疑難習題、鑽研教學資料。到了高中階段，學習資料每天都像雪片一樣落滿了學生的課桌。學生就像是抽足了勁的陀螺，每天神情緊張地埋頭在書本和學習資料中。

製作、編印、銷售高中學習資料、高考資訊，是現階段書刊市場最為活躍、最見效益的行業。現在，很多出版社都改行印刷出版初高中學生的學習資料，各式各樣打著《重點高考資訊》、《黃岡密卷》、《黃岡正卷》、《高考天下通》、《金榜考典》等等，每一個內容的資料數十種，而製作成各種模式的作文就更「豐富」了。學生們根本不用自己動手寫，祇要把各式各樣模式的作文書背下就能考到高分了。

《作文辭海》、《金榜妙筆》、《滿分過關》、《模擬試卷》、《酷作文》、《優秀作文大全》、《語文重難點手冊》，可以車載斗量。這些學習資料，價格昂貴，是普通書籍價格的兩倍以上。印刷商、銷售商、學校和老師織成了一張大網，將學生和家長網在張開的網裏，三天兩頭地向學生兜售資料，學生永遠也買不完「重點」學習資料及復習資料。這種成本高

昂、奢侈的學習費用，在發達的西方國家都很難存在。

該買哪些學習資料，該應對哪些高考難題，學生不懂，家長更不懂，一切都在學校和老師的操作指揮下，而且大多是由學校直接「進貨」，老師直接「銷售」給學生。這一套資料還沒學完，另一套資料又送到了面前。在銷售資料方面，學校和老師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積極。昨天的資料是高考疑難解答，今天的資訊資料是高考猜題，學生也好，家長也好，哪能錯失良機？哪能不掏錢購買？

筆者的小孩初中畢業時，留下了四大紙箱的學習書籍。高中畢業時，我在他的寢室裏裝回了五麻袋的各類印刷品資料。毫無例外，那些資料幾乎都是學校老師發給的學習資料及復習資料，都是出了錢的。而那裏面的有些資料還沒有開封。我當時就想，即使孩子們長上四雙眼睛，在三年的時間裏白天黑夜不睡覺，也不能保證有時間將那些資料瀏覽一遍！

印刷商、銷售商、學校和老師形成的利益團體所瞄準的就是學生家長的口袋，而印刷商與銷售商也好，學校、老師也好，實際上都是一群吸血蟲，教書育人的道德觀已逐步喪失殆盡。學生的成績是否提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口袋鼓起來了。

### 「大學城」遍地開花

高中教育體制如此，大學教育吃人的本質更加可怕。本世紀初悄然興起的、借助於興辦教育而大量「開發」的「大學城」風起雲湧，鋪天蓋地發展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建和在建的大學城已有 50 多個，有的大學已辦成「公園式」、「風暴式」的園藝區。高昂的學費和住宿費、生活費是無底洞。一大批品學兼優的學子將會被張著血盆大口的「吃教育」的人拒之門外。以辦學為幌子、實以盈利為目地的經營商就是一群吸血蟲，會將從農村、工廠來求學的孩子家長榨乾吸盡。在新興的大學城裏，教育的軟環境的「改善」，就意味著教育體制的全面蛻化變質。

### 「名師授課」的伎倆

毛澤東時代，知識份子是臭老九，鄧小平時代，知識份子到處發勞騷，到了江澤民時代，知識份子才得以「揚名立威」，名利雙收，特別是名師名教，大

行其道，他們與教育部門默契地配合，張著血盆大口，都成了吃人不吐骨頭的魔鬼。

高中教育成爲一部分功利主義知識份子大發橫財的地方。他們過去也許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但是現在，很大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成了「害人者」。他們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大肆斂財，與一些高中學校的官員及教師沆瀣一氣，在學生身上打主意。

在一些培養音樂、舞蹈家、繪畫、體育、建築設計等等「特長生」的高中，學校請來的專家、教授，每授一節課，每個學生不交納二百元以上的授課費，學校就不准進教室。一個省城的「專家」、「名教授」到縣城高中傳授 45 分鐘的課程，就是萬元的收入。學生到省一級專業教學部門授課和面試，各個關卡要交納一萬多元的「授課費」，才能「突出重圍」、「脫穎而出」，專業課才能「合格」。

學校與專家教授相互配合的利益集團，都是打著教書育人的幌子行使騙術，大騙特騙學生家長的錢財。不管是真才實料的專家教授也好，還是魚目混珠的水貨專家教授也好，都能夠有用武之地，錢財滾滾地流進他們的口袋裏。在這個腐敗不堪的社會裏，他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幾乎都鍍上了銅臭味。要說教育體制是吃人的罪魁禍首的話，那些所謂的專家教授就是一群幫兇。

### 「定向生」指標的黑洞

能考上大學，是中國工人、農民子女人生的跨越，是勞作了半輩子的工人、農民五彩繽紛美夢的延續，但是，又有多少學子能實現這些美夢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十萬元換取錄取通知書」的醜聞曝光後，社會一片譁然。一些政客們拼命爲這一事件遮羞，千方百計地掩飾這種黑暗的教育制度。然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武漢學院又爆出猛料：河南省焦作市 35 名低分考生通過仲介機構用 3.5 萬元換回錄取通知書。湖北省教委的調查表明，此事系「個別學院領導」爲了完成招生任務，私自與仲介人聯繫「拉生源」，「學院領導」將招生公章調出來，私自蓋章發放了 35 個「錄取通知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蘭州理工大學強迫內蒙古通遼市女生苗立新交納

三萬元「點招費」的事件，將大學教育招生的黑幕暴露無遺。

苗立新在 2004 年的高考中，考了 547 分的理想成績，比當地本科分數線高出 54 分。她當時填寫了蘭州理工大學，蘭州理工大學最低錄取分數線是 550 分，該大學有關人員指示她交 3 萬元錢才發錄取通知書。3 分 3 萬，這對於苗立新當農民的父母來說，無疑於泰山壓頂，因爲他們在供養苗立新讀高中時，早已是被擠乾了的牙膏——被現有的教育體制擠壓的祇剩下一個空殼。她們到哪裡去找 3 萬元給女兒交納所謂的「點招費」、「借讀費」或是「贊助費」呢？絕望的苗立新沒有選擇的餘地，她向學校要求退檔再報專科，但是，蘭州理工大學既不退檔，也不錄取，本科上不了，想上專科又不退檔，早已錯過了錄取時間，苗立新向有關媒體反映後，學校才被迫將其錄取。

儘管北航、中南財經大學武漢分院、蘭州理工大的亂收費問題解決了，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現有的體制能夠全面解決大學錄取環節的黑暗與腐敗問題嗎？據行內人員反映，全國數百所大學裏，招生中的違規問題五花八門。他們不是通過定向生變象斂財，就是使用「機會指標」降分錄取，從各院校的校長到校務人員，從招辦公務員到勝不勝數的仲介機構及掮客，都將貪婪的目光盯著高校招生這一塊。

事實上，是漏洞百出的制度給了權貴階層大做特做遊戲的機會。高校招生的每個環節都充滿了各式各樣骯髒的交易。弄定向招生的指標，在學校春季開學初制訂招生計畫時就開始做手腳了。根據規定，定向就業招生計畫要先與有人事調配權的定向就業單位簽署一個「定向就業意向性協議」，而這個冠冕堂皇的假協議，生源並不由該企業組織，得到一些好處和實惠就辦事的企業領導人祇蓋個圖章而已，弄到計畫的學校負責人在公開計畫之前早已將指標瓜分了。除定向招生的指標外，讓權貴們有機可乘的還有「機動」指標、「少數民族預科生」指標、「高水準運動員」招生指標、「特長生」招生指標、「補錄生」招生指標。弄到其中的一個指標，權貴們就等於弄到了一大堆黃金白銀。他們會選擇高考分數較接近、家庭條件較富裕的學生家長下手，並做到「宰你沒商量」。那些學生家長不僅要心甘情願地將成捆成捆地鈔票送上來，「贊助」七八萬元甚至是十萬元，還要永遠地保

持沈默。也就是「被吃」的人還要向「吃人」的人滿臉堆笑。

### 掛靠名校的民辦大學學費猛於虎

也許有人會認為，高校正規錄取的學生的學費就沒有亂收費現象了，其實不然。大學裏除了學雜費受到有關部門制約和局部的監督之外，其他諸如捐助費、洗滌費、公寓用品費、補課費、平安保險費，不僅是隱蔽性收費，而且是霸王條款，是明著宰。

民辦大學、民辦公助大學，是許多發達國家都採用的一種對公立大學不足的補救措施，從而緩解了一些學生不能上大學的矛盾。然而，中國的民辦大學、民辦公助大學並不是以教書育人為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目的。且不說這些大學院校辦學質量參差不齊，嚴重地誤人子弟；僅從他們辦學的方式方法來看，就是一場騙局。一方面，他們不另立招牌，而幾乎全部掛靠當地的名校，以此來招攬生源，全國現在近百所私立民辦大學，都成了公立名校的附屬大學的分校；另一方面，這些附屬大學收費獅子大開口，變著花樣找學生收費，將許多學生家長逼得走投無路。

一些窮困生不僅為昂貴的學費發愁，而且為一日三餐填飽肚子發愁，除此之外，學校裏還在平時變著花樣收費。一些貧困的工人、農民家庭就讀的學生，常常是拿不出更多的錢到食堂買菜買飯，「自開爐灶」煮白水麵條充饑。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面前，一些男生靠打工、靠當家庭教育來掙一點學費；一些女生靠當舞女、當三陪小姐、靠賣身來掙一點學費。他們的父母為了供養他們讀書，早已是油盡燈枯了。

據《三秦都市報》報導，該報記者在西安市部分家庭瞭解到，由於教育體制普遍地亂收費成災，學生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的十六七年中，一個中等收入家庭花在一孩子身上的教育費投入將近 30 萬元。記者通過調查得出這樣一組資料：即使就讀普通中學，六年下來費用最少 10 萬元，就讀重點中學，家長不掏出十四五萬元，孩子就無法畢業。就讀普通高校，每年花在學費、資料費、生活費上的總共達 2 萬元，四年下來就是 8 萬元，如果考上年收費上萬元的大學，四年的各項費用就達 12 萬元以上。這對於年收入不足萬元的普通的工人、農民來說，即使不吃不喝，也難支撐孩子大學畢業。

助學貸款似乎給了一些貧窮生繼續求學一線希望，然而，現在銀行部門對於缺少信譽度的公立大學分校（實際上就是掛羊頭買狗肉的私立院校）不給貸款，因為銀行業對這些私立學校還貸能力不夠信任，對他們擔保不夠放心，從而不願意提供貸款。與此同時，國家獎學金、省政府獎學金等多項獎勵給經濟困難且成績突出的大學生，也與私立學院無緣。最後，倒楣的祇有窮困家庭出來的學生。

社會有多黑，教育體制才有多黑，教育體制目前的現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全社會政治、文化的集中反映。有了吃人的社會，才有了吃人的教育。正如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所寫：「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孫守軍老漢悄悄地走了，他是為不能供養兒子讀大學而羞愧地死去。他的兒子現在已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支助而上了大學；遼寧省 19 歲的女孩夏夢雨以 601 分的成績敲開了中國醫科大學的大門後，為 4900 元的學費和其他生活費而愁眉不展，她和她父親利用上大學前的一個假期背完了 6125 桶水，已換到了第一學期的學費；四川成都 19 歲的青年張強，以 608 分的高分考上中山大學後，為了籌措學費，他在一家酒店裏打工爛掉了一雙腳，血水不時滲出，腳板還裂開了幾個小孔，一些地方組織和企業集團及社會上的好心人也慷慨解囊，從而圓了他的大學夢；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學的內幕曝光後，一些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送她進了大學校門。這些似乎都是胡溫對教育體制拔亂反正、正本清源的跡象。國家對貧困生的政策性幫助也已經啟動，然而，從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的二十多年來積累的社會矛盾太多太多，上一任留給胡溫的包袱太重太重，正所謂積重難返，現有的體制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

2005 年 1 月 18 日 廣州



胡適

## 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 編者按：

這是民國四十八年（1959）七月胡適之先生在第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中宣讀的論文的翻譯。胡先生沒有參加前兩次會議（1939，1949）的東西哲學會議，但他這篇論文正是對於那兩次會議裏唱得很響的東方哲學「天然阻止科學發達」的論調的答覆。這個答覆也是他自己一生對中國哲學思想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估量的一個總結。原文見第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的論文集「東西哲學與文化」。全文共四節，第一節批評諾斯洛浦的東西哲學二分論；第二節用康南特的話說明科學精神與方法的特徵；第三節從中國古代的「蘇格拉底傳統」說到王充重振懷疑與批評的精神；第四節，即最後一節，說宋以下八百年的學術復興與運動。——譯者。

一、

前兩次的東西哲學會議上都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東方從前究竟有沒有科學呢？東方為什麼科學很不發達，或者完全沒有科學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有些答案似乎確然說是沒有。薛爾頓教授說：「西方產生了自然科學，東方沒有產生。」（1）

諾斯洛浦教授也說：「『東方』很少有超過最淺近最初步的自然史式的知識的科學。」（2）

對於第二個問題，東方為什麼科學很不發達，或者完全沒有科學，答案很不一致。最有挑戰性刺激性的答案是諾斯洛浦教授提出來的。他說「一個文化如果祇容納由直覺得來的概念，就天然被阻止發展高過那個最初步的，歸納法的，自然史階段的西方式的科學。」（3）依照諾斯洛浦的定義說，由直覺得來的概

念祇「表示可以當下瞭解的事物，所含的意思全是由這種可以當下瞭解的事物得來的。」（4）諾斯洛浦的理論是：

「一個文化如果祇應用由直覺得來的概念，就用不著形式推理和演繹科學。假如科學和哲學所要指示的祇是當下可以瞭解的事物，那麼，很明白，

人祇要觀察，默想，就可以認識這種事物了。直覺的和默想的方法也是是惟一靠得住的方法了。這正是東方人的見解，也正是他們的科學很久不能超過初步自然史階段的原因，一一由直覺得來的概念把人限制在那個階段裏了。」（5）

這個理論又有這樣扼要的一句話：「東方人用的學說是根據由直覺得來的概念造成的，西方人用的學說是根據由假設得來的概念造成的。」（6）

我不想細說這個諾斯洛浦理論，因為我們這些二十年來時時注意這位哲學家朋友的人，對於他的理論一定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祇想指出，就東方的知識史看來，這個東西二分的理論是沒有歷史根據的是不真實的。

第一，並沒有一個種族或文化「祇容納由直覺得來的概念」。老實說。也並沒有一個個人「祇容納由直覺得來的概念」。人是天生的一種會思想的動物，每天都有實際需要逼迫他做推理的工作，不論做得好做得不好。人也總會懂得把推理做得更好些、更準確些。有一句話說得很不錯：推理是人時時刻刻逃不開的事。為了推理，人必須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觀察能力、想像能力、綜合與假設能力、歸納與演繹能力。這樣，人才有了常識，有了累積起來的經驗知識，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這樣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幾個延續不絕的知識文化傳統的中心，經歷很長的時間，才發展出來科學、宗教、哲學。我再說一遍，沒有一個文化「祇容納（所謂）由直覺得來的概念」，也沒有一個文化天然「被阻止發展西方式的科學」。

第二，我想指出，為著嘗試瞭解東方和西方，所需要的是一種歷史的看法，一種歷史的態度，不是一套「比較哲學上用的專門名詞」。諾斯洛浦先生學的「由假設得來的概念」有這些項：半人半獸（7），第四福音的開頭一句天父的概念，聖保羅、聖奧古斯丁、聖阿奎那斯的基督教（8），還有德謨克利圖的原子，波爾和盧施福古典物理學上的原子模型（9），愛因斯坦物理學上的時空連續（10）。然而，我們在印度和中國的神話宗教著作裏，當然能夠找到一千種想像的概念，足可以與希臘的半人半獸相比。我們又當然能夠舉出幾十種印度和中國的宗教觀念，足可以與第四福音的開頭一句相比（11）。所以這一套「二分法」的名詞，這一套專用來渲染歷史上本來不存在的一個東西方的分別的名詞，難道我們還不應當要求停止使用嗎？

因此，我現在很想解釋一下，我所說的比較哲學上用的歷史看法是什麼。簡單地說，歷史的看法祇是認為東方人和西方人的知識哲學、宗教活動上一切過去的差別都祇是歷史造成的差別，是地理、氣候、經濟、社會、政治，乃至個人經歷等等因素所產生，所決定，所塑造雕琢成的：這種種因素，又都是可以根據歷史，用理性，用智慧，去研究、去瞭解的。用這種歷史的看法，我們可以做出耐心而有收穫的種種研究、探索，可以不斷求取瞭解，絕不祇是笑，祇是哭，或祇是失望。用這個歷史的看法，我們也許可以發現，東西兩方的哲學到底還是相似多於相異；也許可以發現，不論有多麼明顯的差別存在，都不過是種種歷史因素特別湊合所造成的重點的程度上的差別。用這個歷史的看法，也許我們更容易瞭解我們所謂「西方式的科學」的興起與迅速發達，更容易瞭解絕不是什麼優等民族的一個獨立的，並且是獨佔的創造，而祇是許多歷史因素一次非常幸運的湊合的自然結果。憑著一種耐心的歷史探索，也許我們更容易瞭解，無論那一種歷史因素，或是種種因素的湊合，都不會「天然阻止」一個種族或文化——或者使一個種族或文化永遠失了那種能力——去學習，吸收，發展，甚至於超過另一個民族在種種歷史條件之下開創發揚起來的那些知識活動。

說一個文化「天然被阻止發展西方式的科學」，是犯了沒有根據的悲觀失望。但是盡力去弄清楚有些

什麼因素，使歐洲國家得到了至少四百年來領導全世界發展近代科學的光榮，在另一方面又有些什麼因素，或者是些什麼因素怎樣湊合起來，對於有史以來多少個種族或文化（連中世紀的「希臘羅馬基督教」文化也不例外）在科學發展上遭受的阻礙以至於摧折毀壞，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在我們這個很有學問的哲學家與哲學史家的會議中，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業，一種應當有的抱負。

二、

我預備這篇論文，用了一個不很謙虛的題目：「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方法」，也是想要顯示一點比較哲學上用的歷史的看法。

我有意不提中國哲學的科學內容，不但是為了那份內容與近四百年西方科學的成就不能相比，——這是一個很明白的理由——而且正因為我的見解是：在科學發達史上，科學的精神或態度與科學的方法，比天文學、曆法改革家、煉金術士、醫生、園藝家在實用上或經驗上的什麼成就都更有基本的重要性。

前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博士，本身夠一個第一流的科學家，在他的演講集「懂得科學」裏，把這個見解表達得很有力量。因此我要引說他的話：



「十六、十七世紀那些給精確而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立下標準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他們的先驅是些什麼人呢？哥白尼、伽利略、維薩略的精神上的祖先是些什麼人呢？中世紀那些偶然做實驗工作的人，那些細心設計造出新機械的人，雖然漸漸增加了我們物理和化學的經驗知識，都還算不得。這些人留給後世的還祇是許多事實資料，祇是達到實用目標的有價值的方法，還不是科學探索的精神。

「要看嚴格的知識探索上的新勇氣的奮發，我們得向那少數深深浸染了蘇格拉底傳統的人身上去找，得向那些憑著原始的考古方法首先重新獲得了希臘羅馬文化的早期學者身上去找。在文藝復興的第一階段裏把對於冷靜追求真理的愛好發揚起來的人，都是研究人文的，他們的工作都不是關乎生物界或無生物界的。在中世紀，盡力抱評判態度而排除成見去運用人類的理智，盡力深入追求，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這種精神全是靠那些著書討論人文問題的人保持下來的。在學術復興時代的初期，最夠得上說是表現了我們近代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的觀念的，也正是人文學者的古代研究。

「佩脫拉克、薄伽邱、馬奇維里、依拉斯莫斯，而絕不是那些煉金術士，應當算是近代科學工作者的先驅。依同樣的道理說來，拉伯雷與蒙丹發揚了評判的哲學精神，在我看也應當算是近代科學家的前輩。」（12）

我相信康南特校長的見解根本上是正確的。他給他的演講集加了一個副標題「一個歷史的看法」，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從這個歷史的觀點看來，「對於冷靜追求真理的愛好」，「盡力抱評判態度而排除成見去運用人類的理智，盡力深入追求，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有嚴格的知識探索上的勇氣」，「給精確而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立下標準」——這些都是科學探索的精神與方法的特徵。我的論文的主體就是討論在中國知識史、哲學史上可以找出來的這些科學精神與方法的特徵。

三、

首先，古代中國的知識遺產裏確有一個「蘇格拉底傳統」。自由問答、自由討論、獨立思想、懷疑、

熱心而冷靜的求知。都是儒家的傳統。孔子常說他本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好古敏以求之」。有一次，他說他的為人是「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過去兩千五百年中國知識生活的正統就是這一個人創造磨琢成的。孔子確有許多地方使人想到蘇格拉底。像蘇格拉底一樣，孔子也常自認不是一個「智者」，祇是一個愛知識的人。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儒家傳統裏一個很可注意的特點是，有意獎勵獨立思想，獎勵懷疑。孔子說到他的最高才的弟子顏回，曾這樣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然而他又說過：「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孔子分明不喜歡那些對他說話樣樣都滿意的聽話弟子。他要獎勵他們懷疑，獎勵他們提出反對的意見。這個懷疑問難的精神到了孟子最表現得明白了。他公然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公然說他看「武成」一篇祇「取其二三策」孟子又認為要懂得詩經必須先有一個自由獨立的態度。

孔子有一句極有名的格言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13）他說到他自己：「吾嘗終日不食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也。」這正是中國的蘇格拉底傳統。

知識上的誠實是這個傳統的一個緊要部分。孔子對一個弟子說：「由，誨女（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有一次，這個弟子問怎樣對待鬼神，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個弟子接著問到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這並不是迴避問題；這是教訓一個人對於不真正懂得的事要保持知識上的誠實。這種對於死和鬼神的存疑態度，對後代中國的思想發生了持久不衰的影響。這也是中國的蘇格拉底傳統。

近幾十年裏，有人懷疑老子、老聃，是不是個歷史的人物，又懷疑「老子」這部古書的真偽和成書年代。然而我個人還是相信孔子確做過這位前輩哲人「老子」的學徒，我更相信在孔子的思想裏看得出有老子的自然主義宇宙觀和無為政治哲學的影響。

在那樣早的時代（公元前六世紀）發展出來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是一件真正有革命性的大事。詩經的國風和雅頌裏所表現的中國古代觀念上的「天」或「帝」，是一個知覺、有感情、有愛有恨的人類與宇宙的最高統治者。又有各種各樣的鬼神也掌握人類的命運。到了老子才有一種全新的哲學概念提出來，代替那種人格化的一個神或許多個神：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這個新的原理叫做「道」，是一個過程，一個周行天地萬物之中，又有不變的存在的過程。道是自然如此的，萬物也是自然如此的。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這是這個自然主義宇宙觀的中心觀念。這個觀念又是一種無為放任的政治哲學的基石。「太上，下知有之。」這個觀念又發展成了一种謙虛的道德哲學，一種對惡對暴力不抵抗的道德哲學：「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柔弱勝剛強。」「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夫代大匠者希有不傷手者矣。」

這是孔子的老師老子所創的自然主義傳統。然而老師和弟子有一點基本的不同。孔子是一個有歷史頭腦的學者，一個偉大的老師，偉大的教育家，而老子對知識和文明的看法是一個虛無主義者的看法。老子的理想國是小國寡民，有舟車之類的「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常使民無知無欲」。這種知識上的虛無主義與孔子「有教無類」的民主教育哲學何等不同！

然而這個在老子書裏萌芽，在以後幾百年裏充分生長起來的自然宇宙觀，正是經典時代的一份最重要的哲學遺產。自然主義本身最可以代表大膽懷疑和積極假設的精神。自然主義與孔子的人本主義，這兩樣的歷史地位是完全同等重要的。中國每一次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這在中國很長的歷史上有

過好幾次——總是靠老子和哲學上的道家的自然主義，或者靠孔子的人本主義，或者靠兩樣合起來，努力把這個民族從昏睡裏救醒。

第一個反抗漢朝的國教，「抱評判態度去運用人類的理智，盡力深入追求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的大運動，正是道家的自然主義哲學與孔子、孟子的遺產裏最可貴的懷疑和看重知識上的誠實的精神合起來的一個運動。這個批評運動的一個最偉大的代表是「論衡」八十五篇的作者王充（公元 27—約 100）

王充說他自己著書的動機：「亦一言也，曰：疾虛妄。」「是轉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憤湧，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校之以事；虛浮之事，輒立證驗。」（14）

他所批評的是他那個年代的種種迷信。種種虛妄，其中最大最有勢力的是佔中心地位的災異之說。漢朝的國教，掛著儒教的牌子，把災異解釋作一個仁愛而全知的神（天）所發的警告，為的是使人君和政府害怕，要他們承認過失，改良惡政。這種漢儒的宗教是公元前一、二世紀裏好些哲人政治家造作成的。他們所憂心的是在一個極廣闊的統一帝國裏如何對付無限君權這個實際問題，這種憂心也是有理由的；他們有意識或半有意識地看中了宗教手段，造出來一套苦心結構的「天人感應」的神學，這套神學在漢朝幾百年裏也似乎發生了君主畏懼的作用。

最能夠說明這套災異神學的是董仲舒（公元前約 179—104）。他說話在像一個先知，也很有權威：「人之所為，極其美惡，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15）。」這種天與人君密切相感應的神學，據說是有尚書與春秋（記載天地無數異變，有公元前 722 至 481 之間的三十六次日蝕，五次地震）的一套精細解釋作根據。然而儒家經典還不夠支持這個荒謬迷信的神學，所以還要加上一批出不完的偽書，叫做「讖」（預言）、「緯」（與經書交織來輔助經書的材料），是無數經驗知識與千百種佔星學的古怪想法混合成的。



這個假儒學家的國教到了最盛的時候確被人認真相信了，所以有好幾個丞相被罷黜，有一個丞相被賜死，祇是因爲據說天有了災異的警告。三大中古宗教之一真是控制住帝國了。

王充的主要批評正針對著一個有目的上帝與人間統治者互相感應這種基本觀念。他批評的是帝國既成的宗教的神學。他用來批評這種神學的世界觀是老子與道家的自然主義哲學。他說：

「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16）。」

因爲，他又指出：

「人在天地之間，猶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天至高大，人至卑小……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17）」

這也就是他指摘天人感應之說實在是「損皇天之德」的理由。

他又提出理由來證明人和宇宙間的萬物都不是天地有意（故）生出來的，祇是自己偶然（偶）如此的：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18）？」

公元第一世紀正是漢朝改革曆法的時代。所以王充儘量利用了當時的天文學知識，打破那流行的惡政招來災異譴告的迷信說法。他說：

「四十一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治所致（19）。」

然而王充對於當世迷信的無數批評裏用得最多的證據還是日常經驗中的事實。他提出五「驗」來證明雷不是上天發怒，祇是空中陰陽兩氣相激而生的一種火，他又舉許多條證據來支持他的無鬼論。其中說得最巧妙，從來沒有人能駁的一條是：「如審死鬼，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乎（20）？」

以上就我所喜歡的哲學家王充已經說得很多了。我說他的故事，祇是要表明中國哲學的經典時代的大膽懷疑和看重知識上的誠實的精神，如何埋沒了幾百年還能夠重新起來推動那種戰鬥：用人的理智反對無知和虛妄、詐僞，用創造性的懷疑和建設性的批評反對迷信，反對狂妄的威權。大膽的懷疑追問，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正是科學的精神。「虛浮之事，輒立證驗」，正是科學的手段。

四、

我這篇論文剩下的部分，要給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大運動做一個簡單的解說性報告。這個運動開頭的時候有一個「即物而窮其理」，「以求至乎極」（21）的大口號，然而結果祇是改進了一種歷史的考證方法，因此開了一個經學復興的新時代。

這個大運動有人叫做新儒家運動，因爲這是一個有意要恢復佛教進來以前的中國思想和文化的運動，是一個要直接回到孔子和他那一派的人本主義，要把中古中國的那種大大印度化的，因此是非中國的思想和文化推翻革除的運動。這個運動在根本上是一個儒家的運動，然而我們應當知道那些新儒家的哲人又很老實地採取了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至少一部分正是道家傳下來的，新儒家哲人大概正好認爲這種宇宙觀勝過漢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以來的那種神學的，目的論的「儒家」宇宙觀。所以這又是老子和哲學上的道家的自然主義與孔子的人本主義合起來反抗中古中國那些被認爲是非中國的，出世的宗教的一個實例。

這個新儒家運動需要一套新的方法，一套「新工具」，於是在孔子以後出來的一篇大約一千七百個字的「大學」裏找到了一套方法。新儒家的開創者們從這篇小文裏找著了一句「致知在格物」。程氏兄弟（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的哲學，尤其是那偉大的朱熹（1130—1200）所發揚組織起來的哲學，都把這句話當作一條主旨。這個窮理的意思說得再進一步，就是「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知之理而益窮之（22）。」

什麼是「物」呢？照程朱一派的說法。「物」的範圍與「自然」一般廣大，從「一草一木」到「天地之高厚」（23）都包括在內。但是這樣的「物」的研

究是那些哲人做不到的，他們祇是講實務講政治的人，祇是思想家和教人的人。他們的大興趣在人類的道德和政治的問題，不在探求一草一木的「理」或定律。所以程頤自己先把「物」的範圍縮到三項：研究經書、論古今人物、研究應接事務的道理。所以他說，「近取諸身」。朱子在宋儒中的地位最高，是最善於解說，也最努力解說那個「即物而窮其理」的哲學的人，一生的精力都用在研究和發揮儒家的經典。他的「四書（新儒家的『新約』）集註」，還有詩經和易經的註，做了七百年的標準教本。「即物而窮其理」的哲學歸結是單應用在範圍有限的經學上了。

朱子真正是受了孔子的「蘇格拉底傳統」的影響，所以立下了一套關於研究探索的精神、方法、步驟的原則，他說：「大抵義理須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祇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怎樣才是虛心呢？他又說：「須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概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祇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祇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1020—1077）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話甚當。若不濯舊見，何處得新意來（25）？」

十一世紀的新儒家常說到懷疑在思想上的重要。張橫渠說：「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26）。」朱子有校勘、訓詁工作的豐富經驗，所以能從「疑」的觀念推演出一種更實用更有建設性的方法論。他懂得懷疑是不會自己生出來的，是要有了一種困惑疑難的情境才會發生的。他說：「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祇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

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27）。」

到了一種情境，有幾個互相衝突的說法同時要人相信，要人接受，也會發生疑惑。朱子說他讀論語，曾遇到「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他所以「便著疑」。怎樣解決疑惑呢？他說：「祇是虛心。」「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此並，自然透得（28）。」陸象山（1139—1193）是朱子的朋友，也是他的哲學上的對手。朱子在給象山的一封信裏又用法官審案的例說：「『如』治獄者當公其心，……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29）。」

朱子所說的話歸結起來是這樣一套解決懷疑的方法：第一步是提出一個假設的解決法，然後尋求更多的實例或證據來做比較，來檢驗這個假設，——這原是一個「未可便以為是」的假設，朱子有時叫做「權立疑義」（30）。總而言之，懷疑和解除懷疑的方法祇是假設和求證。

朱子對他弟子們說：「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某雖看至沒緊要底物事，亦須致疑。才疑，便須理會得徹頭（31）。」

正因為內心有解決疑惑的要求，所以朱子常說到他自己從少年時代起一向喜歡做依靠證據的研究工作（考證）。他是人類史上一個有第一等聰明的人，然而他還是從不放下勤苦的工作和耐心的研究。

他的大成就有兩個方向。第一，他常常對人講論懷疑在思想和研究上的重要，——這懷疑祇是「權立疑義」，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個要克服的疑難境地，一個要解決的惱人問題，一個要好好對付的挑戰。第二，他有勇氣把這



明 徐渭 花竹軸

個懷疑和解除懷疑的方法應用到儒家的重要經典上，因此開了一個經學的新時代，這種新經學要到他死後幾百年才達到極盛的地步。

他沒有寫一部尚書的註解，但他對尚書的研究卻有劃時代的貢獻，因為他有大勇氣懷疑尚書裏所謂「古文」二十五篇的真偽。這二十五篇本來分明是漢朝的經學家沒有見到的，大概公元四世紀才出來，到了七世紀才成為尚書的整體的一部分。漢朝博士正式承認的二十八篇（實在是二十九篇），原是公元前二世紀一個年老的伏生（他親身經歷公元前 213 的焚書）口傳下來，寫成了當時的「今文」。

朱子一開始提出來的就是一個大疑問：「孔壁所出尚書……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32）。」

「朱子語類」記載他對每一個問尚書的學生都說到這個疑問。「凡易讀者皆古文……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33）。」朱子並沒有公然說古文經是後來人偽造的。他祇是要他的弟子們注意這個令人難解的文字上的差別。他也曾提出一種很溫和的解釋，說那些篇難讀的大概代表實際上告戒百姓的說話，那些篇容易讀的是史官修改過，甚至於重寫過的文字。

這樣一個溫和的說法自然不能消除疑問；那個疑問一提出就要存在下去，要在以後幾百年裏消耗經學家的精神。

一百年之後，元朝（1279—1368）的吳澄接受了朱子的挑戰，尋得了一個合理的結論，認為那些篇所謂「古文」不是真正的尚書的一部分，而是很晚出的偽書。因此吳澄作「書纂言」，祇承認二十八篇「今文」，不承認那二十五篇「古文」。

到了十六世紀世紀，又有一位學者，梅鷟，也來研究這個問題。他在 1543 年出了一部書證明尚書的「古文」部分是四世紀的一個作者假造的，那個作者分明是從若干種提到那些篇「佚」書的篇名的古書裏找到許多文字，用做造假的根據，梅鷟費了力氣查出偽尚書的一些要緊文字的來源。

然而還要等到十七世紀又出來一個更大的學者，閻若璩（1636—1704），才能夠給朱子在十二世紀提出的關於古文尚書的疑惑定案。閻若璩花了三十多年工夫寫成一部大著作，「尚書古文疏證」。他憑著過人的記憶力和廣博的書本知識，幾乎找到了古文尚書

每一句的來源，並且指出了作偽書的人如何錯引了原文或誤解了原文的意義，才斷定這些篇書是有心偽造的。總算起來，閻若璩為證明這件作偽，舉了一百多條證據。他的見解雖然大受當時的保守派學者的攻擊，我們現在總已承認閻若璩定了一個鐵案，足可以使人信服了。我們總已承認：在一部儒家重要經典裏，有差不多半部，也曾被當做神聖的文字有一千年之久，竟不能不被判定是後人假造的了。

而這件可算得重大的知識上的革命，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哲人朱子的功績，因為他在十二世紀已表示了一種大膽的懷疑，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祇是他自己的工夫還不夠解答的問題。

朱子對易經的意見更要大膽，大膽到在過去七百年裏，沒有人敢接受，沒有人能繼續推求。

他出了一部「周易本義」，又有一本小書，「易本義啓蒙」。他還留下不少關於易經的書信和談話記錄（34）。

他的最大膽的論旨是說易經雖然向來被看作一部深奧的哲理的聖典，其實原來祇是荀筮用的本子，而且祇有把易當作一部荀筮的書，一部「祇是為荀筮」（35）的書，才能懂得這部書。「八卦之書本為佔筮，……文王重卦作辭，周公作爻辭，亦祇是為佔筮。」「如說田獵、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荀筮，故爻中出此。」「聖人要說理，……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荀筮來說？」「若作荀筮看……極是分明。」（36）

這種合乎常識的見解。在當時是從嚴沒有人說過的見解。然而他的一個朋友表示反對，說這話「太略」。朱子答說：「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不更好（27）？」

這是一個真正有革命性的說法，也正可以說明了朱子一句深刻的話：「道理好處又卻多在平易處（38）。」

然而朱子知道他的易祇是荀筮之書的見解對他那個時代說來是太急進了。所以他很傷心地說：「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辨，某煞費力氣與他分析。而今思之，祇好不說，祇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力氣分（39）。」

朱子的「詩集傳」（1117）在他身後做了幾百年的標準讀本，這部註解也是他可以自傲的。他這件工作有兩個特色足以開闢後來傳統的研究道路。一個特色是他大膽拋棄了所謂「詩序」所代表的傳統解釋，而認定雅頌和國風都得用虛心和獨立的判斷去讀。另一個特色是他發現了韻腳的「古音」；後世更精確的全部古音研究，科學的中國音韻學的前身，至少間接是他那個發現引出來的。

作「通志」的鄭樵（1104—1162）是與朱子同時的人，但是年長一輩，出了一部小書「詩辨妄」，極力攻擊詩序，認為那祇是一些不懂文學，不懂得欣賞詩的村野妄人的解釋。鄭樵的激烈論調先也使我們的哲人朱子感到震動，但他終於承認，「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40）。」

我再舉相衝突的觀念引起疑惑的一個好例，也是肯虛心的人能容受新觀念，能靠證據解決疑惑的好例。朱子談到他曾勸說他的一個一輩子的朋友呂祖謙（1137—1181），又是哲學上的同道，不要信詩序，但勸說不動。他告訴祖謙，祇有很少幾篇詩序確有左傳的材料足以作證，大多數詩序都沒有憑證。「渠卻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祇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去：『祇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解詩。（41）』」

朱子雖然有膽量去推翻詩序的權威，要虛心看每一篇詩來求解詩的意義，但是他自己的新註解，他啟發後人在同一條路上向前走的努力，都還沒有圓滿的成績。傳統的份量對朱子本人，對他以後的人，還太沉重了。然而近代的全不受成見左右的學者用了新的工具，抱著完全自由的精神，來做詩經的研究，絕不會忘記鄭樵和朱熹的大膽而有創造性的懷疑。

朱子的詩經研究的第二個特色，就是葉韻的古音方面的發現。他在這一方面得了他同時的學者吳（死在 153 或 154）的啟發和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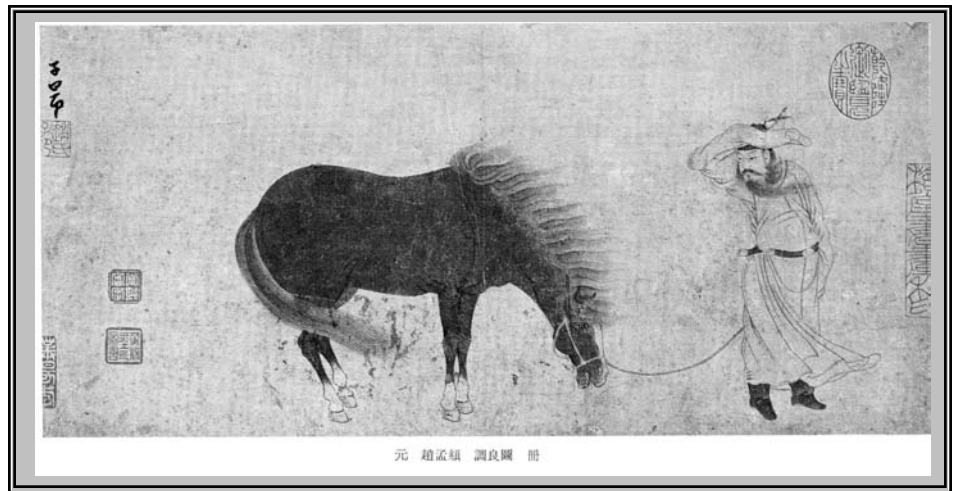
吳是中國音韻學一位真正開山的人，首先用歸納方法比較詩三百篇押韻的每一句，又比較其他上古和中古押韻味的詩歌。他的著作不多，有「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祇有最後一種有翻刻本傳下來。

詩經裏有許多韻腳按「今」音讀不押韻，但在古代是自然押韻的，所以應當照「古音」讀：這的確是吳首先發現的。他細心把三百多篇詩的韻腳都排列起來，參考上古和中古的字典韻書推出這些韻腳的古音。他的朋友許葺，也是他的遠親，替他的書作序，把他耐心搜集大批實例，比較這些實例的方法說得很清楚。「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皆有六，當爲蒲北切，（高本漢）而無與房六葉者。友之爲雲九切，見其於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雲九葉者。」

這種嚴格的方法深深打動了朱子，所以他作「詩集傳」，決意完全採用吳的「古音」系統。然而他大概是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所以不說「古音」，祇說「葉韻」，——也就是說，某一個字應當從某音讀，是爲了與另一個讀音顯然沒有變化的韻腳相葉。

但是他對弟子們談話，明白承認他的葉韻大部分都依吳，祇有少數的例有添減；又說葉韻也是古代詩人的自然讀音，因爲「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42）。」這也就是說，葉韻正是古音。

有人問吳的葉韻可有什麼根據，朱子答說：「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



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43）。」朱子的葉韻也有與吳不同的地方，他在

「語類」和「楚辭集註」（44）裏都舉了些例，讓人比較。

但是因為朱子的「詩集傳」全用「葉韻」這個名詞，全沒有提到「古音」，又因為吳的書有的早已失傳，也有的不容易得，所以十六世紀初已有一種討論，嚴厲批評朱子不應當用「葉韻」這個詞。1580年，有一位大學者，也是哲學家，焦（1541—1620），在他的「筆乘」裏提出了一個理論的簡單說明（大概是他的朋友陳第（1541—1617）的理論），以為古詩歌裏的韻腳，凡是不合近世韻的本來都是自然韻腳，但是讀音經歷長時間有了變化。他舉了不少例來證明那些字照古人歌唱時的讀音是完全押音的。

焦的朋友陳第做了許多年耐心的研究，出了一套書，討論好幾種古代有韻的詩歌集裏幾百個押韻味的字的古音。這套書的第一種，「毛詩古音考」，是1616年出的，有焦的序。

陳第在自序裏提出他的主要論旨：詩經裏的韻腳照本音讀全是自然押韻的，祇是讀音的自然變化使有些韻腳似乎不押韻了。朱子所說的「葉韻」，陳第認為大半都是古音或本音。

他說：「於是稍為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採之他書也。」

為了證明「服」字一律依本來的古音押韻，他舉了十四條本證，十條旁證，共二十四條。他又把同樣的歸納法應用在古代其他有韻文學作品的古音研究上。為了求「行」字的古音，他從易經有韻的部分找到四十四個例，都與尾音-ang 的字押韻。為一個「明」字，他從易經裏找到十七個證據。

差不多過了半個世紀，愛國學者顧炎武（1614—1682）寫成了他的「音學五書」。其中一部「詩本音」；一部是「易音」；一部是「唐韻正」，這是一種比較古音與中古音的著作。顧炎武承認他受了陳第的啟發，用了他的把證據分為本證和旁證兩類的方法。

我們再用「服」字作例子。顧炎武在「詩本音」裏舉了十七條本證，十五條旁證，共三十二條。在那部大書「唐韻正」裏，他為說明這個字在古代的音韻是怎樣的，列舉了從傳世的古代有韻作品裏找到的一百六十二條證據！

這樣耐心收集實例，計算實例的工作有兩個目的。第一，祇有這種方法可以斷定那些字的古音，也可以找出可能有的違反通則而要特別解釋的例外。顧炎武認為這種例外可以從方言的差異來解釋。

但是這樣大規模收集材料的最大用處還在於奠定一個有系統的古音分部的基礎。有了這個古代韻文研究作根據，顧炎武斷定古音可以分入十大韻部。

這樣中國音韻學才走上了演繹的，建設的路：第一部是弄明白古代的「韻母」（韻部）；然後，在下一個時期，弄明白古代聲母的性質。

顧炎武在 1667 年提出十大韻部。下一百年裏，又有好些位學者用同樣歸納和演繹的考證方法研究同一個問題。江永（1681—1763）提出十三個韻部。段玉裁（1735—1851）把韻部加到十七個。他的老師，也是朋友，戴震（1724—1777）又加到十九個。

王念孫（1744—1832）和江有誥（死 1851），各人獨立工作，得到了彼此差不多的一個二十一部的系統。

錢大昕（1728—1804）是十八世紀最有科學頭腦的人裏的一個，在 1790 年印出來他的筆記。其中有兩條文字是他研究古代唇、齒音的收穫（45）。這兩篇文章都是第一等考證方法的最好的模範。他為唇音找了六十多個例子，為齒音也找了差不多數目的例子。為著確定各組裏的字的古音，每一步工作都是歸納與演繹的精熟配合，都是從個別的例得到通則，又把通則應用到個別的例上。最後的結果是產生了關於唇、齒音的變遷的兩條大定律。

我們切不可不知道這些開闢中國音韻學的學者們有多麼大的限制，所以他們似乎從頭註定要失敗的。他們全沒有可給中國語言用的拼音字母的幫助。不懂得比較不同方言，尤其是比較中國南部、東南部、西南部的古方言。他們又全不懂高麗、越南、日本這些鄰國的語言。這些中國學者努力要瞭解中國語言的音韻變遷，而沒有這種種有用的工具，所以實在是要去做一件幾乎一定做不成的工作。因此，要評判他們的成功失敗，都得先知道他們這許多重大的不利條件。

這些大人物可靠的工具祇是他們的嚴格的方法：他們耐心把他們承認的事實或例證搜羅起來，加以比較，加以分類，表現了嚴格的方法；他們把已得到的通則應用到歸了類的個別例子上，也表現了同等嚴格

的方法。十二世紀的吳、朱熹，十七世紀的陳第、顧炎武，還有十八、九世紀裏那些繼承他們的人，能夠做出中國音韻問題的系統研究，能夠把這種研究做得像一門科學，一一成了一套合乎證據、準確、合理系統化的種種嚴格標準，一一確實差不多全靠小心應用一種嚴格的方法。

我已經把我所看到的近八百年中國思想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發達史大概說了一篇。這部歷史開端在十一世紀，本來有一個很高的理想，要把人的知識推到極廣，要研究宇宙間萬物的理或定律。那個大理想沒有法子不縮到書本的研究一一耐心而大膽地研究構成中國經學傳統「典冊」的有數幾部大書。一種以懷疑和解決懷疑做基礎的新精神和新方法漸漸發展起來了。這種精神就是對於牽涉到經典的問題也有道德的勇氣去懷疑，就是對於一份虛心，對於不受成見影響的，冷靜的追求真理，肯認真堅持。這個方法就是考據或考證的方法。

我學了這種精神和方法實際表現的幾個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考訂一部分經書真偽和年代，由此產生了考證學，又一個是產生了中國聲韻的系統研究。

然而這個方法還應用到文史的其他許多方面。如校勘學、訓詁學（semantics，字義在歷史上變遷的研究）、史學、歷史地理學、金石學，都有收穫，有效驗。

十七世紀的陳第、顧炎武首先用了「本證」、「旁證」這兩個名詞，已經是充分有意運用考證方法了。因為有十七世紀的顧炎武、閻若璩這兩位大師的科學工作，把這種方法的效驗表現得非常清楚，所以到了十八、九世紀，中國第一流有知識的人幾乎都受了這種方法的吸引，都一生用力把這個方法應用到經書和文史研究上。結果就造成了一個學術復興的新時代，又叫做考據的時代。

這種嚴格而有效的方法的科學性質，是最有力批評這種學術的人也不能不承認的。方東樹（1772—1851）正是這樣一位猛烈的批評家，他在 1826 年出了一部書，用大力攻擊整個的新學術運動。然而他對於同時的王念孫、王引之（1766—1834）父子所用的嚴格方法也不得不十分稱讚。他說：「以此義求之近人說經，無過高郵父子『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首，漢、唐以來未有其匹（46）。」一個用大力攻擊整個

新學術運動的人有這樣的稱讚，足以證明小心應用科學方法最能夠解除反對勢力的武裝，打破權威和守舊，這新學術贏得人的承認、心服。

這種「精確而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的精神和方法，又有什麼歷史的意義呢？

一個簡單的答案，然而全用事實來表示的答案，應當是這樣的：這種精神和方法使一個主觀的、理想主義的、有教訓意味的哲學的時代（從十一到十六世紀）不能不讓位給一個新時代了，使那個哲學顯得過時，空洞，沒有用處，不足吸引第一等人了，這種精神和方法造成了一個全靠嚴格而冷靜的研究做基礎的學術復興的新時代（1600—1900）。但是這種精神和方法並沒有造成一個自然科學的時代。顧炎武、戴震、錢大昕，王念孫所代表的精確而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的精神，並沒有引出中國的一個伽利略、維薩略、牛頓的時代。

這又是為什麼呢？這什麼這種科學精神和方法沒有產生自然科學呢？

不止四分之一世紀以前，我曾試提一個歷史的解釋，做了一個十七世紀中國與歐洲知識領袖的工作的比較年表。我說：

「我們試做一個十七世紀中國與歐洲學術領袖的比較年表——十七世紀正是近代歐洲的新科學與中國的新學術定局的時期——就知道在顧炎武出生（1613）之前四年，伽利略做成了望遠鏡，並且用望遠鏡使天文學起了大變化。克卜勒發表了他的革命性的火星研究和行星運行的兩條定律。當顧炎武做他的音韻研究，盡力重發現古音之時，哈維發表了他的論血液運行的大作（1628）。伽利略發表了他的關於天文學和新科學的兩部大作（1630）。閻若璩開始做尙未書考證之前十一年，侂里傑利已完成了他的空氣壓力大實驗（1644）。稍晚一點，波耳宣佈了他的化學新實驗的結果，做出了波耳定律（1660—1661）。顧炎武寫成他的『音學五書』（1667）之前一年，牛頓發明了微積分，完成了白光的分析。1680 年，顧炎武寫『音學五書』的後序；1687 年，牛頓發表他的『自然哲學原理』。

「這些不同國度的新學術時代的大領袖們在科學精神和方法上有這樣非常顯著的想像，使他們的工作範圍的基本不同卻也更加引人注意。伽利略、克卜

勒、波耳、哈維、牛頓所運用的都是自然的材料，是星球、球體、斜面、望遠鏡、顯微鏡、三稜鏡、化學藥品、數字、天文表；而與他們同時的中國人所運用的是書本、文字、文獻證據。這些中國人產生了三百年的科學的書本學問；那些歐洲人產生了一種新科學和一個新世界（47）。」

這是一個歷史的解釋，但是對於十七世紀那些中國大學者有一點欠公平。我那時說：「中國的知識階級祇有文學的訓練，所以他們活動的範圍祇限於書本和文獻。「這話是不夠的。我應當指出，他們所推敲的那些書乃是對於全民族的道德、宗教、哲學生活有絕大重要性的書。那些大人物覺得找出這些古書裏的每一部的真正意義是他們的神聖責任。他們正像白朗寧的詩裏寫「文法學者」：

「你捲起的書卷裏寫的是什麼？」他問，

「讓我看他們的形象，

那些最懂得人類的詩人聖哲的形象，——

拿來給我！」於是他披上長袍，

一口氣把書讀到最後一頁……

「我什麼都要知道！……

盛席要吃到最後的殘屑。」

「時間算什麼？『現在』是犬猴的份！

人有的是『永久』。」（48）

白朗寧對人本主義時代的精神的禮讚正是：「這人決意求的不是生存，是知識（49）。」

孔子也表示了同樣的精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朱子在他的時代也有同樣的表示：「義理無窮，惟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50）。」

但是朱子更一步說：「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懷疑。」「才疑，便須理會得徹頭。」後來真能繼承他的人，學術復興的新時代的那些開創的人和做工的人，都懂得了懷疑，——抱著虛心去懷疑，再找方法解決懷疑，即使是對待經典大書也敢去懷疑。而且，正因為他們都是專心盡力研究經典大書的人，所以他們不能不把腳跟站穩：他們必須懂得要有證據才可以懷疑，更要有證據才可以解決懷疑。我看這就足夠給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實做一種歷史的解釋，足夠解釋那些祇運用「書本、文字、文獻」的大人物怎麼竟能傳下來一個科學的傳統，冷靜而嚴格的探索的傳

統，嚴格的靠證據思想、靠證據研究的傳統，大膽的懷疑與小心的求證的傳統——一個偉大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傳統，使我們，當代中國的兒女，在這個近代科學的新世界裏不覺得困擾迷惑，反能夠心安理得。

#### 附註：

(1) 薛爾頓教授的論文「Main Contrasts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東西哲學的主要不同）見摩爾（Charles A. Moore）編的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東西哲學論文集，即1949年第一次東西哲學會議的論文集，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處，1951年版）頁二九一。

(2) 諾斯洛浦教授的論文「The Complementary Emphasis of Eastern Intuitive and 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東方直覺哲學與西文科學哲學互相補充的重點）見摩爾編的Philosophy-East and West（東西哲學，即1939年第二次東西哲學家會議的論文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處，1944年版），頁二一二。

(3) 同上

(4) 同上頁一七三。

(5) 同上，頁二二

(6) 諾言斯洛浦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東西的會合，紐約麥米倫書店，1946年版），頁四四八。

(7) Philosophy-East and West，頁一八三。

(8) 同上，頁二一六。

(9) 同上，頁一八三。

(10) 同上，頁一八五。

(11) 第四福音開頭第一句裏的Logos 曾被譯作「道」，正是「老子」（道德經）第一句裏的道，諾斯洛浦若知此一翻譯，也許會覺得有興味。受過現代語言學訓練的人大概會把Logos 譯成「名」，即是「老子」第二句裏的「名」，此「名」曾被誤譯作The name，諾斯洛浦曾引用，同上，頁二〇四。約翰福音第一句：「太初有誕，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諾斯洛浦引用老子，據陳榮捷的翻譯。——譯者。）

(12) 康南特的On Understanding Science（懂得科學，紐約Mentor Books 1951年版），頁二三、二四。參看他的Science and Common Sense（科學與常識，耶魯大學出版處，1951年版），頁十一—十三。

(13) Philosophy and Culture-East and West（東西哲學與文化）的編者註：胡博士兩次因病重住院幾個月（現在恢復），故有些引用的經文缺註出處。（這是1961年末的註。——譯者。）

(14) 論衡：二十四。

(15) 漢書，董仲舒傳。——譯者。

(16) 論衡，四十二。

(17) 同上，四十三。

(18) 同上，十四

(19) 同上，五十三。

(20) 同上，六十二。

(21) 朱熹，大學補傳。（自廿一以下，祇有卅四、四十四、四十七是原註，其餘是譯註添註。）

(22) 同上。

(23) 二程語錄，卷十一，叢書刊號集成本，頁一四二。

(24) 同上，卷宗九，頁一一八。

(25) 朱子語類，卷十一，正中書局影印明成化復刊宋本，頁三四四一五、三五四。

(26) 張橫渠集，卷八，叢書集成本，頁一三〇。

(27) 語類，卷十一，頁三五五—一六。

(28) 同上，頁三五五。



## 中國哲學的重點

### 何以落在主體性與道德性

牟宗三

- (29) 朱文公集，卷三十六，答陸子靜，第六書。  
(30) 同上，卷四十四，答江德功，第六書。  
(31) 語類，卷一二一，頁一七四五。  
(32) 同上，卷七八，頁三二〇二。  
(33) 同上，頁三二〇三。  
(34) 語類，卷六六一六七。  
(35) 同上，卷六六，頁二六三六、二六四二、二六五〇。  
(36) 同上，頁二六三六、二六三八、二六四〇、二六四七、二六五八。  
(37) 同上，卷六七，頁二六九三。  
(38) 同上，卷十一，頁三五一。  
(39) 同上，卷六六，頁二六三九、二六四〇。  
(40) 同上，卷八十，頁三三五七。  
(41) 同上，頁三三六〇。  
(42) 同上，頁三三六六。  
(43) 同上，頁三三六五。  
(44) 同上，卷八十，頁三三三一一七；又楚辭集註，卷三天問「能流厥嚴」句註。  
(45) 十駕齋養新錄，卷五，「古無輕唇音」、「古無舌頭舌上之分」兩條。  
(46) 漢學商兌，卷中之下，宋鑑說文解字疏序條。  
(47)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中國文藝復興，芝加哥大學，1934年版)，頁七〇一七一。  
(48) 白朗寧的詩，「A Grammarian's Funeral」  
(49) 同上。  
(50) 朱文公集，卷五十九，答余正叔，第三書。  
——原載「新時代」第四卷八、九期，徐高阮譯（五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台北出版）

（上接第 85 頁右下）

近代丹麥哲學，存在主義的奠基者契爾克伽特曾著「恐怖的概念」一書，對恐怖有精詳的分析，其中特別指出恐怖之不同於懼怕。人面對蒼茫之宇宙時，恐怖的心理油然而生。宇宙的蒼茫，天災的殘酷，都可引起恐怖的意識。耶教視人皆有原罪，在上帝跟前卑不足道，更視天災為上帝對人間罪惡的懲罰，帶著原罪的人們在天災之中，祇怖地哀求寬恕，故耶教的根源顯為典型的怖意識。至於佛教，其內容真理的路向，雖同於耶教，同由人生負面進入，但它異於耶教的，在由苦入而不由罪入。佛教的苦業意識，遠強於恐怖意識，它言人生為無常，恆在業識中動蕩流轉。由此產生了解脫出世的思想。

耶、佛二教從人生負面之罪與苦入，儒家則從人生正面入。它正視主體性與道德性的特色，在憂患意識之與恐怖意識和苦業意識的對照之下，顯處更為明朗了。

希臘最初的哲學家都是自然學者，特別著力於宇宙根源的探討，如希臘哲學祖泰里士視水為萬物根源，安那西明斯視一切事物由空氣之凝聚與發散而成，畢達哥拉斯歸萬象於抽象的數（數目或數量），德謨克里圖斯則以萬物由不可分的原子構成，至庵被多克斯又主張萬物不外地水風火四元素的聚散離合，安拿沙哥拉斯更謂萬物以無數元素為種子，並且假定精神的心靈之存在，由此而說明種子之集散離合。以上諸家均重視自然的客觀理解。至希臘第二期的哲學家才開始注重人事方面的問題，如蘇格拉底所言正義、美、善、大等觀念，柏拉圖所主的理想圖，及亞里士多德倫理學所講的至善、中道、公平、道德意志、友誼與道德之類，都是人類本身而非身外的自然問題。然而，他們都以對待自然的方法對待人事，採取邏輯分析的態度，作純粹理智的思辯。把美與善作為客觀的求真對象，實與真正道德無關。由於他們重分析與思辯，故喜歡對各觀念下定義。如辯不說謊或勇敢即為正義，由此引申以求正義的定義，顯然這是理智的追求。自蘇格拉底首先肯定（形而上學）理型的功用，柏拉圖繼而建立理型的理論，由之以說明客觀知識之可能。並研究理型之離合，由之說明真的肯定命題與真的否定命題之可能。如是遂建立其理型為實有的形式體性學。亞里士多德繼之，複講形式與材質的對分，上而完成柏拉圖所開立的宇宙論，下而創立他的邏輯學。他們這種理智思辯的興趣，分解精神，遂建立了知識論，客觀而積極的形而上學——經由客觀分解構造而建立起的形上學。這種形上學、吾名之曰觀解的形上學，複亦名之曰「實有形態」的形上學。這是中國思想中所不著重的，因而亦可說是沒有的。即有時亦牽連到這種分解，如順陰陽氣化的宇宙觀，發展到宋儒程朱一系，講太極、理氣，表面上亦似類乎這種形上學，然實則並不類。它的進路或出發點並不是希臘那一套。它不是由知識上的定義入手的。所以它沒有知識論與邏輯。它的著重點是生命與

道德性。它的出發點或進路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踐仁成聖的道德實踐，是由這種實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的。

中國的哲人多不著意於理智的思辯，更無對觀念或概念下定義的興趣。希臘哲學是重知解的，中國哲學則是重實踐的。實踐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政治上表現善的理想，例如堯、舜、禹、湯、文、武諸哲人，都不是純粹的哲人，而都是兼備聖王與哲人的雙重身份。這些人物都是政治領袖。與希臘哲學傳統中對此哲學家不同。在中國古代，聖和哲兩個觀念是相通的。哲學的原義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是聖了。因此聖哲二字常被連用而成一詞。聖王重理想的實踐，實踐的過程即為政治的活動。此等活動是由自己出發，而關連著人、事和天三方面。所以政治的成功，取決於主體對外界人、事、天三方面關係的合理與調和；而要達到合理與調和，必須從自己的內省修德作起，即是先要培養德性的主體，故此必說「正德」然後才可說「利用」與「厚生」。中國的聖人，必由德性的實踐，以達政治理想的實踐。

從德性實踐的態度出發，是以自己的生命為對象，絕不是如希臘哲人之以自己生命以外的自然為對象，因此能對生命完全正視。這裏所說的生命，不是生物學研究的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實踐中的生命。在道德的理想主義看來，自然生命或情欲生命祇是生命的負面，在正面的精神生命之下，而與動物的生命落在同一層次。老子說：「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道德經第三章）。所謂「有身」的大患，便是植根於自然生命的情欲。耶教所言的原罪、撒旦，佛教所說的業識、無明，均由此出。佛道二家都很重視生命的負面。在他們的心目中，人的生命恒在精神與自然的交引矛盾之中，因此如要做「正德」的修養功夫，必先衝破肉體的藩籬，斫斷一切欲鎖情枷，然後稍稍可免有身的大患，把精神從軀體解放出來，得以上提一層。可見釋、道兩家的正德功夫是談何容易！儒家則與釋、道稍異其趣，他們正視道德人格的生命，使生命「行之乎仁義之塗」，以精神生命的涵養來控制情欲生命，所以儒家的正德功夫說來並不及佛道的困難。另一方面，儒家的正視生命，全在道德的實踐，絲毫不像西洋的英雄主義，祇在生命強度的表現，全

無道德的意味。譬如周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便是由於他能積德愛民。為王而能積德愛民。固為生命強度的表現，但其實不祇此，因為西方英雄的表現，大都為情欲生命的強度，而中國聖王的表現，是必然兼有而且駕臨於情欲生命強度的道德生命強度。

中國哲學之重道德性是根源於憂患的意識。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由此種憂患意識可以產生道德意識。憂患並非如杞人憂天之無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祇有小人才會長戚戚，君子永遠是坦蕩蕩的。他所憂的不是財貨權勢的未足，而是德之未修與學之未講。他的憂患，終生無已，而永在坦蕩蕩的胸懷中。文王被囚於羨裏而能演易，可見他是多憂患且能憂患的聖王。我們可從易經看出中國古代的憂患意識。擊辭下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應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可見作易者很可能生長於一個艱難於世，而有艱難中鎔鑄出極為強烈的憂患意識。易又描述上天之道「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這是說天道在萬物的創生化育中、仁中、顯露。（「天地之大德曰生」。仁、生德也。故曰「顯諸仁」。）在能創生化育的大用中潛藏。它鼓舞著萬物的化育，然而它不與聖人同其憂患。（「鼓之舞之以盡神」。神化即天道，自無所謂憂患。）程明道常說「天地無心而成化」，便是這個道理。上天既無心地成就萬物，它當然沒有聖人的憂患。可是聖人就不能容許自己「無心」。天地雖大，人猶有所憾，可見人生宇宙的確有缺憾。聖人焉得無憂患之心？他所抱憾所擔憂的，不是萬物的不能生育，而是萬物生育之不得其所。這樣的憂患意識，逐漸伸張擴大，最後凝成悲天憫人的觀念。悲憫是理想主義者才有的感情。在理想主義者看來，悲憫本身已具最高的道德價值。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對萬物的不得其所，又豈能無動於中，不生悲憫之情呢？儒家由悲憫之情而言積極的、入世的參贊天地的化育。「致中和」就是為了使「天地位」，使「萬物育」。儒家的悲憫，相當於佛教的大悲心，和耶教的愛，三者同為一種宇宙的悲情。然則儒家精神，又與宗教意識何異？

宗教的情緒並非源於憂患意識，而是源於恐懼意識。恐怖或怖恒為宗教的起源。（下接第 84 頁左下）

# 還原<sup>33</sup> “一九五七”

上篇：這是陰謀 —— 從對毛澤東發動反右派的歸因說開去

魏紫丹

**編者按語：**“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著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追述，推升到了一個更其純淨和高遠的歷史境界……

鄧小平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sup>1</sup>我雖不以此為然，但把反右當作中共掌權後歷史發展的一塊“記黑石”，還是有道理的。鄧畢竟是共產黨人，在他說的千言萬語中，最虛偽的一句話叫做「實事求是」。這是他們對謊言的總包裝。在共產黨人中，如果誰敢對毛澤東的一生作出「禍國殃民」四個字的評價，那麼，歷史將宣佈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顯然，鄧小平不是。

毛澤東手執反右派的鋼刀，直刺知識份子的胸膛。這祇是他殺害、迫害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民（包括中共黨員）之千古民族大悲劇中的一幕。

反右派鬥爭，眼看就要過去半個世紀了。人們對「六四」、文革都有些淡忘了；對反右運動的淡忘，倘加上一個「更」字，雖然是可悲的，但卻是不足為奇的。更由於中共一向是瞞、騙、壓，致使人們，包括專家在內，對這個運動，連作為“NO. 1”的首要問題——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起因是什麼？都被蒙在鼓裏。如此，不弄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和歷史人物的嘴臉，也就談不上「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

## （一）探源篇

通過對“歸因”如麻的梳理，我把它們歸納為兩大類。一曰：預謀說；一曰：變卦說。但在每一大類中的各種說法，不僅有相異之處，而且有絕然相反之處。

### 一、預謀說

在預謀說中，陰謀說與陽謀說針鋒相對。

毛澤東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祇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sup>2</sup>

看來，判定是陰謀還是陽謀，關鍵在於「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究竟是真還是假。

第一，他當時並不是把告訴的對象心口如一地說成是「敵人」，就像他在背後說的，是烏龜王八、是鯊魚、是代表反動階級，而是偽裝慈祥地、揮灑自如地、嬉皮笑臉地稱他們為「黨外朋友」、「有志於改革的志士仁人」，給這些人散佈幻想，讓他們自我感覺得還是“蠻可愛”的。

第二，當他當眾而不是在背後講到「毒草」的時候，不但不是預警，明說讓它出土是為「便於」鋤掉，而是刻意掩蓋這一圖謀，解除人們這方面的顧慮。凡是聽過他講話和錄音的，都可以從語義到語感上覺出，他所說「毒草」這東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認的新生事物。如馬克思、孫中山、哥白尼、路德等，這些革命家、科學家、宗教革新者；特別是他強調指出，「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

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馬克思主義在開始的時候受過種種打擊，被認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還在繼續受打擊，還被認為是毒草。」<sup>3</sup> 返回「草」的本意，他舉出營養豐富的西紅柿一開始也是被當作毒草的。他爲了證明這次不是撒謊，還搬出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爲證：「是布爾加寧告訴我的。」爲了鼓勵大家鳴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慫恿說：「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證「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的條件，要同他們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要團結他們一起奮鬥。」<sup>4</sup>

這簡直像是黨內右派在煽動黨外右派，要以「捨得一身剮」的精神向黨猖狂進攻、鬧事。……在後來的反右派鬥爭中，是絕對地這樣認識問題的。

你別看他談笑風生、心平氣和的樣子，其實他早已暗藏殺機。一個多月前，他已給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作了交代：「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繼而又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sup>5</sup> 他後來號召大鳴大放，其實就是引發烏龜王八都「吭聲」。

他已做好了「要準備出大事」；甚至「再到延安去」這樣「嗚呼哀哉」的結局都假設了。再往前推，在上一年度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就說：「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前後兩個「捨得一身剮」，其精神是相反相成的。他是先下定「捨得一身剮」的決心來鎮壓文化人的「復辟」、「鬧事」，架起了機關槍；然後才騙誘你要「捨得一身剮」，敢於鳴放，投入『幫助黨整風』這個陷阱，這個火力

網。然而，你卻自多情，受寵若驚，慶倖逢上「當今」這個知識份子的「知心」人。於是百鳥就都扯起嗓子「鳴春」了。

第三，我提供兩組相映成趣的鏡頭，以資人們理解，「陽謀」到底是一種什麼玩意兒？

一組鏡頭是，1957年3月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作報告曰：

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祇能放。……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發展文化的方針。<sup>6</sup>

請看毛澤東在此提供的這幅民主、自由的「遠景」是多麼誘人啊！其實，他講話的原稿比這個修改稿更誘人，更親切，更可愛！比如他說，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住班房是因為他搞反革命秘密團體。修改稿上就刪去了。這麼美好的方針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過，毛澤東說出口的、欺騙世人的「放」，你道它實際上是個什麼東西？說出來會大煞風景的；原來他裝在肚子裏或祇說給高幹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屁」的意思。謂予不信，請看第二組鏡頭。時間則在前一個半月。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

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得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

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sup>7</sup>

1957年6月10日，他又在《中央關於反擊右派份子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中說：「他們的臭屁越放得多，對我們越有利。」<sup>8</sup>通過以上這些不同時間和空間的鏡頭，我們看到了毛陰一套、陽一套，左邊是人，右邊是鬼。

第四，我們再來看一組同一時空、同一場景的鏡頭。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副古代諷刺漫畫《陰陽臉》，或如川劇中於瞬息之間的「變臉」。

毛澤東看過冒廣生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對目前整風的一點意見》後，派車接他到中南海。

「老先生講得好啊！」毛顯得神采奕奕，「你講，如果說共產黨沒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風？批評是幫助黨員糾正錯誤。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

冒廣生自稱行年八十又五，經歷幾個朝代，從未見過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共產黨員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聖人吧？

毛不住頷首傾聽。

冒稱對主席的「雙百」方針，起初懷疑會不會把思想搞亂。後來一想，各人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苟同。國家無道，則庶人不議。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爲忤。祇要以國家爲前提，而不是以個人爲目的，那就叫「爭鳴」也可，叫「和鳴」也可。

毛以堅定的語氣鄭重宣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當毛澤東信誓旦旦表態的時候，冒先生那個陪他前來的兒子舒溼，卻無意中望見鄰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紙上有著毛批改的密密麻麻的墨跡，但見露出的標題竟然是：《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別時，毛握著冒先生的手說：「我過幾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來北京。」又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誠相告……。

「講得好呀！」毛趕上一步，用嚴肅的表情，右手搭著胸口說：「我一定牢記在心上。」<sup>8</sup>

要知後事如何，現在已是事後，故早已水落石出：老先生被劃爲“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毛的所作所爲，本屬最準確定義下的「陰謀」，他卻胡攪蠻纏，卻說是「陽謀」。無怪乎作家叢維熙放語問蒼天「什麼叫『陽謀』？『陽謀』和『陰謀』有什麼區別？」張滬（他那自殺未遂的妻子）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sup>9</sup>

第五，如果說冒先生曾擔心「雙百」方針政策會不會把思想搞亂，是出於對黨的自作多情的話，那麼，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卻反映出黨內大部分人憂國憂黨的心態。毛澤東一面稱讚四人是「忠心耿耿」，爲黨爲民，卻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批評了《人民日報》刊載這篇文章，並且明確表態：「我是不同意他們的意見的。」他後來批評鄧拓：「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論，總算對陳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個態。」

這篇社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有些人對於黨的方針抱著不同的想法。照他們看來，這樣下去，思想將會一團混亂，文化科學發展的方向將要模糊，資產階級思想將要泛濫，馬克思主義理論將要動搖——總而言之，前途簡直是不堪設想。」

「在本報一月七日所發表的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就是這種傾向的一個代表。他們的在文章中對目前文藝界狀況畫了一副嚇人的暗淡的圖畫：

『在過去的一年中，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鬥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裏光彩暗淡了。』

「很明顯，這種估計是對於事實的一種極端歪曲。……問題是何以會有這種極端歪曲的估計呢？這是由於，到現在為止，黨內還有不少同志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們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

毛澤東肯定了那篇社論，並向社論作者王若水說：「我要請你吃飯。」

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這篇後來證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後來被封為大左派的陳其通等作者大張撻伐，而對於《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又大動肝火呢？為什麼你正起勁鼓勵鳴放的時候，偏偏要打擊左派的的鳴放呢？何況你還承認人家是「忠心耿耿，為國為民」呢？可憐的作者之一，馬寒冰為捍衛毛澤東文藝路線，卻被毛澤東給逼得「自殺」了。這該叫做什麼名堂？曰：「捨不得孩子打不著狼。」韓信所以將樊噲撤職，是後者干擾、破壞了前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謀略。

如果事實要像毛澤東說的是「陽謀」的話，他們四人還會「杞人憂天」嗎？可惜他「陰謀」耍得過深，不僅矇騙了「敵人」，而且連自己人也坑蒙拐騙了。天下有先見之明者，唯鄧拓，他看透了毛澤東這個人，看穿了他耍的陰謀詭計。這使毛澤東起了曹操要殺楊修之心。

第六，「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

爲了表示對第一手資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將當事人鄧拓的副手胡績偉先生的《自述》，照抄幾節如下：

毛主席說：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指《光明日報》和《文匯報》）拿去我們的旗幟整我們。你們不是黨報，是派報。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

鄧拓趕快檢討。但他的話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詞尖銳而嚴厲的批評所打斷。鄧拓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

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未公佈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說：什麼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什麼不發社論？消息也祇有兩行，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工作會議不發消息是錯誤的。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參加的，不祇是黨的會議，為什麼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隨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的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面前丟臉。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sup>10</sup>

以上摘自《毛澤東怒批我們四小時》，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

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領導集團中，瞭解毛澤東真實意圖的人並不多。難怪毛說：「當時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幹部都不理解。」那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毛認為是保守的。毛批評對他的兩次講話在「黨報上沒有聲音」，「而讓非黨報紙抓住了這面旗幟。」他表揚了《光明日報》，《文匯報》「鳴放」得好。記得鄧拓曾經對我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人民日報》不能學《光明日報》、《文匯報》那樣鳴放，學了要出亂子。」鄧拓說：「《人民日報》如果也像那樣的鳴放，也被打成右派報紙，黨中央也會陷於被動，人民日報社內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後事實證明，《光明日報》、《文匯報》都被打成「右派」報紙，兩家報社的總編輯都成了大右派。因「鳴放」得好而受到毛澤東讚揚的《中國青年報》，四個正副總編輯，三個當了右派，一個被撤職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中青報的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了。可見，毛主席批評說：「人民日報按兵不動，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這裏面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看起來鄧拓就看出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有個能把「陰謀」說成「陽謀」的鬼，這個鬼就在毛澤東的心裏。<sup>11</sup>

以上說法，正合我意。區別僅在於，鄧拓有了不起的一點，先知先覺是也。「先」的時間跨度應在說「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之先。說這話表明，他過去就相信毛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於今尤甚而已。

陽謀乎？陰謀乎？現已剝繭見蛹。毛澤東成竹在胸，是反右派鬥爭的始作「蛹」者。但是，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為官、為民的，在過去和現在，認為毛澤東原先並沒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卻大有人在，為他塗脂抹粉的摘帽右派也大有人在。這是由於人們給陰謀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說法，竟然說「毛是被右派逼上梁山」的。

## 二、變卦說

從另一方面來論證，還可以使陰謀說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第一，李維漢的「出軌說」與預謀說中的「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互別苗頭。他說：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彙報。五月中旬，彙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彙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彙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彙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sup>12</sup>

這裏，一是更充分地暴露了毛的所謂「陽謀」，是極端虛偽的。直至後來，毛還給他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有人說，你這是搞陰謀，讓我們大鳴大放，現在又來整我們。我說，我是搞陽謀，……我們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們不聽，硬照你們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辦，怎麼說我搞陰謀。」<sup>13</sup> 還說：

「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sup>14</sup> 如果真如毛所說「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那為什麼作為「陽謀」主要實施人的中央統戰部長都不知道會有殲滅出籠的牛鬼蛇神、出土的毒草，即反右派呢？當他覺察出毛的這一招時，趕緊讓孫起孟去做黃炎培的工作，黃才沒有鳴放下去，免予中毛的招而劃為右派。歷史證明，他說的「男盜女娼」乃夫子自道也。這是指他政治上的流氓行爲；至於他生活上的糜爛，這裏暫且存而不論。

二是眾多關於反右派的論著，都把李維漢的回憶錄作為權威論據，認為是從五月十五日毛才開始變卦的，而變卦的原因乃是出軌論：「放出了一些不好的東西。」更具體說，是羅隆基的鳴放——「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外行領導內行」，才促使毛下定了反右的決心。

這統統是誤會了毛澤東。因為，陰謀決不能祇靠他自己孤軍奮戰，而要靠全黨、全民去實施。他必須把所懷的鬼胎，有步驟地向人們去泄露天機。所以，五月十五日祇是毛捕捉到手的時機之一，是流，不是源。

陰謀與陽謀最外在的表徵在於，是偷偷摸摸地幹還是正大光明地幹。《事情正在起變化》這個謀劃，不僅沒有告訴敵人，恐怕連部長先生當時都是被蒙在鼓裏。因為毛在清樣上批道：「劉、周、朱、陳、彭真閱。如認為可用，請尙昆印若干份，發給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負責同志。退尙昆辦。」在他們圈閱後，毛又批：「尙昆同志：此文請即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並印送各省、市委、內蒙黨委，新疆、西藏不要發。北京及外地各發多少份為宜，請加酌定。」於六月十二日，毛在印發件上，又一次加上曾寫在清樣上的八個字：「內部文件，注意保存。」毛還加寫了這樣一行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為什麼如此鬼鬼祟祟？你不是說，這是「陽謀」嗎？

李維漢論述問題，語言是溫和的，沒有張牙舞爪的「猖狂進攻」之類。但把反右歸罪於知識份子的咎由自取，這種撒謊乃黨性本身應有之義，除非你不當黨員。



第二，「猖狂進攻說」是毛澤東用來欺騙人民，作為反右派正當性的說詞的。所謂「反右派」，就是「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寫於 1957 年 5 月 15 日作為向中共最高層發出反右信號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其中提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sup>15</sup>

由於這個調子是毛澤東定的，所以不僅是甚囂塵上，簡直是一切媒體及所有公開場合的輿論全然一律。同時它又是毛澤東整個反右陰謀中關鍵性的一舉，即為的是「出師有名」。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有必要從頭細說。

能夠就近和長期觀察毛澤東的李志綏醫生說：「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直到 1969 年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那時劉少奇被開除出黨，並已死亡，鄧小平被撤職）毛的思想成為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sup>16</sup>

這要從蘇共 20 大說起。在大會即將結束時，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個人迷信及其後果》，譴責「歷史上最兇暴殘忍的罪犯」——獨裁者斯大林。

李志綏寫道：「赫魯曉夫突來的舉動使朱德（中共代表團團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電報請示時，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可見朱德和赫魯曉夫都靠不住。』」

毛又說：「你們蘇聯反斯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sup>17</sup>

毛用陰謀伎倆來騙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赫魯曉夫的反應是，毛說這話是在「哄騙我們」，「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sup>18</sup>

李志綏回憶道：「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台聽了

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毛的確有理由覺得中央在壓制他。劉的政治報告和鄧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讚揚集體領導路線，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進一步向黨代表保證，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個人崇拜。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黨領導要他交出權力。

「跟隨赫魯曉夫起舞，頌揚『集體領導制』的基調，特別令毛不安。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實施集體領導制，那表示領導人之間地位平等，所有重大決策將經集體裁決。毛的重要性便會銳減。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個人崇拜。」<sup>19</sup>

為此，毛精神憂鬱，形體衰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飯都在床上。他在處心極慮地醞釀一個巨大的陰謀。

李志綏說：「毛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發表的一篇演說，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召開了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毛在此會上嚴厲批評黨官僚體系，又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人士』隨意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sup>20</sup>但是，由於某種原因「中國共產黨向來是一個體系嚴密、力量強大的排他性組織，非共產黨人士一向不允許向其建言。敢這樣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所以，「雖然毛大力號召給黨提意見，知識份子仍一再沈默。」於是，毛於 1957 年 3 月 6—13 日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重復了二月講話的重點，鼓勵民主黨派人士拿出「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解除一切思想顧慮。四月底，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三度號召群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民主黨派人士終於展開了熱烈的爭鳴運動。」<sup>21</sup>

這個過程是人所周知的，並且後來還更多地獲知毛為誘敵深入而佈置的陷阱，為釣魚而準備的餌。不過，李志綏這個時期進修去了。「五月十五日回一組後沒幾天，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信，並在黨內高級幹部間秘密傳閱。整風運動的本質必須立刻改變。毛準備給那些發表猖狂議論的右派份子大大反擊。」<sup>22</sup>

所以他的立論根據，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他萬萬沒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例如：『共產黨念的這本經，因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會念……等等，形成了一個時期毛所說的『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勢。』<sup>23</sup>

但是，他所指的「猖狂議論」，當時並沒有發生。右派議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論：儲安平批評大和尚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以及多次為鄧小平指責為「殺氣騰騰」的葛佩琦的「殺共產黨」等議論，統統都是發生在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半月之後。

所以，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決不會袒護右派的）黎澍，遂秉筆直書：「這個講話（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憶》見《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第 171 頁）這是經過實踐驗正過的歷史結論。

一個著名的右派，他寫的文章《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曾被說成「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信號彈」。他就是費孝通，改正錯劃後當上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記得大約是 1997 年，他在中央電視台明確否認「進攻」。他說他就不知道什麼叫「進攻」。這該算作是右派向毛澤東的「反攻倒算」或「秋後算帳」吧！

毛澤東總愛把「說話」罵成是「放屁」，好像是嗜痂有癖。這回他說「猖狂進攻」；事實證明，他這回不是放屁，而是沒屁吹風。

第三，「整黨內敵手說」。這是李志綏聽了毛關於「陽謀」云云之後，「我終於瞭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的策略適得其反。」<sup>24</sup>「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sup>25</sup>

他以為毛的陰謀是借刀殺人，利用知識份子整黨內敵手；反右並非預謀。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 1957 年，而不是 1966 年發生。我們今天祇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未料到民主黨派人士竟群起質疑『社會主義路線』和『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不禁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黨內領導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槍口對外，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

由於某種原因，他特殊的御醫身分，使他能見到、聽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獨到之見。並且，從毛此後的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為了推翻「八大」路線，這一命題出發，這個論斷在邏輯上也是順理成章的。

然而，問題出在事態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線似地發展下去，而往往是節外生枝、千絲萬縷亂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簡單明瞭；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為因果。例如，蘇共 20 大在中國的反應就不同於在蘇聯本國的反應，也不同於在南斯拉夫的反應；在南斯拉夫的反應不同於在東歐其他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的反應；在國際共運內部，在執政黨的反應也不同於在野黨的反應；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應更不同於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應；而且，還存在著連鎖反應。而作為綜合的反應，則是敲起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喪鐘。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發及其影響。

毛澤東說，1956 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兩項決斷。一項就是防止黨內出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批倒批臭。在當時中國，婦孺皆知，赫魯曉夫是大壞蛋。李志綏的後知之明就是說的這一項。最後以揪出並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及其司令部而告終。

另一項是防止中國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當成當務之急。波匈事件對中國影響之巨、之深，非現在中國人（外國人更別說了）可以想像的。我劃右派後，在農場勞動教養。有一個報社來的青年人，22 歲，比我小兩歲。他告訴我，他正在談戀愛，跟戀人說，中國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別的青年人都表

示要參加。結果，戀人在反右運動中進行了揭發，於是，幾個年輕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現在我們來看看毛當時的心態，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齒地在背後向他的黨羽暗傳殺機的，而在當面——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卻給他的敵人以朋友似的笑臉相迎，使他的敵人誤以為「氓之，抱布貿絲」，而覺察不出「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茲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錄下幾段，也好拿來示眾：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第 318 頁）毛不說是由於某種共產黨極權統治，傷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說是「那麼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象他下一步要作什麼文章。」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第 323 頁）

「在學校裏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佈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第 332—333 頁）

「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裏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要殺

幾千萬人』、什麼『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是不是想復辟？」（第 333 頁）

「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第 334 頁）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第 338 頁）

「現在（1957年1月18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第 339 頁）

「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第 351 頁）到這裏，哪些人是右派？什麼話、什麼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劃出一個輪廓。）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

「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第 352 頁）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實際是聲討），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第 355 頁）這裏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祇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魚要不上勾，蛇要不出洞，敵人要不『先發』，該怎麼辦？

正好在一個月之後，2 月 27 日，毛粉墨登場，在最高國務會上，隨後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天安門城樓上，以及在各種場合上，把「口蜜腹劍」表演得淋漓盡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們，如著名文學家傅雷對他的談笑風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語、甜言蜜語感到如醉如狂，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sup>26</sup>再往下的信，就是「真興奮。……踴躍爭鳴，……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sup>27</sup>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寫的了：「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活到五十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麼簡單，老朋友爲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要反咬一口，……」<sup>28</sup>他當上了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然後的信……直到沒有了，「然後」——夫妻自殺，同歸於盡。被說成是花崗岩腦袋，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這便是毛編、導、演的《陰謀》全劇。他的出發點是什麼？五個字：「匈牙利事件」。他在 1957 年 6

月 8 日這個血腥的日子裏，爲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中寫道：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祇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sup>29</sup>

可見，毛澤東「主動的整風」不是目的，而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這說明他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反右的，要搞掉社會上的「反動派即右派」。

從發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後，毛澤東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現在，人話、鬼話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來龍去脈、血跡斑斑的軌跡，突現出血淋淋的反右陰謀的紅線。讓陽謀說、變卦說都來個原形畢露。

顯然，用「整黨內敵手說」來說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領了，不是不對而是不全。所謂「不是不對」，是因為它有事實根據；所謂「不全」，是因為不是祇此而已；所謂「太不得要領」，是因為它遠非起主導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發生在反右之後，於 1958 年 3 月—5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在整風中，要將林克定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後來這便發展爲『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見，最爲殘酷的政治鬥爭。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職處分。這個教訓使我沒齒難忘。」，這促使李醫生將他的「整黨內敵手說」變成了他幾十年後的「後見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書室副主任何載提意見，說他邀功諉過，對上拍馬屁，對下專橫壓制。何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楊尚昆報告，說他們有向黨進攻的議論。到三月，把他們定爲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

毛對李醫生說：「我找田家英談過了。情況嘛，大體上是清楚了。這八個人就是不滿意政秘室領導人

的右傾。中央辦公廳和中直黨委，官官相護，反而打擊他們。……這八個人在去年反右的時候，是積極份子。現在反過來，說八個人是反黨份子。我說，說這樣話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場，為右派說話。……」

過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載和中直黨委的劉華峰、李東野、蕭蘭談話。指出，政秘室的運動進展得不正常。在反右運動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風運動中成了反黨份子。

蕭蘭發言，說：「這八個人的議論，矛頭指向了中央辦公廳，指向了中央辦公廳的領導人。何況中直黨委已經作出決定，指出這八個人進行反黨活動，決定他們停職反省。」發言的語氣既激烈，而態度又昂揚。她捋了虎鬚，事情就鬧大了。

會議開了一個月，蕭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發言中，稱他們八人打的不是紅旗，是黑旗。這便是中央辦公廳的「黑旗事件」名稱由來。

李醫生說：「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標不但有楊尚昆，還有楊尚昆的領導鄧小平。」這次事件的結果，楊丟了中直黨委書記。中直黨委副書記李東野、劉華峰二人被下放。中直黨委辦公室主任蕭蘭被開除黨籍，後死於勞改。

黑旗事件對於說明「整黨內的敵手說」，是一個有力的例證；但對於詮釋反右的根由，卻是無力的，甚至是不倫不類的。第一是時間背景迥異。這時已結束反右，五十多萬人受到嚴懲，另有幾十萬人是內控。第二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勢改觀。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屬性有別。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鮮血染紅了頭頂。毛封他們是「去年反右的積極份子」，「左派」。何載對林克和後來文革初期劉少奇對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維模式並都得到了毛澤東給予「打擊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毀滅性打擊的。

毛澤東利用整風，不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識份子激怒黨員、幹部。當時的事實正是這樣。知識份子響應毛的號召，對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進行了批評。被批評的黨員、幹部，誠惶誠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發出反右的號令，他們便懷著百倍的仇恨殺將過來。現在毛故伎重演，讓劉少奇等「黨內

敵手」激怒革命小將，他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一貼，全國便風起雲湧，高喊「砸爛劉少奇的狗頭」。祇有經過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殺人。

我也來個後見之明。1989年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就是活學活用了毛的這一陰謀。現在來請齊奧塞斯庫作為參照物。奧氏調令軍隊去鎮壓群眾，軍隊卻調轉槍口將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體地槍斃。

鄧小平呢，他將軍隊調進北京，進行思想欺騙（中共的術語是「思想教育」），然後駐足待命，與學生和群眾對壘、僵持。一則絕對無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辯論、口角，甚至過頭的言語、行動；二則他們會誤導學生去做些激進的、冒險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則事實證明，他們會唆使壞人混進群眾隊伍中胡作非為，甚至殺人放火；四則軍隊中也會出些極端份子做出惹起眾惡的事情；最後，最無恥的一招是他們製造一些「共和國衛士」，算在群眾帳上。他們卻心懷叵測，裝作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宣告：

「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軍隊愛人民，一定要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軍隊被激怒到忍無可忍時，不惜以任何手段進軍天安門的命令一下，履帶和機關槍便會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現在是什麼時代了，祇管血洗天安門！

鄧小平笑齊奧塞斯庫妄長了一個高大的身軀，齊奧塞斯庫噬臍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第四，還有一些說法，如錯估說，上當說，等等。

有人揭發章伯鈞，說他說毛「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閔剛侯：《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人民日報》（1957年7月4日）

所謂「緊急會議」即有名的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這裏章伯鈞的估計犯了雙重的錯誤。一是毛早已估計到最壞的結果；二是毛至少在三星期前已採取了斷然措施，根本不存在「進退失措」。

但，這種錯估的說法至今不絕。連某位政論家都持此說。他說：「經過了上述恩威並施以後，毛澤東以為可以控制中國的知識份子，成為會說話的黨的高

級工具了。因此在 1956 年出現了蘇聯共產黨第 20 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及其後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自以為中國的知識份子絕不會「亂說亂動」，所以以退為進，在 1957 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大鳴大放，以緩和及改善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豈料卻引來一大堆批評意見，包括一些相當尖銳的意見。毛澤東大吃一驚，一怒之下發動了反右派鬥爭，加強對知識份子的鎮壓。而為了不失他的『英明』形象，便詭稱大鳴大放是他的『陽謀』。」

他又不接觸毛澤東，怎能知道「毛澤東大吃一驚」和「一怒之下」呢？所以我猜想，他是受了待在毛身旁的李醫生的影響。

李醫生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sup>30</sup>

李是持「整黨內敵手說」的，認為整民主人士不是毛的本意。其實，整兩者都是他的本意。前者是避免中國出赫魯曉夫；即反修。後者是避免中國出哥穆爾卡、納吉或說避免出波匈事件；即反右。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是蘇共 20 大及中共八大及其反個人崇拜路線；其認識根源，脫胎於列寧關於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掃除兩堆垃圾的論述和他自己在《矛盾論》中所說，不能掌握矛盾發展的階段性，認識和處理問題便會如墜煙海。所以，先反右，掃除一堆兒「垃圾」；然後，用反右中的積極份子整黨內敵手，黑旗事件，前已闡明，而作為掃除另一堆兒「垃圾」的大動作的文章，所依靠的是比林克等八人還要積極的反右極先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王力、戚本禹輩。

所以，事實上不是毛，而是「右派」錯估了，上當了。李醫生在書的上一頁說「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下一頁又說：「知識份子這下覺得上了毛澤東的『當』。」到底誰上了誰的「當」呢？

作為例證，龍雲直到 5 月 22 日，大家已嗅出毛要收網的氣息，他還對毛表示了信賴，認為「收」是不可能的，說：「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然後再

整。」（見《人民日報》5 月 24 日）好像這是不可思議的。

無獨有偶。1957 年 6 月 8 日，毛澤東捕捉到罵國務院秘書助理盧郁文「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的匿名信事件這一戰機，在《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地位，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向全國公佈了要開展一場反擊右派的轟轟烈烈大運動。工商界這天開了最後一次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後，章乃器提交一篇書面發言，反批評吳大琨、孫曉村：「這不是睜眼睛撒謊，便是健忘。這樣的辨認作風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慮的。」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面對中共發出反右派的歇斯底里號召，他於結尾處寫道：

「我告訴工商界：整風運動是不定期進行到底的；共產黨絕不會做半途而廢的事情。共產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裏面一套的。我們要完全相信黨的方針、政策，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揭發矛盾，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整風運動從某一些角落來看，肯定會有曲折，肯定的會有過『左』、過『右』的偏向，但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後也一定會明的。」（6 月 10 日《人民日報》）

他們兩位都是政治老手，竟然會上當受騙而至執迷不悟！有人評論他倆說這話，可以理解為他們對黨信賴；也可以理解為他們預感到收的可能，故意說破，希望避免這種前景。我們說，無論對他們的話作何理解，都說明他們對毛的無恥、無賴的程度作了錯誤的估計，以致見了棺材還不落淚。

張戎作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的女兒，根據自己的所經、所見、所聞，寫了紀實文學《鴻》。關於反右的緣起。她寫道：「1956 年秋匈牙利發生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暴動事件——不久被鎮壓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國有一批受過教育的人都希望開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國發生類似的匈牙利事件，後來他曾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表示，鼓勵人批評等於是個陷阱。……毛澤東不擔心工人或農民。他堅信這些人會感激共產黨讓他們填飽了肚子使他們過安穩的生活，他不相信這些人會起來造反。毛澤東從來不信任知識份子，他們比別的階層更喜歡獨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識份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僅右派上了毛的當，掉進他設置的陷阱，即便左派如陳其通等四人也掉進去了；可憐的馬寒冰竟輕於鴻毛了。位至中央部長的李維漢，雖不能說「上當」，但是他也沒有估計到「引蛇出洞」。當然，下面的黨員就更估計不到了。張戎說她母親——「1957年春，共產黨邀請知識份子批評各級領導。我母親聽了毛澤東的一個一級級向下傳達的講話後，非常激動，整夜沒有睡意。她覺得中國共產黨真的越變越民主了，她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而自豪。」<sup>31</sup>到反右時，「她打從心底覺得此事不公平：先是宣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卻把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sup>32</sup>

毛澤東真的「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左派、右派上當了！讓黨員、國人上當了！甚至開到國際上，讓蘇聯、美國上當了！

毛澤東 1958 年 3 月在成都會議上講中蘇關係指出，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講，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這個報告公佈後，《紐約時報》全文登載，並發表了文章說是「中國自由化。」……當時蘇聯看不清，給我們一個照會，怕我們向右轉。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

無怪乎江青說：「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sup>33</sup>可見，如果真像他說的——是「陽謀」，能讓這麼多人上當嗎？能把國人、洋人玩得如此眼花繚亂嗎？當然，出河才見兩腿泥。

赫魯曉夫和許多中國人一樣，終於看出來了：「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被他認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sup>34</sup>

是的，一點不錯，正是志在「搞掉」。「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

「搞掉」是目的，「陰謀」是手段；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有一本研究反右派鬥爭的專著，書名起得很醒目《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其中對赫魯曉夫上述言論抨擊道：「這當然祇是一種懷著敵

意的情緒化的評論，把本來很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他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

「國內一些研究者持有類似的說法。他們的理由是：……」筆者刪去的那些「理由」，大致上是本文前面的論述。為了避免重重復復，故而刪去。作者的說法是：「但是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卻不能說這時他已經在計劃開展這場鬥爭了。」<sup>35</sup>

好一個「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好一個「因素」！

要是當真地來追查「因素」，早在中共建國前夜，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sup>36</sup>

「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sup>37</sup>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歸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sup>38</sup>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sup>39</sup>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



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sup>40</sup>

上述這些話，跟毛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裏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相對應，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繃的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定為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祇是策略上的考慮。作為「因素」，為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

事實上，自解放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運動，都具有反右派鬥爭的因素；而反右派運動，究其本質，仍是屬於反「民主個人主義」的範疇。簡直可以把上節引用毛的那句話，改述如下：「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有那麼多民主個人主義者沒有搞掉。」

「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該書作者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向黨表明，自己雖被錯劃為右派，受了很大苦難，但絕對沒有「懷著敵對的情緒」，甚至懺悔當年包括自己在內的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致使「弊端」沒能「消除」成，辜負了偉大領袖「確實有」的「願望」？其實大可不必。邵燕祥在該書「序」中說：「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

一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九年後發生了，一革革了整十年，付出了黨組織癱瘓、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上億人受害的代價，總算徹底實現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他讓世人看到了他「消除」的是什麼「弊端」！

我不能不驚歎、感佩鄧拓的先知先覺。他在中國沒有付出文革的代價前，甚至沒有反右前就說出了這樣的話：「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政策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時至今日，

我們應該在鄧拓「更相信」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更」字。孰料，以「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作為著書立說之「眼」的作者，竟然指責別人「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夫「確實有」者，蓋非「假的」也。「假作真時真也假」，這該叫讀者說什麼好呢？

第五、知識份子是用他的知識、智力，秉持良心作出科學的判斷，以顯示其力量，創造社會文明，推動社會前進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都是如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越來越被承認其價值。毛澤東對馬寅初的打壓批鬥，說明他不僅是個暴君，而且是個昏君，弄得民不聊生，還堅持「寧要原子，不要褲子」。如果聽了馬寅初的話，今天的孩子就不會有那麼多被排斥在幼、小、中、大各級學校的門外了；今天也不用甯捨孩子，也要神州五號升天了。

我深深感到，一個正確的論點，你就想像不到它的社會作用是多麼大！反之，一個錯誤的論點被強行貫徹，它的負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還原反右，可知對它的起因做出正確的論斷是何等必要！到底是知識份子借黨整風向黨——如毛所說「向黨猖狂進攻」呢，還是如鄧拓一眼看穿的，毛心裏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呢？先知先覺者所見略同。讓我舉出吳宓教授和張葛萬教授在反右前後的言談遭遇來說明之。吳宓談到這次大鳴大放，問張：「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張說：「看不出什麼言外之意。」

「傷哉！」吳歎息，「你簡直利祿在心而思慮俱蔽。這也看不到？古人說過又說過：言甘而幣厚，其必叵測。今要開門整風，下一紙文，表一下態就夠了，何用如此盛詞大噪，千呼萬喚，言之懇懇，促之諄諄。而其鼓動對象，厥為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毛公將有事於天下書生矣！」

張惶恐問計，吳沈吟久之，說：「惟有三緘其口。」遲疑一會兒又說：「當然，不發言也不是萬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數百儒生，誰出過一言半語呢？」

張以為，拒絕發言，祇怕辦不到。

吳說：「正是，有這麼一個邏輯，不發言，不表態，就是抵觸，就是對黨離心離德。那麼，反正你牢記，萬一要發言，祇能歌功頌德。」又說：「歌功頌

德也不一定免禍。君不見，頌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聖人為世作則』者，竟被論為譏諷朱元璋做和尚，刺光頭，乃是『為世作賊』！」

張大為煩惱，說：「你向來運籌進退，步伐周紮，果斷肯定。怎麼今天這麼上下兩可之詞？」

吳兩掌拍膝：「情勢使然也！我再高明，也祇是塘中之魚，但能察知在投餌張罟，卻無法料定網究竟有多大。網小，但網趨餌之魚；網大，則不趨食香餌者亦將難免。設或竟是攔河網，則全塘水族將無遺類。所以，問題要看網有多大，設或你剛剛處於網緣，還可望三緘其口或歌功頌德而幸存。設或你處於網內，那就在劫難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長胡光和黨委書記劉佑東一再找到張紫葛辦公室和宿舍拜訪他，動員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你是有影響的教授，務請和我們合作，帶頭把鳴放搞起來！」

他仍未發言。劉佑東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談。「你太不夠朋友，鳴放會上一言不發。」

張說：「我確實對你們非常滿意，沒有任何意見，總不能地無病呻吟嘛！」

劉痛心疾首：「什麼時候話！毛主席說過，祇有兩種人沒有缺點，沒錯誤，一個是沒出生的人，一個是死人。你咒我們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鳴放搞不起來，我這黨委書記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亂捏造，指著我們鼻子臭罵一頓，也是幫我的大忙，我也會無限感激你的。」

張無奈，在當晚的座談會上說了十來分鐘，全是歌功頌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鳴放每日刊》上所載他的發言記錄卻顛而倒之。他的原話是：「我認為黨群之間沒有鴻溝」，記錄改為「大有鴻溝」。原話：「我認為院黨委辦大學很在行」顛倒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無一句不如此。張氣得不行，去找劉書記。誰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樣說。我能下台嗎？叫我動員鳴放，是提批評意見，沒叫我動員表揚我們！」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學院貼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報：

「張紫葛是個口蜜腹劍的大右派！」「揪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張紫葛！」

他去問劉佑東：「憑什麼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劉答：「我有什麼辦法？我是黨的馴服工具。那會兒叫我動員鳴放，我就動員你鳴放，這會兒叫我劃右派，我就劃右派。你不當右派我當？我給你交底吧，這右派是有指標的！在市委分配指標時，各校黨委書記爭得面紅耳赤，都訴說：我那裏政治條件好，劃不到這麼多右派！市委書記惱了，叫：放下指標，先反掉你們的右傾思想再說！我差一點兒回不來！……總而言之，你這右派當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來保你。」

剛開始劃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張又來到吳宓家，吳說：「估計當如此。」轉而安慰道：「勿怪勿惱，在劫難逃也。這回是拉開臉了。……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既甘且美，翻手為雲倡鳴放，懇請大鳴大放，幫我整風。不過兩月，把臉一拉，嘿！爾等乘我整風，猖狂進攻！發表關於內部矛盾之光輝著作，……面目全非，語言迥異，還創造了剷除毒草之六條標準云云。於是覆手為雨，掀起反右之惡浪。……尤有進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親自援桴急鼓，進攻一小小之《文匯報》，且對準其中之一女兵——女記者浦熙修，聲嘶力竭，衝鋒陷陣。……我舉此數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難逃者多矣。汝懼此難，萬非汝之德行有虧，舉措失當。既無愧於心，就不用戚戚於懷。天降奇禍，復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雖有不測之禍，卻是絕無性命之憂！」

說罷，叫他「趕快離去，善自保重。」握手時又叮囑說：「處今之時，惟有達人知命，聽之任之。養浩然之氣，存萬全之軀。切切不可憂傷憤激，自暴自棄。否則，古有賈誼，今有李源澄！老李氣憤填膺，已經瘋了！」（李是歷史學教授，已劃右派）（52）

我等後知有覺，當時祇是毛說的「有人說這是陰謀」中的「有人」之一，身經了反右的整個過程，今昔對比又看到如許「出土文物」，方始對其陰謀的認識由直感到達論證。吳、張的見證，既對陽謀說予以揭穿；又對變卦說予以指迷；甚至用「該縮頭時便縮頭」的烏龜法也不能自保了！（待續）





## 連載之五

### 大災難還在後頭

前一場的災難還沒了結，新的一場災難又緊跟著出場了。反右以後，來了三個方面的新花樣：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運動，前兩個「大」在城市中施行，人民公社則在農村展開，簡稱三面紅旗，使中國人赤著腳也跟不上。

這時節我爲了右派的身份正下放在上海縣陳家橋，這是個不到一千人的村莊，農民世代耕作，不需要名師教導。自高級合作社提高至人民公社，就把一戶一家的個體農民，合併成大家庭的大集體，又異想天開把每戶做飯的格局變成吃大鍋飯，提出的口號叫做「吃飯不要錢」，爲著貫徹這一口號，還得砸爛鐵鍋和灶頭作爲下了決心的保證。非常滑稽的是廣播喇叭說是：爲了提前實行共產主義。

聚族而居的農村皆有儲糧備荒的傳統，吃飯不要錢吃了沒幾天就祇得吃存糧，連存糧也吃光了，就開始殺狗殺貓充饑，吃光家畜然後吃草根樹皮和榆葉充饑，觀音土名喚觀音，其實是自欺欺人，誰知吃了下去，死得更痛苦，古人就有「饑而不食烏啄者（一種毒性的果實），爲其愈充腹與餓死同患」！（《史記》·蘇秦列傳）農村裏開始死人，老弱病號死在前頭，然後是青壯年，小孩子也逃不了。

五八、五九這兩年偏偏是風調雨順的年頭，按正常的耕耘可保大豐收，舊社會遭遇歉收的年景，農民逃難到外地要飯也能活得下去，新社會拉平了貧富，

家家戶戶斷糧，到哪里，那裏都在鬧饑荒，這就把一切吃飯的門路全堵死了。

原來《紅旗》上刊出一篇大科學家錢學森博士的文章，說是一畝地按照他的測算，可以收穫三千至三千五百斤稻穀，他的科學根據：植株要密，利用太陽的光合作用，再加之深翻土地，便於吸收地下水源，既省勞動力，不必插秧，熟土翻下去又省肥料。毛澤東誇讚此文是農業生產的一場大革命，正合「孤」意，發了指示，強制執行。

老毛哪里知道，這是御用文人在仰仗領袖的氣息，當他投其所好迎合老毛的瘋狂，也就丟棄了理性的思維和實驗的手段。錢學森製造原子彈不愧是個科學家，當他甘願做瘋狂的毛澤東的應聲蟲時，就完全拋棄了科學的 A、B、C。當然，文人中比錢博士更善於阿諛逢迎的，還有郭沫若，臧克家之流。

同樣的社會歷史條件，無獨有偶，在蘇聯也有自己的「錢博士」，那裏的科學家名叫特洛菲姆李森科，也許受到錢博士偉大發明的啓發，他也在耕作方面出了些怪點子，推廣冬小麥改作春小麥，一年可收穫兩季，中國農學家則引進蘇聯的「先進」辦法，試行一年雙季稻的輪作制。

違反自然規律者，不論是毛澤東，斯大林，錢學森和李森科，必然受到上帝的懲罰，兩國的所謂先進農業，結果都是顆粒無收。我國的農諺說得好：「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陳家橋的農民氣憤地罵道：「怎麼樣折騰莊稼就怎麼幹！哪壺水不開拎哪壺！」

我在陳家橋下放勞動，本是懲罰性的，村長跟我的感情不錯，同時，在該村下放勞動的還有兩位華東師大的右派分子，男的姓郭，女的姓尹，郭得了精神憂鬱症，在殺狗殺貓階段即投河自殺，村長以郭某餓死爲由，向縣政府彙報：下放的「王某、尹某，他們即使交足糧票，糧站也兌不出糧來，希望讓這兩個右派回到各自原來的單位」。這樣，我才結束了插隊落戶式的生活。半年之後，那位尹小姐得了浮腫和肝炎，治癒的特效藥祇有糧食，偏偏那時獨缺這號特效藥，死的時候她祇有二十歲。

### 陷入饑荒的城市

我回到上海，照舊到作家協會上班，幹的工作還是整理書庫。這時候上海人同樣陷於饑荒中，農村有

貓有狗可食，城裏人卻學了貓的本領，紛紛捉老鼠充饑，那熱烈的程度比當年「除四害」的消滅老鼠之役還起勁！

如果說錢博士發明了密植和深翻，人才濟濟的上海，無名氏的土科學家則發現一種叫小球藻的食品，據說內含碳水化合物，養在水裏的「球藻」的甕子會自己分裂。我吃過小球藻，呈綠色，無味，吃下去會引起嘔吐。

糧店沒有糧食供應，糧票成了廢紙，傳說近郊區的供應山芋藤，我已記不清一斤糧票能換多少山芋藤，祇上市兩三天，四面八方搶購山芋藤者，一下子把存放屋後的「美餐」搶購一空，本人也沒撈到嚐一嚐。我在山東可吃過這個東西，山東叫它地瓜秧子，農民把它磨成粉末摻在煎餅裏作填充物。

我的家庭有六個孩子（大兒子在外地學習），加上我的父親，共有九個人。在這陷入饑餓的城市中，能維持一日三餐決非易事，而一直在鄉下的繼母，因為常州鬧饑荒，不打招呼也搬到上海來住，又添了一口，家長成天為吃的問題犯愁。

家裏買小菜的財務由我父親承擔，每天天不亮就往五原路菜場排隊。三十六年後還記得一件往事：老人家有一次買回一斤豆腐渣，這是第一流的營養品，簡直賽過山珍海味；有一天他買了兩個大南瓜，正好摻和著糠粳美美的吃幾頓。誰知好事多磨，怕是生在貧瘠的地方，或是沒有肥料，南瓜下了鍋成了一泡水，它的纖維又很難下嚥，鄰居嚐了一口安慰我道：

「老天爺似乎跟我佻作對，這年頭怪事連連，買蔥蔥不辣，買瓜瓜不甜，母雞不下蛋，蘿蔔變成空心……，長了這麼大還沒碰上這般黴運！」

感謝共產黨讓我全家維持了可憐的生存權，要兩樣東西成了我們的救命星：一件是每日供應一瓶牛奶，我是連續六、七年的老訂戶，為了孩子的成長，原則上先讓最小的孩子享用；另外一條是李明的「海外關係」，本來，「海外關係」也像黑五類那樣，是闖禍的根源，在饑荒年代，李明的叔叔從香港寄來的罐頭食品，幾乎成了全家的盛大節日。

馮素英（羊子）的父親也被打成右派（羊子在湖南就業），家中張口吃飯有五人，他們的生存權同樣沒有保障，她的媽媽找到了一條生路，每天清晨步行

到孕婦家收孕婦小便，送交醫院提煉胎盤球蛋白，每月收入二十多元人民幣，聊補無米之炊。

那年頭上級發的票證多如牛毛，計有糧票，糖票，菸票，肥皂票，火柴票，布票，線團票，肉票，油票，豆製品票，副食品券等等，這說明物資的普遍匱乏。直至 1985 年以後，這十一種票證才成了一堆廢紙。

## 後院煉鋼

要說毛澤東的智商低下，他做的詩倒是合韻合轍；要說毛的學識兼優，他的無知簡直比不上一個中學生。檢查一下毛整個執政期中鬧出多少愚昧加荒唐的笑話，如上節講到的種田不施肥，祇須把上層的熟土翻下去，就能長出糧食——這個念頭，我在七、八歲時就會說一個「不」字；再如，不用焦炭可以煉鋼，沒有糧食卻提倡什麼吃飯不要錢，這不是神經病的瘋狂是什麼？

回憶一下當年的「後院煉鋼」吧，當我調到巨鹿路的作家協會，進門時便發現好端端的大鐵門不翼而飛，原來上海作協佔用的是本世紀初一個大亨造的花園洋房，兩扇由扁鋼造的鐵門既結實又美觀，據說是被「大煉鋼鐵行動組」硬拆下來拿去煉鋼煉鐵去了。如今祇用十塊木料做成臨時的大門，真有賊也擋不住。

我還記得復興路上一幢六層洋房，對著大街的陽台上都建有一人高的鐵欄杆，「大煉鋼鐵行動組」同樣也要拆下來，住戶祇得臨時用麻繩攔住陽台。一位作家住在五樓，見著我氣得大罵「行動組」不是人，大煉鋼鐵不管死活，家裏人一不小心，從樓上摔下去，找誰算帳去？

大煉鋼鐵用什麼作原料呢？叫做就地取材，於是城市裏已經稀罕的樹木在一天之內燒成灰燼，煉出了所謂鋼，火力猛一點被煉成「豆腐渣鋼」，這個新名詞祇適用於柴火燒成的鐵餅。火力不足的連「豆腐渣」也出不來。

毛活著的時節，他幹下的驚世駭俗的荒唐故事，還不許人說一個「不」字，當時報紙上還得連篇累牘刊出讚美的文章，不過都是小報抄大報，千篇一律。沿鐵路線展望平原山野，大小農村，原來的森林都變

成了光禿禿，「倦鳥不知還」的鳥類不是不想「還」，而是無處築巢無木可棲了。

1962年毛還活著的時候，我在一篇「一口大鍋的歷史」的小說裏，轉彎抹角地講了一個含糊的「不」，諷刺了大煉鋼鐵砸掉鐵灶的事。全文祇是寫了農民如何費盡苦心才保住了一隻大鍋。（刊於1962年7月號《上海文學》）

同年十月裏，還是那個張春橋，聞出了這篇小說對毛大不敬，市委宣傳部裏，我的一個朋友把這個風聲告訴了我。果然在六二年的十月十四日，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中蘇友好大廈作報告是，就這麼說過：

「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動了嘛，像王若望，剛剛給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風吹草動，他又翹尾巴了，最近他就寫了『一口大鍋的歷史』，這是公開攻擊三面紅旗，你們去找來看看，就看出他的攻擊多麼惡毒和巧妙。無產階級鬆一鬆，資產階級就攻一攻。你們看，要是放鬆了階級鬥爭，就會鬧成什麼局面？」

上述這個會是黨內會議，李明還保留了黨籍，她聽到了「上海一霸」指責王若望「又翹尾巴」的侮辱性講話，我卻沒資格參加那個會議。我等待李明回來，快到下午七點，她跌跌撞撞打開了屋子的門，一看到我，就淚如泉湧，絕望地喊：「完了！」說完，便撲向沙發，臉蒼白得可怕，眼睛又像五八年那麼呆滯，我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祇好輕聲地安撫她：「什麼事？又犯病了，送你去醫院好嗎？」

### 永別了，我的李明

1962年4月，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提出了「三不主義」（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和放寬文藝政策的報告。

聽到這個好消息，生起時局好轉的幻想，《上海文學》主編葉以群鼓勵我重新拿起筆來，我很快寫出了《一口大鍋的歷史》，當時我有幾方面的考慮：如果真能在報刊上發表我的文章，對我的李明將是極大的慰藉，同時也讓關懷我的朋友們知道，王若望又站起來了，等於登出一份廣告，告訴人們，此人已經不是敵人了，何況葉以群有言在先。在文革時期，他竟從自己住的樓上跳下來自殺。

我還有好勝心，不願隨大流寫那些歌功頌德的文章，久久沒刊出我的作品，好容易登出一篇東西，總

要觸及時弊，不說假話吧。那口「大鍋」可算是獨一無二的：大躍進期間的荒唐事誰也不會寫過，突破「遵命文學」，表現作者獨特的觀點還屬首創，雖然我在結尾處不得不留下了一條「光明」的尾巴。

孰料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依然是「陽謀」的誘餌，「光明」的尾巴也未能幫助我逃過厄運。

想起在一九五八年，李明就表現精神異常，如今我的焦急是不知道她聽到了柯大鼻子講了什麼。

她掙脫了我的手說：「不要理我」！然後，她拉開被子，蒙住頭，在被窩裏哭。我從鄰居那裏才知道柯慶施如何辱罵王若望，這對於李明來說，就像是一把匕首猛地紮在她的心窩裏；狼犬的鼻子還是嗅出了反黨的異味。柯大鼻子有兩句信條：「信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地步」。毛澤東腳下的奴才，對敢於冒犯他主子的叛逆，是什麼事都幹得出的。

她走出了會場，扶著牆根不辨東南西北，失魂落魄地、竭力想躲開一切人的眼睛，她鼓足氣力終於找到自己的家。這時，她已經處在精神分裂狀態，在哭聲中發出斷斷續續的諺語：「老王，這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哇……你準備著吧，這一次不會讓你輕鬆……」。

我變得毫無辦法，祇能用一種絕望和懊喪的情緒迎接從天而降的災禍！唯一使我安慰的是，她在哭泣聲中所說的諺語，孩子們雖然聽不懂，我是完全懂的。如今每想起她一進門喊出「完了」的聲音，就全身打顫，那是一種跟迫害狂搏擊的聲音，誰知這也是一種垂死掙扎的聲音呢！

這一回大發作，她會無緣無故地笑，她睡眠很少，吃了安眠藥還是睡不著。在她莫名其妙大笑時，她那形象更可怕，更讓我受不了。偶爾也有清醒的時候，我看到她梳頭，並且背得出幾首唐詩，仿佛看到一剎那的歡樂和陽光。

關於那個可怕的「一口大鍋」，她再也不提，一句責備我的話也沒有。

她在病危時對我諄諄告誡的祇有一句話：「爲了我們的孩子，你聽我一句話，往後再也不要動筆了。」大概是她迴光返照時的遺囑了。

她祇活了四十五歲，於一九六五年八月永遠離開了我們。

這第二次上「陽謀」當的代價，我痛失了李明可貴的生命。

她的弟弟梅芳趕到華東醫院，沒能見到姐姐最後一面，他當場暈了過去，經過搶救，醒過來第一句話就是：「姐姐，你在哪里呀？」

### 「祇緣妖霧又重來」

上述標題引的是毛「和郭沫若同志」的詩。他自己就是放送「妖霧」的人，自批判「武訓傳」，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緊接著「反右」，馬不停蹄又來了個「大躍進」，稱之為「妖霧又重來」，不是最恰當不過嗎？

毛澤東一手造成幾千萬人活活餓死的人吃人大悲劇，這個十惡不赦的「領袖」還不肯停止作惡，唯一補救之道，他祇是聲明自己「不再吃肉」罷了。毛跑到安徽的魚米之鄉蕪湖考察，詢問當地幹部：「糧食太多了，怎麼辦呢？」當地負責人不是不知道農民早就揭不開鍋，但在領袖跟前，還是不敢撻逆鱗，他機智地回話：「多造些糧庫就是了」。

昏君毛澤東自作聰明說：「倉庫堆滿了怎麼辦，是不是做酒呢？」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天大笑話！

歷史上有個著名的昏君晉惠帝（司馬衷）的大臣報告皇上，黎民正處於饑餓中，皇上出了個好主意：「何不食肉糜」？

當今的昏君提出「做酒」的解決辦法，跟「何不食肉糜」可謂異曲同工，祇是當今的大臣還不如東晉的大臣們老實；再者，晉代的饑荒也不是司馬衷的「三面黑旗」造成也。

「妖霧」的「重來」是愈演愈烈，後來居上，大躍進的作惡還沒完結，更毒辣更廣泛、更持久的「妖霧」果然重來了！

這就是大家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愛上了一個「大」字，計有大集體、大食堂、大躍進、大字報、大辯論、大煉鋼鐵、大辦農業、大辦食堂、大案要案、大練兵、大救星、大一統……，他老人家好大喜功，大狂，又造成了大折騰，大瘋狂，大饑荒，大砍大殺，大逮捕，大浪費，大破壞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頭一炮，原是姚文元發表吳晗創作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接著又批評他的同夥鄧拓和廖沫沙，即所謂「三家村」，往後，即由林彪副主席頒佈了一道「公安六條」：凡反對毛主席的言行，皆作為現行反革命論處。

接著，《人民日報》社論大標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上述頭號通令作了注解。

於是大瘋狂，大逮捕，大抄家，大砍大殺，馬上在各大城市展開了。

即以大抄家而論，「不同牌子」的紅衛兵都破門而入，進行抄家。我家先後三次「開門揖盜」，第四批紅衛兵再來抄家，看到地板上祇剩下一條破蓆子了，無家可抄，他們才跳過這一家。

「傾家蕩產」原是形容赤貧、火災以及搶劫一空的成語，而紅衛兵的抄家的大破壞已遠遠超過傾家蕩產，這是由於大抄家之後還得強迫大搬家。文革中的搬家帶有惡作劇性質，聽說北京，南京紅衛兵的大搬家，是把全家驅逐到農村，祇能以自行車裝運幾件簡單的行李。有幾萬戶北京人被攆到農村，南京的牛鬼蛇神則遷到蘇北；上海的牛鬼蛇神比較幸運，大都驅逐到汽車間或儲藏室，我家祇是從五層樓搬到八層樓的吳強家，兩家擠在一套居室裏。應該說，我的運氣還算好的。

毛對這種大瘋狂的傾家蕩產行動還請馬克思出來保駕，美其名曰：「剝奪者的剝奪」。

我在一篇《抄家雜記》中還講了抄家、搬家以外的大破壞：「他們把書刊出版物冠以『封、資、修』，古代的線裝書，掛在牆上字畫，紅木傢俱等都屬於『封』；外國的書，包括鋼琴，沙發，西裝，領帶照相簿等劃入『資』；現代的書刊（除了馬、恩、列、斯和魯迅的著作）則列入『修』。抄到上述這些東西，書刊字畫則運到造紙廠做原料，更簡單的辦法即一火焚之；鋼琴沙發不能燒，便集中到一間房中，貼上封條。（刊於1985年《藝壇》第一期，編入港版王若望著《天地有正氣》集）」

毛澤東藐視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他曾誇口道：「秦始皇焚的是宣傳分裂的書，坑的是主張分裂的儒生，被殺的不過四百六十幾個，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總共坑了四萬六千個儒。」

紅衛兵抄著了金銀首飾、手錶等貴重物品，上繳一部分做個樣子，大都裝入自己的荷包，我妻羊子的娘家，她媽媽聽到風聲不好，打算把幾根金條和首飾藏起來，羊子自信馮家不是牛鬼蛇神，勸母親不必藏，結果還是給紅衛兵搶去了。

紅衛兵自然抗拒不了金銀財寶的誘惑！大抄家腐蝕了一代青年，在後來的年代裏早已反映出來。

### 醫院變成殯儀館

一九六五年底，離李明逝世祇有三個月，我父親病危的加急電報傳來，我當夜便趕回常州老家，乘火車到達常州城已是子夜，開往丫河的班船已停駛，我祇得步行數公里，太陽還沒出山，我已經來到父親的床前。我的兄弟、妹妹都到了，他們說：「爸爸就是要等你來了才斷氣。」我剛剛喊了聲爸爸，他果然睜開眼，連話都沒有說出來，就永遠閉上了眼睛。

王氏宗親的兩代子弟參加了送殯的行列。夜晚，落戶在淮北太和縣的弟弟王鶴向大家講述他夫婦在淮北怎樣度過鬧饑荒的艱難歲月。前一節曾介紹王鶴受我株連劃成右派分子，本來他在安徽省會合肥，變成右派便放逐到貧困的淮北。他說：「幸而大哥的老難友張凱帆給淮北地委打了招呼，我才沒有下農村，在淮北市一家醫院打雜，張凱帆是副省長，他有權給下放的幹部挑個比較好的地方，但沒權給誰摘『帽子』。五八大災荒來了，抬進醫院的病號多半是浮腫病，醫生也沒法治，病號祇有等死，這個醫院的業務實際就成了殯儀館。而醫生護士自己一天祇吃兩頓玉米麵粥，後來連玉米麵也吃不上，想出辦法安排下農村去『要飯』。我這個雜工是下放的第一批，一組五個人，四女一男分派到太和縣鄉下。

「首先看到樹皮草根都吃光的情景，開始吃倒斃者的肉。我們住在有著三代人的大家庭中，年輕的兒女、媳婦全部到鐵路沿線做乞丐去了。老爹老媽並不歡迎我們，一進門老爹說祇管住、不管吃。祇騰出一鋪炕給我們，姑娘們有點為難，老爹說：『怕什麼，米囤不管用的世道，小夥子那個東西也不管用咧』。講得四個婦女面面相覷。我們到哪兒去弄吃的東西呢？本地農民已經把能吃的東西羅掘俱窮，兩手空空的外來戶祇有向當地人求援，一個乾癟的年輕人悄悄的跟我獻計道：『東各莊已經易子而食了。你不是有

四個同夥嗎？我幫你砍倒一個，兩人拆賬怎麼樣？』我嚇得汗毛直豎，不敢告訴姑娘們，這時候餓極了的農民完全回到原始的獸性，在一切吃光以後便動腦筋吃人肉，有的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而畜類都是不肯吃同類的。蕭山縣有一個女孩怕被人吃掉，對她母親說：『媽媽你不要吃掉我』，結果媽媽餓急了，等孩子還有一口氣的時候，還是把她吃掉了。據該縣兩個生產隊的統計，當時光尸體就吃掉二百多具。

「逃生總比被人吃掉好，不過當人們嘗試著逃生的時候，沒跑出一段路，就被本身的浮腫、虛脫、乏力打倒了，最後還是被人吃掉，不是餓自己家裏人，而是救活了陌生人。可是，多吃一頓人肉的陌生人也不會活太久。這就是饑荒歲月乞丐走不遠的原因」。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中國是吃人的世界，這句話適用於安徽、河南、山東、河北、甘肅、寧夏、四川等地農村。

「爲了逃命，我們五個人又回到淮北市人民醫院。政治部主任聽了我們的彙報，哭喪著臉說：『祇有抬死人的生活，一天發一個窩窩頭，不能抬的，什麼都沒有』。護士們苦苦哀求說：『抬死人我們幹不了，幹點別的都行，發半個窩窩頭也幹』。

「政治部主任祇有苦笑：『護士這個職業，醫院裏如今派不上用場。護理得越好，病號多活幾天，這幾天就得多吃東西吧……你們兩個人抬一個死人，按規定倒可以發一個窩窩頭』」。王鶴最後說：「告訴你吧，一天發一個窩窩頭，還是摻糠的」。至於那四個護士是否轉業抬死人，他沒有交代。

安徽河南兩省在大饑荒年月死人最多。當初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糧食生產上比賽「放衛星」，前者吹牛一畝地豐收一萬五千斤，後者放衛星放到二萬五。一年以後，這兩個省餓死了幾十萬，後者餓死了一百二十多萬。

僅 1958 年下半年內，由於饑餓、浮腫病而死亡的，共有兩千兩百十五萬七千餘人。（據中共官方在 1965 年的統計數字，引自 1996 年 10 月號《爭鳴》）





# 太平天國

## 一代 邪教 政治集團的興與亡

大陸 史式

**編者按語：**自中共這個馬列邪教集團篡國得手，就利用歷史與人民對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英雄的同情，並遵循馬恩列斯對農民革命的推崇，和一個“更加成功的洪秀全”——毛澤東對農民造反的情有獨衷，不僅在文藝界，更在學術界，將“太平天國”捧到了天上——祇能肯定，不能否定；只能歌頌，不能批評。以致在漫長的半個多世紀中，將太平天國的真實歷史掩埋罄盡。然而，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艱難發展，畢竟突破了太平天國研究的禁區，重新展現了一個真實的太平天國，揭開了它作為一代邪教政治集團的本質，將它的“興與亡”，有據有理的凸現在讀者的面前……。

半個世紀以來，太平天國在大陸一直是一門顯學，許多有關太平軍的故事，也成為大家感興趣的熱門話題。90 年代以來，由於多種原因，逐漸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了一本書，曰《太平雜說》，書中收集了 35 篇短文，其內容全都是探討或評價太平天國歷史的，作者潘旭瀾先生在書中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論點：

「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是頭領們利用迷信發動和發展起來的一支造反隊伍。他的一套教義、教規、戒律，不但從精神到物質嚴厲地控制著參加造反者，而且斷絕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們的指歸，在於由洪秀全個人佔有天下，建立他個人的『地上天國』。這種洪氏宗教，披著基督教外衣，拿著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國封建主和帝王的腐朽思想、條規，對他控制下的軍民實行極其殘酷的剝奪與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極端利己主義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獲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大破壞、大倒退為代價的，是以數以百萬計軍民的生命、鮮血為代價的，是以中國喪失近代的最後機遇而長期淪為帝國主義刀俎下的魚肉為代價的。尤其可怕的是，這一切還被作為一首英雄史詩，向人們指點通向人間天堂的金光大道。」

雖然在過去我們長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國的時候，海內外也有一些學者曾經提出過疑問和異議；但是像如此徹底的否定意見，以前還沒有見過。此論一出，有如一石擊起千重浪，南北各地報刊紛紛發表爭鳴文章，有贊成的，有補充的，有反對的，還有指為「攻擊農民起義」的，形形色色，各類都有。看來這場爭論針鋒相對，沒有調和的餘地。如果太平天國是革命，能夠推動歷史前進，那就應該肯定；如果太平天國是邪教，祇會造成動亂破壞，那就應該否定。要想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探明歷史真相，讓太平天國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 100 多年來，我們對太平天國總是霧裏看花，難明真相。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就不斷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國。發展到今天，人們頭腦中對太平天國的印象與真正的歷史事實相去甚遠，在這種情況下，假作真來真亦假，雖然拿得出真憑實據，想要一朝說出歷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讓太平天國恢復本來面目，絕非易事，可以說是一大難題。

### 太平天國歷史何以撲朔迷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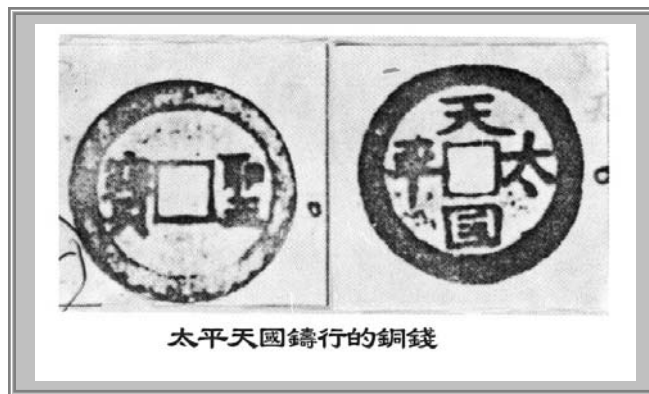
一段時間的歷史，傳聞失實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沒無聞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國這樣短短十幾年的歷史一再被人為地修改、古為今用的，卻很少見。

首先借太平天國歷史來「古為今用」的是孫中山先生。他當時公開號召同盟會員、革命志士宣傳太平天國，宣傳洪秀全，藉以激發民氣，推翻清廷。據宮崎寅藏《孫逸仙傳》，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稱太平天國諸領袖為「民族英雄」、「老革命黨」。1902年，他鼓勵留日學生劉成禺蒐集資料，寫出一本太平天國史來。1904年成書，定名為《太平天國戰史》，孫中山先生為之作序，交由日本東京祖國雜誌社出版，作者署名為漢公。此書史實誤漏之處甚多，史學價值是談不上的，可貴之處在於公開反清，號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洪朝亡國距今四十年，典章偉績，概付焚如。」也就是說，孫先生以為太平天國自己的史書與典章制度全被燒掉了，一點也沒有留下來。由此可以證明，他對太平天國本身的史料絲毫未見，對洪秀全是個什麼樣的人，對太平天國推行的是什麼樣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祇不過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而已。

在孫先生的倡導之下，革命黨人借太平天國史事宣傳反清，一時蔚然成風。1906年，黃小配所撰《洪秀全演義》成書，章太炎為之作序，序中說希望「復有洪王作也」，這就是公然號召武裝反清。從此書的內容、封面畫、插圖來看，作者對於太平天國制度、服飾等等，也是所知甚少。1907年，《民報》增刊《天討》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識的繪畫《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作者蘇曼殊，題詞者章太炎。蘇曼殊作此畫時祇有24歲，鼓吹革命，熱血沸騰，但對翼王石達開其人，大概是一無所知。據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畫譜後序》中說：「（曼殊）所作之畫，則大抵以心造境，於神韻為尤長。」對於這種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藝術作品，我們要求它符合歷史的真實，實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後，南社詩人高天梅更假託石達開之名寫詩多首，自己出錢出版《石達開遺詩》一冊，流佈四方。這對宣傳反清雖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訛傳訛，石達開能詩之名遂喧傳海內。其實，據我們的考證，



石達開得以流傳後世的真詩，不過廣西宜山白龍洞題壁詩一首而已。

革命黨人為了宣傳革命，推翻清廷，儘量拔高太平天國，拔高洪秀全，祇取一點，不問其餘，至於是否符合史實，當時根本不及考慮。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滿歌》曰：「地獄沈沈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藩來做漢奸。洪家殺盡漢家亡，依舊猢猻作帝王；我今苦口勸兄弟，要把死仇心裏記。」這種通俗易懂的唱詞，對於鼓舞下層人民奮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於這種說法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勢難兼顧。中共「史家」范文瀾寫了一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從上述《逐滿歌》看來，稱曾國藩為漢奸並非始於范氏，辛亥革命時期早已如此。

孫中山先生與革命黨人為了宣傳革命，推翻滿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國，目的非常明確，而且這個目的也已經達到了。宣傳中間有些背離史實之處，可以理解，可以諒解，這種做法未可厚非。但是因此卻留下了後遺症，在我們的印象裏，太平天國常常與「英雄」、「革命」連在一起，給認真評價太平天國的工作帶來了不少困難。

值得欽佩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頭腦是清楚的。他祇讚賞太平天國反清的「民族主義」，卻直指太平天國「祇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權；祇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過是歷史上的又一個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並在《民權主義》第三講中說：「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他認為太平天國並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因為他們的領袖還有皇帝思想，實行的是君主專制主義。「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

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民權主義》第一講）他雖曾經自居「洪秀全第二」，也並不以洪秀全作為學習的榜樣，至少他終生不許任何人對他呼萬歲，就是明證。

可是，由於孫中山先生曾經有過拔高太平天國的事實，影響所及，國共兩黨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國的思維定勢，國民黨認為太平天國諸領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產黨認為太平天國諸領袖是農民起義的英雄。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府一直認為太平天國是革命的，視之為革命前輩。其間雖然也有雜音——例如蔣介石先生就推崇曾國藩的「平亂」，大讀《曾文正公家書》，但是在正式場合，也從不貶低太平天國。1949年以後，新中國把金田起義的英雄定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祇能歌頌，不得批評。凡此均對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即以郭廷以、簡又文、羅爾綱三位先生為例，說明他們受到影響的事實。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學開設太平天國史的課程，據我所知，他早有撰寫一部《太平天國史》的打算；為了給修史打下堅實的基礎，乃先著手編撰一部編年體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此書記事力求客觀，不加褒貶，但在稱呼上就無法掩蓋自己的態度。郭先生在此書「凡例」中說：「太平天國革命或變亂，為近代中國史上之一大波瀾。」波瀾一詞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義，「變亂」則有貶義。太平天國究竟是革命還是變亂，他在成書之時尚無定論，足以說明其客觀態度，但仍把「革命」放在「變亂」之前，就說明已經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至於對捻軍，他就直指為「捻亂」，毫無顧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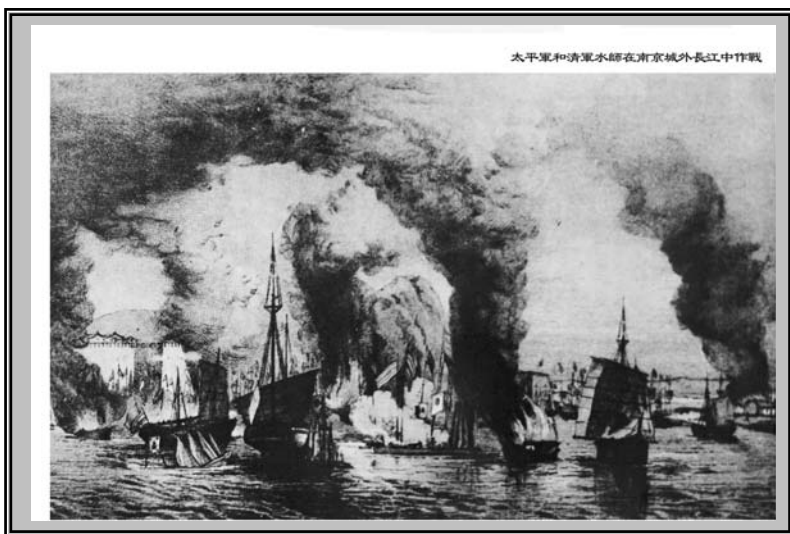
簡又文先生反對太平天國的「階級鬥爭說」與「農民起義說」，他認為如按階級劃分，作戰雙方的士兵都來源於農民，於是任何一次戰爭都是「農民打

農民」，史學界傳為笑談。對於研究太平天國，他用力甚勤，終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國典制通考》與《太平天國全史》兩部大書，從縱橫兩個方面收羅了有關太平天國的絕大部分史料，所發議論也有不少獨到之處。但他對於拔高太平天國，卻也出語驚人。他在《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天號考》中說：

「太平天國體制實為天王與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質，五王誠如俗言為『一字並肩王』。緣洪氏與五人在運動革命時結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將來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於以下數事見之：如六王宗親同稱『國伯』或『國宗』，簡直六人之姓皆國姓也；又各王於府內自行登殿設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儼然『天朝』內之小朝廷焉；再則定鼎天京後即開科取士，但於『天試』外，另開『東試』或『北試』、『翼試』，各取元甲翰林進士焉。可見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實開創亙古未有之怪異政體。」

我們不難看出，簡先生所謂「共有共治共享」之說來自 19 世紀 60 年代美國總統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解釋全民政治的口號——民有民治民享。把這種近代西方民主主義的口號套在太平天國的頭上，實在不倫不類。就是在簡先生所說的六人小團體中，也還是常常互相傾軋，所謂共有共治共享的情況，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太平天國內訌殺戮之慘毒，洪、楊專制之殘暴，簡先生應該瞭然於胸。但竟如此不顧事實地拔高太平天國，實在令人費解。

遠在 1949 年之前就主張太平天國是「農民起義說」的羅爾綱先生，長期肯定太平天國、肯定洪秀全，認為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紀傳體撰寫《太平天國史》，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他對太平天國有所拔高，也就勢所難免。羅先生生於 1901 年，1997 年逝世，是一位與 20 世紀



同步的世紀老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筆耕與多年一貫的獎掖後進，受到許多晚輩的尊重，成為研究太平天國歷史的一代宗師。我們覺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國，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問題上：

一、他認為在戰爭中對老百姓燒殺淫掠的都是清軍、外國僱傭軍，而不是太平軍，有《滿清統治階級誣衊太平軍殺人放火姦淫擄掠考謬》一文可證。我們覺得，太平軍在前期軍紀較嚴，清軍的軍紀一直都很差，華爾等組織的外國僱傭軍更是得到清廷認可的盜匪集團，這全是事實；但是太平天國後期，神話破產，軍心渙散，太平軍軍紀敗壞，也就和清軍不相上下。而且當時軍隊叛變的事時常發生，今天倒過來，明天又倒過去，誰是清軍，誰是太平軍，已經說不清楚，完全沒有加以迴護的必要。

二、他認為從金田起義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嚴肅，荒淫之說是敵人的誣衊。我們就很難理解，「嚴肅」的標準是什麼？因此，我們不能不認為羅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國，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按：指中共文革）之前，大家覺得對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該推崇，並無多大疑問；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間，四人幫對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程度。他們認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為，絕對正確，無可懷疑。在太平天國中除洪秀全外，楊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韋昌輝是混入革命陣營的階級敵人，石達開是分裂主義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個大叛徒，一律該殺。好像除了洪秀全這個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國裏再沒有一個好人。物極必反，這種極端的說法引起大家極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難道歷史上真有這樣荒唐的事？於是在四人幫垮台之後對太平天國史研究工作重新開始的時候，聽到的已經不是清一色的歌頌之聲，各式各樣的「雜音」都先後出現了：

1979年5月，在南京舉行太平天國史學術研討會時，有人提出太平天國也是一個君主政權，其君主專制的程度更甚於清朝。

1981年3月，在廣州舉行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有人提出太平天國實行的是奴隸制，上層搞特權，下層講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舉行四川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很多論文都為石達開說話，認為石達開的出走應由洪秀全負主要責任。

1983年3月，在南京舉行太平天國建都天京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有論文指責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是公開推行奴隸制，人民全無自由，生產不能發展，歷史必然倒退。

後來的各種會議，對太平天國的批評意見逐漸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見，是一篇公開發表的對馮友蘭教授的訪問記，馮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國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因為太平天國是要推行神權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麼中國的歷史將倒退到黑暗時期。」他又指出：「有人說，太平天國建立的是農民政權，這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中國在歷史上未曾建立過農民政權。」他還說：「否定太平天國必然為曾國藩翻案，為曾國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國，可以說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在大陸史學界對太平天國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的同時，台灣史學界也有類似的情況。試以錢穆先生為例，他在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講演中提到太平天國時，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來，大家同情太平天國，認為是一個民族革命，但實際也不盡然。至少他們太不懂政治，他們佔了南京十多年，幾乎沒有絲毫制度上的建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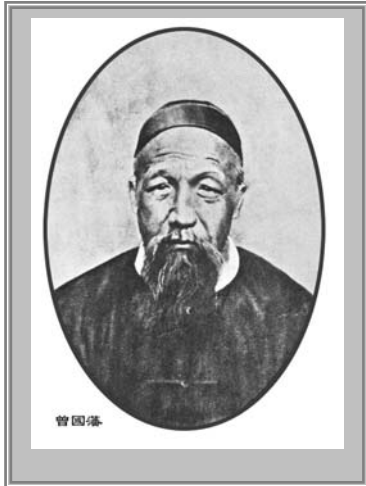
「他們對下層民眾，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淺一些的社會主義，他們是有此想法的。但說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他們國號太平天國，早可預示他們的失敗。這樣一個國名，便太違背了歷史傳統。正因為這一個集團裏，太沒有讀書人。」

「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歷史的失敗了。當時洪楊不是推不翻滿清，但他們同時又要推翻中國全部歷史，所以他們祇有失敗。」

台灣陳致平先生在他的鉅著《中華通史》中對太平天國與洪秀全都提出了義正詞嚴的批評：

「定都南京後，它所能統治的地方，不過江南一隅與安慶、九江、武漢幾個據點而已。所以太平天國



的政權完全建立在軍事上，而不能與政治配合。其作戰的『衝擊』、『屠戮』、『裹脅』與『流竄』的行動頗類流寇，而中國歷史上的『流寇政權』是沒有能成功的。」

「天國的法令森嚴，刑律慘酷，凡犯天條者，一律處死

刑。天條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點天燈』『五馬分屍』『割肉』『抽腸』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鳴鑼聚眾，講說道理，宣佈罪狀，然後當眾行刑，令觀者驚心怵目，自然俯首聽命，而造成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統治，完全違背了當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歸於失敗。」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學術，又不能羅致政治人才輔弼，而始終建立不起一個健全合理的政治組織。人性弱點，往往能共患難而難共安樂，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難兄弟，一旦享富尊榮，經不住物欲的誘惑，與權勢的衝突，竟自鬥而亡。最為諷刺的，是他自己揭櫫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訂的天條，已自行違犯。」

總而言之，過去對於太平天國歷史的記載為什麼嚴重失實，是由於以下這樣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來，許多政治家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國，借宣傳太平天國史事來為政治服務，每每祇取一點，不問其餘。

二、史學家本有秉筆直書，追求真理，澄清史實的責任。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也難免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不能暢所欲言。或者是雖然說了，卻得不到重視。（按語：關於歷史家們……）

三、一般群眾對於歷史知識不甚了了，祇好相信書本，以訛傳訛，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來情況有所轉變，對太平天國批評、指責的聲音已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這是因為：做學問的環境相對寬鬆；逐漸開展的對外學術交流，特別是兩岸的學術交流，有利於互相切磋，探討太平天國

歷史的真相；特別有利的是：近年來陸續發現一些珍貴的史料，有的來自國外，有的來自民間。這些史料是揭開太平天國歷史真相的鐵證。孫中山先生當年認為已經「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國典章制度，絕大部分都已發現。

比如，因鼓吹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而導致東歐和東亞一億二千萬人慘遭荼毒的共產主義思想家、革命家馬克思，也曾一改對太平天國的寄望，這樣評價說：

「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

「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慌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慌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與停滯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

然而，太平天國究竟是革命還是邪教？洪秀全究竟是上帝之子還是魔鬼？我們祇有靠歷史事實，祇有靠真憑實據來作出回答。

## 洪秀全的歷史作用

對洪秀全的研究，重點在於他後來的所作所為，和他與太平天國這一件大事的關係。眾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國的領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國的開國之君，又是亡國之君。這其中值得認真探討。主要探討洪秀全是不是真有開國的功勞，又是不是應該負亡國的責任？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洪秀全是不是應負亡國之責。對這方面的探討比較容易，因為沒有什麼爭論。天京內訌以後，洪秀全宣佈「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一時興致很高。但是隨即手忙腳亂，因為軍政大權過去都由楊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幫忙，又不敢重用外姓，祇好提拔親貴——洪仁發洪仁達，寵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國事搞得一蹋糊塗。以後他的堂弟洪仁玕前來投奔，帶來了一份興國大計——《資政新篇》，他十分高興，立刻重用，封為精忠軍師。但在討論國家大事之時，他不肯放棄半點君主特權，無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議，不久，洪仁玕即遭冷落。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在外苦戰，力撐危局，卻得不到

他的理解與支持，動輒大罵，懲罰，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圍，形勢危急，他還縱容洪仁發洪仁達貪污勒索，壟斷糧食，發國難財。到了事無可為之時，李秀成勸他「讓城別走」，他大發脾氣，說了什麼「朕之天兵多於水，朕之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令人尊敬的羅爾綱先生在這個大問題上並沒有迴護他，曾經親口對我說：「太平天國之亡，洪秀全應負主要責任。」後來為《湘軍史料叢刊》作序時，他寫下了這樣的話：

「湘軍陸軍遠不是太平軍敵手，曾國藩也承認他的陸軍『全不能戰』。太平天國的敗亡，實洪秀全『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

至於他是不是開國之君？請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前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當時太平軍全軍上下都知道，開國英雄是馮雲山。「謀立創國」與「前做事者」皆南王，而不是別人。沒有馮雲山的鼓勵，洪秀全不會到艱苦的粵北和廣西去；當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廣東之時，馮雲山卻獨自到紫荊山去開創根據地。根據地已經有了規模，洪秀全還一無所知。

馮雲山在紫荊山區的活動，是以傳教的形式進行的。當時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縣告發，說他們圖謀不軌，桂平縣抓了馮雲山等人。馮辯稱是在傳教，始得脫險。因為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人爭到了傳教的特權。他們以傳教為掩護才能立足。馮雲山把遠在廣州曾經在教會工作的洪秀全推為教主，對於群眾，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對於官府，也可以引廣東的教會為後台，以策安全。馮雲山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推洪秀全為教主，是完全正確的。因此，洪秀全這個領袖，祇起偶像作用，並不需要他真正領導。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與群眾見面。當時領導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稱天上的基督為長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馮雲山是上帝第三子，二把手；楊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類推。

從金田起義到永安建國，中間經過八個月的苦戰，領導班子的情況有了變化。由於戰爭頻繁，軍事第一，能夠掌握群眾的本地實力派楊秀清、蕭朝貴地位上升，來自廣東的洪秀全、馮雲山地位下降。為了

確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馮雲山作了讓步，退居四把手，而讓楊、蕭上升為二、三把手，並由楊總攬軍政大權。洪秀全發佈《永安封王詔》，向全軍說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楊秀清）節制」，確立楊秀清的領導地位。後來出師北伐，向中原進軍之時，出師的檄文《奉天討胡檄》上也祇用楊、蕭的名義，不用洪秀全的名義。洪秀全成了掛名的領袖，正像羅爾綱先生所說的「虛君制」的虛君——象徵性的元首。

太平軍入南京，洪秀全一頭鑽進深宮，安享富貴，不坐朝，不見人，連一個國君的基本動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報專書《賊情彙纂》中說：洪秀全實無其人，喜慶節日大殿上所坐的祇是一個木偶。別以為此書的情報不確，在內訌發生之前，此書中就出現了相當準確的預報：「不久必有併吞之事。」

在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工作中，直到今天，《賊情彙纂》仍不失為最重要的一部史料。

在馮雲山支撐大局的時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楊秀清掌握大權的時代，洪秀全更下降成為木偶。飛揚跋扈的楊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無能，祇把洪秀全作為一個木偶，一個道具對待，絲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義指責洪秀全的短處，要打屁股，經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對楊積怨已深，又不甘心長期充當木偶，所以在 1856 年夏，暗中聯絡了一批對楊不滿的人，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殺了楊的全家，並且株連二萬餘人，殺得全城天昏地暗。楊秀清為何被殺？洪秀全並沒有公佈他的罪狀，祇散佈一些謠言，說是楊秀清「逼封萬歲」。我在 1982 年 1 月發表了《逼封萬歲的謠言是怎麼來的？》一文，指出了其中內幕：



「洪秀全和韋昌輝發動突然襲擊殺害東王楊秀清時，總得找個藉口，於是在楊秀清死後，立即出現了『逼封萬歲』的謠言；由於楊秀清及其部屬二萬餘人無辜被殺，群情憤激，爲了挽回人心，在韋昌輝伏誅之後，又出現了『無詔擅殺』的謠言；及到石達開憤而離京，遠征不返，爲了穩定人心，把罪名推給石達開，又產生了『誅楊密議』的謠言。根據『謠言對誰有利』的線索，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謠言都來自天王府，來自洪秀全。」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爲農民起義的領袖，奉爲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那麼，就請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農民起義的。1844—1845年，馮雲山正在努力開闢農民起義的根據地，洪秀全則在廣東老家教書，寫作詩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勸人崇正辟邪，去惡從善。歌中直指黃巢、李闖等人爲邪惡。洪秀全出身農民家庭，但是太平天國公佈的《天朝田畝制度》中，卻視農民爲賤民。簡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田政考》中對此作出評論說：

「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貶爲農爲懲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罰，僅亞於死刑，等於清廷之充軍，或發放到新疆或黑龍江充當苦工效力一般的嚴重處分。是故農民在各階層中，身份上一點尊貴也沒有了，其地位之卑賤等於罪囚。」

廣西紫荆山區許多純樸的農民作出了最大的犧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寶座，但是這位忘本的「天王」卻如此看不起農民。太平天國後期，在他自己「親政」的時候，鎮江地區出現了顧某所發動的農民起義，駐防的太平軍毫不軟手地加以鎮壓。農民起義的隊伍又去鎮壓農民起義，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頗有可議之處。如果是匹夫匹婦，私生活是小節，無關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卻嚴重影響了太平天國的大局，不可不問。作爲封建帝王，多妻縱欲，廣置嬪妃，這本不足爲奇。但是洪秀全與別人不同之處，一是在起義之初腳跟還未站穩的時候就拖帶了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嬪妃到了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程度。

據《洪大全供詞》：在起義之初，「洪秀全解於女色，有三十六個女人。」又據外人的報道，金田起義後，駐軍石頭腳時，洪秀全已有 15 個女人。英文

《華北先驅報》654 號（1863 年 2 月 2 日出版）中有一篇《天王懲戒娘娘記》。文中說：「1851 年，當天王由廣州來（廣西）時，中途勾引（原文作偷盜）一個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則於此時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卻畏懼受人指摘，乃託言天父傳旨以懲罰之……天王眾妻全體均被傳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現。」

如果說，洪大全的話和外人的報道均不足信，那麼請看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正式官書《天父詩》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穌在石頭腳下凡聖旨：天兄曰：福多小嬸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雲中雪飛。」

其中所說天兄下凡的時間爲金田起義之後的 16 天，地點爲距金田十多公里的江口石頭腳。「天兄」下凡借蕭朝貴之口說的話是：福多（這麼多）小嬸（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雲中雪（刀的隱語）飛。（刀要飛，即指要殺人。）

天京宮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嬪妃當成一群牲口，動輒打、殺，宮廷生活是一片肅殺之象。請看一看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官書《天父詩》十七、十八中所載對後妃的管教規定：「服事不虔誠，一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淨，五該打；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拙著《太平天國詞語彙釋》（1984 年 10 月出版）第 7 頁曾對於這些規定加按語曰：「通過這些清規戒律，可以看出洪秀全對其後妃管得極爲嚴酷而不近人情。她們啼笑皆非，左右爲難，誠惶誠恐，動輒得罪。從這一點，就能推知太平天國實行男女平等的說法不可輕信。」

洪秀全對後妃虐待不僅是打，是殺，而且使用各種酷刑來慢慢消遣。《太平天國大辭典》「煲糯米」條中說，天王用來懲處妃嬪的酷刑包括「一說係用硫磺火點天燈，即《御制千字詔》：『淫亂穢褻，硫磺燒爾』，《天父詩四百九十》：『面突烏騷身腥臭，喙餓臭化燒硫磺』。一說是將受刑者綁跪大鍋水中，慢火煨水升溫，至臀股煮爛而死。」在十多年中間，洪秀全通過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從她們父



母手中奪來，關進天王府的深宮以供淫樂。她們有時犯了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者祇是因爲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順眼，就可能被打、被殺（比較幸運，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燒死，燒得烏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盡剩骨。

## 太平天國的實質是什麼？

要問太平天國究竟是革命還是邪教？這不是簡單的一句話所能回答，需要說明那十幾年中事情發展變化的過程。這個過程說清楚了，答案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請先看一組詞：

它們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靜止的，相互之間都可以發展變化。例如「起義」可以上升爲「革命」，「邪教」可以發展爲「叛亂」等等。從詞義褒貶上來看，「革命」「起義」顯然有褒義，「叛亂」「邪教」顯然有貶義，「起事」則是中義詞，因爲此「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說「造反」還得看是誰造反，造什麼人的反。就連最好的革命與最壞的邪教之間也不是全無瓜葛。辛亥革命就有不少會黨參加，會黨中難免也有邪教分子。

我在這裏祇提邪教，不提正當宗教。因爲正當宗教有教規約束，不容許成爲「叛亂」的溫床。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正當宗教的機構也會被邪教所利用。在歷史上，農民起義或流民起事總不免與宗教有牽連。如漢末黃巾軍之與太平道，宋代方臘之與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與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隊伍之與白蓮教等等。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在專制統治下，老百姓既不能組黨問政，也不能集會結社。祇有通過宗教活動，人們才能獲得經常聚會的機會。也不論是什麼宗教，土生土長的，或是外來的皆可利用。大致開頭是借助於正式宗教活動，以後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漸轉爲邪教活動，太平天國就是這樣。洪、馮先是在傳佈基督教的掩護下，到處尋找發展機會。同時借用一些基督教教義，另創上帝教。等到後來他們與楊、蕭的力量結合，承認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舉動，當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從兩千年前我國土生土長的邪教，到 20 世紀美國、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樣百出，各有各的個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種邪

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與正當宗教有所區別。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當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規，勸人行善，從宗教信仰上獲得精神上的寄託。既不危言聳聽，不用種種災禍來恐嚇教徒，也不對教徒作空頭許諾；邪教則常以世界末日來嚇人，並許諾信教可以逃避災禍，進入天國。太平天國正是一再作出許諾，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會有「蛇虎傷人」（《李秀成自述》語），死後墮入地獄。

二、邪教都會裝神扮鬼，特別是會吹噓教主能知天意，能與天神溝通。太平天國除吹噓洪秀全是天上派來的世界萬國獨一真主，還按廣西「降僮」的迷信習俗，吹噓天父能附楊秀清之身下凡說話，天兄能附蕭朝貴之身下凡說話。

三、邪教都需要斂財。因爲正當宗教能夠公開募化，或有經費來源，邪教必須自籌活動經費，否則無法生存，無法發展。太平天國則要求入教者把全部財物交公，做得最爲徹底。

四、正當宗教祇要求內部的宗教職業者遵守教規，對教徒們不作硬性要求，對許多宗教活動也祇是自願參加。邪教是一種半公開半秘密的組織，爲了保證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無不對入教者加以嚴格控制。太平天國軍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聖兵」，以教規——十款天條作爲軍律，對內控制之嚴，堪稱空前絕後。

五、還有個怪現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專有，而爲正當宗教所絕無。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輕的女教徒都是他們的獵物。因爲邪教既從身心兩方面都嚴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給了教主對女教徒爲所欲爲的可乘之機。太平天國洪、楊兩個的多妻縱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聖旨作爲根據，也是夠荒謬的。

以這五項標準來衡量，太平天國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麼，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國與邪教之間畫了等號？事情也並不如此簡單。可以說，在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中間——如開國元勳馮雲山、石達開，如後來抱著滿忱熱誠前來投奔的洪仁玕——是極不願意讓太平天國墮落爲邪教組織的。他們冒著極大的風險，作了極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瀾，把太平天國推上正

軌，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最後都歸於失敗，壯志難酬，抱恨終天！

歷代農民起義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過邪教。邪教是一種破壞的力量，推翻舊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種建設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較聰明的領袖在取得初步勝利之後，就會斷然拋棄邪教，重用知識分子，來建立正規的新王朝，謀得長治久安。

馮雲山是個胸懷大志的知識分子，在他規劃中的太平天國，是一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新王朝。利用宗教策動起義是他決定的方針，楊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戲，是得到他的追認之後才能繼續下去的。利用邪教來打開局面，祇是權宜之計，不可能長治久安。如果馮雲山不是在湘桂邊境戰死，則放棄邪教，讓太平天國轉入正軌的計劃就有實現的可能。馮雲山做了最艱苦的開國工作，對太平天國的典章制度作了詳細的規劃。在他犧牲之後，無人能夠制約楊秀清，楊秀清才能把天父下凡的鬧劇一直帶到南京去，讓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陋習公然登上大雅之堂。天京內訌固然是由洪秀全一手策劃的，但是使洪、楊矛盾不斷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楊秀清肆無忌憚地大搞邪教活動——表演天父下凡，一再羞辱或杖責諸王、百官，包括洪秀全。

天京內訌是一場惡夢。身經百戰的老兄弟在起義後的六年中，不過犧牲四千餘人；而在不到一個月的內訌中，犧牲的人數就在兩萬以上。城裏的內訌爆發，城外的清兵將領欣喜若狂，他們在奏報清廷時很有信心地說：「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這個時候，如果不是石達開力挽狂瀾，太平天國這艘破破爛爛的大船在 1856 年之內就會沉沒了。

年僅 20 歲的石達開毀家紓難，參加金田起義，態度鮮明，就是爲了反清，爲了驅除韃虜，還我河山。對於邪教活動，他絲毫不感興趣。連《賊情彙纂》一書中也說他「不甚附會俚教邪說」。在駐軍安慶的時候，他就反對楊秀清在南京推行的兵民合一，吃大鍋飯，主張「照舊交糧納稅」，讓老百姓安心發展生產。內訌爆發，噩耗傳到前線，他心急如焚，隻身回京，阻止內訌擴大；可惜洪秀全、韋昌輝都不聽他的意見，韋昌輝還對他暗算，襲殺他的全家。他縋城逃走，隨即率領四萬大軍，興師靖難。洪秀全不得已，

祇好殺了韋昌輝，向他謝罪，迎他進城。這時局勢極爲嚴重，內訌餘波未息，清兵伺機攻城，善後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石達開的頭上。

在風雨飄搖的時刻，洪秀全六神無主，祇有事事聽石達開的裁斷；一旦局勢粗安，他又故態復萌，開始算計自己人了。石達開功高震主，自然使他不放心。他先封自己的兩個哥哥爲王，逐步奪石達開的權；以後又想重演襲殺楊秀清故伎，謀害石達開。石達開得到消息，仰天長歎，爲了避免又一次內訌，他祇好被迫離京，遠征不返。出發時在沿途貼出五言告示，自表心跡，並安撫軍民。在告示初稿中，他說明了洪秀全對他意圖加害，但是後來又覺得影響不好，於是加以修改，文字比較隱晦。現在流傳的五言告示，都是修改稿，初稿已經少見。

石達開遠征之後，繼續反清，獨立作戰。太平天國晚期，洪秀全擅改國號爲「天父天兄太平天國」，天父天兄是假，天王是真，也就是說，洪秀全已把太平天國視爲個人私產。石達開拒絕接受這個國號，一直沿用金田起義時的「真天命太平天國」這個老國號，《石達開對涪州四民訓諭》一文可以作證。直到大渡河覆軍殉國爲止，石達開不改初衷，一直忠於太平天國。

石達開是首義六王中年紀最輕的一位，文才武略，出類拔萃。尤其難得的是，他的頭腦十分清醒，知道邪教不可久恃，力主改制，讓太平天國通過農民起義的正道推翻清廷，建立一個富強的新王朝。內訌以後，神話破產，產生了信仰危機，如果洪秀全能下決心重用石達開，以石達開的魄力，完全可以扭轉局勢，拋棄邪教，走上正途。但是洪秀全始終信邪不信正，信己不信人，容不得正派與有才能的人，必殺之或逐之而後快。這樣，在內訌慘劇之後出現的一線生機，就被洪秀全親自掐斷了。

1859 年，石達開遠征的兩年之後，洪仁玕不辭千辛萬苦，前來投奔，給垂死的太平天國又帶來了新的希望。洪仁玕不是爲尋求富貴而來，是爲做一番事業而來，是想以太平天國政權爲載體，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新國家。這樣做雖然困難重重，也不全是幻想。以當時的中日兩國相比，日本的人口、資源、實力都比不上中國，封建勢力和中國同樣的根深蒂固。太平天國佔領地區是一片富庶之區，因與租界鄰近，已經受

到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具有推行新政的基礎，日本當時還沒有這樣的地區。日本可以在 1868 年進行明治維新，中國爲什麼不可以在 1859 年推行新政！

洪仁玕提出自己的規劃，說他可以通過許多在香港結識的外國傳教士爭取外援。有些西方人士聽說太平天國是個信仰基督教的政權，引爲同道，如果可以合作，將從各個方面給予支持，援助。先決條件是要太平天國推行新政。洪秀全開頭還很欣賞洪仁玕提出的《資政新篇》，在某些建議上批了「此策可行」的字樣以示支持。要真正推行之時，他退縮了。最終洪仁玕被冷落了，洪仁玕徒呼負負，無可奈何。

推行新政的事，儘管任重道遠，但是祇要開了一個頭，太平天國就不再是邪教，不僅可以稱爲起義，而且可以稱爲革命——因爲這個政權已經搶在日本之前推行新政，可以富國強兵，推動歷史前進。可是談來談去，最後還是被洪秀全所否定，太平天國最後的一線生機還是讓洪秀全自己親手掐斷了。在這一點上，洪秀全和慈禧太后的態度是驚人的一致——寧肯亡國，不願變法！（按：更準確地說：是寧肯亡國，不肯變制！）

在太平天國十多年的短促的歷史中，經過了不少波瀾起伏。開始依靠邪教以策動起事，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後來形勢發展，一再出現了可以拋棄邪教、改弦易轍的機會。既可能按傳統的模式改朝換代，建立一個反滿復漢的新王朝，使得士農工商各安生業；還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東方首先推行新政，實現富國強兵，建立起一個現代的新國家。祇可惜機會一失，時不再來。

但是我們卻不能在太平天國與邪教之間劃上等號。如果這樣，我們將把馮雲山、石達開、洪仁玕這些志士仁人置於何地？將把成千上萬自覺地爲了救國救民而奮鬥犧牲的忠勇軍民置於何地？就是對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價的人們，我們也不忍心加以指責。真正應該受到譴責的祇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從一場歷史大悲劇中汲取教訓，讓後人不要再蹈前車的覆轍。思之再三，我覺得對於太平天國可以稱之爲一場流產了的革命，一場失敗了的起義，一個不應該長期延續卻可悲地一直延續到覆亡的邪教集團。

（上接第 139 頁）

義達案：濟南戰役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開始，國共兩黨的戰爭；先君詩句「骨肉乖離更斷腸」，是指國共兩黨本是骨肉，互相殘殺令人斷腸。

詞祝英台近

丘鎮英

趁豪遊，尋古院，蠟屐到南浦，愛上層台，撥眼望雲柱，長天雁陣齊鳴，帶來霜訊，問故國，黃花開否？莫回顧，收拾萬丈雄心，都分付詞賦。螺髻峰青，倏忽遍煙雨。閒情且寄秋楓，飄零何處？最可惜江山無主。

義達案：義達在整理本書時，發現先君有與丘百剛教授唱和的詞：祝英台近，而通知丘成棟教授。成棟教授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日寄來丘百剛教授原稿，與先君用同韻唱和之詞，這兩闋詞填於辛卯（一九五一年）重陽後一日，地點是香港青山禪院，而我在癸未（二零零三年）加州矽谷家中發現先君的詞，丘成棟教授亦在芝加哥找到兩闋詞，惠賜給我放在書末，紀念先人。

祝英台近（用丘百剛教授韻）

嵇哲

碧雲飛，黃葉落，霜露降南浦，菊滿東籬，狂醉向花語，那堪雁陣驚寒，漁舟唱晚，總響遍，青山紅樹。怎分付、應把萬種閒情、化成斷腸句，水遠天長，極目錦帆處，怨他徹夜秋風，連朝秋雨，卻不送離人歸去。



# 兩年半侵奪中國領土

## 150萬平方公里

龍勝熊

「如果有誰在北京擁有政治影響，那一定是俄國，俄國由於最近的條約得到了一塊大小和法國相等的新領土，這塊領土的邊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約翰牛由於進行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使俄國得以簽訂一個允許俄國沿黑龍江航行並在兩國接壤地區自由經商的條約。又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幫助俄國獲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最富庶的地域；俄國過去是極想把這個地域弄到手的，從沙皇阿列克賽·米哈伊洛維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圖佔有這個地域」。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4頁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簽訂的《尼布楚條約》第八條明確規定：「兩國大臣相會，議定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這裏所說「永遠和好之處」，是指劃定的邊界為「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自然是指：不得破壞這個邊界。這是尼布楚條約規定得清清楚楚的。

然而，俄國並沒有遵守《尼布楚條約》的這個規定。在簽訂條約之後不久，俄國便有計劃、有組織地破壞《尼布楚條約》，把侵略魔爪逐步滲透到中國的黑龍江邊，侵佔到中國黑龍江的左岸（以黑龍江的流向為正，流向的左面為左岸）。到太平天國變亂，英法侵華時期，中國的清王朝處在內外交困狀態，這時一直在偷窺侵華時機的俄國，看到機會來了，於是從對中國領土的「蠶食」，迅速走上「鯨吞」。

1857年，英法發動第二次侵華戰爭，俄國迅即從兩個方面進攻中國。一是調派大軍，侵進中國海蘭泡，要挾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領土；二是派遣外交官來華，伺機敲詐勒索。

俄國政府特派駐倫敦的海軍代表普提雅廷（Count E. V. Poutiatin）為駐華公使，迅速來華。俄國政府在給這個代表團的訓令中指出：「在和中國政府打交道時，要放棄舊的一套不夠果斷的作風」，就是要不顧一切，不擇手段。

俄國還通過其駐北京三十多年的特務、主教巴拉第，向中國理藩院進行威脅和訛詐，說甚麼英法要佔據中國，因「本國（俄）邊境與之（清）界連，倘生事端，亦受其禍，祈將兩國邊界之事極早完結，以後情願與貴國彼此相安相保，並防將來不測之事」。在他寫給俄國政府的信中說：「我再也不懷疑合併阿穆爾左岸一事。自由通航還祇是一個不徹底的措施……，在我看來，事情可以悄悄地安排好，但要堅決行動起來」。

普提雅廷在來華途中，先跑到伊爾庫茨克，與俄國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會面。兩人一起策劃侵華陰謀。從此，一方面由穆拉維約夫在東北加緊進行軍事侵略；一方面由普提雅廷在中國內地勾結英、法一道侵華。南北夾擊，強迫中國割讓土地。

### 一、炮火威脅下，逼迫中國清朝政府簽訂《璦琿條約》

1858年5月，穆拉維約夫調集一萬二千最野蠻的哥薩克兵，侵駐黑龍江口，軍事佔領黑龍江左岸。穆拉維約夫宣稱：從1858年航期開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屬我國（俄國）管轄」。並聲稱：「我認為，如果我們被迫對中國人使用武力，那麼阿穆爾將是我們的主要作戰基地。在璦琿登陸，從那裏有幾條平坦大道，穿過人煙稠密的地區，通向南滿和北京」。

當普提雅廷率俄國軍艦，夥同英、法侵略軍，進逼天津時，穆拉維約夫用大炮威脅清朝談判代表，黑龍江將軍奕山簽下了《璦琿條約》。

這份條約共三條，主要是把俄國侵奪黑龍江以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條約化。中國的內河黑龍江，便成了中俄界河。江東六十四屯，由中國人「永

遠居住，仍著清國大臣官員管理；與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在當時，就是俄國政府中，不少人也公開承認，在武力威脅下簽訂的條約，顯然是無效的。

這份條約，清朝政府沒有批准。並且，將談判不力的代表奕山「撤職留用」。對另一談判代表吉拉明阿處以撤職查辦，戴枷遊街示眾。奕山是道光皇帝的侄子，誤了國，照樣受處分。

## 二、軍事佔領天津 簽下中俄《天津條約》

在穆拉維約夫威逼簽訂《璦琿條約》的前後，普提雅廷也加緊在中國內地活動。

普提雅廷給俄國政府去信。(一) 要求俄國政府不惜採取停止恰克圖貿易，甚至與中國斷交的辦法，對中國施加壓力；(二) 建議俄國政府拿出三百萬到五百萬盧布，用來賄賂和收買中國官員，以便談判時對俄國有利；(三) 建議封鎖白河口，不讓運糧船進京，造成北京糧荒，迫使中國政府接受俄國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普提雅廷則向英、法兩國出謀劃策，要他們「施加巨大壓力」，「除去向北京施加壓力之外，對中國政府沒有其他辦法，而使這種壓力生效的最好手段，莫過於用吃水淺的軍艦徑自開進白河」。他還提到：五、六月天氣晴爽，溫度適中，是在渤海灣採取軍事行動的最好時機。

普提雅廷鼓動英法說，現在「祇有一個辦法可以取勝了，即佔領天津，直接威脅北京」。當英、法侵略軍及使者逼近天津，俄國軍艦及普提雅廷也隨即到了大沽口。

在這種形勢下，普提雅廷向中國政府提出大片領土要求。不僅提出東部要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兩國邊界；而且提出，在西部要勘定從沙達巴哈直到伊犁的邊界，即還要在西部吞佔更大地方。

普提雅廷對清朝官員說，祇要中國能滿足俄國政府提出的各項要求，他就可以說服英、法「不必再言動兵」。並說要「要竭力剿滅英法，以期中國有益」。另一方面，他卻給法國代表葛羅寫信說：「這也是我個人的信念，即在和中國人打交道時，如果沒有堅定和恐嚇，就不能達成令人滿意的結果。同時，也允許我直言，可能在使用武力的時候，這種辦法也是行之有效的」。

在敵軍佔領大沽炮台、進抵天津時。中國處在危急存亡之際，1858年6月13日，俄國搶在英、法之前，逼迫中國清朝政府簽下極其不平等的《天津條約》。

這時距草簽《璦琿條約》僅祇半個月，所謂「永遠遵行勿替」的話音未落，俄國便強迫中國政府連續簽訂這第二份不平等條約。

中、俄《天津條約》共十二條。通過這個條約，俄國取得了

夢寐以求的沿海通商權。開闢上海、廣州、台灣等七處為通商口岸。俄國在這些地方可設立領事，有購買土地，建造教堂、住房和貨棧及停泊軍艦的權利，享有領事裁判權；享受最惠國待遇及自由傳教的權利；以及俄國商人在內陸通商人數、所帶貨物、資本不受限制。這一切說明，俄國已經把中華帝國當成是他們自己的國家，可以暢通無阻。

上述兩項條約剛簽訂，俄國侵略者就迫不及待地強行闖入烏蘇里江，沿途強行登陸，測繪地圖，安置炮台。並在烏蘇里河上下左右沿岸至忙牛河一帶地方蓋房。接著又從烏蘇里江侵入松花江，在那裏察看地形。

1859年4月，中俄互換了《天津條約》。因清朝政府拒絕批准《璦琿條約》，所以這份條約沒有換約。同時，中國政府指出，烏蘇里江、興凱湖及綏芬河等



地，與俄國既不毗連，又不是通商之處，不要他們擅自進入這些地方。

但是，俄國侵略者根本不聽阻止。在同年5月，穆拉維約夫以海蘭泡、伯力為基地，不斷派遣大批武裝船隊侵入烏蘇里江，沿江右岸建立軍事據點，興築炮台，添蓋房屋。並派「勘察隊」侵入興凱湖、綏芬河、琿春一帶地方，強立界牌。

與此同時，俄皇還派遣親信，伊格納切也夫為駐華公使。這位駐華公使一到中國就宣稱：把烏蘇里江以東劃歸俄國，可以預防他國侵略，對中國有明顯好處。中國海岸線太長，一旦英、法還軍侵入，中國實難防守。中國如能在英、法侵入之前，把這塊地方割給俄國，中國東部海岸就可保住安全。

俄國這位公使簡直把中國看得連小孩子都不如。由於中國不能防守，那就給它好了。這是什麼邏輯？如果俄國這個邏輯可以成立，那麼豈不是把俄國南部土地割給中國，也可以防守他國入侵俄國嗎？

### 三、焚燒圓明園火光中，強迫簽訂中俄《北京條約》

英、法並非一開始就要攻打北京，他們祇是要求到北京換約。中國政府已經答應他們，使者可以到北京換約；祇是按規定，他們不能帶著軍隊進京。這時，俄國使者極力鼓動英、法，要他們一定要帶軍隊進軍北京。當時如無俄國鼓動，英、法聯軍不一定進京，也就不一定火燒圓明園。

在英、法攻打北京時，俄國使者趁火打劫，向中國政府軍機處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清朝政府承認他們割佔中國烏蘇里江以東，及以南直到朝鮮邊境沿海一帶的中國廣大領土。並限在三天之內答覆。在清朝政府拒絕俄國使者的無理要求後，俄國使者進一步鼓動英、法武力侵華。俄國使者對英法說：「祇有用武力狠狠教訓一頓，才能使這個一貫熱衷於無賴的政府放棄它舊的一套」。他還說：「盟國給予中國軍隊的最嚴酷的教訓，將使該國政府意識到它自己的軟弱無力，因而可以期望，屆時在北京當會考慮合理的規勸並使用和解與溫和的語氣」。

當英法侵略軍陸續佔領旅順和煙台，準備進攻大沽口時，俄國使者率領四艘軍艦到達，他們在北塘替英、法侵略軍搜集軍事情報，告知英、法：中國「在北塘沒有任何設防，也沒有任何障礙」。而英、法盡



大批俄軍進佔東北

大批俄軍侵佔東北

可放心攻打。並由俄軍引路和協助，佔據北塘，給中國軍隊防務造成極大損失。

在天津議和時，俄國使者又明確向英、法宣示說，你們英國所關心的是商業利益，而俄國所關心的則是邊界問題，「兩國利益彼此不會發生衝突，因此，沒有任何理由使我們不採取聯合行動」。俄國所圍的「邊界問題」，實際就是領土問題。俄國毫不含糊，非常明確，他們侵華的目的，就是要強佔中國的領土。

後來，俄國使者還把由俄國在華間諜繪製的北京詳圖，送給法國侵略者，慫恿他們進攻北京；並要他們從北京南部攻進北京，可避免遇到中國人的包圍。

1860年10月上旬，英、法軍隊佔據北京。當時，中國政府深知俄國使者不懷好意，所以沒有讓他們進京。俄國使者伊格納切夫急不可耐，深怕進京晚了，失去敲詐勒索時機，竟於10月15日，在兵荒馬亂之中，從通州偷偷混入北京。

俄國使者進入北京後，就對中國進行威脅，說：「你們的國家與我國有一萬俄里長的邊界，俄國在你們國家的任何一個地方，來一次無法抵禦的打擊，都是輕而易舉的事。你們可知俄國有多少陸軍？你們可知道我們的艦隊正停泊在渤海灣？」

俄國使者進京的第三天，1860年10月18日，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皇家公園——圓明園開始被焚燒。火光燃燒十數日。在圓明園被燒的火光中，俄國趁火打劫，於1860年11月14日，強迫中國簽下中俄《北京條約》。這是在兩年半的時間裏，俄國強迫中國連續簽訂的第三份條約。

這份條約共十五條，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俄國通過這份條約，割走中國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一百一十萬平方公里領土。還有新疆以西四十四萬平方公里領土。還有奪取很多商業特權。

上述三個條約，即《璦琿條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說明：

一、它們都不是中國「自由同意」下簽訂的條約，而是因幾個國家武裝侵略，中國處在被壓迫情況下，被迫和不得已而簽訂的。

當時中國咸豐皇帝爲了不做階下囚，已經離開北京去熱河。這最充分地表明：中國清朝的最高領導人，既不堪忍受外敵入侵，也不同意外敵加在中國領土上的不平等條約。這與後來毛澤東、江澤民親自跑去俄國“送土上門”，大賣其國，是完全不同的。

二、它們都是在「強迫」、「欺詐」、「恐嚇」情況下簽訂的條約。

三、它們都是“不平等條約”。俄國是處在侵略國地位；中國是處在被侵略的地位。雙方地位不同。同時，強行奪走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領土。所以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平等。

所以，就是按照「國際法」，這些條約也都是無效的，應當廢除的。中國理所當然要收回自己的領土。這是中國的主權，姑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主權的問題是沒有討論的餘地的。

當時，馬克思、恩格斯還都在世。他們站在旁觀的立場，對這次英法之戰及簽訂的條約，都紛紛表示不平。他們一致的看法是：這次英法發動的戰爭，祇是對俄國有利。

恩格斯一再說：「英國和法國對中國進行戰爭，祇是爲了讓俄國得到好處」。他還說：俄國「從中國奪取了一塊大小等於法德兩國面積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一樣長的河流，——竟能挺身出來充當衰弱中國的秉公無私的保護人，而在締結和約時儼然以調停者自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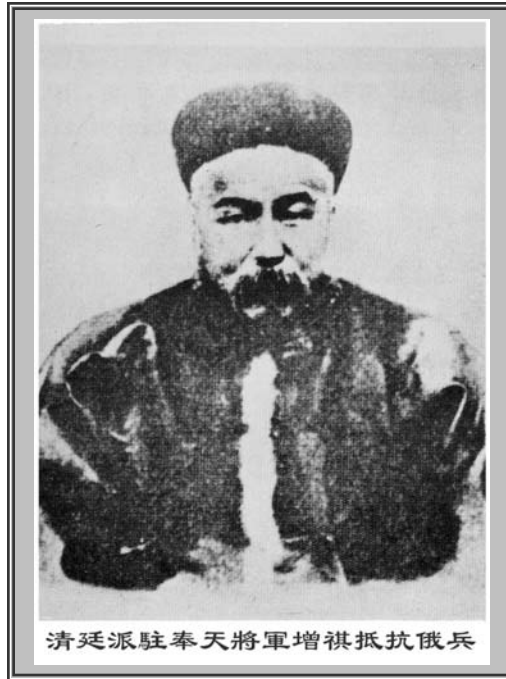
恩格斯還說：「如果我們將當時所締結的各項條約比較一下，就不得不承認這樣一件一目了然的事

實：這次戰爭不是對英國和法國有利，而是對俄國有利」。

馬克思還說：「我曾設法指明：實際上從這次海盜式的英法戰爭中取得實利的唯一強國是俄國」。

他說：「如果有誰在北京有政治影響，那一定是

俄國。俄國由於最近的條約得到了一塊大小和法國相等的新領土，這塊領土的邊境大部分祇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約翰牛由於進行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使俄國得以簽訂一個允許俄國沿黑龍江航行並在兩國接壤地區自由經商的條約。又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幫助俄國獲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最富庶的



地域，俄國過去是極想把這個地域弄到手的，從沙皇阿列克賽·米哈伊洛維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圖佔有這個地域」（以上引文均見中國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再詳列出處）。

馬克思、恩格斯在新沙皇俄國篡立之前，為反對老沙皇而發表的這些論述，充分說明：

一、俄國「奪取」了中國領土，也就是搶奪了中國領土。

二、兩次鴉片戰爭都是英法替俄國人打仗，不是對英法有利，而是對俄國有利。取得實利的是俄國。

三、俄國是個兩面派，俄國從中國掠奪最多，卻充當中國「秉公無私的保護人」，「儼然以調停者自居」。

四、俄國侵華是一貫的，從「沙皇阿列克賽·米哈伊洛維奇到尼古拉」，都在侵華。

五、對北京最有政治影響的是俄國。馬克思這個話說得非常「有遠見」，因為，從十九世紀直至二十



世紀以致如今，俄國都對北京「最有政治影響」，特別是馬克思在俄國已經掌權的信徒們。

從 1858 年到 1860 年間，在僅祇兩年半的時間裏，俄國侵略者馬不停蹄地強迫中國連續簽訂三個不平等條約，共從中國搶奪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成為對中國最大的侵略者；從中國掠奪最多的一個侵略國；欠中國債最大的一個侵略國。俄國成了世界歷史上強佔領土最多記錄的一個國家。

英國在這次侵華當中，燒毀了圓明園，給中國造成巨大損失。這是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但是，俄國人從這次戰爭中，掠奪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這是不是中國更大的損失？這是不是中國的國恥？中國人是否就應該忘記？中國是否就不應收回這一大片國土？

當時《中西紀事》作者夏燮指出：俄人「核以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及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所定之邊界，更改侵佔，予取予求，竊恐將來必有無厭及我之患」。須知「俄人侵略之志不僅限於東北，至西疆回部叛服不常，一遇蠢動，中西相持，俄人又將從中窺覷，以收漁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慮者也」。（轉引自李守孔編著：《中國近代史》第 314 頁）

這裏也明確指出：俄國對中國的侵略是無邊無沿的。倘有其他事端發生，「俄人又將從中窺覷」，「必有無厭及我之患」。這是中國人不能不警惕和提防的。

俄國人侵略中國貪多無厭，得寸進尺，「予取予求」。前蘇聯篡立後，就更是造成了中國的巨大歷史悲劇……。因此，我中華民族祇有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失地，才能制止俄國人今日和今後的侵略欲望。



零星談

**中共為了所謂的非非法利益，曾一次就在中緬邊界割讓七萬平方公里國土，在中印邊界割讓九萬平方公里國土，在中俄邊界割讓三千平方公里國土，在中巴邊界割讓二千平方公里國土。**

一九五七年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吳努會談時表示承認當年由英國所劃定但原不被中國承認的中緬國界線，即英人所劃的中印麥克馬洪線的緬甸段。三年後中共與緬甸簽署邊界條約，僅收回片馬，江心坡則一筆勾銷，同時並將江心坡以西與印度阿薩姆省接壤的中國藩屬——孟養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一併慷慨送給了緬甸。這兩片土地相加比台灣還要大一倍，是中共上台後一次性出賣的最大面積國土。縱貫孟養西部，與邁立開江平行走向的一座莽荒大山脈，即是著名的野人山。抗戰期間中國遠征軍在杜聿明將軍統領下與日交戰失利，曾橫越野人山撤退到印度休整。這一段悲壯慘烈行程不輸於中共的“二萬五千里逃亡”。

一九六〇年的中緬邊界條約第二條稱「鑑於中緬與兩國的平等友好關係，雙方決定廢除緬甸對屬於中國的孟卯三角地（南坎指定區）所保持的「永租權關係」，考慮到緬甸的實際需要，中國方面把這個地區（面積約二二〇平方公里，八十五平方英里）移交給緬甸，成為緬甸聯邦領土的一部份。」一塊主權屬於中國毫無爭議的國土南坎竟如此以他國的「實際需要」為由，輕易斷送了。

中共這種奇怪反常的慷慨主要有兩個現實的政治原因：

一是當時中印關係非常緊張，中印邊境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因此中共決定儘快解決與西鄰其他各國的邊界問題，除緬甸外，中共對尼泊爾、阿富汗、巴基斯坦都作了領土讓步，不過尤以對緬甸犧牲最大。

第二個原因是國民革命軍李彌將軍的一支孤軍在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後，撤退到緬甸東部的中緬邊界地區打遊擊。這祇孤軍盛時一度反攻進入雲南，並曾佔領中緬地區約三個台灣面積的大片遊擊區。當時國民黨孤軍有可能和反對緬甸中央政府的撣族遊擊隊合作，獨立建國。若是，中國西南邊陲將出現一個虎視眈眈的反共國家，這當然是中共極不願見到的前景。

（轉自博訊 2004 年 10 月 28 日）



## 紀念大中華民國偉大的 衛國戰爭勝利六十週年



### 本刊為紀念大中華民國 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六十週年 徵稿啟事

今年是大中華民國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六十週年。六十年前，“那一場保護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衛國戰爭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在經過了中國大陸民間已經長達二十年的艱難痛苦反思之後，也終於走到了就要徹底澄清的時候了。故本刊自下期起，將連續發表大中華民國軍人和國民奮起抗戰衛國之可歌可泣之歷史，裨能使後人瞭解前人為偉大衛國戰爭所創建的功勳，和他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作出的貢獻。此將無疑為增強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特別是在增強我們對大中華民國之歷史合法性與歷史光榮性的認識上，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敬請各方作者響應和支持。

本刊編輯部

### 抗戰詩歌

林牧晨提供

## 號 手

陽 光

站住腳步，  
迎向黑暗和寒冷。  
你，我們的號手！  
悠長的三兩聲，  
開始著雄獅的怒吼。

黑亮的眼球，  
銳利，沈著，鎮靜；

廣闊底胸膛，  
起伏不平。  
那一聲聲宏亮的號音：  
訴說著祖國的不平，  
激勵著民眾的信心。  
吹燃了抗戰的熱情，  
預示著未來的光明。  
如千軍萬馬的奔騰，  
如戈壁的走石飛沙，  
像揚子江怒濤澎湃。  
我們的號手呀！  
你鼓動著紅暈的面頰，  
你踏腳和著節拍：  
黑夜的帳幕被你揭開  
讓光明——照遍了華夏！

原載《抗戰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 驕 傲 地 笑 吧！

仲 榆

向著全世界，我們驕傲地笑吧  
中國的人，  
在今日——  
是表現得何等壯烈，  
何等英勇！  
你看看！  
那些軟弱的人們  
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裏，  
對於保障和乎底戰爭，  
是連正眼都不敢一睜。

在美國  
短視的人主張著孤立，  
在英國  
保守的人向法西斯屈膝，  
在奧地利  
二十四小時中不流血的犧牲了自由和獨立；  
在中國

連婦女們  
都死不屈節。

每一個中國的人：都在感謝——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火，  
卻把我們鍛煉成心如鋼鐵！

每一個  
中國的人：  
都在歡欣——  
借日本帝國主義底魔手  
調染著，我們正義底血，  
創作了四十年代人類歷史上，  
藝術的最高峰。

這是一幅中國的大史詩，  
這是一首遠東的大史畫，  
這是一曲世界的大合奏，  
這是一幕人類的大史劇。  
這個價值的藝術底中心意義：  
使日本的野蠻  
反映著中國底文明，  
使日本的侵略戰爭，  
反映著中國底愛好和平。

向著全世界，我們驕傲地笑吧！  
中國，  
中國的人們，  
在世界的舞臺上，  
它是演出得

何等壯麗！

何等英俊！

原載《抗戰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 老 砲 手

張 帆

黃浦江邊爆發了東方的火藥庫，  
沉眠的古國不再忍受侵凌，  
恥辱和憤恨燃起燎原的火，  
億萬人慷慨赴難只有一顆心！  
將軍的防地來了一個老砲手，  
它的手邊終年離不開酒瓶；  
臉紅紅的眼睛眯成一條線，  
身體非常笨，精神卻很年輕。  
他跟著張將軍已經一、二十年，  
入伍在什麼時候早已不清；  
他也學會了使用新式的大砲，  
可是不用計算也從沒用過測距鏡。  
有人笑他：『老砲手！  
你使用的科學的武器不用科學的方法，  
應當早點休息樂天知命！』  
這一定會使他臉漲得更紅，  
一次一次大發雷霆；  
他會說：『放你的屁！  
老子開砲開了幾十年，  
科學就是我的經驗和眼睛！』

一天下午夕陽還在西天留戀，  
將軍把老砲手叫進了陣營；  
他說：『老傢伙，你趕快準備；  
對岸不是有一個教堂尖頂，  
你對準了它轟，如果一下打中，  
那些小鬼的司令和參謀就全都送命！  
今天晚上可不許再喝酒，  
我要看你是不是還有從前的本領？』  
老砲手禁不住笑容滿面，  
摩拳擦掌得意忘形；  
他說：『司令：你儘管放心！  
從現在起我一定不喝酒；  
可是我的身邊要放著滿滿地十瓶；  
等我打中了那些小鬼，  
你可要讓我痛快開懷地豪飲！』  
那個晚上天邊有一彎新月，  
微雲掩飾著閃爍的羣星；  
照空燈的光柱往來掃射；  
衛國的男兒握著武器緊緊。

從我們的陣地忽然發出幾聲怒吼，  
對岸的尖頂已被轟平！  
更從那兒吐出奔騰的火焰，  
隱約聽到魔羣的騷擾和畏怯的哀吟。  
一個個祖國的戰士奔走相告，  
敵人的司令部已經化為灰燼！  
將軍也親自來到老砲手的身旁，  
預備給他安慰，給他獎賞；  
可是他早已醉倒在地上，  
醉鄉就是他的歡樂和榮名！

有一次長官叫他變更砲位；  
使敵人的目標無法認清；  
這又惹動了老砲手的怒氣，  
罵他們無用自作聰明：  
『只要小鬼敢來打我，  
我便早一點教他送命！』  
果然對岸打來的砲彈常常落在空地，  
而他們發砲的地方一刻數驚！  
老砲手的酒瓶全軍傳遍，  
中國砲兵的奇跡世界聞名！  
忽然在一個死寂的夜晚，  
他的助手慌張地跑來；  
說：『敵人已在背後上岸，  
將軍發出了緊急的命令！』  
『什麼？我們的軍隊要退了嗎？』  
充滿了血淚在老砲手的眼睛！  
他發狂地抱住他的跑，  
第一次擲碎手中的酒瓶！  
『我還得幹幾下，  
還得打死幾個小鬼才能甘心！』  
轟！轟！轟！  
最後的砲彈發了！  
一切都復歸沉靜。  
第二天他的砲和助手已經退到安全地帶，  
可是再不見臉紅紅的老砲手和他的酒瓶！

原載《抗戰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 編者按語：

長篇小說《弱者》是作者嘔心瀝血，伏案四載寫出的精心之作。本書描寫的是一場情節曲折、內容豐富、感情真摯、場景寬闊的政治生活劇。其時間延綿半個世紀，其空間跨越亞歐美三洲。全書刻畫了牛繼宗、伍幹臣、王志康、高優明四條主線和若干條副線，通過他們以及他們的同學由小到老的成長過程，用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和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細膩地描寫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所經歷的苦難，深刻地揭露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形象地展現了中國人民逐步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反動本質的緩慢過程，認真地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今後一段時間裏還可能繼續維持其統治的基本原因。

書名《弱者》含有兩層意思。高層說的是，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暴力統治，中國人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可能仍將是弱者。低層說的是，奸詐利己的人可能得意於一時，但最終會落到損人害己的下場，他們是事實上的弱者。印在該書扉頁的作者題記高度概況了全書的主題思想：「生活就像一場諷刺劇：自稱為強者的奸詐利己之徒往往會淪為弱者、甘居為弱者的腳踏實地的人最終反而是強者。」

本文選載伍幹臣主線中自成系統的第二十五章全部和第三十五章部分以饗讀者。為了保證故事的完整性，在原文照登的基礎上，加上少許以仿宋體排出的串場語。

伍幹臣的父親伍國驊早年留學美國，獲醫學博士。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毅然拋棄了美國的優越生活條件，回國參加抗戰，在政府軍中擔當隨軍征戰的上校軍醫。這段令人自豪的戰鬥經歷在解放後使他變成了有歷史問題的留用人員，在湖南大學衛生科任校醫。良好的家教使伍幹臣從小就勤奮好學、為人正直。他虔信共產黨的教育，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積極投身於大煉鋼鐵，在隨後的大饑荒中把父親的老友林新豐從美國寄來的匯款原封不動地退回。1964年中學畢業，儘管品學兼優，由於家庭出身問題，他卻未被大學錄取。他毫無怨尤地主動地報名下鄉去江永縣農村改天換地。在那裏，他看到了中國農民的貧困落後、遭遇到赤腳醫生亂打強心針而使一心革命的知青同學當場死去。他開始了痛苦的思考，「毛主席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寶貴的。』他是在說真心話，還是在騙人？」

1967年，毗鄰的道縣發生對「黑五類」及其子女的大屠殺，伍幹臣和他的知青朋友歷盡艱辛，逃回長沙。在「知識青年回城造反大軍」繳獲的學生檔案中，他發現他和朋友們的檔案上都蓋著朱紅色的長方形印章：「該生不宜錄取」。他終於認識到：「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就是唯成份論。它公開宣揚的『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祇是一句騙人的空話。」1968年，解放軍第47軍終於安定了湘南農村的局勢。他重返農村，堅持不懈地致力於種子培養和種子學研究。1973年，他頂職回城，在湖南大學衛生科任清潔工。然而，他在種子學研究上的傑出成就卻使他聞名於世。在大學實行聘任制後，湖南農學院破格聘請他為種子學教授。1986底-1987初，他到聯邦德國農業部西柏林種子研究所做為期半年的訪問學者，看到了西方的經濟繁榮、政治民主，抵禦了西方美女的挑逗、拒絕了在匈牙利任職的誘惑，同時也在電視裏看到了胡耀邦在1987年1月16日「一·一六」事變中被老人幫趕下台。他如期返回了祖國，「但是他的思想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已經不再是半年前的那個伍幹臣了。那時的他祇要有一塊賴以生存的立錐之地就心滿意足了。現在的他還想為自己，為全體中國人民爭取更多的東西。具體地說，他開始嚮往西方國家人民所享受的民主自由。這是一種無形有質的東西。雖然它本來就是天賦人權，但是在中國卻是最昂貴的奢侈品。」

1989年4月15日7時53分，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醫治無效，突然逝世，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羣眾集會和抗議。伍幹臣正在北京參加學術會議。他認為學生們「在幫我們做我們在20年前就應

該做，但是卻沒有做，也不敢做的事情。」他自始至終地置身於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之中。雖然他不是運動的領導人，但是他執著於自己的信念，一直堅持到6月4日凌晨血腥清場才最後離開。由於他不是學生，而是支持學生的「長鬍子的人」，因此變成了警方的重點捉拿對象。但是，他認為他行使的是憲法授於公民的權利，不認為自己犯了罪。妻子錢雅青硬把他送上了南下的火車。他在廣州請老同學武建湘掩護，被婉言謝絕。他又返回家裏，被員警捉拿歸案，判處了十年重刑。

## 第二十五章 同室難友

### (1)

伍幹臣是在中午午休時分被拘留所轉到監獄的。一進監獄大門，他就被領到一個房間脫光衣服作徹底搜身。衣服和衣服中的手錶、小刀等一切金屬物品都被搜走。獄警塞給他一套囚服，囚服上放著他的皮帶。囚褲上的褲帶是鬆緊帶的，洗幾次就會鬆鬆跨跨。所以說，犯人的皮帶還是要還給他們。總不能讓犯人成天提著褲子幹活吧！

熊看守長領頭，幾個看守跟著，把伍幹臣帶進了牢房。一個看守打開了牢房的鐵門。在伍幹臣的近視眼裏，裏面黑咕隆咚的，什麼也看不見。他正要摸索著往裏走，站在他身後的熊看守長不耐煩了，用力在他背上推了一巴掌。他站立不住，跌跌撞撞地進入了牢房，不知被誰的腳絆了一下，踉蹌幾步，眼看就要摔倒。這時候，一隻強勁的手抓住他的肩頭，沒讓他倒下。但是，他的眼鏡卻飛出去了。與此同時，砰地一聲，牢門在他後面關上了。

「媽的，你瞎眼了。有路不走，專往老子腳上踩。」一個聲音在身後怒吼。說著，從背後抓住了他的衣領，把他扳轉過來，輪起拳頭要打。

「對不起，」伍幹臣真誠地道歉說，「我沒有看見。」

「對不起就行了！」拳頭還在下落。

「二癩，不許撒野。」一個聲音厲聲喝令。

拳頭在伍幹臣的腦門附近縮了回去。「臭老九，」二癩不甘認輸，罵罵咧咧地鬆開伍幹臣，「看老子以後收拾你。」

抓住伍幹臣沒讓他摔倒的那隻有力的手又給他

送來了眼鏡。還好，鏡片沒有破，但是眼鏡腿斷了一隻。伍幹臣把殘留的鏡腿掛在一隻耳朵上，手扶著另一端。他的眼睛終於習慣了室內微弱的光線。這是一間長約四米，寬約三米半的房間，一個角落裏有一個小水池，另一個角落是一個便坑。兩張高低床靠牆放著，占去了房間的大部分面積，兩床之間祇剩下了窄窄的一條。他跌跌撞撞地進來，不踩著別人的腳那就怪了。

房間裏已經住了三個人。幹臣身邊站著一個壯實的青年人，從他憨厚的舉止不難看出他是一個農民。他忠厚地安慰伍幹臣說：「要緊的是你沒有摔著。回頭我給你搓一根細繩，把它給你接上。」

伍幹臣這才看到他手裏拿著另一隻眼鏡腿。「謝謝，」幹臣說，「要不是你拉了我一把，我早就摔倒了。請問貴姓。」

「我叫洪達丹。鄉親們都叫我大膽。」

「大膽，好名字。」伍幹臣稱讚說，「謝謝你，大膽。」

「謝什麼。來，把眼鏡給我，我去給你接上。」

離了眼鏡，伍幹臣眼前又是一團模糊了。一個年輕人仰面朝天躺在床上，伍幹臣問候他說：「你好，我叫伍幹臣。請問貴姓？」

沒有回答。

二癩一面往上鋪爬，一面不懷好氣地代他回答：

「都進了這裏，還有什麼你好我好！人家心裏煩著呢！你別添亂就行了，臭老九！」

「二癩，說話怎麼沒大沒小的！」那人發話了，剛才不許二癩撒野的也是他。

「二癩，對不起。」伍幹臣再次道歉說，「不小心踩著你了。」

「二癩也是你叫的嗎？」二癩氣得直跳，腦袋撞到了天花板上。他摸著頭說：「老子是你的室長，你得叫老子二大爺。」

「對不起，我不應該叫你二癩。」伍幹臣不卑不亢地說，「但是我也肯定不會叫你二大爺。你還是告訴我你的姓名好了。」

二癩沒有回答，面對牆睡下了。

大膽從囚衣上拆下幾圈紗線，搓成一條細線，替幹臣接好了眼鏡腿，說：「大家心裏煩，伍先生你別上火。」他把眼鏡遞給幹臣，「那位解放軍同志叫劉

忠。二癩的大號叫賴傳傑，他是我們的室長。累了一上午了，他們在歇晌。你也歇歇吧。再過十幾分鐘又要上工了。」說著，他自己也在床上躺下。突然，他又猛地坐起來問道：「你睡上面行嗎？我們要不要換一換？」

「行，」伍幹臣帶上眼鏡爬上上鋪，在床上躺下。他心裏想，他們就是我今後十年的同室難友了。他們是什麼人？他們進來多久了？看來他們不是因為「六四」進來的。共產黨的慣用伎倆就是把刑事犯和政治犯混在一起關，用刑事犯管制政治犯。他們以在獄中表現好即可以減刑作為誘餌，懲罰刑事犯欺壓和虐待政治犯，從而消磨政治犯的鬥志和銳氣。二癩，不，賴傳傑，說不定就是這樣一個室長。但是有大膽和劉忠在，量他也不敢胡作非為。

(2)

別看是一個文弱書生，又是高度近視，可伍幹臣並不害怕體力勞動。在江永當了九年知識青年，什麼重活苦活他沒有幹過？當天下午他就和大家一起出工了。卡車把他們拉到一個枯水的水庫。看守們把他們趕下堤壩，叫他們把庫底的淤泥挖出來，裝入籬筐，再把滿筐的淤泥從庫底抬上堤壩，裝上卡車。卡車把淤泥運到勞改農場，灑在地裏做肥料。既疏通了淤塞的水庫，又解決勞改農場的肥料問題，一舉兩得。

堤壩上，獄警在荷槍實彈地巡邏，逃跑是完全不可能的。堤壩的邊坡上，看守們手拿電棒，兇神惡煞地監視著大家的一舉一動，偷懶也是不可能的。滿滿一籬筐泥，哪怕是乾的，少說也有一百多斤。濕漉漉的淤泥，起碼有一百五十斤。賴傳傑是室長，他安排劉忠挖泥，自己裝泥，伍幹臣和洪達丹抬筐。為了報復伍幹臣中午踩了他一腳，他把籬筐裝得冒尖，足有兩百多斤重。

「二癩，你這是幹什麼？」洪達丹看不下去，氣忿地責問。他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幹臣。他從小幹農活長大，幹這點活他不當一回事兒。

「讓臭老九好好接受勞動鍛煉。」賴傳傑嘻皮笑臉地說。

「伍先生，你行嗎？」洪達丹關心地問，「再不和劉忠換一換？」

「不行，」不等幹臣回答，賴傳傑發話了，「我

不同意。大膽，你是室長還是我是室長？」

「你……」洪達丹要發火。

「大膽，我幹得了。」伍幹臣拉住洪達丹，「來，起肩咯！」

伍幹臣和洪達丹同時挺直腰杆，兩百多斤重的一筐淤泥離開了齊腳脖子水面。幹臣在前，洪達丹在後，兩人攀登陡峭的護坡，向壩頂走去。淤泥濕、實、重、可以堆尖，這是抬淤泥的艱難之處。但是抬淤泥也有容易之處，那就是越抬越輕。起肩的時候，籬筐剛從水裏抬出來，水嘩嘩往下淌，那是最重的時候。伍幹臣差點沒被它壓趴下。他咬緊牙關，憋足氣，一步一步朝前邁。走著走著，水越漏越少，筐越變越輕。伍幹臣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

「水漏掉就輕多了，」伍幹臣回頭對洪達丹說。但是，他看到的情形卻讓他吃了一驚：不知在什麼時候，洪達丹把籬筐拉到了自己面前，邁步都磕腿。伍幹臣放下扁担，籬筐斜在陡坡上，要不是洪達丹眼急手快把它扶住，准會滾下去。「大膽，你這是幹什麼？」伍幹臣覺得受了侮辱。正要數落洪達丹，卻看到了洪達丹的兩隻小腿被籬筐擦破，正在流血。他二話沒說，脫下背心，把它撕成布片，包在洪達丹的小腿上，「大膽，你這是在作賤自己啊！」他說。

「伍先生，你四十好幾的人了，又是一個讀書人，」洪達丹說，「我怕你受不了！」

「誰說的？」伍幹臣反駁，「我在農村幹過九年！走，你走前面，免得你又搗鬼。」

「我走前面？」洪達丹笑了，「這樣的大陡坡，我比你高一個腦袋。兩個人都會從坡上滾下去！」

「喂，你們倆在幹什麼？」熊看守長發現他們停在半坡上，揮舞著電棒高喊，「磨洋工嗎？」邊喊邊朝他們走來。

「快起肩，」洪達丹催促，「不然電棒就打到頭上來了。」

他倆連忙抬起了籬筐，伍幹臣不放心地回過頭說：「大膽，你可別耍花招。籬筐就放在正中，公平合理。」

十分鐘休息，伍幹臣和洪達丹就近坐在護坡的大石頭上。賴傳傑爬上堤壩，和熊看守長嘟嘟囔囔地說小話，不知道是在彙報自己的思想，還是在檢舉別人的言行。

「二癩可真靠攏組織啊！」伍幹臣不無諷刺地說，「他是怎麼進來的？」

「強姦。」大膽輕蔑地說：「他給人家姑娘介紹對象，在去相親的路上把人家強姦了。」

果然是個刑事犯，伍幹臣在心裏想：欺軟怕硬的，沒有個正經人樣子。

「人家姑娘臉皮薄，吃了虧也不敢告他。」大膽接著說：「他要是多少還有一點人味，也就混過去了。他偏偏還要胡鬧，三天兩頭去找人家姑娘要賠償費，說是人家姑娘吃了他的『肉腸』，欠他五十塊錢。」

「這不是耍無賴嗎！」伍幹臣氣憤地說。

「就是嘛！人家姑娘沒法忍了，硬著頭皮去派出所告了他一狀。」大膽平淡地說：「就這樣，他就進了局子。」

「真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啊！」伍幹臣深有感慨。他放眼向乾枯的水庫望去，祇見劉忠獨自一人在庫底的水窪邊就地坐下，旁若無人地從褲腰裏抽出了繫褲子的皮帶，拿在手中擺弄著。

「小劉可真會休息，寬腰解帶的。」伍幹臣對洪達丹說：「他不是解放軍嗎？怎麼也到這裏來了。」

「是解放軍，還是一個警衛連長哩！」洪達丹說，「他犯了蓄意殺人罪！好好一個小夥子，恐怕性命難保了。」

蓄意殺人罪？伍幹臣難以置信地又看了一眼坐在庫底的劉忠。劉忠還在若無其事地擺弄著他的皮帶。他手握皮帶的金屬搭扣，漫不經心地在鐵鍬的刀口上反復磨擦著。

「你問他怎麼到了這裏，」洪達丹打斷了他的觀察，說，「我還想問你怎麼到了這裏呢？你一進來我就看出來了，你是一個有學問的讀書人。」

「我？就因為我熱愛民主自由。」伍幹臣說，「我希望事事都公平合理。所以剛才你把籬筐拉到你跟前，我差一點兒生氣。」

伍幹臣一五一十地給洪達丹介紹了慷慨悲壯的八九民運。洪達丹在獄中有所風聞，但是不知詳情。他全神貫注地聆聽著，眼裏閃耀著嚮往的光芒。伍幹臣說完之後，他簡單明瞭地說：「我算看透了。在中國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公理呀，正義呀！共產黨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它說什麼，什麼就是法律。共產黨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祇要是它做的，就永遠有道理。」

「我也希望事事都公平合理。」洪達丹說：「但是他們說我是搶劫犯，把我抓起來關在這裏。」

「怎麼回事兒？」伍幹臣不懂。

「你聽說過農民真理服務隊嗎？」洪達丹反問。

「當然，」伍幹臣回答：「我當然聽說過。」儘管黨的喉舌嚴密封鎖消息，報紙電視對這一事件隻字不提，消息還是在老百姓中口口相傳，自然也傳到了伍幹臣耳中：上萬名農民臥軌堵住一輛運化肥的列車，制服了押車的乘警，一擁而上把車卸光。押車的乘警警告說：「攔截貨運列車，搶劫貨運物資，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爲。」領頭的人卻義正詞嚴地回答：「我們不搶劫。」他把錢款如數交給押車人員，鄭重宣佈：「這車化肥我們農民真理服務隊替農民按公價買了。少一分錢都由我們負責。我們農民賣糧食給國家都是按公價，爲什麼國家賣化肥給我們要用議價？」

「那是我領頭幹的！」洪達丹平靜地說。

「你？」伍幹臣瞪圓了眼睛，眼球幾乎碰到了鏡片。那件事幹得多麼英勇、機智、果敢，多麼有理、有利、有節啊！「大膽，你真行」！他欽佩不已。

「我的爸爸媽媽在三年大饑荒中餓死了。我是鄉親們用米湯養大的，從小就愛打抱不平。我上無老、下無小，腿肚子貼灶王爺——人走家搬，不知道什麼叫作害怕。鄉親們有事，都喜歡來找我。大家說買不到公價化肥，叫我想辦法。我就出頭把周圍的農民串通起來了。」洪達丹平平淡淡地說。

「那可是上萬人啊！」伍幹臣敬佩地說。

我祇挑了一個頭，洪達丹謙遜地說，「出主意的是一個大學生。他查清開車的時間，化肥的袋數，算出用公價買下這車化肥要多少錢，又給我們選好一個車走得慢的長坡做載車的地點。結果沒傷一個人我們就把事情辦了，那真叫乾脆俐落！這件事讓我明白了，爲人一世，讀書最要緊。我對那個大學生服氣。我對你們讀書人服氣。」

「好漢」，伍幹臣還在繼續讚歎，「爲農民辦事的好漢」！

「好漢不敢當，我倒真是爲農民做了好事」。洪達丹無法隱藏他的自豪，「在我們買下那車化肥以後，不知道爲什麼，我們周圍幾個縣的化肥突然就不

緊缺了。化肥開始敞開供應，在供銷社就能買到，而且還是公價。」

是的，伍幹臣知道。出了那件事以後，政府立即給那一帶緊急調撥了幾萬袋化肥，用公價賣給農民。共產黨政府就像一支消防隊，發現哪裏有火山要爆發，就想方設法地撲滅那裏的火苗。萬里說過，「現在，中國農民什麼都不缺，祇缺陳勝、吳廣」。洪達丹就是一個活生生的陳勝、吳廣。他比陳勝、吳廣還可怕。因爲他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他昨天率領上萬農民攔截了一列火車，明天就可能率領幾十萬、幾百萬、上千萬農民佔領縣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甚至中央人民政府。共產黨政府豈能容許他「逍遙法外」？

「這牢我坐得值。」洪達丹說，「你說呢？」

「值！」伍幹臣堅定地回答。

「開工了！」熊看守長大聲吼叫。

伍幹臣和洪達丹同時站起來，抬起籬筐，邁著大步向高處走去。

### (3)

伍幹臣從小就書不離手，每夜必須讀書才能睡著。在鄉下九年，條件那麼艱苦，他湊著煤油燈，每夜還是要看一、兩個鐘頭書。現在，在監獄裏，他當然還是不願意虛度光陰。但牢房裏吊在天花板上的那盞唯一的六十支光燈泡，因亮度不夠，使他勉強看一陣書、寫一點東西，就會兩眼流淚。於是，他叫雅青在探監的時候給他帶來一個帶開關的三通插頭和一盞帶夾鉗的機動台燈。他滿以爲把三通接上，把台燈夾在床頭，他就可以從事正常的讀書和寫作了，沒想到插頭和台燈還沒有到他的手，就被檢查探監物品的獄警扣下了。爲了要回這些物品，他與熊看守長交涉了好幾次。對他的請求，熊看守長根本不予理睬。沒有別的辦法，他祇好作出決定，立即進行絕食抗議。

伍幹臣在微弱的燈光下，摸摸索索、雙眼流淚地寫好了絕食請願書，在監獄熄燈前熊看守長最後一次巡監的時候，伍幹臣把它從鐵門上的監視孔遞給了他。伍幹臣的要求很簡單：第一，保障雅青帶給他的物品、書信和稿件都完整無缺地交給他。第二，歸還他的燈頭和台燈，以保證他在工餘時間可以從事正常的工作和學習。

熊看守長瞄了一眼請願書，哈哈大笑著把它撕成碎片，從監視孔把碎片又扔回了牢房：「臭老九，你吃撐著了？想餓一餓？」他滿不在乎地說，「你絕食好了！天安門廣場三千人絕食都沒有動我們無產階級鐵打江山的一根毫毛。你一個人絕食頂個屁！」

於是，伍幹臣開始了單槍匹馬的絕食鬥爭。

絕食的第二天，伍幹臣就被抬進了小號，即狹小陰暗的單人禁閉室。但是，伍幹臣不屈不撓，繼續堅持絕食。獄警打他、罵他、威脅他、翹開他的嘴巴給他灌食，都無濟於事。他繼續拼死堅持著。

伍幹臣進小號的第三天，洪達丹因不忍眼睜睜地看著他活活餓死，也開始絕食營救伍幹臣。他的要求更簡單，第一，立即滿足伍幹臣的要求；第二，把伍幹臣押回原牢房。

接著，劉忠也開始絕食。別的牢房也有人參加絕食。他們的要求就是洪達丹的要求。

眼看絕食就要蔓延到整個監獄，熊看守長沉不住氣了。他萬萬沒有想到，一個書呆子的個人行動會發展成全監獄的集體抗爭。他祇好誠惶誠恐地請示監獄領導，指望領導能拿出高招。監獄的黨委書記把他大罵了一頓。「就這麼一點要求，你早答應他不就什麼事情也沒有了嗎！」黨委書記說：「在非政治、非原則性問題上，要學會妥協，懂嗎？一肚子直腸子不會轉彎，那是傻瓜！」

熊看守長被訓得面紅耳赤。他叫人從監獄的犯人物品庫房中取出伍幹臣的三通插頭和夾鉗小台燈，扔到伍幹臣的床上，又叫人把伍幹臣從小號抬回了他原來的牢房。他宣佈，上級有指示，鑒於伍幹臣是一個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了讓他發揮業務專長，並且考慮到他的眼睛高度近視，特許他使用台燈。其他人不可以以此為例。

伍幹臣像凱旋歸來的英雄那樣，受到了歡迎。洪達丹把自己睡的下鋪騰了出來。伍先生五、六天水米沒有沾牙，身體太虛，不能再讓他爬上爬下。一貫沉默寡言的劉忠給伍幹臣接好了三通，把台燈夾在伍幹臣的床頭。他久久地坐在伍幹臣的床邊，默默無言地陪伴著他。連賴傳傑都不得不對伍幹臣另眼相看了。好傢伙，一個瞎子一樣的臭老九，硬是鬥贏了監獄。真有種！為的啥？台燈和書信！那玩意兒有什麼用！

送給我，我都不要！可是，賴傳傑又回過頭想，他畢竟贏了。比我低三下四、奴顏婢膝強多了。

(4)

夜深人靜，牢房像死一般黑暗和寂靜。

在睡夢中，伍幹臣好像聽到有人趴在他耳邊小聲說話：「伍先生，我可以和你聊聊嗎？」

伍幹臣睡意朦朧地睜開雙眼。是劉忠。洪達丹和賴傳傑睡得很香，伍幹臣能聽到他們均勻的鼾聲。進監獄的第一天手錶就被收走了，也不知道現在是幾點鐘。但是，既然他要聊聊，那就聊吧。伍幹臣從床上坐起來，往牆角挪了挪，說：「來，坐下。並排坐著聊起來方便。」

劉忠在伍幹臣身邊坐下。兩人肩並肩，貼得很近。劉忠很久沒有開口，伍幹臣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你到底是來找我聊聊，還是叫我與你並肩悶坐？伍幹臣差點要開口問了。

正在這個時候，劉忠開口了：「你聽說了吧？我的上訴被駁回了。明天就要把我轉到死刑犯的號子裏去。」

是的，伍幹臣聽說了。但是他不知道應該怎麼安慰他，所以祇好沉默。

「你怕不怕我這個殺人犯？」

「你？我？不，我不怕你。」伍幹臣真誠地說：「我總覺得你不是壞人。從我進來的第一天起，你就保護我，不讓小賴欺負我。為了救我，你又和我一起絕食……」

「你不想聽聽我為什麼殺人？」

「如果你願意……」伍幹臣猶豫不決地說。

「……」

「我是貧農的孩子，苗正根紅，苦大仇深。上過幾年小學。十八歲就參了軍，分在師警衛連服役。一入伍我就是連隊的重點培養對象。我聽黨的話，勤勤懇懇地工作，照顧首長比照顧我的親爹還周到，所以提升得很快。第二年就入了黨，三年頭上當了班長。三年義務兵期滿，我提了幹，當了副排長。接著又是排長，副連長，入伍六年就升了連長。你不知道我有多麼感謝黨，感謝我們師長。師長誇我上進，有前途，把他的姨妹介紹給我做老婆。我一個鄉下孩子，

突然做了師長的連襟，你想我是多麼光彩吧。師長說，爲了工作方便，警衛連長應該隨叫隨到，所以他叫人在他家的大院裏爲我和翠花，就是我老婆，蓋了一棟小房子，叫我們住在裏面。師長對我們照顧得這麼周到，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謝他。

一次值勤回來，翠花眼圈紅紅的，好像剛剛哭過。老婆是我的心上人。她哭，我傷心啊！我問她有什麼事情爲難，她不肯說。我們鄉下人，學問不多，強脾氣可不小。她越是不說，我越是勸她說。最後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她哭哭啼啼地告訴我。去年，她姐姐生病，她來照顧姐姐，姐夫把她強姦了。人家是一個有權有勢的師長，她祇能忍氣吞聲地吃啞巴虧。從那以後，她就成了師長的玩物。師長想什麼時候玩她，就什麼時候往她床上鑽。連她姐姐都不避。她們姐妹倆經常抱頭痛哭。師長對她賭咒發誓，保證對她的前途負責，把她介紹給了一個他最信任的連長，那個連長就是我……

「我和翠花結婚以後相親相愛。翠花鐵了心要和我好好過一輩子。沒想到師長人面獸心，賊心不死。他把翠花介紹給我，給我們在他家院裏蓋房子，就是要我做他的擋箭牌，好更加方便地長期霸佔翠花。祇要我不在家，師長就來我家找翠花動手動腳。翠花心裏委曲，整天躲著我哭。

「聽了翠花的話，我的肺都氣炸了。當天晚上我就給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控告信，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來人找我談話，我滿以爲這一下子可以報仇雪恥了。沒想到聽到的卻是，黃師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立場堅定，是一個好同志。關於他和楚翠花的關係問題，那祇是小節。爲了照顧領導幹部的威信，你一定要爲他保密。組織上會去做他的工作，對他進行批評教育的。

「按照上級的要求，我沒有聲張這件事。家醜不可外揚，我也沒有什麼好聲張的。我指望組織對師長的批評教育能讓他改邪歸正。沒想到組織的批評教育反而給他壯了膽。聽說我到軍區告了他，他著實慌了幾天，看見我都繞著走。倒是在組織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以後，他心裏又有底了。反正他是好同志！反正霸佔翠花是小節問題！他的尾巴又翹起來了。他來到我家，當著我的面調戲翠花，還不知羞恥地教訓我：小劉，平時你不總是說願意爲革命獻身嗎？現在還沒有

叫你獻身，祇叫你老婆獻身，你怎麼就鬧情緒了？

「我一時氣不過，掏出手槍就把他給崩了……」

劉忠終於說完了他「殺人的故事」。他的平鋪直敘使人覺得好像他不是介紹自己的痛苦經歷，而是在講述別人的離奇故事。伍幹臣不動聲色地細心聆聽著，內心裏卻有一團火在燃燒。中國共產黨把政治可靠當作衡量幹部的首要標準。無論他們多麼欺壓百姓、魚肉人民，都祇算做小節，以「小節無害」的觀點漠然置之。這種漠視人民群眾基本權益的荒謬邏輯，曾使多少天真純樸的心變得悲觀絕望，把多少善良正直的人逼上了絕路啊！

「伍先生，我沒有多久好活了。」劉忠沉重地說：「我走了不要緊，我就是放心不下苦命的翠花。她是一個老實巴交的好姑娘。我犯事以後，她姐姐又急又氣，舊病復發，沒過多久就死了。我怕影響她，逼著她離了婚，不許她來牢裏看我。現在我連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可是，老天爺作證，我天天都在想念她……」

「我懂。」伍幹臣終於答腔了。

「我已經把中國共產黨看透了。他們官官相護，從來沒有把我們老百姓當人看。」劉忠說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伍先生，你是一個有學問、有膽量的人，在我走了以後，你能替我照顧翠花嗎？」

「我……」伍幹臣不知道怎麼回答。他不明白他怎麼能夠照顧翠花。

「找到她。給她一口吃的！」

「行，」伍幹臣滿口答應。如果這就是劉忠說的照顧，他做得到。「我一定找到她。祇要我有吃的，她就餓不著。」

「那我就放心了。」劉忠站起來，抬腳往自己的床位走去。剛邁出兩步，又轉回來，彎腰低頭對重新躺下的伍幹臣說：「伍先生，你是一個好人。」

「謝謝。」這是伍幹臣唯一能說的話。

劉忠的「故事」在伍幹臣腦海裏翻騰。他久久不能入睡，共產黨的高、中級幹部目無法紀，霸佔良家婦女，早有所聞。毛澤東霸佔張玉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張玉鳳的丈夫鳴冤告狀，得到的答復是，你如果再胡鬧，你就會犯大錯誤！當然，黃師長和毛澤東不同，毛澤東是偉大領袖，黃師長祇是一個師長。楚

翠花和張玉鳳也不同。張玉鳳心甘情願地讓毛澤東玩弄了一輩子，楚翠花卻一直幻想著純潔美好的愛情和生活……啊，上行下效，共產黨真是從上到下爛透了！想著想著，伍幹臣終於睡著了。但是，他睡得很不安穩，一直在做惡夢。凌晨，他被賴傳傑的驚叫聲吵醒。

「不好了，劉忠自殺了！」

難道是在惡夢中？伍幹臣一躍而起，頭撞在上床的鋪板上，痛得他兩眼直冒金星。不，這不是夢。這是真的。洪達丹從上鋪直接往地上跳，差點騎在伍幹臣的脖子上。

劉忠已經斷氣了。他用他在兩個多月裏磨利的皮帶搭扣割斷了自己的左手腕動脈。他的左手耷拉在床外，血順著五指往下流，滴到地上，地上就像淌出了幾條殷紅的小溪……

一本心理學的權威著作寫過，想自殺的人，祇要有四個鐘頭的時間從容不迫地思考問題，他就會自動打消自殺的念頭。但是，劉忠卻花了兩個多月為自己準備自殺工具！兩個多月的時間他什麼沒有想過？但是，還是沒有動搖他自殺的意志。他對人生該是多麼絕望啊！

也許有人會說，他是一個死囚，反正祇有死路一條。可是，關鍵正在這裏，他寧可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也不願意忍受被共產黨殺死的羞辱。

洪達丹和伍幹臣都低下了頭，眼淚默默地在他們臉上流淌著。

祇有賴傳傑在嚎哭，「劉忠，你怎麼這麼狠啊！臨死還要拖我墊背！」他指的是，囚室中有人自殺，室長是要負責任的。獄方會指責他沒有充分掌握囚犯的思想動態，沒有及時準確地進行思想彙報，他減刑的可能性會要大打折扣。想到這裏，他突然清醒過來。他衝向鐵門，一面拼命錘門，一面聲嘶力竭地大喊，「不得了啦，熊看守長。劉忠自殺了！」

（第二十五章完）

強盜不願意聽人說他殺人越貨，婊子不願意聽人說她出賣皮肉，中國共產黨也不願意聽人談「六·四」屠城。於是，淡化「六·四」，減少民間積怨，成了九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戰線」上的首要任務之一。為了籠絡人心，對因「六·四」入獄的純政治犯適當從寬處理，是淡化「六·

四」的重要手段之一。於是，熊看守長又一次敗在了伍幹臣的手下。在蹲了五年大獄之後，伍幹臣終於要提前釋放了。出獄之後的伍幹臣決定再也不去國營單位工作，因為他受不了每週一次的政治學習——「整整一個下午，大家坐在一起，說一些自欺欺人，心照不宣的謊話。」他自己開了一家種子公司，為農民大力培育雜交水稻種子。由於考古隊四處跑、聯絡廣，他請擔任長沙市考古隊隊長的老同學王志康幫他尋找楚翠花。王志康滿口答應。

## 第三十五章 緊急救援

(1)

正像當初王志康所預料的，他在楚翠花的老家邵陽，成功地找到了那個飽受欺凌的女人，伍幹臣也成功地辦起了他的雅臣種子公司。

伍幹臣親自出馬，趕到邵陽把楚翠花從老家接到了長沙，讓她當了雅臣種子公司的第一個雇員。公司初辦，集資、買地、租房、添傢俱、買設備，千頭萬緒、百廢待舉。伍幹臣忙得不可開交。楚翠花吃苦耐勞，是他的好幫手。伍先生是劉忠的難友，楚翠花想，我楚翠花對他信得過。她把伍幹臣當作自己的父親一樣熱愛和敬重。伍幹臣也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一樣愛護和關心。

不管多忙，伍幹臣每個月至少去監獄看一次洪達丹。他給達丹帶去換洗衣服、食品、醫藥、還有課本。達丹用他留下的台燈，利用早上和晚間的時間學習，居然學完了初中的所有課程。三年時間一晃就過去了，達丹出獄的那一天，伍幹臣親自開著雅臣種子公司的小車，到監獄門口把他接回家，請他在雅臣種子公司當幫手。達丹從小在農村長大，幹莊稼活是一把好手，灌水、放水、除草、施肥，他樣樣在行。有他在種子田裏照應，伍幹臣的日子就好過多了。

雅臣種子公司發展很快。它培育的雜交水稻種子不僅在湖南省享有盛譽，而且還遠銷到湖北、江西、廣東、廣西和四川等臨近省份。業務單位太多，出入款項煩雜，需要一個專職會計。於是，錢雅青放棄了她在長沙綢布店的店員工作，改行當了雅臣種子公司的會計。種子田的面積逐步擴大，雅臣種子公司祇好不斷增加雇員，現在已經雇了十幾個農業工人。伍幹臣和洪達丹分工負責。伍幹臣負責辦公室和實驗室的

領導和管理，翠花是他的辦事員。洪達丹負責領導和管理種子田裏的農作物培育。

雅臣種子公司蓋了一幢三層樓房雅臣樓做公司的辦公樓和實驗室。樓內設備齊全，現代化的辦公設備和科研儀器應有盡有。伍幹臣珍惜時間，善於鑽研，在事業蒸蒸日上的同時，他一刻也沒有放鬆學術研究。和江永縣桃川種子站相比，他可真是鳥槍換炮了。他的私人實驗室設在雅臣樓二樓端頭的一個套間裏。外面是工作間，放滿了各種各樣的先進儀器和設備：電腦、顯微鏡、廣口瓶、量杯、濾器、漏斗，應有盡有。裏間是他的書房和休息室。他終於實現了他家兩代人的願望，按房間的大小訂做了一套與一面牆壁等高等寬的組合書架。書架上擺滿了成套的中、英、德文工具書和種子學專著。房間正中有一張寬大的辦公桌。桌前是一個可以轉動三百六十度、下面裝有輪子的皮面單人沙發。他的學術論文就是在這裏完成的。房間的一角有一面四折大屏風。屏風後面是一張單人床。在熬夜趕寫文章之際，他有時候就在這裏過夜。餓了就從擺在床頭的冰箱裏掏出點心、罐頭和冷飲來對付。哪怕是白天，他在體力不支之際也會在床上躺下稍事休息，同時腦子裏仍然緊張地思考他的科研課題。他覺得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比較有利於集中精力。法國偉大的數學家 and 哲學家笛卡兒就是躺在床上，望著牆角，看著地上的鞋，突然靈感大發，提出了直角坐標系，奠定了解析幾何學的基礎。

伍幹臣從來不在他的書房兼休息室裏接待來客。爲了防止閒人在他不來的時候闖進來，他連備用鑰匙都沒有配。錢雅青也祇能在他在場的時候進入這套房間爲他換洗被褥和填充冰箱。他不願意別人搞亂他的書籍和資料。他的時間寶貴，不能浪費在恢復和整理書架上。現在，洪達丹突然闖進實驗室，要求和他到裏間談談，伍幹臣覺得非同小可。達丹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硬漢。凡是自己辦得了的事兒，他從來不求人。當初幹臣把他從獄中接到家裏，祇住了幾天，他就非要搬出去，怎麼留也留不住。

「請坐，」伍幹臣在旋轉沙發上坐下，把一張靠椅拉到身旁，請達丹在他旁邊就坐。他低聲問：「大膽，你是無事不登門的稀客。出什麼事兒了？」

「我想請你幫我保護一個人。」達丹單刀直入地

說。他從來沒有利用自己和幹臣的難友關係爲自己撈過任何好處，但是事關援救別人，他當仁不讓，「他在我家住了幾天。我發現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我家附近轉。今天來上班，後面好像有人偷偷跟著。他們好像聞到了什麼……」

伍幹臣懂了。在共產黨的統治下，被追捕的人如果不是刑事犯，就一定是敢作敢爲的好人。既然洪達丹要保護這個人，那他就絕對不會是刑事犯。

「謝謝你對我的信任，」伍幹臣說，「可以告訴我他是什麼人嗎？」

「還記得農民真理服務隊嗎？」洪達丹問。伍幹臣點了點頭，「他就是替我出主意的人，名叫萬宏偉。他在寧鄉組織抗稅救國會，已經有一萬多農民加入。共產黨把他當作眼中釘，鑽山打洞也要抓住他。」

果然不出所料。伍幹臣想。可是，我由於「六·四」坐了五年牢，現在出面掩護一個政治犯，對他對我不是都不太安全？搞不好兩個人一起被抓走，我苦心經營的雅臣種子公司可就跨了。二十來個職工的飯碗保不住還是小事，成千上萬的農民的雜交水稻種子也成了問題。想到這裏，他覺得自己不能輕舉妄動、引火焚身。他想說，我給他一筆錢，你叫他遠走高飛好嗎？但是，正在這時，他突然想起了自己逃到廣州去找武建湘的光景。武建湘說的也是給我一筆錢，他想，但是我毫不遲疑地拒絕了他的好意。聽同學們說，祇要有人提到這件事，武建湘就滿臉抱愧。我怎麼能效仿他的做法，讓自己遺憾終生呢？我在獄中曾經千番百次地後悔自己在偉大的八九民運中祇是一個消極的旁觀者，不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現在，積極參與的機會找上門來了，爲什麼我又想消極回避呢？捨不得身家性命、丟不開罐罐嗎？可是，爲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是一種公益事業，如果人人都祇爲自己著想，中國的民主自由將永遠祇能埋葬在中國人民的心裏。這一點，連雅青都認識到了，我怎麼反而在緊要關頭犯糊塗呢！

想到這裏，他果敢地從外衣口袋裏掏出鑰匙放在洪達丹的手心，說：「今天晚上天黑以後你就可以把他帶來。這裏誰也進不來，什麼東西都有，他可以好好休養歇息。」

「伍先生，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靠得住的好

人。」洪達丹激動得聲音有些顫抖，「你一定知道，這一步走出去，就沒有辦法退回來了。你想清楚了嗎？」

「我想清楚了。」伍幹臣堅定地回答。

他想清楚了，最多是事情敗露，他再去坐牢。已經坐過五年牢了，再坐幾年有什麼稀罕！而且，雅臣種子公司不會倒。我去坐牢，還有雅青、達丹、翠花在這裏頂著。另外，還有燕子！燕子已經是二十二歲的大姑娘了……無論共產黨多麼兇狠，它總不能把所有的中國人都抓進監獄！任何統治階級都需要一個人數眾多的被統治階級為它從事物資財富的生產。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祖師爺——馬克思他老先生說的。

## (2)

伍幹臣的辦公室位於雅臣樓一樓的一個大套間的裏間。這裏是雅臣種子公司的本營，伍幹臣在裏面從事雅臣種子公司的行政管理、閱讀來信、接待來訪。外間是辦事員楚翠花的辦公室，順牆擺滿了櫥櫃，祇要伍幹臣開口，楚翠花在幾分鐘內就會把他需要的檔案和資料送到他手裏。

國家安全局的董科長帶著他的副手老朱來找伍幹臣。楚翠花覺得事情不妙。他們一進入裏間，她就找來錢雅青和洪達丹給她出主意。錢雅青心裏發慌。她想，這個惹禍精一定又瞞著我做什麼替天行道的事情了。倒是洪達丹膽大心細，遇事不慌。他勸錢雅青暫時回避，自己也離開了現場，卻把他手下的人都從種子田裏調了回來，在外間不緊不慢、不慌不忙地替翠花打掃房間，整理檔案。

「伍先生，你是國際知名的種子學家。時間寶貴得很，」董科長開門見山地說：「我們來打擾你，主要是想瞭解一下洪達丹最近的活動？」

「洪達丹最近的活動？」伍幹臣驚愕地反問，「一個種田人，他的活動就是施肥、澆水、除草……」

「我們指的是異常活動，比如說，」老朱啓發伍幹臣，「他有沒有把來歷不明的人帶到公司來？」

「我們公司有嚴格的會客制度，所有非本公司人員進入公司必須填寫來客登記簿。你們也填了，對嗎？」伍幹臣平淡地說：「我建議你們去查一查登記

簿，它比我清楚。」

「那麼你談談你對洪達丹的印象好嗎？」董科長說。

「洪達丹？那可是一個好職工。」伍幹臣眉飛色舞地說：「他為中國農民生產了很多第一流的雜交水稻種子。」

「好職工？」老朱說：「在歷史上他是一個罪大惡極的搶劫犯！」

「但那是歷史。」伍幹臣平靜地說，「而且，那是你的看法。董科長問的是我現在對他的印象。我不懂歷史，我現在對他的印象就是，他是我們公司最好的職工。」

「你知道抱庇窩藏犯罪分子有什麼後果嗎？」董科長故作關心地問。

「我不太清楚。」伍幹臣回答，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你給我講講好嗎？」

「你不要給臉不要臉！」發覺伍幹臣在耍弄自己，老朱惱羞成怒。他聲色俱厲地大聲吼叫說：「你別忘了，你本人也是一個有前科的政治犯！」

「不對吧？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同志在記者招待會上向全世界鄭重宣佈過，中國沒有政治犯。」伍幹臣不以為然地說。

「你放老實一些！」老朱的巨掌錘在伍幹臣的辦公桌上，「你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也放老實一些！」伍幹臣的巴掌錘在辦公桌的另一側，聲音甚至超過了對方：「你正坐在我——雅臣種子公司總裁的辦公室裏。」

「總裁辦公室？」老朱冷笑，「它也是我們無產階級鐵打江山的一部分。我們就是把你的雅臣種子公司搜個底朝天，你也不敢放一個屁！」

「那麼請首先出示搜查證。」伍幹臣寸步不讓。

「出示你個雞巴！」老朱出言不遜，站起身就往外走，好像立即就要開始搜查。拉開門，外間十幾個身穿雅臣種子公司工作服的人都停下了手裏的活，轉臉看著他，有的人拿著掃帚，有的人拿著拖把。他連忙把門關上，乖乖地回到椅子邊重新坐了下來。

這時，伍幹臣的大哥大響了。「如果你們沒有別的事情，那就恕我不陪了」，伍幹臣說，「我要打電話。翠花，送客！」

楚翠花推門進來，跨出一步，把門口讓開，然後伸出右臂，攤開手掌，指著門外。

「喂，是我，伍幹臣。」伍幹臣旁若無人地開始打電話。他用眼角目送董科長和老朱離去。在外間打掃衛生和整理文件的雅臣種子公司的職工又一次停下工作，與客人們「親切」告別。達丹這傢伙真行，伍幹臣心想，粗中有細，事情總是辦得這麼恰到好處。

「好走，」翠花熱情地送客，「有空再來玩。」  
(下略)

(5)

夜深人靜，伍幹臣還在一樓辦公室裏忙碌。最近事情太多太亂，植物學會年會的截稿日期快到了，他有一篇論文已經醞釀成熟，就是擠不出時間落筆。《植物學》雜誌叫他審閱的兩份稿子也到了交稿日期。這都是非做不可的事情。把楚翠花派去專職照顧柳絮白，使他失去了召之即來的幫手。讓萬宏偉住在他的私人實驗室，又使他失去了得心應手的工作場所。這些因素更爲加重了他的忙亂。但是，這都是他自己的安排，他沒有任何理由抱怨。

在錢雅青的再三逼問下，他祇好如實告訴了她實驗室裏藏的是什麼人。錢雅青著實嚇了一跳。在闖過了最初的驚嚇之後，她居然沒有責怪她的丈夫。搞民主運動是一種公益事業，大家都應該出力。這是她由衷的認識。她祇是反復叮囑，千萬要小心。還說，無論如何不能向家裏的三個老人走漏風聲。他們已經太衰老、太虛弱，再也不能承受任何驚恐和打擊……

伍幹臣想集中精力首先把植物學會年會的論文寫完。但是他無法靜下心來。形勢越來越複雜了。國安局的人又來過幾次。雅臣樓周圍經常出現形跡可疑的人。搞一份搜查證對於國安局來說本來就不是什麼難事。如果他們真的來搜查，萬宏偉是躲不過去的。自從答應萬宏偉在這裏避難的那一刻起，伍幹臣就作好了陪他去坐牢的準備。但是，無謂的犧牲還是應該避免的。既然這裏已經不再安全，就應該動員他趕快轉移。中國是共產黨的一統天下，看來祇有逃到國外去才安全。伍幹臣想起了爸爸的老朋友林新豐。一個退休老醫生，有的是錢，又一心想幫爸爸做事，拜託他照顧一下小萬應該沒有問題。伍幹臣決定今晚回家就向爸爸問林新豐的詳細位址和聯繫電話，明天一早就

與洪達丹商討具體做法。爲了儘量縮小目標，小萬住進雅臣樓以來，從來沒有離開過伍幹臣的實驗室套間。洪達丹是他與外界——包括伍幹臣在內——進行聯繫的唯一中介。

「咚，咚咚，咚！」有人在輕輕敲門。聲音很有節奏，一二一，是洪達丹和他約定的暗號。

「來，大膽」，伍幹臣開門讓洪達丹進來，叫他在自己身邊坐下：「我也正找你。」

「他走了。」洪達丹開門見山地說，同時把實驗室的鑰匙交給伍幹臣，「他給你寫了一封感謝信，說他今生今世都忘不了你。」

「走了？」伍幹臣驚愕地說，一面接過洪達丹遞給他的信。

伍先生，您好!

爲了減少對您的負面影響，一直沒有與您直接接觸。伍先生大義凜然，不顧個人安危，慷慨幫助一個素未平生的人，這種氣魄和膽量，不能不讓我感激和敬佩。大膽說：您學識淵博、見多識廣、大公無私、見義勇爲。這樣的讚頌，您的確當之無愧。您捨身救我的行爲使我認識到，您是一位頂天立地、有膽有識的偉男子。中國需要的就是您這樣的有骨氣的男子漢。

大膽告訴我，風聲已經越來越緊。考慮到繼續留在這裏，不但我自己處境危險，而且會影響到您的安全，所以我決定立即轉移到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去。共產黨是靠農村起家的。它靠農民的幫助奪取了政權，但是它翻臉不認人，忘記了它的老根據地和它的救命恩人。它利用農民思想保守，組織渙散的狀況，把忠厚老實、膽小怕事的中國農民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我成立抗稅救國會，就是要把農民兄弟們組織起來，幫助他們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地對抗不合理的剝削，建立公平合理的新制度。

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民主自由是我的理想。我不會再走幾千年來農民起義、武裝鬥爭的老路。因爲我懂得，打來殺去，中國的歷史老是在原地轉圈子——趕走老皇帝，又打出新皇帝。新皇帝不一定比老皇帝好，而且可能比老皇帝更壞。我們抗稅救國會將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正義鬥爭，成爲對共產黨的制衡力量。共產黨如果能夠順應歷史潮



流，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把人民生來俱有的民主自由歸還給人民，我們表示歡迎。如果它抗拒歷史潮流，頑固不化，倒行逆施，爲了保住自己的特權，繼續肆無忌憚地欺壓人民，我們就堅決反對它。

這些大道理伍先生您比我清楚。時間緊迫，我不應該在這裏誇誇其談、班門弄斧。我要說的是，請伍先生保重。來日方長，我們後會有期。

此致

敬禮！

您的學生： 萬宏偉

「走得這麼急？」伍幹臣把信折好，珍藏在內衣口袋裏。他要把它給雅青看看。如果中國有一批這樣頭腦清醒、聯繫群眾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國就大有希望。「我正在想辦法安排他去國外，沒想到他走了！」

「不，他早就說過，他不去外國。」洪達丹說，「他說，再壯的苗兒，一從莊稼地裏拔出來，就結不出穀子了。他要留在中國老百姓中間。」

有道理。伍幹臣想，「六四」以後跑出去那麼多學生運動領袖和知識分子精英，他們早年雖在國外鬧得轟轟烈烈，但是對國內基本上沒有影響。「可是，」伍幹臣擔憂地說，「萬一他被逮住，不就什麼也幹不了啦！」

「不，共產黨逮不住他。」洪達丹信心十足地說：「萬宏偉領著老百姓爭取民主自由，我們老百姓就要保護他！」

「大膽，真有你的。」伍幹臣不得不表示敬佩，「道理到了你嘴裏就變得簡單明白了！」

「莊稼人，心裏怎麼想，嘴裏就怎麼說。」洪達丹一板一眼地說。

「大膽，道理雖然是這樣，」伍幹臣憂心忡忡地說：「但是，萬一有點小差錯，小萬就會遇到麻煩的。」

「伍先生，你放心好了，我把他交給了老家來的人。」洪達丹說：「我們周圍好幾個鄉，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他！他捨了他的前程幫助我們老百姓。我們老百姓也要捨了我們的性命保護他。」

「大膽，」伍幹臣握緊了洪達丹的手，「交了你這樣的朋友，我那幾年牢算沒有白坐！」

「伍先生，這話該我說啊！」

一對患難之交相對大笑起來。祇有無私無畏、心胸開闊的人才能發出如此爽朗的歡笑。

止住笑聲，洪達丹小心翼翼地說：「伍先生，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大膽，你什麼時候也學會吞吞吐吐了？」伍幹臣說，「這可不像你啊！」

「我可不是忘恩負義……」突然，五大三粗的洪達丹變成了一個羞羞嗒嗒的小姑娘。

「你看你……」對大膽的一反常態，伍幹臣覺得奇怪。他不知道怎麼說他才好。

「伍先生，我……」洪達丹終於鼓足勇氣說出了他憋在心裏的話，「我也要走。」

「你？」伍幹臣張大了嘴，卻吐不出第二個字來。

「我要回鄉下去，幫著萬宏偉搞抗稅救國會，爲父老鄉親們做一些實事。」

「但是，你不覺得我們在這裏也是爲父老鄉親們做實事嗎？」伍幹臣捨不得他走。他要儘量挽留他。大膽一走，他到哪裏去找這樣一個既懂業務又貼心的助手和朋友啊！

「是的，我知道伍先生你爲我們農民培養種子，爲我們農民做了大好事。」洪達丹真誠地說：「我在伍先生這裏也過得很開心。」

「哪你還要走？」伍幹臣責問他。

「可是，這倒底還是隔了一層啊！」洪達丹感慨地說，「我在這裏好吃好喝，活計又不重。一想到鄉親們的生活多苦多累，我就覺得心裏不安，我就覺得對不起他們。我……」說到這裏，洪達丹抱愧地低下了頭。

伍幹臣明白了。大膽嚮往的是和廣大農民同甘共苦的生活，就像當年在農民真理服務隊那樣。他寧可犧牲這裏的舒適安定，也要爲他的父老鄉親們做一些更加實在的事情。「那麼好吧，既然你已經決定了，就照你的意思做吧。」伍幹臣知道留不住他了，祇好說，「記住，這裏永遠是你的家。什麼時候想回來我都歡迎。遇到難處，祇要我幫得上忙，祇管來找我。」

「伍先生，你真是我的恩人……」洪達丹的眼圈紅了。他覺得下面的話更加無法啓齒，「我……

我……」他結結巴巴地說，「我不是挖伍先生你的牆腳……可是，我還要帶走一個人。」

「當然。」不等他開口說要帶走什麼人，伍幹臣祇眼光閃了一下，就先答應了，「有你這樣忠厚老實、大膽心細的人做倚靠，這是翠花的福氣。」他乾脆把窗戶紙挑破了。

「怎麼，你知道了？」洪達丹驚訝地說。

「你把我老頭子當傻瓜？」伍幹臣動情地說，「大膽，我為你們高興啊！我和雅青早就等著喝你們的喜酒了。你們瞞著我們相好也就算了，要是辦喜事再瞞著我們，我可饒不了你們！」

「伍先生，」洪達丹突然失聲地哭了出來，「你的大恩大德，我洪大膽就是來世做牛做馬也報不完啊！」

「大膽，這叫什麼話。」伍幹臣不許大膽亂說，「你去準備行裝吧。我先寫一點東西，待會兒來你家送你們。」他必須趕快把洪達丹支走。他怕自己會當著達丹的面哭起來。大膽和翠花，他最好的幫手和朋友，說走就走了。想想吧，如果一個人突然失去了左膀右臂，他該會多麼痛心！（下略）

（長篇小說《弱者》已由美國《成家出版社》於2003 出版。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購買。網址：[www.beauthor.com](http://www.beauthor.com)）

## 本刊新贈榮譽訂戶

(11.1.04 — 1.31.05)

揚 靖、孫絡典、涂 清  
成 功、周勇軍、付申奇  
王多省、魏 玲、劉蹕行  
田 夫、 Kai, Francis



悼

# 冰姿

代序（一） 孫國棟

一位不同於流俗的女子，冰姿。她自知患了重病，仍然奮不顧身，努力於中國文字學的研究，常常工作至深夜。當去世的前夕，她感覺氣喘心痛，仍然工作不輟。我勸她休息，她說：「我自知我的生命即將結束。但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我要把我的生命全付地投入，雖然工作無成，也覺已盡了心力，可以無愧，棟棟，請你不要阻止我工作。」我聽了，不禁心酸欲淚，對著她消瘦的容顏和莊嚴的神色，我能說些什麼呢？明早（二月九日）送她入醫院，十日深夜（即十一日凌晨）她去世了。祇留下我一人，不禁引起我許多回憶。

我們初相遇於六十六年前（一九三八年）在澳門教忠中學的高中一年級。那時她還不足十四歲，是全年級同學中最年輕的。長著兩條小辮，眼睛特別明亮而靈活，處事非常敏捷，各學科成績都很優異。有一種靈慧清雋之氣，是其他女同學所無的，引起了我的注意。高中二年級，我們接觸的機會較多。有一次，一羣同學到澳門對岸的羣山旅行。羣山中有一道水澗，水枯了，祇餘一重一重被水沖磨得光滑的大岩石，在幾層岩石上面，由於山澗兩邊長出綠樹，枝葉交構，織成一幅優美的景色。同學們都怕石滑，不敢上去，我卻敏捷地爬上大石。她也想上去一看，於是我又爬下來，握著她的小手，扶攙她爬上大石。這是我和她初次接觸，她有點靦腆，但微笑接受我的幫助。她的淺笑，從此深深地烙入我的心中。

那時，澳門流行四輪滑冰，我教她溜冰。握著她

的手，每次心中都感到一種特別的溫馨。高二那年，她患了一場重病，我為她的病十分擔心，但沒有勇氣到她家探病，祇日日從側面打探她的病況。直到她病好了從新上課才放心。這段日子，她消瘦了，我也消瘦了。

她有三位表兄與我們同一班，人材都很挺拔，其中有一位，還寄住她家。這時同學中對她傾慕的也不少。所以我常常因她一語而憂，一個眼色而喜。三年級，我們的感情稍有進展，但仍是默默會心而已。畢業之後，我回香港，她因家事匆匆返粵北考入中山大學，我則滯留香港。不意太平洋戰事突發，香港淪陷，我全家逃難轉入了廣西，後來我又到了重慶，入讀政治大學，於是我們兩地睽隔，雖然有魚雁往來，但仍然是心意稍通而已。後來日寇入侵西南，中山大學\*遷，我又參加「十萬知識青年軍」，後來更奉調至緬甸補充新一軍，從此雁逝魚沈，兩地消息隔絕，直到抗戰勝利，我隨新一軍返廣州。她返廣州中山大學補讀四年級功課，然後有機會再見。由初遇到這次再見已經歷了七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悠悠七載。我知道這時已有不少中山大學的同學圍繞著她，我有點心寒。在一個月明的晚上，我到她家，她正帶著圍裙照顧弟弟們晚膳。膳後，我邀她外出，在一個路邊的樹蔭下，我向她提出請求。感謝七年的情誼，她很快就答允了，我大喜若狂，就在路邊抱起她。這是我們第一次擁抱。豎日黃昏，在她房間的窗下，對著明月，她問我的理想，我告訴了她，她說「很好，我以後將終生為你的理想而奮鬥。」我既感激又興奮，又抱起她輕吻。

有一天，我因受了風寒，眉骨刺痛，她陪我去看醫生，不意醫生休假，於是我們偷閒去遊六榕寺。當時，她因為身體虛弱、有病，親友們頗有謠言，她心裏不安，於是在佛前輕輕地禱告，又輕輕地下跪求籤，籤語說：「恩深更無語，懷抱自分明。」我們對籤語非常高興。素食之後，登上六榕塔，細細辨認諸菩薩不同的容顏，時清風徐來，聖地特別幽深而亨\*謐，我們不禁又輕輕擁吻，她說：「我們對著許多菩薩啊！」我說：「這使我們的愛情更莊嚴。」她點首微笑。然後我們憑著回欄眺望，低頭正對佛舍的前階，佛舍的建築很古樸雅致。榕葉飄落，景色高雅而安祥。我們相約說：「將來我們再次登臨，又輕輕擁

吻，那時即使事業無成，我們不會感到有歉意，祇會歎息蕭疏的白髮」。我知她的心情因籤語而興奮，兩頰微紅，十分美豔而溫馨。可憐，今日重登六榕之約已無可能，冰冰你竟忍心捨我而去，留我一人踽踽獨行！？

又有一次，新一軍有進駐日本三百日的消息。於是我們歡聚之中又雜以離愁。冰姿說「我們再見面時都長大一歲了，我們應該更珍惜此次的相聚。」這日，我們去看電影「月宮寶盆」，每到有會心處，我們不期然兩手互握、兩面互偎，似乎感到息息相通。冰冰啊，天下的至善何有過於會心無言。

當新一軍開拔北上秦皇島的前夕，我到她家辭行，然後與她外出。這夜月色很淡，我抱她上孫總理讀書處的台階，她合目放心任我抱，她說：「還有什麼比合目放心更快樂。」真的，兩生命合流了，任水流東西，哪管它波濤夜驚，風雨夜嘯呢！冰冰，我們生命已合流了五十七年，七年前（一九九七年）兒女們慶祝我們結婚五十年「金婚」紀念，我以為必可有六十年「鑽石婚」紀念，不意你今日一人先行。

冰姿的病，大概開始於二〇〇二年的夏天，到十一月由抽骨髓檢驗，證實是患了「急性白血病」。因冰姿年高，不能換骨髓，士丹佛大學醫院的「癌症中心」和加州大學癌症研究所都認為無能為力，病勢嚴重，生命祇能維持三個月。我祇好四處訪求中醫，後得中醫康平啓醫生，認為生命可以延長，於是開始服用中藥。當時兒女們都在遠地工作，不能常留加州，於是服侍冰姿祇有我一人。一天，她執著我的手，誦詩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誦畢，淚\*\*下。我安慰她說：『我兩人都年登八十，不是已偕老了？』言畢立即轉頭，以免她見我的淚痕。她牽我的手親吻，但不許我親她的口，祇許我親她的雙頰和前額，因為她有內出血，親口怕對我不好。又一日，她兩足浮腫，我替她按撫，她感到非常舒服，她說：「棟棟，我要如何酬謝你？」我說：「你用『酬謝』兩字非常不當，我們相識六十六年，結婚五十七年，結婚時，誓言互相扶持，現在你不幸患病，我服侍你正是互相扶持，哪能用『酬謝』兩字」。她微笑點頭。又一次，她說：「棟棟，我對你不住。」我知她的意思是不能伴我終老。我已哽咽不能答言，她牽我的手親吻。二月九日送她入醫院，十一日凌晨三時她去世。

冰姿才華豐贍，凡有關中國文化的各種藝文，如書法、繪畫、篆刻、紡織、陶瓷、石刻、銅鑄、剪紙、金屬工藝等無不愛好，而且都有點造詣。她的性格是兩面的：一面溫雅蘊藉，情意殷殷，使人可親；一面是剛急率真，忌惡如仇，使人可驚。但無論可親或可驚，都是由於她真情的流露，沒有半點做作。就因為她的剛急率真，於是與世俗的觀念有點不恰。她亦自知性格上的弱點，所以近年來多讀儒書與「佛典」，以求增加內心的和平與寬容。上次蘇江女士來訪問時，正是她留心儒學與「佛典」之時，所以報道中多著墨於她的溫和面，而少著墨於他的剛急面。她凡見人有危難，必捨己救人，絕不顧慮自己的利害。

有一次，我們在公園散步，有一羣弱智的小孩，在幾位導師的指導下遊戲。其中一個黑人女童忽然倒地，不省人事，導師們不知所措，冰姿立即趨前為黑女童按摩全身穴道，不久女童蘇醒，又繼續遊戲。此後冰姿對按摩越有信心，又遇到過幾次相類似的事件，冰姿的按穴救人幸而都成功。我對她說：「如果你的醫法失敗，你就要面對國法了，以後要注意。」冰姿說：「我當時祇見人有危難，未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所以在公共車上，她每見老人上車，她必立即讓座。有一次，一位六十多歲的男士上車，她又起身讓座，我說：「你的年紀比她大，你不該讓座。」冰說：「我見他行動有點不穩。」果然，不久那男士傾倒，幸冰姿及時扶助，他祇跪倒，不致跌倒受傷。他殷勤向冰姿道謝，並請問冰姿的電話號碼。不料他的女兒雇了律師告那公共車公司，律師幾次來電話要冰姿作「證人」，因而引起許多麻煩事。美國的法律，有時會使人無所適從的。

冰姿又常於公共場合為受苦受難的人發言，指責兩岸政權未能保護人民，蹂躪人權，侃侃而談，無所顧忌，所以每次都使聽眾感動，熱烈鼓掌。民主教育基金會乃於二〇〇二年度贈冰姿特別獎，這是女子獲獎的第一人。

近幾年來大陸大力推行簡體字，冰姿非常不同意。她認為字體固應簡化，但簡化必須合於意理。中國每字的創制，都有它的意理。要簡化，必先瞭解每一字創制時的意理，然後加以合理的改進，才是簡化的正途。現在不求明白創字時的意理，祇求減少筆劃，隨意亂改，這是破壞中國文字，不是改進中國文

字。所以，幾年來冰姿致力於中國「文字學」，可惜天不假年，使她勞而\*成。

冰姿近年來除致力於「文字學」之外，頗醉心於陶瓷藝術，她以陶瓷藝術作為身心的調劑，她說：「我一入陶瓷班課室便放下一切，滿心喜悅」。她的陶藝作品常寓深意，或為受苦難者鳴冤，或為窮人吐露心聲，或描寫極權政府下人民生活的痛苦，或表現人生之艱難，或流露家國之思，或寫人性的複雜，或表露對自由之嚮往，或描寫社會百態。又有些家用陶器，所以陶製品堆滿全屋。於是一部分饋贈親友，一部分遵她的遺意贈送陶瓷班以表示對陶班的感謝，祇留下一小部分。

朋輩認為在此祇重物質蔑視精神價值的今日，有一人能重視精神價值，把全付生命投入中國文化的大源，本著自動自發的良知，見義勇為，不計較自己的利害，不為權力所左右，這種行誼與流俗大不相同，應留為世範，作年青人的楷模，所以把她的作品，編印為紀念冊，以廣流傳。



## 楊春光詩選

### 撐死詩人——

誰說撐不死你們？我的詩人們  
還是撐死你們吧！用你們的  
一肚子揀腐敗份子嚼過的饅而充塞的肥屎  
來乾燥你們的大腸，嘖嘖嘖拉稀你們  
撐冒你們的眼，撐破你們的肚，撐死你們的人  
撐死漫山遍野了

我建議  
把犬儒主義詩人  
把無病呻吟詩人  
把發展是「淫」道理的豬羅詩人

或官方詩人、或傳聲筒詩人  
全部撐死，立即撐死  
一個都不能放過，一個也不能留  
撐死後賣豬肉——兩毛錢一斤  
或開狗肉店——二分錢一大碗狗肉湯  
讓你們在別人拿你們當豬肉吃時  
拿你們當狗肉下酒時，你們再滿意你們的  
光榮到家的「福」氣……

## 噎死詩人——

誰說噎不死你們？我的詩人們  
還是噎死你們吧！這群學院肥崽  
這群大大咧咧的痞子詩人  
這群裝腔作勢的知識份子寫作者  
你們來自農民，吃了農民的糧食  
你們並不拉農民的屎。有時能撒幾泡農民的尿  
也不撒在莊稼上，而是撒在城市的旮旯裏  
你們穿著工人做的衣，用著工人制的筆和紙張  
卻從不屌工人的貧苦與辛勞。你們對工人下崗  
卻也抱著一臉的無所謂  
你們想方設法吃官飯、舔官碟、吻官脛  
就連你們的肉體的那把襠下的左輪手槍  
也是當代的黑奴，其精子庫空空如也  
你們吃得就像麥茬子一樣的短脖根  
如同一個個被人早已割斷了頭  
你們脖子以上已經沒有腦袋可言了  
你們是全國祇長一張嘴的蟲

所以，我再次為你們喝彩，鼓勵並呼籲你們：  
噎死你們，噎死豬日的詩人！！

## 活埋詩人——

楊春光這個鬼  
他開始活捉詩人  
他捉住一個就活埋一個  
活埋一個就裝進棺材一個  
可活埋來活埋去

活埋得全國森林都做棺材也不夠了  
另外活埋詩人的墳地也不夠了  
全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幾乎寸寸土地都成了活埋詩人的墳地  
楊春光面對這種本國特色的客觀環境  
他又開始考慮新的活埋詩人法

楊春光這個鬼  
他開始活煮詩人  
他活煮一個就送到大地上施肥一片莊稼  
他把沒骨頭的詩人煮成雨水  
成為保墒抗旱的及時雨  
再把有骨頭又有才氣的詩人煉成鋼鐵巨人  
如此再鑄中華民魂！

## 槍斃詩人——

槍斃詩人  
槍斃一些沒有帶屌的詩人  
讓他們若有來世就去當娘們  
讓他們陰柔有餘而陽剛不足地去當官太太吧  
去當男人肚子裏的蛔蟲  
去當女人陰道裏的陰道蟲……

槍斃詩人  
槍斃一些沒有陰謀（毛）也有陽（羊）謀（毛）的綿羊詩人  
他們今生祇能是一些乖乖服從鞭子的草食動物  
他們是專供當官的下酒的菜、開葷的餌、壯陽的鞭  
我現在就成全了他們這種綿羊人的烏托邦  
不僅不用皮鞭而且也不用刀  
祇用一顆顆子彈  
就送他們上西天

這就是我所主張的槍斃詩人  
槍斃一批少一批、消滅一茬少一茬  
如果我不行就來槍斃我吧——  
反正別下不了手啊，我的詩人們！

2000年6月30日於盤錦終極地



# 孫世揚先生

## 詩選



孫先生，諱世揚，字鷹若，浙江海寧人，是先君嵇哲的本師。孫先生唸北京大學時，師事蘄春黃季剛先生，與曾慎言一齊，常與黃先生遊，興致則吟詠答唱，深得黃先生賞識，被譽為「黃門侍郎」。後來經黃先生介紹，受業於章太炎先生門下，治小學，攻詞章，淹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奈何日寇侵華，孫先生應同門伍叔儻教授之邀，在1940年9月，前往重慶，先君伴行。由於孫先生身體不好，先君於教學之暇，隨侍湯藥，五年期間相依為命，情同父子。孫先生西行閱時兩月，得西行口號百餘首，騰衝李氏為之付梓；而先君亦有詩詞百餘首，乃滬、渝紀行之作也，未曾刊印，義達有幸能夠整理先君遺作，出版《乾乾齋詩稿》。孫先生細心存錄章先生

和黃先生遺詩多首，又鈔校《太炎文錄續篇》，不致湮滅。先君早世，未能發揚光大孫先生之學，義達勉盡綿薄，遂錄孫先生詩數首，向《黃花岡雜誌》讀者介紹，聊表心意；同時要向黃景熙教授與劉敬黃女士致謝，這是她們的父親黃焯教授與劉贖教授保存下來的。

### 一、與慎言別十八年未嘗通問忽傳航空信感賦長句答之丙子四月十二日孫世揚

柳花吹墮綿花街，聯吟日夕蘄春齋，柳枝黃落素秋節，握手匆匆薊門別。客囊羞澀汗滿顏，居人正似歸人艱。一園借我萬金重，使我得趁輶車還。別情自茲蓬轉野，二十年來隙過馬。知兄筆馳蜀道，念我傭書到吳下，請陳別後危苦情，翰未及揮涕已瀉。溥游但思供菽水，父母之年不可假。此身有罪降天災，師服又為蘄春裁。生我在三一無事，悲哉落葉離根菱。友朋如兄才不細，欲往從之有何計！飛來尺素雨陳中，誦到三更月生際。師門散盡舊門人，片紙隻字難傳薪。不堪更憶上京路，胡騎今日揚沙塵。

義達案：這是孫先生在1936年寫的詩，他的好友曾慎言在離別十八年後，忽然寄給他一封航空信，因而感觸，作這首詩。「生我在三一無事」句，是說盛太夫人生了三個兒子，只留下孫先生一人。孫先生女兒孫雲襄女士說：「不幸三者早世，承先人祀者，惟先君一人而已。」這時候黃先生已謝世，要談論學問不易，孫先生遂有「師門散盡舊門人，片紙隻字難傳薪」之歎。

### 二、廣濟劉大家挽詞

#### ——通家子海寧孫世揚拜撰

大家老去江南哀，橫流萬里橫江來，靈邱北望尚吾土，冬夜夏日吾歸哉！

年時歎息南都隕，憂國傷人髮白盡，夕膳晨餐孝子心，武昌魚與江皋筍，

閒居休作安仁賦，天塹於今有飛渡，黃鶴樓頭警角鳴，催人百萬趨津路。

勉旃伯仲離鄉客，男兒不得嗟行役，避地誰憐乘露車，入山吾欲穿桑屐，

東來飛寇臨江關，風塵不到橫岡山，東還死虜浮江涘，羶腥不到多雲水，

夕陽流水花塢溫，此地正似桃花源，萬歲千秋成間隔，後有問津徒銷魂。

遠道告哀予季耳，痛心久矣宗曾子，墨經須經百戰場，蓼莪已廢三雅士，

凌雲九頂白雲生，散入江天九斗坪。嘉定嚴城客夢覺，錯認鄉山喧鼓角。

義達案：這是孫先生在1940年寫給劉贖教授母親的挽詞。劉贖教授與孫先生在北大是同學，他是中國著名的文字學家。

### 三、喜迎劉博平教授

博平兄自武昌來安慶講學，過我長樂里精廬，喜而口占：

患難同門友，時清肯遠來，晤言消疾疢，攜手豁塵埃。

俱老書三體，平生酒一杯，楚山窗外碧，眼力為

君開。

義達案：博平是劉蹟教授的字，在民國三十六年陰曆四月，劉蹟教授來安慶，孫先生喜迎之，劉教授回武漢不久，端午節之後，孫先生便病逝。

#### 四、弔阿比西尼亞

藩籬盡撤溝阜平，寇深千里馳郊京。城下之盟不如走，九街一炬連宵明。同仇豈曰無袍澤，殲敵由來在利兵。人發殺機天已醉，休將棋局論虧成。吁嗟乎！聯盟非戰空言耳，禁暴焉能憑寸紙。往事遼陽正可思，至今虜是天驕子，何況烝人族類殊。黑白相輕久非齒，強為刀俎弱為魚，天網恢恢莫逃死。幾輩愁遺歎式微，春山杜宇勸君歸。請看上國三軍帥，棄甲重來自錦衣。

義達案：1934年12月，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派兵攻擊阿比西尼亞，1935年10月，義軍侵略阿比西尼亞，到了1936年5月，首都阿迪斯阿巴巴淪陷，皇帝退位，國滅。阿比西尼亞在1935年10月向國際聯盟求救，不果，孫先生遂有「聯盟非戰空言耳，禁暴焉能憑寸紙」句。

(待續)

## 嵇哲詩選 (續)



### (六) 連日汽車登記不果兩星期內無車赴渝孫師移居 文明路夜課《史記》二卷

蜀道無車半月餘，先生默默又移居，  
深宵寂寞挑燈火，夜課蠅頭二卷書。

義達案：先君描寫孫師鷹若默默移居，  
道出無奈之心境。

### (七) 呈金靜庵教授

一、

主講成均好避秦，石門村裡遠囂塵，

發凡立例師千古，百萬書成信有神。

二、

主講成均好避秦，石門村裡遠囂塵，  
南狐直筆興亡事，百萬書成信有神。  
半年貧病兩相侵，惠我飢寒數百金，  
信是東風施德厚，滿園桃李受恩深。

義達案：金毓黻教授是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對史學方法特別有心得，在《中國史學史》一書中曾提出尚未有古人，依照杜預的《春秋釋例》作《史記釋例》和《漢書釋例》，引以為憾；先君原來的詩句是用「發凡立例師千古」，正好明確地表達出金教授的史學，後來他改為「南狐直筆興亡事」，這是指金教授寫《遼金元史》講國家的興亡，在對日本抗戰的時代更具意義，我認為這兩句話都能代表先君對金教授史學的瞭解，因而並存之。

### (八) 緬北大捷寄懷心雄

遠征倭寇一書生，轉戰經年壯氣橫，  
戎馬關山何處是，故人遙在漢家營。

### (九) 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無條件投降

抗戰揚威八載過，倭奴還我舊山河，  
一封降表朝天闕，百萬雄師奏凱歌，  
切腹將軍尊士道，躬身賊子笑昭和，  
空前勝利干戈定，信是人間正氣多。

### (十) 濟南會戰感賦一律

跳劍飛丸襲女牆，百年繁盛轉淒涼，  
山河破碎應流淚，骨肉乖離更斷腸，  
烽火驚心傳羽檄，髑髏何事伴斜陽，  
可憐夜月明湖上，垂柳煙籠泉水傍。

(下接第114頁)



## “王者之聲”淺議

大陸 連晨

近些年聽廣播看報看電視，發現一些人頻發“王者之聲”，講話越來越有“王者之氣”，下面舉出一些例子，供同好玩味：

在南方某個城市，一個兇手在糾集了一群歹徒暴打一位大學教授的時候，被人告知其施暴的物件是該市唯一的一位博士，該兇手回答：“什麼博士，北大校長我都敢打！”（見 1998 年 8 月 7 日《南方週末》“一個博士的悲情之旅”）。我不知道北大校長聽了這話以後會做何感想？我也不明白，一個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民當家作主”了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何以囂張至此？

宜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隊一個負責人，在面對就一非法拘禁案進行調查的律師時說：“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怎麼樣？抓也就抓了，平反，恢復名譽是以後的事！”（見 1998 年 12 期《中國律師》）。這位公安局刑警隊的負責人按我的理解是懂法的——他是一個執法者，一個執法者同時是一個“法盲”的可能性在我們社會不是沒有，但說他不知道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是違法行為我卻不相信。然而“這位公安局刑警隊的負責人”似乎更清楚，法律不許做的事和他的知法犯法行為之間並不存在根本衝突——法是給老百姓定的，守法是老百姓的事，而不是他這種“執法者”考慮的問題；他手中的權力是遠比法律更便當、更立竿見影、也更得心應手的“工具”。

西安市現代農業綜合開發總公司種植五場場長蒲渭濱對一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我馬上叫人把你抓起來，看誰能把我咋啦！”他對本場的另一位職工還有一句：“x 他媽的，你不要工資你就說實話！”（見 1999 年 1 月 29 日《南方週末》“討公道農家父子法院自盡”）。一個小小的農業綜合開發總公司種植場的場長就可以隨便抓人，是誰給了他這個權力呢？在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有能力”抓人的人就可以抓人？否則我們社會何以有那麼多非法拘禁非法限

制他人人身自由的事發生呢？另外，在一個把“說實話”與“不想要工資”劃等號的社會，誰還敢講真話呢？

2001 年 10 月 20 日，《重慶商報》女記者羅俠因拒絕陪酒遭歹徒暴打，歹徒在打她時聲稱：“這裏是我的地盤，老子就是皇帝，打死你也沒人知道”（新華社重慶 11 月 1 日電）。雖然記者羅俠未被打死，雖然這件事很快就被外界知道了，但歹徒打人時的那種“老子就是皇帝”的心態仍然讓人不寒而慄。這些說“老子就是皇帝”的人，他們的“底氣”是從何而來的呢？

2003 年 11 月 9 日，號稱“鄭州紅樓”的金佰利洗浴中心發生了一起圍毆員警的離奇事件：洗浴中心 30 多名保安在中心一位經理的指揮下，將前來查處賣淫嫖娼行為的員警團團圍住一頓暴打，未了讓員警抱頭蹲在牆根（這場面不知是否有人用攝像機拍了下來，要是拍下來讓世人看看，真是太有諷刺意味了），並揚言：你們局長算什麼？你們還想幹公安不想？我們說扒你這身衣服就扒你這身衣服。那位指揮打人的經理臨走扔下的話更是擲地有聲：“鬧到省公安廳再來找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2003 年 11 月 12 日“午間 1 小時”節目）。以往我們聽到的“王者之聲”多是執法者訓斥執法對象，這回翻過來了：執法對象成了“王”，執法人員反倒成了孫子，“未了讓員警抱頭蹲在牆根”的畫面（我大腦中怎麼也抹不去這“畫面”了）更是精彩絕倫令人遐思。這群敢將“員警團團圍住一頓暴打”的人，他們背靠的又是怎樣的一棵大“樹”呢？

陝西省澄城縣農民胡憲倉與富平縣果雜公司（原蔬菜公司）簽訂了一份冷庫承包合同，約定承包期 3 年，承包費總計 14.5 萬元人民幣。3 年承包期滿後，胡憲倉不僅沒能交清承包費用，還欠下借果雜公司的 20 余萬元。在多方索要無果之後，果雜公司將胡憲倉告上了法庭。然而就是這樣一起簡單的經濟糾紛案子，卻在陝西省的三級法院間轉悠了 10 年、歷經 10 次審理，下發的判決文書近 20 份，至今仍沒能審理出個結果。在案件審理期間，當時的縣法院院長曾在一次審委會上講：果雜公司反映我徇情枉法，把案子久拖不決。明說哩，我準備把這個案子拖到 21 世紀，就是整你哩。我叫你早上吐血，你就不敢下午吐。

## 從雷震案看兩岸言論自由

李有才

(2004年3月31日《中國青年報》9版“十年磨一案”)。一個縣級法院的院長，竟想把案子拖多久就拖多久，竟能說出“我叫你早上吐血，你就不敢下午吐”這樣的話來，那麼他心目中還有沒有“國法”呢？他心目中的“國法”與他手中的權力究竟哪一個大，哪一個小，哪一個在判案時占主導地位，哪一個在判案時僅是擺設，不是非常清楚了嗎？

不知什麼原因，類似的“王者之聲”在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多、出現的頻率也越來越高，因而越來越強烈地震盪、刺激著人們的耳膜：

“什麼是法？我的話就是法！”

“在這裏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

“我知道你們是電視台的，電視台算什麼東西？我會揍死你們”。

“我們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

尤為讓人不安的是，說這些話的人並不是在信口雌黃，並不是在拿一些空話大話、永遠也兌不了現的話嚇人，他們說的往往是一些“大實話”，這些話裏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實情——令人毛骨悚然的實情——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能力兌現自己的“諾言”。究竟是在什麼樣的土壤和氣候條件下，我們社會才層出不窮地“湧現”出這樣一群又一群不可一世無法無天的狂妄之徒？

這些“王者之聲”聽多了，不由得讓我想起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的一件事。毛澤東與劉少奇在1964年因四清運動性質發生分歧，據薄一波和安子文回憶，有了分歧後，毛澤東曾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見1999年1月8日《南方週末》）。

毛澤東在其後的確這樣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也很順利。

以上這些言論的時間跨度歷30餘年，其間中國發生的變化不可謂不大。但是，我怎麼總感覺，在這些言論之間有某種一脈相承的東西。究竟是一種什麼遺傳基因，在我們馬列中國裏世代相傳，流傳如此之廣，又為害如此之深呢？有句曾很流行的觀點叫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難道我們至今也沒有走出歷史的沼澤，仍在禿子打著傘的路上蹣跚？

1960年九月四日雷震在台灣被捕，罪名是“知匪不報，為匪張目”，後在蔣介石授意下，判刑十年。

據雷震辯護律師梁肅戎回憶，雷震不僅不是共產黨，而曾是國民黨在大陸和台灣的黨政紅人。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期間，1945年，成立“政治協商會議”（大陸現“政協”之前身），雷就是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包括共產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絡溝通。雷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在黨政紅極一時，風頭極健”。

1949年“春夏之交”，（四十年後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共軍攻打上海。（很多大陸中年人還記得“戰上海”這個電影）。湯恩伯守上海，當時在上海幫助湯的幾位文人有谷正綱、方治和雷震，人稱上海“三劍客”。

兵敗來台，雷震任“台灣省防衛材料委員會”主委，曾“督導修建了全台灣的防禦碉堡”。毛澤東十一月一號在天安門上扯一嗓子，十一月，雷震開始負責《自由中國》半月刊編輯工作（胡適是發行人，五三年二月，胡辭發行人兼主編兩職，雷接掌雜誌）。五四年，被開除黨籍。六零年九月四日凌晨，同雜誌編輯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等一起被捕。

他們被捕當天晚上，國民黨中央發給各報社負責人一小冊子，名為“<<自由中國>>半月刊違法言論摘要”，指控該刊：

- 1，倡導“反攻無望”論；
- 2，主張美國干涉我國內政；
- 3，煽動軍人憤恨政府；
- 4，為共匪作統戰宣稱；
- 5，挑撥本省人與大陸來台同胞間感情；
- 6，鼓動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這些指控如果得到證實，雷震罪莫大焉。

當時的雷，早已開除黨籍，在自己的刊物如此大膽放言，不能不說蔣政權對異議人士的容忍度，已比

對岸高出不知多少。從雷震刑期來看，老蔣小蔣民主寬容心，也是值得對岸掌權者學習的。

反觀大陸，王實味遭到賀龍殺頭，胡風被整得焦頭爛額，坐牢幾十年弄得人不人鬼不鬼。這些人是黨外人士，不能和雷震在台地位同日而語。反右鬥爭中慘遭修理的老右們，也多是黨外人士，且他們的言論大膽程度，也不能同雷相比。當時說葛佩奇要“殺共產黨人的頭”，已是驚天動地之言論，但後來也被葛自己給否認了。他說自己從沒這樣說過。黨內人士，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彭羅陸楊、劉少奇、林彪、王張江姚、鄧吳廖，搬指頭數數，哪個敢如此囂張？哪個又膽敢在開除黨籍後辦刊物(首先你就無法辦什麼刊物)，挑戰當局主流思想？

設想一下，田家英也自己辦起個《無產階級中國》雜誌，然後

- 1, 倡導《解放台灣》無望論；
- 2, 主張蘇聯干涉我國內政；
- 3, 煽動軍人脫離黨和主席的領導；
- 4, 為蔣匪作統戰宣稱；
- 5, 挑撥蒙藏和漢人間感情；
- 6, 鼓動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有絲毫可能嗎？假設田家英或鄧拓或什麼文人真有這樣的“犯罪”事實，是不是有幾個腦袋，也早就掉了？今天我們在這裡憤恨蔣介石親自下令雷震刑期不得少於十年，想想比比對岸的“一言堂”，是否蔣已經是十分民主化了呢？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時過境不遷。1996年，有兩位民運分子在廣州發表《雙十宣言》後，一人逃亡海外，一人再度下獄，失去自由三年。宣言中說了些什麼罪大惡極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不過就是點名讓主政者要負責任而已。

最後要說的是，蔣儘管製造了雷案這一“冤假錯案”（是否冤假還難說，因為雷震們確實是“罵了也反了”），但仍然允許梁肅戎作律師辯護。反觀大陸，上面那所有被整人馬，還有無數的“冤假錯案”苦主和家屬們，又從哪裡能找一律師呢？沒有“包青

天”，沒有律師，剩下的，祇有引頸就戮，在思想上或肉體上赴“菜市口”了。

## 飛蛾撲火論“自由”

大陸 東海一梟

自由是人在其所擁有的領域自主追求設定目標的權利，這是一個體現了人類基本而崇高的政治追求的概念。言論、信仰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選舉、監督、批評政府的自由等，皆屬政治自由，乃公民的基本權利。人們常將民主與自由相提並論。它們就象一對雙胞胎，雙胞胎雖象，畢竟有異。民主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相較于民主而言，自由具有更高價值。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其重要價值體現於對自由的維護。或許它不是人類社會最好的制度，但在目前這個歷史階段，它是人類實現自由的最好途徑和保衛自由的最佳手段。沒有制度的民主，就沒有個體的自由。如果不能很好地維護個人權利，民主也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價值。如古希臘奴隸制前提下的民主制度，就是原始的極不成熟的民主，故蘇格拉底被“民主”決議處死，故柏拉圖對民主制持強烈的懷疑批判態度，說民主制度生出暴君統治，譴責民主政府短視和效能低下。

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不論是君主、軍主專制還是僭主、黨主專制，都是違反自由原則、侵犯個體自由的。或者說，一切侵犯、壓制、摧殘、剝奪個人自由的制度，都是落後反動的制度。與毛澤東的極權時代相比，鄧、江後極權主義時代，原有身份、地域、行業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為限制被迫減輕了些，民眾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活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於是有了党用文人撰文高喊謹防自由有餘了。實則不過捆綁於民眾身上的繩索一小部分略獲鬆馳而已，中國人民在政治上依然毫無自由可言，人權被特權剝奪，民權受党權取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重申了這四大自由的精神。人民豈但沒有言論、信仰、免于恐

懼的自由，也沒有免于匱乏的自由。儘管經濟發展了國力大增了，廣大民眾卻依然難以免於匱乏，無緣享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由於沒有健全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所謂的生存權是殘缺不全而沒有起碼的保障的。

政治學上的自由並非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任意妄為的“自由”。自由主義有個重要原則：“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即個人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界線。人人自由，人人受公平公正的法律的制約。如果一部分人“自由有餘”，必定造成另一部分人“自由不足”。試看特權階級的“自由”是何其過剩呀，他們有統一思想、規定信仰、引導輿論、封鎖資訊、強姦民意的“自由”，有政治問題非政治解決乃至以言入罪製造文字獄的“自由”，有代表人民、制訂惡法、任命官職、私授公權、黑箱操作的“自由”，有變全民所有的財產為國有、再變為官有、更變為私有的“自由”，於是，一部分人不受憲法和法律約束、可以由著自己胡來亂來的“自由”，嚴重侵犯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貧賤主人成草芥，驕橫公僕勝侯王。這種“中共特色的自由”，恰是違反自由原則的偽自由，是自由之敵。

關於自由，有很多誤解和錯識。例如，有網友反擊我的批評：你不是推崇民主自由麼，你有反對專制的自由，中共也有堅持專制的自由，別人更有擁護、贊成專制的自由。你為什麼侵犯別人的自由呢。張三張青帝就曾理直氣壯地斥我：梟兄有痛恨專制的自由，但專制也有打擊梟兄的自由。呵呵。

首先要指出，“梟兄有批判專制的自由”，這是我的人權，專制卻沒有“打擊梟兄的自由”。專制主義“堅持專制”、“打擊梟兄”的“自由”，是一種有我無你、唯我獨尊、為所欲為的擴張性、“自由”，是過度的、變異的、反自由的“自由”，是惡行和暴政；其次，言論自由的原則是，以言論對待言論、以思想對待思想。我對網友的批評僅訴諸於文字、思想而非訴諸於強力和暴力，並不構成對其自由的侵犯，我的批評、反對沒有也不可能侵犯“別人擁護、贊成專制的自由”。恰恰相反，是我的言論自由一直遭受粗暴的剝奪和摧殘。批評政府反對專制的言論，處處受制，不能公開發表正常傳播，只能局限於茶前飯後田頭地角和網路的角落裏，還要冒著被扣上

“煽動”、“顛覆”之類帽子的危險。而國安封我網站、張三刪我帖子之類行為，則直接侵犯了憲法賦予我的基本權利。

國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都建基於個體自由之上。一個沒有公民政治權力的臣民社會，國家有何尊嚴、國格可言，國家利益自然也受到極大的損害，甚至國家利益脫離國民利益而成為一小撮特權分子的利益。故曰：爭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個人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爭個人的利益，便是為國家爭利益！常有人嘲笑自由門徒之輩乃“嘴上功夫”，無補于實際無益于民生，自找麻煩枉作飛蛾。姑不論思想、道義、真理的力量往往有賴於文字的傳播，便是這飛蛾撲火的行為本身，也是一種為自己、為民眾、為國家爭自由的行動呢。

附：《抒憤》一首，時震旦文化網被封

不畏凶魔不信邪，不辭赤手鬥狼牙。  
厭觀白骨三番變，欲把長天一手遮。  
異客三千驚賊黨，雄文百萬哭中華。  
天涯望斷愁雲起，暮色重圍噪夕鴉。

東海一梟 2005、1、7

###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第12次財務報告

( 11/1/04 - 01/31/05 )

總收入 (雜誌銷售回收、訂閱及捐款) \$4896.59

總開支 \$16626.50

雜誌印刷、打字、郵寄、稿酬、運輸開支、郵政信箱等	\$8021.09
研究中心及雜誌社房租	\$4800.00
電話費 (含寬頻上網)	\$594.37
辦公室用品及雜費	\$299.75
購買資料書籍	\$696.34
雜誌社差旅費 (包括邀請人員)	\$1580.72
雜誌社招待費及邀請華僑座談餐費	\$634.23

說明：

- 1、主編無稿酬可捐。
- 2、千小駒先生捐款尚已計算在內。
- 3、本期財務報告由董事長周光亞核定 (02/17/05)。

## 編後

黃花崗雜誌首先要向我們的讀者拜個晚年！祝福我們的海內外同胞、特別是我們的大陸同胞來年平安！

第十二期終於和讀者見面了。本期發表了“大中華民國在哪裏”這樣一篇重要的評論員文章，其意向，是為喚醒國人為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使命感，期望我們中華兒女也能夠象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和俄羅斯的優秀兒女們一樣，為了真正共和國的再生和永生，戰勝屢屢失敗的痛苦和迷惘，而繼續堅定地奮鬥下去。本期我們獨家首發了記錄片《尋找林昭》的解說詞全文，其一字一句皆在“披英雄淚”的悲歌與豪情，無疑會久久激蕩在我們新一代中華兒女的心頭……。理應肯定的是，魏子丹先生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將把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共反右鬥爭的反思，重新推向一個真正還原了歷史本相的新境界；“太平天國：一代邪教政治集團的興與亡”，則將告誡我們切莫忘卻歷史的沉痛教訓；而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一文，或許會給少數至今仍在詛咒著“中華文化”的不肖子孫們，帶來些許反省的機緣。倘能如此，就是本刊的安慰了……。

愛國愛島的華僑們：請支持海外這本

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資源  
完全沒有工薪、全面義務奉獻  
只願依靠民間、財務徹底公開

的歷史文化刊物

**黃花崗雜誌！**

訂閱《黃花崗》

就是對孫文革命的深情緬懷

就是對三民主義的嶄新理解

就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公正澄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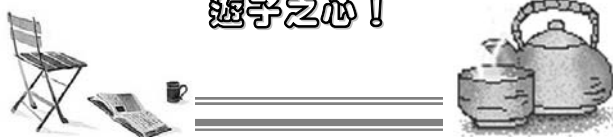
就是對中華優秀文化的重溫和傳承

就是對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竭誠支持  
就能夠幫助你將陸、島的命運緊密相連

《黃花崗》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會溫暖更會堅定你那顆熱愛中華的

遜子之心！



##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榮譽訂戶(包括寄費)為 \$100.00

普通訂戶(包括寄費)：美國為 \$ 22.00；加拿大為 \$ 44.00；其它地區為 \$ 55.00

\_\_\_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_\_\_ 是的，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我的郵寄地址是

支票抬頭請寫：

\_\_\_\_\_

(姓名) (中文名字)

\_\_\_\_\_

(街名)

\_\_\_\_\_

(城市)

(州名)

(郵編)

\_\_\_\_\_

(電話)

(email)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縮寫：MCHS)

《黃花崗》雜誌 地址是：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左 1：香港人民高舉孫中山畫像要“共和”。

右 1、2、3：本刊副主編李剛博士和本刊編委趙增義先生、高優鏢先生在亞特蘭大九評研討會講演。



左 2：本刊編委葉寧律師在華盛頓九評共產黨和告別中共遊行大會講演。左 3 和右 4：本刊編委兼顧問黃玉振先生和本刊主編顧問兼編審李勇先生在紐約九評共產黨研討會上講演。





也許生命是一種火喉 我的生命終於悟熟了  
就像一種無論任何也要掙破泥土出來的岩石  
我的畫是我的內心獨白  
心被自己描寫著

滄桑與美麗  
陽光與陰影  
生命裡面有一種不屈服的東西  
很硬很冷很溫馨

也許人有了 一定閉唇以後 會喜歡一種質樸的東西  
而且一點一點洗去鉛華  
就希望遠離都市喧囂  
沈浸在某種內心的寧靜裏

世俗的欲望已經不再使我動心 大概只有畫畫  
唯一沒有失去熱情和堅持的 追憶似流水年華  
只是為了對過去生活的追憶 淡淡的溫情  
渲染的 只是一種無情之中的 追憶似流水年華

有些日子 我們無法飛快地翻過去  
它凝固在我們記憶深處  
一打開就看見它  
感動的就是那種事物裏面存在的可以稱為藝術的氣息

日子久了 你會覺得道路更開闊一點  
也許更傷感一些  
這時候 就是美麗的夕陽時分

一位西方攝影家曾說過 去看 就是在感受  
如果你毫無所感  
那末 你究竟看到了什麼